武俠世界

江湖浪子（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黃蜂·著

這是一個有血有淚有情有義的故事，表露出人間的悲歡離合，襯托出世間喜怒哀樂，揭開江湖上的眞僞善惡，掘出黑白兩道的眞理與邪魔，他祇憑一雙空拳赤掌就能做到，他是誰？就是江湖浪子………。



$5.00

第28年
5

編者話

「江湖浪子」這篇巨型小說，是由一個有血有淚、有情有義的感人故事構成，題材正確中肯，寓意警世惕人，不但表露出人間的悲歡離合，襯托出世間的喜怒哀樂，更揭開江湖上的眞僞善惡，掘出黑白兩道的眞理與邪魔，故事中的主角——江湖浪子只憑他的一雙空拳赤掌，勇闖驚濤惡浪，千辛萬苦，終於剖析出黑白正邪的分野……佳作當前，幸勿錯過，請參閱今期本刊。

☆　　☆　　☆

司馬洛故事「黑太陽」與說岳全傳連圖故事之四——「青龍山」今期開始連載，前者是篇鬥智鬥力動作小說，槍戰連場，緊張刺激。「青龍山」故事忠義感人，圖文並茂，分別刊今期第47，70頁。

☆　　☆　　☆

下期刊出的「萬里爭雄」是楚雪衣故事的大結局。江湖恩怨，有如瀚海狂瀾，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風帝雲后之爭如此，正邪兩道之戰亦復如此，幸有江東奇俠楚雪衣，胆色過人，義薄雲天，總算爲紛亂不休的武林帶來一個新希望……欲知整個故事的終結，下期敬請購閱本刊。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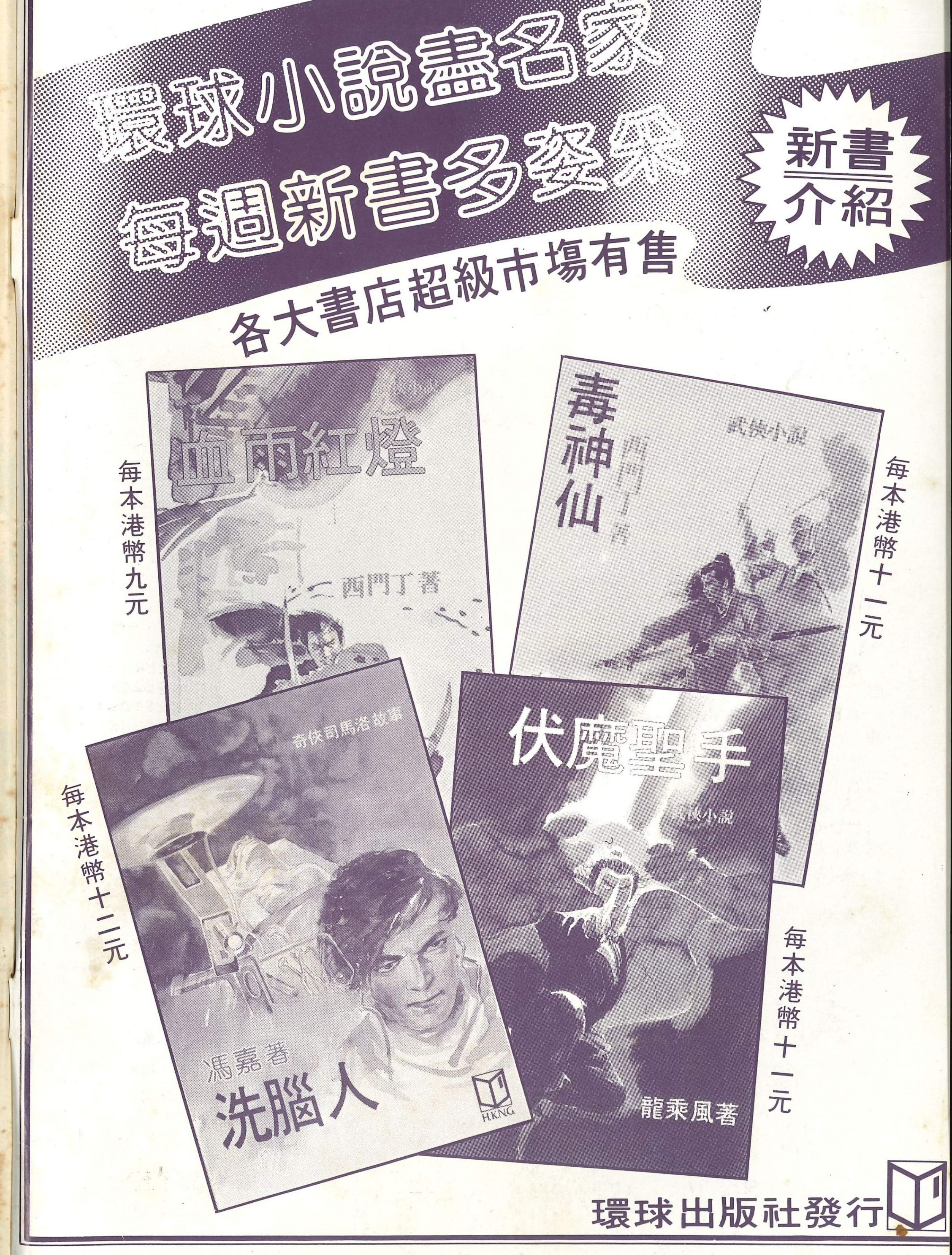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5期
（總號139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黃蜂・文　可飛・圖

江湖浪子

赤手揭騙局

他貌不驚人，但年青，強壯。

他手無寸鐵，但身敏捷，武功深不可測。

他從來不喜歡携帶武器，但任何東西到了他手上之後，都會變成厲害無比的犀利武器。

他是誰？

江湖上的浪子。

他吊兒郎當的，衣着也不光鮮。認識他的人，會稱呼他爲劉浪；不認識他的人，會叫他「浪子」。

×　×　×

炎夏時節。

官道上趕路的人都揮汗如雨。

烈日如火，彷彿要將大地化成焦土。

空拳鬥四醜

路邊的茶亭上，有四個男子正在喝茶，其中三個配帶了兵器，只有一個例外。

唯一例外者，也是最不受人注意的人，甚至連茶亭上的老伯，也不會多瞧他一眼。

三個帶了兵器的人，兩個帶劍，一個帶刀，年紀只有三十左右。個個生得虎背熊腰，一看就知道他們是江湖中人。

兩個帶劍者之中，一個面目猙獰，另一個身裁較爲高大。

帶刀的人顯然就是首領，他喝了兩碗茶之後，就催促他的二名同伴趕快起程：

「走吧！時候不早了。」

三個人離開茶亭時，仍然可以聽到那首領說：「我們必須在黃昏之前，要趕到那兒去，走快點吧！」

茶亭裏只留下那個青年人。他只向那三個人的背影瞥了一眼，還沒有走。

「今天的天氣好熱啊！」年青人搭訕着說。

「這是六月天時，當然熱。」茶亭那位老伯漫不經心地答。

「老伯，請問你，由這兒趕到柳家莊，還有多少脚程？」

「你也要到柳家莊去？」茶亭老伯到了這時候才開始注意他身邊的年青人，自頂至踵的打量了他一遍。

「是的，聽說柳家莊要請一個護莊敎頭。」

「不錯，你消息倒靈通，難道你也要去應徵？」

年青人聳肩苦笑：「我只是想趕去看看熱鬧。」

「這倒是好主意！」老伯說：「柳員外爲人疏財仗義，這次重金聘請護莊敎頭，一定會招來不少武林高手。明天一定十分熱鬧。」

「柳員外有多大年紀？」

「五十開外。」

「他懂武功嗎？」

「假如他懂武功的話，又何必公開徵聘護莊敎頭？」

「也許他的武功不足以保護自己？」

老伯輕輕一笑：「那就難說了！有些人深藏不露，有些則喜歡誇大。」

「你以爲柳員外屬於那一種？」

「很難說，因爲我並不認識他，只知道他非常富有。」

「富有的人，大都怕死得很。」

茶亭老伯一怔：「你的意思是指柳員外也怕死得很？」

「他假如不怕死，又何必請甚麽護莊敎頭？」

「那又未必單只爲了保護自己，他也許需要保護家人和財產的安全。」

年青人輕輕一笑：「聽說他有護莊莊丁這還不夠嗎？還要重金徵聘敎頭，這表示可能有許多仇家快要去找他算賬。」

茶亭老伯也只輕輕一笑，沒有作答。

又有過路人進來歇脚喝茶，年青人也趁這時候離開了茶亭。

剛進來喝茶的過路人之中有人瞪住剛離去的年青人背影，若有所思地問那位茶亭老伯：「他可是江湖浪子？」

「江湖浪子？」幾乎所有的人都不約而同地驚叫起來；也同時循勢張望過去。

然而，轉眼之間，那個身形已去得老遠。

茶亭老伯固然驚呆了好一陣，就是剛進來的幾個人，也如夢初覺地怔住了。

「江湖浪子」只是一個綽號——江湖中人給予一名年青人的代號。

正當各人議論紛紛之際，已有人迅速離開了那座茶亭。連一口茶也沒有喝就走了。

即使那些人的反應如此迅速，他們仍然無法趕得上那年青人。

大路之上，視綫範圍之內，他們已見不到那年青人的影子。

儘管他們邁開大步，走得好快，仍然無法可以見到那年青人的背影。

匆匆追趕上來的，是兩個狀若父子的男子，一個年約四十，另一個只有十八九歲；後者樣子長相十分溫文，皮膚也很白皙。

二人走了一程，已經氣喘如牛。

這也難怪，在這大熱天氣之下，汗如雨下，份外消耗體力，何況剛才他們連一口水，一啖茶也沒有喝過呢。

前面道旁是一處石崖，高處石山之上有水沿着崖壁流下。

這雙狀若父子的男子，看看前面是渺無人影，也就不再追趕了。

他們駐足於崖下，合掌盛水，喝下了幾口。

水清而潔，甘而凉，二人正想多喝幾口，水源突然截斷了。

二人感到萬二分驚奇，立即仰首往上望，無奈烈日當空，火傘高張，他們只可

以勉強見到一個人影，附在石壁之上。

那崖壁峻峭非常，根本無法立足，然而那人却有如壁虎一樣，不但附在峭壁之上，還用手將水源攔截。

當山水儲滿掌之時，那人突然將手掌收回，水即下瀉，其勢更急。

「嘩啦」連聲，彷彿下了一場驟雨，頓然將崖下二人的衣衫弄濕了。

一陣笑聲，有如白鶴掠空而過。

當崖下二人再仰首上望時，那人影已經不知去向。

那長者喃喃自語般道：「一定是他——我們要找的人。」

「好高的武功，」那俊秀少年人也脫口驚叫了一聲：「常人不可能在這峭壁之上走動。」他們並未因此而生氣，雖然衣衫濕了一塊。

× × ×

這是一個小鎮。

鎭上只有一間客棧。

客棧入門處是一個食堂。

食堂之內，擺了十幾張方桌。

客棧的二樓和後座，都是客房。

今天這裏似乎份外人擠。

前面就是柳家莊。

由這裏到柳家莊，只有一里路左右。

今晚在這間客棧渡宿的人，大都是要到柳家莊去的。

這羣人中，自然不乏武林高手，他們都是爲應徵而來的。

有些人早就到達牧羊鎭，也有不少人今天才剛剛趕到。

柳員外訂下的日期是明天，因此也有人在今晚黃昏才到達這裏。

自然也有人並非爲了應徵做護莊教頭而來，只爲了熱鬧，因爲像這種武林中的盛會，的確難得一見。

唯一例外的，只有兩個人，就是那雙一老一少，狀若父子的人。

他們既不是爲應徵而來，也不是爲了看人家比武而來。

他們究竟有何目的？

他們的目的只爲了找尋一個人，那人就是「江湖浪子」。

他們爲甚麼要找劉浪？

除了他們自己之外，別人似乎是不知道。

說他們是唯一的例外，也只是從表面上看而已，說不定還有些是例外的。

他們這羣應徵者，表面上似乎都被柳員外這份厚酬所吸引，其實武林中人是否個個都爲錢而顚倒？那又未必。

不過凡是到這裏來的人，一定心裏明白，明天的場面必然十分熱鬧，也肯定够緊張刺激。

柳員外看來是個相當聰明的人，他把明日的集會稱之謂「以武會友」！

表面上，只是約齊江湖中的好漢，武林中的高手，前來切磋一下，但絕大多數江湖中人，都已獲悉此中內情。

柳員外的做法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他明知自己無法將所有武林高手都留下來，只可以從中挑選一些武功高強的。

爲了讓其他落選者顏面好過，所以在名目和做法方面，自然就須要傷些腦筋。

現在這辦法照計不錯，既是以武會友，目的自然是爲了廣交武林中的朋友，勝負已是其次，何況柳員外徵聘護莊教頭這回事，也不是公開宣揚的，只是許多人都知道而已。

因此，不少武林高手此來的目的，可能也只爲了一演身手而已。

無論如何，作爲主持人的柳員外，肯定會從這羣人之中，挑選武藝高強的人，作爲護莊教頭。

時間已是黃昏，那雙狀如父子的兩人，就在這時候趕到牧羊鎭上唯一的客棧——雲來客棧。

剛是晚飯時分，食客如雲，那十多張方桌都坐滿了人。

掌櫃的十分抱歉地對那長者說：「對不起，兩位，今天敝店客滿了。」

長者回頭對同行的少年人道：「少爺，既然如此，不如先吃晚飯再算吧。」

原來他們並非父子，而是主僕，長者叫朱柏，是朱家一名老僕，少年叫朱若賢，長相溫文，唇紅齒白，膚色白中透紅，要是他是個女人，必然顚倒不少男子漢，少年郎。

他們本想找一張枱，但所有的枱都坐滿了人。

「算了，誰叫我們來得太遲？」少年人無可奈何地，轉身想走。

突然有一種粗魯的聲音叫他：「俏人兒，且慢走。」

少年人回頭一看，是個又矮又醜的大漢。那傢伙粗眉大眼，滿咀鬍鬚，鼻子有如紅柹。正捧住一碗酒與他的同伴相顧大笑。

他又打着手勢說：「過來吧，俏人兒，我請你喝一杯如何？反正你這麼纖弱，我只要讓出一小半座位就够你坐了．何必東奔西走？」

少年人面紅耳赤，尷尬非常。

那矮子的同伴，又是一陣大笑。

食客中亦有人借住酒意，笑了起來。

少年人生氣了，伸手抓着腰間的劍。

長者見狀，急忙勸道：「少爺，算了，走吧，我們可以到別處去。」

他們顯然還不知道這是唯一可以進食的地方和客棧。

少年人怒目而視，那口烏氣似乎很難嚥得下！但那長者爲了息事寧人，一直苦苦相勸。

醜矮子受到同伴慫恿，霍然離座，竄到門前把手一橫：「俏人兒，乖乖的，陪我一陣，老子實在寂寞死了。」

少年人忍無可忍，吆喝聲中，劍已離鞘，寒光直迫矮子咽喉。

矮子本來就已經够矮，這時身形再一矮，寒光自他頭頂一掠而過。

少年人劍未收回，手腕已被人緊緊扣住。

矮子閃避得輕巧，身形變得更快，出手有如閃電，左手挾住少年人的手腕，右手疾伸，企圖剝下少年人的頭巾。

少年人情急之下，偏偏又無力反抗，急得淚水盈眶。

長者主僕情深，急伸援手，要爲少主解圍，反被矮子後腿一踢，跌出門外，仰翻數尺以外。

矮子再伸手去剝少年人的頭巾。

少年人拚命掙扎，左閃右避，勝在身裁比矮子高出了一大截。

矮子的同伴在旁吶喊叫囂，座中不少食客亦以好奇心理隔岸觀火。

也許這裏的人與矮子的心理一樣，想知道那美少年究竟是男是女？所以此刻仍然無人向少年人伸出援手。

另一個更大的原因，就是矮子手無寸鐵，已能制勝，何況他還有其他同伴在場，所以即使有人同情那少年人，亦無人敢出頭。

少年人手腕痲痹，劍已墮地，矮子眼看就要得手。

驀地背後一團黑影飛來，附在矮子的背脊之上。矮子咽喉被雙臂箍住，差點透不過氣來。

那黑影並非別人，正是門外倒地再爬起來，捨身救主的老僕朱柏。

朱柏也明知自己的功力無法及得上矮子，但他絕不願意有人將少主的頭巾剝下，因此情急之下已不顧一切後果。

「蓬」的一聲，矮子手肘後撞，朱柏慘叫一聲，身不由主，整個兒往後疾飛而去。

這一回却是由於角度關係，他再沒有剛才那麼幸運，倒地之後仍可以爬起來，這一次却是結結實實的，撞向門緣，登時頭破血流。

朱柏口吐鮮血，仍然企圖鼓其餘勇，再掙扎起來護主。

可惜他的腰却只彎起了一半，人又再臥地上，瞬即昏死過去。

食客之中，立即引起一陣哄動。

只有矮子一人，若無其事地，帶着酒意，繼續困擾那少年人。

少年人目睹慘事，旣急且悲；眼看矮子就在得逞之際，突如其來只聽到悶哼一聲，這聲音竟出自矮子之口。

少年人被矮子制住的手腕，感到一陣鬆弛，彷彿從死刑架上被人放了下來。

一時之間少年人還不知道究竟又發生了什麼事；只見面對住他的矮子，雙目反白，咽喉之間插住一隻竹筷子。

血還沒有由傷口冒出，矮子的咀角首先滲出了血水。

矮子想叫，偏偏叫不出聲音來。他軟綿綿地倒在地上，四肢伸直。

他的三個同伴有如從噩夢中驚醒，迅速離座，衝了過來。

這三個人都醜怪得很，一個又瘦又老，看上去只有一層皮包骨。

此人迅速衝向客棧的大門，判官筆橫伸，阻住少年人的去路。

少年人驚魂未定，彷彿又遇上了一具活骷髏，渾身打了一個冷顫。

此人正是「江南四醜」之中的「活骷髏」姜斯。

第二個醜怪之人只有一隻眼。

這唯一的眼睛位於眉心偏左，此乃胎生，看上去除了又醜又怪之外，還帶有幾分恐怖。

他是「江南四醜」之中的「獨眼龍」胡彪。

胡彪雖然只得一隻眼睛，却比別人看得更加清楚；他早已找到了擲出一隻竹筷子的人。

那人坐在客棧食堂一角，若無其事地飲食，但桌子的面前只有一隻筷子擱在那裏。

沒有人用一隻筷子進食的，所以「獨眼龍」胡彪更加肯定他沒有估錯。

留下一個「三眼怪」華剛，他正過去將他的「老大」扶起。

可惜這時候，那「矮子」武大熊已氣絕身亡。

「三眼怪」居「江南四醜」之中最末，年紀也是最小。

華剛天生奇醜，除了雙眼凸出之外，額角中央也長了一片肉瘤。肉瘤中央瘀黑了一小塊，所以看上去好像長了一隻眼睛。於是「三眼怪」的綽號，亦不脛而走。

華剛看見「老大」旣然死去，悲痛之餘，惡向胆邊生，飛也似的，回到了胡彪身邊。

胡彪正面對一個手無寸鐵的年青人。

事實上，到了這時候，所有人的視綫，也都集中在這年青人的身上。

相反，那年青人却只管吃他的東西，連頭也沒有抬起來。

「獨眼龍」胡彪，雙刀出手，吆喝着說：「我們老大可是你殺死的？」

年青人瞧也沒有瞧他一眼：「那可憐的老僕人又是誰殺死的？」

「好極了！」胡彪呱呱叫道：「你終於承認那隻筷子是你擲出的。」

年青人輕輕一笑，同時伸手在桌上的筷子筒裏取出了另外一隻筷子，與他面前擱住的原有那一隻補充成爲一雙，然後笑道：「反正這裏有這麼多．少一隻又算得了什麼？」

「三眼怪」華剛忍不住叫了起來：「三哥．別再跟他嚕嗦了，動手吧。」

與此同時，華剛亦已自腰間拔出了雙斧。

雙刀雙斧齊上，眼看危在眉睫，那年青人竟然還獃在那裏，直瞪瞪地坐着。

雙刀砍向長櫈，雙斧力劈木方桌，登時「嘩啦」連聲！碗碟紛飛，魚肉菜汁四濺。奇怪的是：未見血肉橫飛。

即使正在客棧食堂上的武林高手們，也估計錯了。

他們都以爲那年青人這回勢必死於雙斧之下，變成肉醬。

但是，被雙斧砍作兩段的長板櫈之上，年青人踪跡已渺。

年青人彷彿會隱形的，但對武功有深刻認識的人，都知道那只不過是他的行動比對方快出了一籌而已。

他正坐在二樓的欄杆之上。

當胡彪與華剛二人看見一無所獲之後，自是吃驚不小，他們自問出手既狠且快，那一記也砍得十分準確。

但想不到的是對方還要比他們快了一綫。

二人正仰首上望，那條人影已重新降落地上。二人還未發招，突然感到頭頂之間一陣灼熱，彷彿在同一時間被利刀割了一下似的。二人吃驚之餘，急忙以手背抹向頸項之間，手背上滿是鮮血。

他們只可以感覺得到，那年青人的影子曾在他們面前落下，有如閃電行雷似的，瞬即消失。

回頭一望，那年青人已奪門而出。

守在門際的「活骷髏」姜斯．有如見鬼似的，被一團黑影狂衝了一下，判官筆仍無用武之地，手腕已被割傷。

他完全沒有還手的機會，左右兩邊沒有肉的面頰，已被人力摑了兩掌。

「江南四醜」的武功自問不弱，但這時候却有如大人和小孩子玩耍一樣，變得全無招架之力。

「活骷髏」姜斯還未完全清醒過來，一個人影却變作兩個人影，竄出了門外。

其中一個人影是那年青人自己。

另外一個人影是那個呆若木鷄的美少年。

他被那年青人攔腰摟抱着，直至衝出了客棧大門，然後才將他放下。

美少年驚魂未定，還要將老僕朱柏的屍體帶走。

年青人有點啼笑皆非，但又不想美少年獨自留下。

他們本來已遠離客棧門前，這時被迫又再飛奔囘來。

美少年只拾囘他的劍，朱柏這老僕的屍體，却讓那年青人代他揹走。

他們直奔向鎭外，後面沒有人追來。

即使與剛才那宗糾紛無關的人，也不敢追來，因爲那樣很容易造成誤會；尤其是那些見過那青年人出手的人，莫不驚心動魄！誰也不想那年青人把他們當作敵人看待。

× × ×

客棧裏，一片混亂。

「江南四醜」三傷一死，在場的武林中人都目睹一切。

沒有人懷疑那年青人的武功，他肯定就是「江湖浪子」劉浪。

除了劉浪之外，目前還找不到第二個人可以赤手空拳擊敗四個強敵。

然而座中各人，却從未有誰見過劉浪其人的，因此又引起議論紛紛。

現場上發現一些碗碟的破片——那是陶瓷的碎片。這是被雙刀雙斧砍爛的碗碟，其中有些碎片染了血。

「那是「江南四醜」之中，三個人的鮮血。

所有目睹的人都知道年青人武功高深莫測，但沒有一個能看清楚他如何出手。

在勝負的意義上，那三個醜怪的人是輸了，而且輸得無話可說。

在生死的意義上，「江南四醜」之中的矮子武大熊，正是死得不明不白。

他借醉生事，到頭來「一命搏一命」，「殺人塡命」，也是死有餘辜。

× × ×

夕陽西下。

黃土之下埋葬了老僕人朱柏的屍體。

少主人黯然垂淚，呆立在新塚的旁邊，默默地祝禱。

唯一陪伴着他的人，也就是那美少年的救命恩人。

夕陽餘暉，給大地洒上了一片金黃色，是象徵人生到了盡頭時的悲哀，還是告訴人們須要好好的安息？

無論如何，對那美少年和那年青人來說，他們的生命正進入黃金時代，絕未到盡頭。

「走吧！」年青人催促着那美少年，「我們還要找地方睡覺。」

美少年咬一咬下唇，抹了一把眼淚，朝新墳瞧上了最後一眼。

美少年知道他不能在此久留，那年青人已催促過他好幾次了。

天快黑，他肚子裏一些東西都沒有。

然而他的心情除了悲傷之外．還有着一份莫名的興奮，因爲他終於發現了他們要找尋的人！

「你就是劉浪！」美少年一邊走着，一邊問着。

年青人輕輕一笑．「你怎麼知道？」

「因爲我們正要找你。」

「你找我？」

「是的。」美少年輕輕嘆了一口氣，「假如在大路上趕路的時候，你不迴避，今天的慘事可能不會發生。」

「你是指你們主僕二人正在喝山水的時候吧？」

「不錯，你當時戲弄了我們。」

「不是戲弄，只是試探。」

「爲什麼要試探我們？」

「因爲你們無故跟踪我，那我自然要確定你們的武功高到何種程度，否則就無法加以防範，但是——」

「但是，你終於發現我們的武功實在平凡得很，是不？」美少年朱若賢道。「老實說，假如我的武功再好一些，我就不會千方百計找你。」

「你究竟是誰？在此之前，我們之間似乎並不認識。」

「在我說出我是誰之前，先要知道你是否我要找到的劉浪？」

「我的確就是劉浪，難道你還有什麼懷疑？」

「是的，我不應該有所懷疑，我親眼見過你赤手空拳時的威力。」美少年介紹道：「我姓朱，叫朱若賢。」

「是少爺，還是小姐？」

「怎麼連你也這麼說？」

劉浪笑了笑：「矮子爲了好奇，我也只不過爲了好奇，我們不會逼你說。」

朱若賢滿面通紅，垂下頭來。

劉浪不必多問，亦已猜到了九分：「爲什麼你要女扮男裝？」

「爲了旅途上的方便。」朱若賢間接承認自己是個女子。

「爲什麼要找我？」

「爲了報仇！」

「報仇？」劉浪怔了一怔，「你要爲誰報仇？可不是剛剛安息的老僕吧？」

「不，是家父、家母，還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弟弟。他們和家中的婢僕全都死了，只剩下我一個人和已死去老僕朱柏。」

「這的確是一件慘事！」劉浪又問：「事情是怎樣發生的？」

「我也不知道。」

「你怎麼會不知道？」劉浪差些兒要停下脚步來凝視着她，「你可不是開玩笑吧？」

「我並非在跟你開玩笑，因爲當時我不在家，是老僕人朱柏逃出來之後，到我姨丈家中告訴我的。朱柏當時裝死，避過了屠殺。」

「是那一帮人如此心狠手辣？」

「如果我知道，又何必找你找得這麼辛苦？」朱若賢斜睨了劉浪一眼。

「你找我也沒用，我又不是神仙。」

「但家父臨終時，吩咐過朱柏，叫我無論如何，一定要找到你。」

「令尊是那一位？」

「朱光祖。」

「朱光祖？」劉浪渾身一凜，立即停止了脚步，呆呆地瞪住了朱若賢，好一會兒說不出話來。

朱若賢雖然也跟隨着他停住了脚步，但却不敢直視他！

因爲這時候，劉浪正目不轉睛地盯實她，令到她有點不好意思。

劉浪絕對不是這麼無禮的人，但「朱光祖」這名字，令他想起了太多太多的往事。

他怔怔地，瞪住她道：「你說令尊就是朱光祖？那麼，你，眞姓名應該叫『朱玲玲』，是不？」

「是的，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劉浪輕輕嘆了一口氣，滿懷歉意地，也垂下了頭來。

「朱柏裝死時，躺在家父一旁，」朱玲玲囘憶着說：「當時家父已身受重傷，血流不止，自知命不久矣，所以他才吩咐朱柏，先到姨丈家帶我走，然後再設法找你。」

「他還說過一些什麼？」

「他只對朱柏說：翡翠玉鴛鴦乃是我們朱家的傳家之寶，但當時亦已一起被刼去了。」朱玲玲偷偷望了劉浪一眼，「我不知道，家父爲什麼特別提起了玉鴛鴦那件東西來！」

劉浪怔了一怔，避開了她的視綫：「我也不太清楚。可能因爲那是你們朱家的傳家之寶吧？」

當然，翡翠玉鴛鴦必然還含有很特別的意義，但劉浪却不敢提。

朱玲玲也知道，但她却詐作不知。

× × ×

「翡翠玉」本來只有一塊，玉質晶瑩透澈，乃玉石中之上品。

由朱家祖先開始，這塊罕見的翠玉已一分爲二，精工雕成一對鴛鴦。

朱家與劉家有約在先，本擬將朱玲玲許配給劉浪。

朱家交給媒人送上的信物，就是其中一隻翡翠玉鴛鴦！

但是，劉浪當時不知是否過於醉心武功，還是不知情滋味，總之就是沒有接納這項親事。

父母逼得緊了，他索性一走了之，此後，就無影無踪的。

朱家知道了這件事，自然十分不高興，但也怪不了劉浪的父母，只好將信物收囘。

劉浪囘憶起這段往事，內心仍有着無限的歉意，還好他從未見過這位朱家大小姐，否則此刻一定更加難爲情。

朱光祖遺言要他女兒千方百計來找自己，是因爲老人家知道自己在江湖上闖出了名堂呢？還是另有原因？

不管老人家的眞正用意何在，在情理上，他必須照顧這朱家的後人。何況她正是自己的未婚妻呢？雖然當時他並未接受這宗親事。

朱玲玲身不由主地，與劉浪併肩兒走，不經不覺，已是入黑時份。

「我們到何處去投宿？」朱玲玲問劉浪。

「這兒附近，除了牧羊鎭的雲來客棧之外，沒有地方可供投宿。」劉浪說：「我以爲雲來客棧今晚一定有房。」

「你怎麼知道？掌櫃的說，今夜已經客滿了。」

「那是黃昏時份的事，這時候最少也會有一間房空出來。」

「我知道，你是指江南四醜他們，這時可能已遷出了客棧，是不是？」

「是的，肯定不會再在那裏。他們會逃之夭夭，決不會再獃在那裏。」

朱玲玲道：「不，我不想再囘到那間客棧去。」

「怕他們再取笑你？」

朱玲玲輕輕一點頭。

劉浪又說道：「經那一役之後，相信沒有人敢再步『江南四醜』的後塵了，何況我們還要吃些東西，也只有那兒才有得吃。」

朱玲玲放眼四望，忽然指住一點火光道：「瞧吧！那兒有一戶人家。我們過去看看好嗎？」

「嗯——」劉浪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既然你不想再囘到雲來客棧去，就只好碰碰我們的運氣了。」

× × ×

這是一間農莊。

朱玲玲不久之前看見的火光就是由這家農莊透出的。

時間是剛剛入黑之後不久，所以農莊裏的人還沒有睡。

劉浪担心兩個男人前來求宿，會被人拒絕，所以要朱玲玲把頭巾剝下，現出了女兒本色，這可能較爲方便。

朱玲玲明白到眼前情況不同，最少她應該對劉浪有點信心，所以同意恢復了女兒身。

一雙農家夫婦欣然開門，劉浪道明來意，又說小鎭上的唯一客棧經已人滿，終於獲得收容。

這雙農家夫婦十分喜客，他們對劉浪二人非常客氣。

女主人弄飯煮菜，男主人陪人客東拉西扯的聊天。

言談之間，這對中年夫婦吐露了一點心事。

原來他們還有個兒子，可惜嗜賭成性，這時候他正在隣村一個賭場之內。

劉浪問農夫：「他有多大年紀？」

農夫打量了劉浪一番，道：「與你差不多吧，二十來歲。」

「叫什麼名字？」

「阿康，沈康。」農夫又自我介紹：「我叫沈仁，未請敎二位貴姓芳名？」

「在下姓劉名浪，她是我的未婚妻朱玲玲。」

「眞是天造地設的一雙。」沈仁羨慕地望了二人一眼。

朱玲玲粉臉低垂。

劉浪有苦自己知，他爲了換取這農夫的收容與諒解，不得不硬住頭皮，稱朱玲

玲是他的未婚妻子。

只有一對未婚夫婦，才不會惹起這等鄉下人的懷疑。

農夫沈仁却在嘆息，他顯然因爲劉浪而想起了那個不長進的兒子。

沈仁還叫劉浪今晚就睡在他兒子的床上，因爲他準備不讓沈康返家來睡，以示懲罰。

至於朱玲玲，則與他妻子同睡，他本人可以睡到廳子外邊來。

但劉浪不想騷擾他們，準備與朱玲玲吃過了晚飯之後，睡到柴房去。沈仁自然不會如此待慢他們，因而發生十分禮貌的爭辯。

農婦已將飯弄好，雖然只是粗飯青菜，也顯得香味撲鼻，也許是因爲劉浪他們都餓了。

沈仁已經不再提那個不肖的兒子，但農婦却諸多埋怨。

沈康雖然太不長進，他把家中稍爲值錢的東西，都偷去典當，結果還是在賭場之內，輸了一個清光。

劉浪低語朱玲玲：「你敢獨個兒留下麽？」

「你呢？你要到那兒去？」朱玲玲反問道。

「我去找沈康。」

「教訓他？」

「見機行事而已。」

「能令浪子囘頭，倒是一件好事。」

「但我却担心你。」

朱玲玲道：「相信不會有事的，你放心去吧！」

於是劉浪問清楚那間賭場之所在，以及沈康的外型和衣着等等。沈氏夫婦都一一說了。

劉浪緊記心中。

× × ×

賭，是人類好勝心的表現。

也許自有人類以來，人們的好勝心便十分之強烈，所以賭博也很早便出現在人類社會中。

劉浪來到一間賭場之內，但見裏面人頭湧湧。

有些穿得很光鮮，有些穿的却只是粗衣麻布，然而除了注碼分大細之外，勝負時的狂態並無分別。

這邊呼么喝六的賭骰子，那邊拍枱拍櫈的賭牌九。

劉浪來此的目的，是爲了找沈康，然而人頭湧湧，誰是沈康？

儘管沈氏夫婦有過十分詳細的描述，劉浪仍不易發現沈康之所在。

劉浪靈機一觸，把一名賭場的打手拉過一邊，賞了他一錠碎銀，然後問：「誰是沈康？請指點一下。」

打手朝劉浪打量了一番，發覺他手無寸鐵，最少就不似是尋仇而來的，因此便將錢收下，打手將劉浪帶近一張賭桌旁，爲他指引。

劉浪發覺那個叫沈康的年青人，年紀果然與他差不多。

沈康正輸得滿頭大汗。

劉浪看見他們賭的是牌九，而且有人正在出千。

十賭九騙，自古已然，劉浪早已明白此中道理，所以他從來不賭。

但是，他對每一樣賭博都非常之精通，包括那些五花八門的騙術在內。

沈康輸掉了最後一口賭注，但他仍沒有意思要走！

劉浪看見他向人借貸。

但那人沒有理睬他。

劉浪乘機過去搭訕：「兄弟，手氣不佳麽？」

「是的，」沈康嘆氣道：「我很少到這種場所來的，想不到一來就這麽倒霉。家母已經八十多歲，又有病在身，我這樣子囘去，眞不知如何交代？」

劉浪差些兒以爲找錯了對象，不禁又問：「你貴姓？」

「小姓沈，沈康。」

劉浪心裏暗暗笑道：「這小子眞會說謊。」

但他却一本正經地，沒有笑出來，對沈康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贏一點錢回去，是不？」

「是的，可惜我現在已囊空如洗。」

劉浪把腰間的錢袋揚了揚，道：「我可以借點錢給你，但你有什麽抵押？」

沈康摸摸後腦，又摸摸他的衫袋道：「我身邊沒有貴重的東西，但我可以用人格担保。」

「我們剛相識，我如何能了解閣下的人格？」劉浪半開玩笑的道：「除非用你的性命。」

「好吧，就用我的性命。」想不到沈康竟會毫不考慮地說。

劉浪笑道：「我只不過開玩笑而已，你如何能以你的性命作抵押？」

「我可以，如果我輸了，我再無話可說，性命是老兄的，我知道我會贏，一定可以還本的，求求你，帮帮我。」

劉浪見過不少賭徒，從未見過這麽狂的。

沈康簡直已失去了常性。

劉浪道：「好吧，我們就一言爲定，錢，你可以拿了去搏一搏，但是萬一輸了，你的性命就屬於我的。」

「嗯！」沈康有些猶疑。

但到頭來還是點了點頭。

劉浪給他二兩銀，沈康又再擠入人堆中去。

他似乎只知道賭，其他一概也可以不理，自然，不會知道別人騙他！

但劉浪却看得非常清楚。

他幾乎一開始已經知道了結果——沈康又輸了。

沈康想悄悄避開劉浪的視綫，偷偷離開賭場，但被劉浪一手捉住。

劉浪笑道：「何必這麽快就走？來吧，現在連我也有點興趣了，你想翻本，跟着我來好了。」

沈康無論花多大的氣力，也無法擺脫劉浪的手。

他只好跟着劉浪囘到了賭桌旁邊。

劉浪並無惡意，而且語氣之中充滿了信心，也同樣增加了沈康的好奇心。

他看見劉浪由口袋中摸出了幾錠銀両，足有數十両之多。

劉浪立即成爲衆所觸目的人。

他要做「莊」。

賭的是「牌九」。

他有錢，枱面上的錢已經不少，錢袋裏也肯定還有不少錢！

有錢就自然有人信，有錢就可以做「莊」。

枱面有多少錢，就可以受多大的注碼，這也是牌九的賭規。

劉浪赤手空拳，又不帶任何武器，自然更多人相信他！

賭徒紛紛下注。

劉浪發現他的「假想敵」，注碼下得很大。

這「假想敵」正是不久之前的大贏家，也是出老千的人。

洗牌了，那人的手法十分熟練。

劉浪故作呆頭呆腦的，任由他擺佈。

但最後他要「過牌」。

表面上看來，那是無濟於事的。

劉良做「莊」，所以由他打骰！

出老千的人心裏笑，暗念這一回又是他贏定了。

但是當他用手指的觸覺去摸牌時，面色驟然大變！

完全不是他想像中那回事，他手上的牌，點數很小。

只要莊家的牌稍爲好一點，他肯定會輸。

於是他向他的同伴遞眼色。

那邊忽然有人打架，這邊竟然有人乘機換了牌，但劉浪却佯作不見！

糾紛是有人故意製造的，所以很快就告平息下來。

有人想看莊家的牌，但劉浪沒有讓任何人看到，即使身邊的沈康也看不見。

開牌了。

出老千的人已換上了一手好牌，最少比起原有的要好很多。

但是，他還是要輸給莊家。

所有人都要輸給莊家。

因爲劉浪手上執的正是皇牌，雙天至尊。

由於注碼大，立即引起一陣哄動。

劉浪將枱面的錢，撥到自己的面前，立刻有人按住他的手。

劉浪沒有當場發作，只問道：「什麽事。」

出老千的人「哼」了一聲，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老子面前耍花樣！」

「這是什麽意思？」劉浪心裏覺得好笑，想不到會「賊叫捉賊」！

那人道：「剛才你趁住混亂中換牌，可惜你手術不靈！」

劉浪笑道：「那麽爲什麽你剛才不作聲？」

「我是故意讓你上釣的。」

「其實上釣的是你，」劉浪道：「你一直在施展你的騙術！」

「小子，你說話小心。」

「我幾時都小心，否則又怎麽會窺破你們這個騙局？」

「你說我是老千，你有什麽證明？」

「你指我換牌，你又有什麽證明？」

突然之間，此起彼落地，有幾個人呼應：「我們可以證明，我們都親眼見你換牌。」

劉浪只是輕輕一笑。

他對這種反應絕不會感到驚奇，只有讓他看得更清楚，誰是老千集團的成員，出面助陣的人就是了。

劉浪只瞥了他們一眼，目的是讓心理上先有個準備。

然後，他又將枱上的骰子拾起，示意着對各人說：「十賭九騙，這的確是個騙局，我早已看到了，但想不到揭發的，竟是他們自己，如果你們不信，請先看看這個！」

劉浪順手一捏，骰子裂開爲二，中間鑲進了一塊鉛。

衆人嘩然。

那個出老千的人正待探手袋中，給劉浪一手抓住。

他非常尷尬，也十分生氣！

他極力掙扎，但他事前無法估計得到劉浪的氣力有這麽厲害，無論他用上了多大的氣力，也無法掙扎。

劉浪隔住賭桌，按住那人的手，其他人之中，有些靜觀其變，也有人向住劉浪衝了過來。

劉浪早已知道了事情的發展。

他不慌不忙，順手抓起了幾隻牌九，朝着那數名大漢擲去。

首當其衝的人，面上，額上留下了牌九上面的圓點。

有些痛得差些兒昏了過去。

也有人掩面呼痛。

沒有人敢再衝上去。

被劉浪抓住的人，急得呱呱大叫。

劉浪正待由他的懷中取出一副骰子——那是他出術之前，先把賭場的原有骰子取去，悄悄換上了這副可以隨意控制的老千骰。

老千骰的事已被揭破，所以劉浪肯定此人懷中另外還有一副，剛才他企圖伸手入懷，正是要消滅證據，但是劉浪手急眼亦快，令他無法得逞。

他極力掙扎，無奈他的氣力無法及得上劉浪。

突然寒光一閃，一柄飛刀自那邊屋角疾擲而來，急如流星。

劉浪張咀揚手，那邊反而傳來一聲震天的慘叫。

擲出飛刀的人自然也是老千集團的打手之一。

此刻他正雙手掩面，痛苦呻吟。

沒有人知道他發生了什麽事，但却有人目睹他朝劉浪擲出了一把飛刀，那飛刀正被劉浪咬在咀邊。

擲飛刀的人，一隻眼睛瞎了，那是被骰子所擊瞎的。

劉浪把那柄飛刀自咀邊取下，將刀鋒伸到那老千的咽喉，冷冷地說：「慢慢的，將懷中那副骰子拿出手吧！」

那老千無可奈何，惟有照辦。

賭場中的人爲之嘩然。

老千集團的人沒有人敢再動手。

劉浪對賭場裏的賭徒說：「誰輸了錢給他的，現在可以報實取回。」

老千既然明知敵不過劉浪，只好任由他自懷中將銀両取了出來，放在枱上，任由各賭徒取去。

賭徒們皆大歡喜。

賭場主持人也看得出劉浪是個武功深

不可測的人。

劉浪最後只帶了沈康離去。

×　×　×

沈康垂頭喪氣地，跟着劉浪走。

劉浪道：「十賭九騙，你這些日子以來，到底輸了多少錢？」

沈康羞漸地說：「我也不知道。」

「帶我返回你家裏去。」

沈康一怔：「你要到我家幹嗎？」

「你不是說過，你家有個八十歲的可憐母親，她正在生病麽？我只想盡點棉力，帮帮你。」

「嗯，我家很侷促，你如果有心助我，錢就交給我好了。」

「交給你？」劉浪笑了笑：「我只怕等不到明天晚上，我這些錢在另一些人的手上。」

「你放心，見過今晚的事，我再也不會賭了。」

「那就最好，」劉浪又說：「時候也不早，我想在府上借宿。」

「嗯——」沈康顯然不大願意，「舍下離此很遠。」

「我以爲並不太遠，你一定是輸得胡塗了。」劉浪笑道：「讓我來帶你。」

言畢，便領前帶路。

「你知道我住在在何處？」沈康自然感到十分驚奇。

「我當然知道。」

沈康半信半疑地，跟着劉浪走。

走了一程後，忽然有人在他們背後出現。劉浪一凜，隨即展開戒備。

然而背後那二人脚步加速，直奔過來：「好漢請留步。」

劉浪和沈康止了步。

來者是一主一僕，一看衣着就知道是非富則貴的人。

在月色之下，沈康已脫口呼叫了一聲：「柳公子，怎麽是你？」

但是，那位公子哥兒却不屑地，瞥了沈康一眼，然後反而很有禮貌地問劉浪：「請問閣下高姓大名。」

劉浪有點摸不頭腦，「請問你又是誰呢？」

「在下柳如蔭，是隣近柳家莊的人。」那青年人自我介紹。

沈康也在旁插咀道：「是的，他就是柳員外的公子。」

劉浪在月色之下，打量了他一遍，道：「有什麽貴幹嗎？」

柳如蔭道：「剛才在下有幸，得以目睹老兄的身手，家父求賢若渴，不知老兄可否隨我返家一次，如蒙不棄，相信家父必可酬以厚禮，奉老兄如上賓。」

劉浪笑道：「這應該是明天以後的事吧！」

「老兄的意思可是，明天敝莊舉行的『以武會友』盛會，老兄也準備參加？」

劉浪道：「是的，最少我也會前往一開眼界。」

「那眞是好極了，剛才我無意中在賭場内瞥見老兄有此身手，十分仰慕，其實你大可以不參加比武，也必然獲得家父讚賞！」

劉浪笑道：「明天高手林立，屆時你自會發覺我那兩下子功夫只不過是鵰虫小技而已。」

「無論如何，明日之會，請老兄一定要光臨！」柳如蔭最後拱手說道。

他們在月色下相會，也在月色之下分手。

劉浪又帶住沈康朝沈家的農莊走去。

三指費思量　兩情枉相思

農莊之内，一片昏暗。劉浪正待敲門，發覺門只虛掩，心裏頓覺不妙。

他偕同沈康入内，裏面一片凌亂。

即使油燈將盡，窗外的月色仍可以帮助他們目睹室内一切。

劉浪首先發現沈仁的屍體，他倒臥地上，身上血漬斑斑。

沈康奔入後面房内，發覺其母亦已死去，悲從中來，放聲大哭。

劉浪走遍室内室外每一角落，亦無法找到朱玲玲。重返農莊之内，沈康已將油燈挑亮。他呆若木鷄，凝視着沈仁的屍體，淚流滿頰。

他當然不知道劉浪是何方神聖，所以當劉浪說要帶他返家時，他還不相信劉浪這陌生人能知道他家居何處。

後來等到柳如蔭自後面追來，聽過劉浪自我介紹後，才曉得他原來就是名聞江湖的「江湖浪子」。

這些日子以來，「江湖浪子」的名字，傳遍大江南北。

即使不是在江湖中混的人，也都對他的故事發生興趣。

沈康是年青人，自然對年青人的事更加覺得有趣。

一個不帶任何武器，單憑赤手空拳闖蕩江湖的人，在這些日子以來，名氣已經越來越响，沈康想不到這個人突然之間會出現在他身邊。

他不但從賭場中救了自己，還知道他家居何處，假如此人不是劉浪，他才會感到無限驚奇，然而對方正是劉浪。

沈康只知道劉浪神出鬼没，武功深不可測，却不知道他偕同未婚妻朱玲玲在此借宿。

因此他心裏難免會想：爲什麽劉浪會知道他的家就在這裏？

一個歪念在腦海中一晃，沈康突然化悲憤爲力量，順手執起一張木櫈做武器，力擊劉浪。

劉浪當時正蹲在地上，小心檢視沈仁的屍體之際，驀地感到後腦生風，急忙順勢倒下，左手撑地，右手擋架。

「嘩啦」連聲，木櫈開花。

沈康仍然心有不甘，反身自牆角取過禾草叉，又再向劉流展開了攻勢。

劉浪輕功跳躍，閃身避過沈康的一輪急攻之後，沈康已是氣喘如牛。

劉浪將沈康手中的禾草叉接過，氣定神閒地問：「你以爲我殺了你父母麽？」

「不是你還有誰？」沈庸氣憤地說：「你没有理由知道我住在這裏的，一定是你殺死我雙親之後，問心有愧，所以才到賭場救我，我到底與你何怨何仇？」

劉浪道：「我們之間，前世無怨，今世亦無仇，所以我没有理由殺你父母，我和我未婚妻是來此借宿的。」

於是劉浪將沈仁如何指責其子不長進，沉迷賭博的經過，一一說了一次。

劉浪又指出他的未婚妻朱玲玲目前已失去所踪，可能被仇家刼持而去。

沈康也聽江湖中人說得多了，劉浪是個講道義的人，從不殺無辜。

因此，經過了一番情緒上的發洩之後，沈康又稍告平靜下來。

劉浪又再同到沈仁屍體旁邊。

沈康死於利刀之下，似無疑問，但爲什麽他豎起了三隻手指？

劉浪老早就發現了這件事，但中途被沈康的攻擊分了心。

現在劉浪又得從頭再研究過。

三隻手指。

沈仁爲什麽在氣絕身亡之前豎起三隻手指？其中必有用意。

劉浪想像到，沈仁必然是明知身受重傷，無法再等待下去，所以才在死前對劉浪有所暗示。

那麽，三隻手指會不會是暗示兇手共有三個人？

極有可能。

因爲時在黑夜之中，殺人者必然是突如其來的。

沈仁傷重倒地後，自知不久於人世，爲了向劉浪交代，可能想過留書示意。無奈當時不但在黑夜之中，也實在無法找到筆墨。

因此，最後他惟有豎起三隻手指。

這三隻手指必然與「三」有關。例如三個人，三件物件之類。

劉浪再三思量，覺得「三隻手指」最大的可能是暗示「三個兇手」。

江湖中人有許多都與「三」字扯上一些兒關係的。

例如「刀劍三煞」，「三眼怪」……等等。

「刀劍三煞」在江湖上頗享盛名，他們是三兄弟構成的。

大哥卜龍，國字口面，用一柄單刀，曾有刀退十二名武林高手的紀錄。

二哥卜虎，面目猙獰，用的是一把鋼劍，鋒利無比。

三弟卜豹，身材高大，與二哥所用的兵器一樣。

三兄弟均喜愛武功，自小便舞刀弄劍，所以逐漸長大之後，便連手與人家過招，由於自小即習慣了默契，所以只要三兄弟湊在一起，便無往而不利。

三兄弟連守齊攻，單刀雙劍，在江湖上擊敗過不少高手，所以「刀劍三煞」的威名，江湖上已是無人不知。

至於「三眼怪」，也就是「江湖四醜」之中，居於最末的華剛。

沈仁那三隻手指，會不會是暗示上述任何一人就是兇手之一？

劉浪曾在雲來客棧，爲了救朱玲玲，而殺死了「江南四醜」之中的「矮子」武大熊，可能就因此而招來這災禍。

對了，「江南四醜」之中，死了一個，還有三個。沈仁的三隻手指，很有可能就是暗示兇手共有三人。

劉浪越想越似，兇手一定是「江南四醜」之中的其餘三醜。

他殺死了武大熊，其餘的三醜要報仇，所以先將朱玲玲擄去，此乃順理成章的事。

因此，劉浪暫時假定兇手就是「江南四醜」之中的其中三人。

他知道「江南四醜」與「刀劍三煞」等江湖中人，本來都準備參加明日柳家莊的「以武會友」盛會。

但是，經過雲來客棧一役之後，「江南四醜」之中的老大武大熊被殺，他們還會留下來參加此盛會？

劉浪感到無限煩惱，以前他未成熟，不知情滋味，所以父母要爲他配親，他竟一走了之。

當時他正苦練武功，今日已有所成，且總算在江湖上闖出了一個名堂來了。

但是，歷年來他即使「自找麻煩」，也從未試過這般煩惱過。

以前他向江湖中人找麻煩，自有他的道理。例如看不過眼，路見不平，他總會忍不住會插手去理。他往往就憑住自己的身手，將欺人者折服，替被欺者伸雪！但事情過去就是過去了。

然而這一次，竟帶出他的「未婚妻」來。

眞是寃孽。事前他絕不知道「那公子哥兒」是他未婚妻喬裝的。

事後既然知道了，他又怎麽可以再對她不加理會？

何況根據朱玲玲說，她的家中已生劇變，目前她已是「死剩一個人」。所以劉浪就更加不能不照顧她。

劉浪從來未見過朱玲玲，所以她的眞正身份是否值得懷疑？

劉浪也想過了這一點，但是，那女扮男裝的少女，爲什麽要扮成朱玲玲？

而且，她竟能說出當年雙方父母訂親的家事，這應該是外人很少知道的。

何況她還說出了朱家的家中詳情，以及當年訂親的信物等等。由此可見，她不會是假扮的朱玲玲，一定是眞的。

既然是眞的，劉浪就更加非設法將她找回來不可。

誰將朱玲玲抓去？目的何在？

既然是爲了針對自己，爲什麽不設法留下一點口訊？

劉浪一邊替沈家料理後事，一邊不斷在這問題上盤算。

×　×　×

柳家莊前的廣場上。

天亮之後這一帶已經擠滿了人，比起一般墟場更爲擠擁。

柳家莊的莊丁們，正在四下裏維持秩序。

大部份武林高手已經向柳員外報到。

柳家大廳之内，柳氏父子正忙於招待來自各地的武林高手們。

柳員外本來就與不少江湖中人相熟，這時正好話舊。

柳如蔭這位公子，對武林中人也是極之响往。

他四下裏找尋一個人，那是他昨夜裏在賭場内見過的劉浪。

然而劉浪並未露面。

他會不會來？

昨夜與柳如蔭一齊出現賭場的家僕柳吉，也暗地裏奉了少爺之命，到處找尋劉

浪。

柳吉自然也找不到。

但柳吉是下人，他可以和隣近的村民交談，那些村民是來看熱鬧的。

有人告訴柳吉，沈仁的農莊出了命案，沈氏夫婦被殺。

柳吉記得昨天晚上劉浪與沈康在一起，於是柳吉立即將沈家發生命案的事，轉告了他的少主人。

柳如蔭心裏難免會想，劉浪爲什麽要殺死沈氏夫婦？

他當然聽過了劉浪的爲人，所以他也想到其中可能另有別情。

無論如何，柳如蔭感覺得到，劉浪不會再來了。

「以武會友」的盛會即將開始。

由於天氣炎熱，柳員外早已決定將比武分爲兩段擧行。

那是早上與黃昏。

早上太陽未盛，黃昏則太陽已告西下了。這對參加者而言，應該是十分適合的時間。

擂台高逾三丈。

台的四週並無欄杆。

整個台丁方僅是一丈，比武者就要在這方丈之內決高下。

柳員外雖然一再聲言：以武會友，點到即止。

但是，假如一個失敗者，自三丈高的擂台上跌下來，是否仍可生存？

何況台下木樁如林，任何人假如身體一旦失去了重心，不幸由台上墮下，非死即傷。

那些圍繞住擂台四周的木樁，高矮不一，柳員外爲什麽要作出這種設計？

唯一的理由就是，徹底試試那些參加者的功力。

那些木樁僅粗如手臂，普通一個人要駐足其間，絕非易事。

但身爲一個習武者，對平衡力有分寸的人，就可以在上面走動。

然而要在這些高矮不一的木樁上走動，亦非高手不可。

所以，到場的江湖中人，武林高手們，早已忖測得到柳員外的眞正心意。

早上的陽光絕不猛烈，參加者已紛紛集於台下四周。

參觀的鄉人，就當作看「出會」一樣，他們比參加者更早到達。

各人都佔據有利位置，希望可以看得更爲清楚。

柳員外也十分通情，由於擂台太高，所以他早已安排另一座竹棚，讓參加者可以在上面看得更清楚。

那竹棚很大，可以容納許多人。但由於吸引力太大，人潮仍然不斷湧到。

柳家的莊丁們，奉命將遲來的人羣驅向隣邊一處山丘，那兒仍然可以見到擂台上比武的情形。

但是有個人却不聽莊丁的勸告，雙足一頓，已躍上了竹棚之上。

竹棚之上仍有餘位，只是柳員外担心不勝負荷而已。

那人登上竹棚之後，便設法擠到前面較有利的位置去看比武，所以莊丁們想找他的時候，他已消失於人堆之中。

莊丁們眞不明白，像剛才那人的身手，他爲什麽不參加比武，反而要隔岸觀虎鬥，眞是令人難明。

剛才那人只是輕輕一躍，根本就看不出他用過一點氣力。

然而三丈多高的竹棚，單憑那一頓足之間，人便置身於其間，由此可見，他的輕功已達到何等程度。

此人是誰？那人就是劉浪。

劉浪所以要擠入參觀者的人羣之中，一則是他根本不想參加這次比武，再其次是不想太過惹人注目。

劉浪來此的目的，無非爲了一開眼界，他知道這兒今天聚集了不少武林高手，看看他們如何施展武功，多少總有好處。

但是經過昨夜農莊一役之後，他今日到這裏來的目的，又多了一個。

那就是，要找三隻手指所暗示的那「三個殺人兇手」。

劉浪放眼四望，由這高棚之上，他可以見到較低處的一批參加者。

然而那批參加比武的人之中，並無「江南四醜」在內。

相反，「刀劍三煞」那三個卜氏兄弟，却在台下等待。

劉浪心裏想：「假如殺人擄刦的是『江南四醜』的話，他們當然不會再出現在這裏，甚至還會找地方躱一陣。」

劉浪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忽然聽到背後有人對他說：「不要轉過身來，否則，你可能永不知道朱玲玲的下落。」

劉浪心裏一凜，是誰？

那人又在他背後低語道：「我知道你是劉浪，有人叫我傳口訊給你。」

「他是誰？」

「先聽我說下去，別心急！」那人又說：「朱玲玲目前很安全，但是，如果你不依他們的話去做，誰也不敢担保她能活到幾時。」

「你所指的他們是誰？」劉浪又問。

「江湖中的朋友。但我不清楚，只是我受人錢財，代人帶了個口訊給你。」

「你要錢，我這裏還有許多，只要你肯帮我一個忙。」

「對不起，這會破壞江湖上的規矩。」那人說道：「我不會出賣僱用我的人，你的好意，我心領了。」

「你很有道義，那麽，你的僱主還有什麽要你對我說？」

「他們要你交出一件寶物，只有那件寶物才可以換取朱玲玲的生命。」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我劉某只不過窮光旦一名，身無長物，那裏會有什麽寶物，叫他們別開玩笑了。」

「我只是有話照講，什麽恩恩怨怨，眞眞假假，我一概不知。」

「他們有沒有說出那是什麽寶物？」

「翡翠玉鴛鴦。」

「什麽？翡翠玉鴛鴦？」劉浪呆了一陣。

他再追問下去，但後面並無反應。

劉浪回轉身來，發覺所有人的視綫，都在注視着對面擂台上的活動。

那些看熱鬧的人，有些與他非常接近，但沒有一個像是江湖中人，都是一些鄉下人。

劉浪雖然一直回頭張望，但却沒有人理會他。

假如站在他後面的人都開口說話，劉浪還可以憑聲辨別出那人就是剛才傳口訊的人，然而那些人這時候只用眼，沒有人開口說話。

劉浪也沒有任何理由叫這班人個個開口說話的。

所以，他有點無可奈何，也感到啼笑皆非。

對方究竟是何方神聖？

傳訊的人這時已離開了現場？抑或仍然在人堆之中？

劉浪又想，擄去朱玲玲的，是一些什麽人？他們爲什麽需要那隻玉鴛鴦？

假如照朱玲玲說，翡翠玉共有兩塊，都分別由一塊翡翠玉雕成的。

在劉浪的記憶中，他似乎見過了其中一塊，可惜他當時年紀還小，根本不知道那是奇珍異寶，只記得它的確翠綠得可愛而已。

現在對方也希望得到那東西，到底他們要一隻，抑或兩隻？

老實說，翡翠玉現在何方，劉浪根本就一無所知，要他去找，自然更加無把握了。

但是，想到朱玲玲是他父母爲他選定的未婚妻，想到朱玲玲說到他父親希望自己爲朱家一家人報仇，劉浪在心理上就有點義不容辭。

再想到朱玲玲是個女人——一個武功並不算得高強的女人，劉浪就更加替她担心了。

不管自己喜不喜歡她，在情理和責任上，也得設法令她安然歸來。

劉浪眞想不到，他在無意間救了自己多年前逃避過的未婚妻，更難想像得到，又在無意之間令她陷入一次危機之中。

這一次危機可能帶給朱玲玲更大的傷害，而且還是由劉浪一手造成的，所以劉浪就更加感到有點忐忑不安了。

爲什麽說是由他一手造成的？

因爲，假如昨天晚上劉浪不是自告奮勇的話，他就不會離開沈家農莊到賭場去，沈氏夫婦就不會被殺，朱玲玲也不會被人擄去。

對面台上的比武早已開始。

但劉浪一直沒有注意到誰勝誰負。

他只知道身旁有人吶喊、助威；也有人鼓掌，喝采。

鼓掌的人未必就是參加比武者的親友，喝采的也不會是台上的同黨，他們只根據自己的愛惡而作出了表示。

一個上去，一個下來。

一個勝了，另一個敗下。

台上勢難兩立，有勝利者，自然就有失敗者。

勝者爲王，換來了人們的歡呼喝采。

劉浪不知道誰勝誰負；雖然他雙眼在看，但腦子裏却想得更甚，所以他不知道眼前見到了一些什麽。

忽然又有一種銀鈴般的聲音在他身旁傳來：「爲什麽不過去試試？」

劉浪回過頭來望。

他身邊站了一個女郎。

他不知道她是誰。

然然她正注視着劉浪，而且當四目交投時，她還嫣然一笑。

劉浪想笑——最少在禮貌上他應該報以微笑；但想起朱玲玲，他就無法笑得出來。

何況在此之前，他絕未見過這女子。

這女子背劍，一看裝束就知道她是個懂得武功的人。

劉浪沒有理睬她。

這一次，劉浪開始眞眞正正注意到對面擂台上的比武了。

剛好有人被打落台下。

那人雖然敗下陣來，却未受傷；他還可以踏着木樁，跳躍而下！證明此人武功不弱。

那些木樁絕不規則，高矮不一，疏密無定；有些失敗者已跌到木樁之下，受傷亦所難免。

喝采聲過後，那女子又說：「你可是劉浪？」

劉浪若無其事地，頭也不回，順口答道：「你猜吧！」

「不必猜了！我知道你就是劉浪。」

「那又怎樣？」

「我找了你很久。」

「你找我？」劉浪這一回非注視她不可了。因爲他可以聽得出，那女子的語氣之中，充滿了殺機，他怎可以不理會？

「是的，我找你！劉浪。」那女子突然拔劍出鞘。

站在他們四周的人，見狀紛紛走避。

竹棚之上本來已經擠迫不已！現在各人更是擠作一團。

站得距離劉浪他們較遠的人，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被迫得擠向欄杆；也有人急忙由竹梯退下。

人羣之中引起騷動，竹棚亦開始有些搖動。

劉浪也明白到眼前的危機，他不想人們因此而被擠跌落台下。

那女郎已出劍朝劉浪刺來。

攻勢並不凌厲，劍鋒在劉浪耳畔一掠而過。

劉浪趁住對方第二劍未刺出之前，翻身飛躍而下。

他躍過欄杆，凌空打了一個觔斗，那有如蜻蜓點水似的，輕輕落在竹棚下面的草坪之上。

那女子對他似乎絕不放鬆，凌空帶劍而下，順勢出擊，劍氣如虹。

劉浪輕巧閃避，但也僅僅讓了三招，便見他手隨身轉，步履縱橫；上路揚手奪劍，下路出脚撩腿。

「喲」的一聲，那女子晃眼之間已是人倒劍失，引來一陣人聲哄動。

劉浪無意令她難堪，但自己手無寸鐵，自無輕敵之理。

劉浪拱手還劍，連聲道歉。

女郎却撒嬌發嗔，聲聲埋怨。

劉浪還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看熱鬧的人羣之中，已閃出了一人。

那人走向劉浪與女郎之間，未與劉浪招呼，却已先向女郎責備：「小妹，你怎麽可以如此放肆的。」

劉浪認得這年青人，他們昨夜曾在月

色之下會過面。

他就是柳家太少爺——柳如蔭。

那麽，聽聽剛才他的語氣，這位應該是柳家大小姐了。

不錯，當時在場看熱鬧的人，有許多都認得這位正是柳家大小姐——柳如眉。

柳如眉仍在撒嬌道：「我本來一番好意叫他參加比武的，誰叫他不理睬我？」

她的兄長正在向劉浪陪罪，她又化嗔爲喜，嫣然一笑道。「假如我不用言語先引起他的懷疑，假如我不出劍逼他，他現在可能還像木頭人般呆呆地站在上面。」

劉浪爲之啼笑皆非。

柳如蔭一邊向劉浪陪罪，一邊將他請到貴賓席那邊去。

劉浪只想靜悄悄地看別人比武，想不到現在反而成爲最引人注意的人。

柳如蔭自從無意中在賭場內目睹劉浪的身手之後，便非常响住。

現在這個場面雖然難免有些尷尬，但柳如蔭也樂得來個順水推舟，在連聲道歉之中，將劉浪引荐到他父親柳員外的面前來。

貴賓席上，盡是武林高手，其中不少江湖中人，他們看見這情形難免有點不順眼。這種情形，劉浪是看得出的；他也知道眼前這班人之中，有些氣量極淺，最易產生嫉妬心理。

因此他立即表明態度：「在下無意參加比武，此來志在觀摩。」

豈料座中却有人語帶諷刺：「那是理所當然的事，如此鬼鬼祟祟，見不得人，自然是志在偷學幾招，難道還想到做柳家莊的護莊教頭麽？」

說話的人面目猙獰，態度傲慢，然而劉浪瞧也沒有瞧他一眼。

座上許多武林中人都知道他是誰，他就是「刀劍三煞」中的老二——「奪命劍」卜虎。

卜虎左右兩旁坐了他的二個弟兄——「閻王刀」卜龍與「閃電劍」卜豹。

「刀劍三煞」中的老大和老三，並沒有阻止卜虎口出狂言，所以座中各人也就沒有人敢出聲。

倒是柳如蔭陪上笑臉，做好做歹的說：「劉老兄還是稍坐片刻……」

豈料話猶未完，柳員外却笑着打斷了他兒子的話柄。「今天這裏高手雲集，有機會自然須要露兩手，讓在下開眼界。」

劉浪只是輕輕一笑，既不生氣，亦無其他表示。

他好好地端坐在那裏，觀看着擂台上的比武。

貴賓席設於柳家大門門前，這兒地勢較高，前面是石階。

石階之下是廣場，擂台就搭在廣場之上。

貴賓席上的貴賓，若非武林高手，也必是江湖好漢。

然而這班人之中，也不一定參加比武的，他們只作壁上觀。

參加比武的人，大都有他們的企圖與用心；例如想做柳家莊的護莊教頭，或者志在各路英雄面前表演一下身手。

柳員外對每一個人的武功都不加置評；他儼然以孟嘗君的身份出現，面面俱圓地，周旋於各人之間。

由於他有錢，又喜歡結交江湖上的朋友，所以眼前這班人，大都十分尊敬他。

台上有人飛身而下。

那是「燕子李三」。

此人身形瀟洒，身輕似燕，但顯然不敵仍在台上的「嵩山大鵬」雷鵬。

雷鵬善用雙鈸，施展起來，彷若大鵬展翅，威力也十分驚人。

雙鈸鋒利無比，既是武器，亦是暗器，任何一鈸飛出，均能取人首級於數丈以外。

李三用的是柳葉鋼刀，此人輕功上乘，高來高去，在江湖道上，早已負盛名。

李三飛躍之勢有如燕子穿簾，下墮之勢又如蜻蜓點水，彎腰伸腿均恰到好處。

在座目擊的高手，均心中有數，他們早已看得出李三絕非眞敗。

眞正的失敗者往往是被逼的非落台不可；例如被踢或者被打倒台下，又或者被對手打到無法喘息，無路可走，非落台不可。

但是，自始至終都注視着台上這場比武的人，都可清楚見到李三此番是主動跳下。

只見他凌空翻了幾個觔斗，雙足輕巧落在一些木樁之上。

木樁高低不平，他也有如羚羊跳躍，由低至高，踏着木樁，飛身而上。

轉眼之間，他又回到了台上。

然而這一次，他已經在台上的另一邊了。

雷鵬顯然事前也意料不到，急忙回轉身來。

但是，李三的柳葉鋼刀已經出手。

「錚」的一聲，刀與鈸碰出了火花，那震天價似的響聲，有如行雷閃電。

雷鵬左鈸擋格着李三的鋼刀，右鈸已是迅速削向李三頸項之間。

李三來得快，閃避得更快。雷鵬的右鈸明明是削中了他，但他反而以手支撐在右鈸之上，人却倒豎葱似的，停在半空。

雷鵬立即收手。

李三已沿住他的粗大臂胳，在他頭頂之上，凌空翻着觔斗。

陽光之下，鈸映刀光，台下的人很難看得清楚，到底上面發生了什麽事；只有雷鵬最清楚，他的臉頰一陣涼快，長滿鬍子之處，頓然變得光滑無比。

雷鵬當然心裏明白是怎麽一回事，但台下的人大都不明白，只感覺到有毛髮似的東西在迎風飄蕩。

然而貴賓席那邊，一班武林高手們已笑得前倒後仰。

雷鵬氣得暴跳如雷。

他舞着雙鈸，回頭要找李三洩憤。

但是，「燕子」李三已失所踪。

那邊看台上轟出了如雷掌聲，貴賓席上却是議論紛紛。

李三已經失踪，雷鵬論理可作勝算！可惜雷鵬已無心留下來等待下一位上來挑戰。

他要去找李三算賬，因爲他最少一邊面頰的鬍鬚已被人剃光了。

李三刀法如神，武林中已是人盡皆知

，加上他的輕功一流，配合得恰到好處；剛才他分明不志在比武，而是志在戲弄雷鵬。

雷鵬當衆被辱，自然心有不甘，因此立即翻身下台，四下裏找尋李三去了。

按照原來編排，下一個該是輪到「刀劍三煞」中的老大——「閻王刀」卜龍登台。

「刀劍三煞」同時聯手，固然厲害，就是單對單，亦見功力不凡。

假如雷鵬不走，自然輪到卜龍對付他；但現在雷鵬早已離去，所以卜龍這個「台主」便得來全不費功夫。

卜龍提刀上台，還未站得穩脚，已見兩條人影飛身而上。

那是名聞一時的「文痴」與「武痴」二人。

「文痴」趙若呆熟讀各種鑽研武藝的經典！「武痴」趙不瘋則因練武而走火入魔，故兄弟二人又稱「文武雙痴」。

顧名思義，這雙兄弟就是那麽瘋瘋癲癲的，因此他們就在嘻嘻哈哈的笑聲之中，躍登台上。

但照原來編排，卜龍應該單對單的，對「文痴」趙若呆。

然而現在他們却是兄弟二人一齊上來的。

主持人還未出面干預，貴賓席上已飛出了另外兩條人影。

人影劍光閃閃齊上，他們當然就是「閻王刀」卜龍的兩個弟弟——「奪命閃電雙劍」卜虎與卜豹二人。

卜虎登上擂台之後，便急不及待地問：「你們這算是什麽？」

「武痴」趙不瘋笑道：「我們兄弟二人打架習慣了一齊的，你們如果以爲這是人多欺人少，自然亦可以一齊上來，以三對二，我們也絕不會將你們放在眼內。」

五個人打作一團。

但台上只有四個人團團而轉，另外一個幾乎只屹立不動的。

台上五個人；有四個忙個不了；只有「文痴」趙若呆在悠閒地搖動他手中的鐵扇，間中發招，但招招狠辣無比。

「刀劍三煞」實際要對付的，只有一個人，他並非趙不瘋，而是趙若呆。

假如能够有人能制住趙若呆那把口，相信趙不瘋那柄劍一定不會揮洒自如。

趙不瘋那把劍令到「刀劍三煞」那三兄弟疲於奔命。

趙若呆的劍招口訣不但直接指揮他弟弟的攻勢，亦影响到「刀劍三煞」三兄弟的出招。因爲那些口訣並不明顯，令到三兄弟聽了似明非明，連本身出手也受到了影响。

趙若呆算得上是個武林中的奇人。

他的武功自成一格，與別不同；他唸的口訣，也只有他弟弟才可以眞眞正正領悟得到。

他的口訣有許多似是而非的地方，足以令到敵方的思想受到影响！除非是定力過人，否則必然方寸大亂。

現在「刀劍三煞」的步驟就開始有點亂。

「刀劍三煞」的合作是武林中聞名一時的，他們三兄弟的「雙劍一刀」一經連手，許多武林中人亦非敵手。

然而一個趙若呆，却令到他們之間的出手顯得混亂。

「刀劍三煞」之中有兩個人用劍，他們所練的劍訣與趙不瘋的當然不同，但對方的口訣之中有卜氏兄弟所熟悉的名詞。

偏偏卜氏兄弟在打鬥中又不可能掩着雙耳，於是便受影响。

「刀劍三煞」眼看就要敗在「文武雙痴」的手中；這對他們在武林中的聲譽，自然大受影响。

豈料就在千鈞一髮之際，突然有條人影自台下飛躍而上。

而人影來勢有如閃電行雷，圍繞住擂台四周的木樁，本來就故意做成高低不平，目的是要考驗一下各武林高手的輕功。

要踏木樁已經不易，要在高矮不平的木樁之上走動，更加不易。

然而此人不但未被木樁難倒，還比一般人在平地走得更快。

那人只用脚尖在木樁之上借力，轉眼之間飛身上台。

「刀劍三煞」與「文武雙痴」固然爲之大吃一驚，就是台下的人也爲之愕然。

上台五人定神一看，發覺來者並非別人，正是「江湖浪子」劉浪。

劉浪一向赤手空拳，手無寸鐵，江湖中人早已知道的。

這時候他雙手還是空空如也，沒有攜帶任何兵器。

劉浪在台緣站定，連聲喝住正在惡鬥中的五人。

劉浪的吆喝之聲似乎無濟於事，「刀劍三煞」與「文武雙痴」仍在殺得難解難分。

劉浪的突如其來，對「刀劍三煞」最爲有利，因爲劉浪一出現，「文武雙痴」便分了心，「刀劍三煞」却乘勢反攻。

劉浪見連聲呼叫無效，立即加入了戰團。

他赤手空拳，闖進了刀劍陣內，陷入刀光劍影的包圍中，即使貴賓席上的武林高手，也看得口呆目瞪。

只見劉浪在刀劍林中，左拐右轉，出手有如閃電。「刀劍三煞」三兄弟的一刀二劍，以及「文武雙痴」兩兄弟的一扇一劍，竟然混亂成一團。

有經驗的武林高手，他們不但沒有被刀光劍影的光芒掩住了視綫，還看得見劉浪的出手。

即使如此，這輩武林高手也不敢相信，劉浪竟然主動地在刀劍陣中發出了奇招絕學——他在雙方交鋒之間，排難解紛，將雙方逼開兩旁。

劉浪將五個人逼開兩旁，然後一拱手道：「各位，在下開罪了！」

這五個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們絕非劉浪的對手。

既然明知不是對手，自然就不想豎敵太多，所以沒有人留難劉浪。只有一個例外，他就是「刀劍三煞」中的老二「奪命劍」卜虎。

他要動手。

但在動手之前被他的兄弟示意制止。

其實，卜氏三兄弟都心中明白，他們絕非劉浪的對手。

甚至假如不是劉浪及時上台，故意搗亂作梗，他們可能要敗在「文武雙痴」之手。

卜氏三兄弟雖然人多勢衆，却自知不是他們的敵手。

主持人趁勢宣佈暫停，留待下午再繼續比武。

柳員外把各路英雄請到大宅之內，以茶酒欵待，獨是少了一個劉浪。

劉浪翻身下台之後，便失去了踪跡。

× × ×

柳家莊的大廳之內，十分熱鬧。

柳員外周旋於數十名來自四方八面的武林高手之間。

柳如蔭從旁協助父親招待嘉賓。

柳氏父子一邊向各人敬茶遞酒，一邊打聽他們的口風，看看有誰願意爲他們効勞。

所以在酒席筵前，人們仍然紛紛與柳氏父子頻頻交談。

這些人，自然都希望爲柳員外效勞。

自然也有例外的，他們絕不想留下來，這一輩武林中人，來此的目的只爲了開開眼界，只要比武完結，他們就會各散東西。

準備留下來的人，自然希望得到柳員外的賞識，所以正打算大顯身手。

未參加台上比武的，準備上台後施展生平絕技，將對方打倒，已經參加過比武的，失敗者心裏却有些「輸得不值」的感覺。

因爲自早上開始比武至今，沒有那一個是眞正的勝利者。

一些在擂台上獲勝的奇人異士，得手後竟飄然引退。

像燕子李三和劉浪等人便是。

曾登上擂台參加比武的人，即使勝了一場，到頭來還是給另一名高手擊敗。

所以，大多數都是失敗者。

柳員外會不會收容一些失敗者？

此輩江湖中人，既然心有不甘，自然希望有機會一顯身手。

尤其是三杯到肚之後，這些人更加按捺不住了。

「刀劍三煞」中的老二卜虎，心裏仍然不服氣，突然將一杯酒朝鄰桌送去，口裏叫道：「姓趙的，老子敬你一杯。」

話未說完，酒杯也已在空中團團而轉，但杯中之酒却未潑瀉涓滴。

鄰桌的趙若呆，驀地張開摺扇，盛住了酒杯，就住來勢，讓杯子在上面轉了幾個圈。

酒還是沒有潑瀉，杯子却停在摺扇的邊緣。

摺扇一收，由橫變直豎了起來，僅可頂住了酒杯的底部。

酒杯輕輕搖動了幾下，摺扇在「文痴」趙若呆手中也擺動了幾下，酒杯迅速平衡，杯中酒還是半滴也沒有瀉。

趙若呆將摺扇舉起，酒杯隨即傾側，酒也自杯中瀉下。

趙若呆張開了咀巴等待，酒則注入他的喉嚨裏去。

一杯酒並不太多，懂得喝酒的人都可以一飲而盡，但要像現在趙若呆這麽喝，却不容易，只要稍不小心，只要重心一失，酒杯就會由摺扇上掉下來，跌個粉碎。

事實上那隻酒杯一直在傾斜，每傾斜一分，酒就倒得更多。

酒將盡，杯子亦將倒下，那是必然的結果。

眼見杯子將由摺扇頂端倒下之際，趙若呆的手也隨着聳動了一下，杯子迅速凌空飛起，再落下之時，又重新豎立在摺扇的尖端。

一切過程就有如江湖賣藝人玩把戲一樣，看得座中各人目定口呆。

趙若呆吆喝一聲：「姓卜的，趙某謝過了你借來的一杯酒。」

與此同時，扇頭一動，杯子凌空飛出，直朝卜虎的座位疾飛而去。

卜虎拔劍快如閃電，劍尖挑着杯底，順着來勢狂轉了幾轉，然後滑進卜虎的手中。

賓客中爆出了一陣掌聲與喝采之聲。

掌聲還未稍歇，「武痴」趙不瘋已在格格的笑聲之中，揚聲叫道：「姓卜的，有酒無餚似屬不敬，這一碟子是下酒之物啊。」

整碟子的蝦球，凌空飛到卜氏三兄弟的頭頂之上，同座的人紛紛仰首避過，獨是卜氏三兄弟紛紛拔出刀劍。

卜龍的「閻王刀」擋住飛碟的來勢，碟中蝦球凌空飛舞。

蝦球如雨落下，卜虎出劍如電，蝦球亦紛紛串到劍上。

卜豹也出劍，他是著名的「電閃劍」，所以衝刺得更快，但他劍尖刺的並非蝦球，而是紅紅綠綠的配菜。

在座中的高手都可以看得出，卜豹一柄「閃電劍」徐疾如意，快慢由心，只見劍尖插左穿右，與他二哥卜虎之間極有默契。

蝦球與碟中配菜，在未墮地之前，已先後落在卜氏兄弟的雙劍之上。

卜龍手搖刀動，碟子又凌空飛向趙氏兄弟的座位上空。

趙氏兄弟欣然接過。

座中各人齊聲叫了一聲：「好武功，好身手。」

× × ×

那一邊，柳員外正悄悄問其子：「找到了他沒有？」

柳如蔭亦低語回答：「妹妹已經去找了。」

× × ×

劉浪又回到了牧羊鎮。

雲來客棧已經沒有昨夜那麽熱鬧。

掌櫃認得劉浪，迎着笑臉過來招呼。

劉浪問掌櫃：「還記得我殺死的矮子麽？就在這裏！」

劉浪指指客棧近門處的地方。

掌櫃含笑點頭：「記得記得，他還有三個同行的兄弟。」

「對了，我現在就是要查其餘三人的行踪與動向——」劉浪說。

掌櫃爲難地束了束眉。

劉浪自懷中摸出一錠銀：「這是賠償昨天黃昏時，你們這裏所蒙受的損失。」

掌櫃接過銀兩，不由笑笑道：「就是那三個醜怪的人麽？」

劉浪輕輕一點頭：「是的，他們後來

怎麽樣了？」

掌櫃回憶着說：「他們三個當時十分憤怒，抬了那矮子的屍首走了。」

「有沒有提過到何處去？」劉浪問。

掌櫃道：「沒有。」但他想了想之後，又「嗯」的一聲，道：「我記得他問過我——」

「問你什麽？」

「問我何處有馬車租。」掌櫃道：「我告訴他，鎮上的志記。」

路經斷魂崖　決鬥落鷹谷

志記就在鎮上的大街，走出客棧之後，只走半條街便可以找到。

店內沒有人。店內唯一的一輛馬車已經租了出去，這是隣人告知劉浪的。

隣人又說，這店內只有父子二人，父親是老闆，但人也老了，當時他可能外出喝茶了。

這兒的規矩，租馬車通常連人也一併租了出去。

劉浪又問：「聽到那馬車要到何處去麽？」

隣人搖搖頭。

劉浪感到失望。

馬車固然可以用作載屍體，也可以將被綁綑的朱玲玲送走。因此，劉浪很希望知道當時車上有些什麽人。

在他的想像中，除了矮子武大熊的屍體之外，可能還有着朱玲玲的活人在內。

劉浪決心要等馬車店老闆回來，問個明白。他獃在店門前等，隣人也跑開了。

店門半掩。

店內人影閃動，好像有人。

但是不久之前劉浪也呼叫過了，裏面明明是毫無反應。

即使隣人也說，店內沒有人。

劉浪心裏生疑，信步閃了入內。

裏面光綫昏暗，因爲天窗拉攏了，門也半掩着。

「站住！」突然有人喝住。

劉浪止了步，到底這不是他的地方，人家有權喝止他。

那是一個女子的聲音，但劉浪見不到說話的人。

她又問：「你是誰？來這裏幹嗎？」

「我叫劉浪，想租一乘馬車。」

「往那裏去？」

「沒有目的地。」

「你開玩笑麽？」

劉浪飛身上台，加入戰團中。

「不，我應該說得更清楚一些，我先要知道三個人的下落，再決定往何處？」

「那三個人，亦是江南四醜裏其中三個？」

劉浪一怔：「你怎麽知道？」

「我當然知道，車子是經我手租出去的。」

劉浪左張右望，還見不到對方的影子，他問：「可以告訴我麽？」

「可以的，但有條件。」

「什麽條件？」

「你要答允爲我辦一件事。」

「什麽事？」

「今天下午到柳家莊去，參加那兒的以武會友。」

劉浪終於想起來了，怪不得那聲音聽來這麽熟悉。因此他恍然地說：「原來是你，柳家的大小姐。」

黑暗處走出了一個人，從身形看已知道她是個女人。

「你到底還是記得我。」果然是柳如眉。

劉浪瞪住她問道：「你怎麽會在這裏的？」

「我跟踪你。」柳如眉說：「因爲只有我可以帮你。」

「你怎麽知道我需要什麽？」

「我當然知道！」柳如眉一揮手：「去吧！跟我走！」

× × ×

一輛馬車在疾馳。

車廂之內沒有人，但車伕坐的座位之上，却坐了一男一女，他們就是劉浪和柳

如眉。

「你怎麼知道姜斯和胡彪他們去了落鷹谷?」劉浪終於忍不住問。

柳如眉道：「志記租車店內的賬冊上，最新一行是註明去落鷹谷的。」

「你很聰明。」劉浪說：「我不明白，為什麼你老是要我參加比武?」

「父親欣賞你的武功，加上我哥哥的極力推荐，我更着迷了！」柳如眉道：「但是，畢竟我見過你的身手，所以，只要你答允辦完事之後跟我返回柳家莊見我父兄，我就可以無條件帮你。」

「首先謝謝你。」劉浪說的也是衷心話，如果沒有柳如眉，他最低限度就不知道另外一處地方也可以租到馬車。

她不但為他租到了馬車，還為他客串車伕，雖然他一直拒絕，但她堅持。

她要他履行諾言。

為了保證他重返柳家莊，所以他們必須同行。

× × ×

這已是下午時份。

午後的陽光非常猛烈，坐在馬車之上，總比坐在馬背之上要舒服得多。

馬車之上最少有遮陽光的篷。

因此，劉浪可以與柳如眉一邊交談，一邊趕路。

這是斷魂崖。

這是由牧羊鎮到落鷹谷必經之路。

柳如眉認得這條路，所以她只租車，不要車伕！

牧羊鎮絕大多數的人都知道她是柳家大小姐，要租一輛馬車自然是輕而易舉的事，只因為柳員外是富甲一方的人。

斷魂崖形勢險惡，江湖上的人都心裏有數。

劉浪也是江湖道上的人，他絕不希望這時候有事發生。

柳如眉依舊是那麼健談，她似乎還沒有發覺身邊的劉浪突然沉默下來。

假如常常在這條狹道上通過的話，一定曉得這一段路最危險。

因為左邊是懸崖峭壁，右邊是密密的樹林，許多常常由此經過的行旅客商，每到這兒就會將馬兒的步伐加速。

但是這時候的劉浪，却沒有像一般人那樣，狂揮策馬的皮鞭，反而將馬兒拉慢下來。

劉浪放眼四望，彷彿發現了什麼。

他不但四下裏張望，還全神貫注地，傾耳細聽。

由牧羊鎮到落鷹谷這段路頗長，所以現在是輪到了劉浪駕車。

他忽然勒停馬匹。

柳如眉不禁問道：「什麼事?」

劉浪仍在傾耳細聽。

他沒有立即答話，只是咀邊放了一隻食指，示意柳如眉不要作聲。

「跟我來！」劉浪迅速跳下了馬車，只簡單地說了三個字。

柳如眉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只好也跟着跳了落車。

劉浪以最迅速的步伐，衝進了森林中去。

他越來越肯定，自己的判斷並沒有錯，森林中的確有事發生。

剛才他故意將馬兒拉慢，就是因為他憑住敏銳的聽覺，聽到了一些不尋常的聲音自森林那邊傳了出來。

那聲音並非一般人的談話聲，而是一種淒厲的叫喊聲。

也只有武功練到上乘的高手，才可以利用敏銳的聽覺去察覺得到。

所以，柳如眉剛才絕對不知道這兒有事發生，但現在却知道了。

就在劉浪的引領下，柳如眉見到了一棵大樹的樹脚之下，有個人倒臥地上。

這是個中年人。

這個人沒有帶任何兵器，從衣着看，也不似一個武林中人。

他身上有血。

剛才的呻吟聲，叫喊聲，就是由他發出的，現在他仍在呻吟。

劉浪看見他用手指住東面。

東面的樹林中果然還可以聽到有雜亂的脚步聲，好像有幾個人正在奔走。劉浪於是立即洒開大步追過去。

他猜測受傷倒地的人是個行商，此人可能遇上了匪帮。

劉浪追了一程！

前面見不到有人，只見樹影婆娑。

這一帶正是多見樹木，少見人倫，走遠一些，也可能迷途。

劉浪只好折返原地。

他發現柳如眉並非像他想像中那麼嬌生慣養，竟然還有點同情心，此時她已將那血人扶起，讓他傾斜地倚在一棵大樹之旁。

劉浪遠遠只見他的咀部在動，似乎在跟柳如眉說些什麼。

但劉浪聽不清楚他們談話的內容。

劉浪走近時，那人已告死去。

他傷得很重，渾身鮮血。

然而柳如眉一點也不怕血，她不像其他女人，見血就掩面。

她還輕輕放平了那個死者，讓他平躺在草地之上，樣子哀傷！

劉浪問道：「他是什麼人?」

「過路的客商。」柳如眉說：「他被一帮匪徒刦去了銀両，還受了重傷。」

「現在還傷重死了。」劉浪嘆了口氣道：「可惜我們來遲一步，早來一步，也許他不必死。」

「算了，這條路本來一向就不太平。」柳如眉說道：「我們快走吧，時候已不早！」

× × ×

落鷹谷的夕陽顯得份外凄愴。

谷外的山道之上，有兩輛馬車狹道相逢。

其中一輛坐了劉浪和柳如眉，另一輛似乎只有一個車伕。

雙方都明白，這條狹道不可能讓兩輛馬車迎面而過！

唯一的辦法就只有：讓其中一輛後退——退至較寬闊的草地上，先讓另一輛通過了之後，才可以繼續前進。

可惜事前雙方都估計錯了，也可能雙方都沒有退讓的意思。

雙方未遇上之前，劉浪就曾經悄悄問過柳如眉：「你認為，那一輛可是志記的馬車?」

柳如眉當時就說：「我雖然認不出志記的馬車，但我認得那車伕就是志記太子爺——志記老闆的兒子。」

至此，劉浪已是心中有數。

劉浪問過去：「你那車子裏載了一些什麼人?」

車伕小志道：「沒有人，我正空身返回牧羊鎮。閣下可是要租車?」

劉浪笑道：「我自己也有車，何必租你的！」

小志又說：「可否退讓一下?」

劉浪指指那邊：「後面有塊空地，你只要退後二丈，我們就可勉強通過！」

小志也指指劉浪後面：「你後面不足一丈也有塊空地，你似乎比我更方便！」

劉浪心裏感到奇怪，因為那剛才沿住此路入谷，未見道旁有可供轉圜之處，為什麼這車伕却說後面有空地?

劉浪也差點以為自己一時疏忽，錯過了避車之處。

他正回轉身去，忽感到腦後生風，嚇得急忙翻滾下車。

說時遲那時快，頭頂之上，一條人影劃空掠過！去勢如箭，疾似閃電。

劉浪這邊剛落地，那邊又飄下了另一條人影，來勢急似星火。

「蓬」的一聲，一支判官筆就在身旁直插而下，入土逾半尺。

劉浪及時伸手接住來人。

那人是凌空壓下，直迫劉浪；劉浪若是胆小如鼠，此時已告暈去。

因為那不是人，是鬼。

即使不是鬼，也是一具活骷髏。他只有一層皮蒙住一副瘦骨，夜間見了他，準會嚇死。

還好這是日間，還好這是劉浪。

劉浪不但不怕，心裏還有點暗喜。

他自然認得他面對的並非別人，亦非鬼魂，而是「江南四醜」之中的「活骷髏」姜斯。

姜斯一支判官筆還未拔起，另一隻手已被劉浪及時制住。

姜斯再發力，已被劉浪凌空拋起。

劉浪知道「江南四醜」是四個結拜兄弟，雖然四死其一，但他們一向行動一致，正是做到了「有福同享，有禍同當」。

三醜已見其二，剩下的另一個可能轉眼殺到。

因此劉浪立刻轉身翻滾，一躍而起。

果然，二輛馬車之上，分別躍下了兩個人，齊齊攻上。

最先由對方馬車飛躍而出的黑影正是「獨眼龍」胡彪。

胡彪等人一直躲在小志的馬車之內，他們迫使小志說謊。

小志不得不照辦，否則背後會開洞，會出血。

胡彪是要先分散劉浪的注意力，然後攻其無備；可惜他技不如人，雙刀劃空而過，只將馬車的篷頂割開一條長縫。

一招落了空，現在他又反身攻來。

雙刀雙斧加上兩支判官筆，團繞住劉浪在道旁團團而轉。

劉浪赤手空拳，手無寸鐵，唯一可以用的，只是那條長長的皮鞭——那條利用來鞭策馬匹前進用的皮鞭。

劉浪剛才滾身而下時，皮鞭一度甩了去。

到他擺脫「活骷髏」姜斯的糾纏之後，皮鞭又重返手上。

因此，「活骷髏」姜斯，「獨眼龍」胡彪和「三眼怪」華剛等三醜，雖然兇惡無比，但在劉浪的皮鞭揚揮之中，也無法接近他。

即使如此，劉浪面對的是三個強敵，難免險象環生。

本來打算袖手旁觀的柳如眉，見狀也為之胆戰心驚，終於忍不住出手。

胡彪一眼看見，立即轟大雷似的，吆喝一聲：「此事與你無關，快快退去，否則你會後悔不及的。」

然而柳如眉沒有去理會他的警告，反而斥之道：「這是我柳家的人客，你休得無禮！」

胡彪等人已認出了柳如眉乃柳員外之掌珠，否則他們早已將她當作攻擊目標之一。現在看見她已加入戰團，反而有了戒心。

劉浪本來勝券在握，但柳如眉一經加入，他反而有了顧忌。

長鞭虎虎生風之際，已是三番四次自柳如眉的頭頂掠過。

劉浪的鞭法奇準。

鞭影過處，有如風捲殘雲；胡彪雙刀齊發之際，一條手臂突然被鞭尾捲住。

劉浪一抽一扯，胡彪連人帶刀，被扯得倏地飛了起來。

華剛看得老準，掄動雙斧，急如星火，車輪似的滾動，直砍過來。

劉浪轉動身形，使出了「移形換位」的看家本領，目的是要讓姜斯也同樣撲空，與相對位置的華剛撞個滿懷。

「移形換位」是劉浪的絕技之一，他可以在混亂中化險為夷，往往就是利用這方法令到敵人不由自主地自相殘殺。

所謂「不由自主」，是因為陣上對打之際，以快打快；稍為慢了一些，都會吃虧。

劉浪就是「以快制快」，而且快得令人驚奇，這便足以令到圍攻他的人往往收手不及，變成了自相殘殺。

然而經過上次雲來客棧的交手之後，這三醜已知道個中厲害。

華剛雙斧雖然砍得頗勁，也極有分寸，劉浪的「移形換位」，僅可令他有些兒措手不及，還好來得及將刀勢放緩。

「切」的一聲，利斧砍着了那條皮鞭，皮鞭立即斷為兩半。

留在劉浪手中的只有二尺不到。

姜斯避過華剛的斧鋒，反身攻來。

劉浪利用手中殘鞭，虛晃兩鞭，尋罅飛竄而出。

那邊，胡彪已被柳如眉制住。

姜斯與華剛二人苦苦進迫，劉浪直奔路旁。

他眼看無路可逃，因為前面就是狹谷的山壁。

利那間，劉浪消失在視綫之內。

山壁之上有個人影，有如壁虎一樣，依附住山壁間的野草灌木，轉眼攀上了十餘丈；隨即反身落下。

姜斯與華剛二人正驚愕間，劉浪已在

他們背後屹立。

他的確就是劉浪，一點也不假；唯一不同的，就是現在他手上已多了一些東西——那是一支樹枝。

劉浪揮動樹枝進攻，華剛雙斧反抗。斧鋒過處，樹枝上的枝葉紛紛跌下，轉眼間只留下一支光棍——那是一支三尺長的樹桿，尖端却被利斧削得鋒利無比。

姜斯的判官筆還未刺到，他的手腕又在冒出血來。

華剛雙斧雖然鋒利無比，可惜快不過劉浪的閃電動作。

「喲」的一聲，華剛雙斧齊齊離手飛墮地上。

劉浪沒有讓他有喘息的機會，被削尖了的樹枝，及時伸到了華剛的咽喉之間。

劉浪一邊瞪住華剛，一邊問道：「他們可是你的拜把兄弟？」

「是的。」華剛不敢不答。

「在拜天地時，一定也有說過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的，爲什麽他們還不住手？」劉浪說的是胡彪；因爲姜斯正在雪雪呼痛。

姜斯雙手的手腕，正在流血。

胡彪苦苦纏住柳如眉。

華剛被劉浪手上的樹枝尖端刺得隱隱作痛，忙叫了過去：「三哥，快住手，我們何必跟柳員外過不去？却勿傷害他的女兒啊！」

胡彪回頭一看，果然住了手。

柳如眉正透不過氣來，難得胡彪自動住手，她這時也發覺了華剛的尷尬相。

劉浪把削尖的樹枝移開一點，但這東西仍然對住華剛，它隨時可以取去華剛的性命。

劉浪盯住他問：「你們三個人到落鷹谷幹什麽？」

華剛道：「爲了埋葬老大，我們老大——武大熊，是落鷹谷的人，他死後自然要還鄉！」

「我無意跟你們結怨，亦無心殺人。」劉浪雖然語帶歉意，但目光絕不放鬆，他直瞪瞪地盯實華剛，柳如眉却從旁監視另外二個人。

劉浪又說：「我知道你們恨我，但你們不該把仇恨帶到了別人的身上；其實，我也只不過找武大熊塡命而已！殺人塡命，自古以來，都被認爲十分公平的。」

「嗯——」華剛無話可說；那「三隻眼睛」，只有兩隻眨着。

劉浪又問：「朱玲玲呢？」

「誰是朱玲玲？」華剛反問。

華剛的目光中的確充滿了疑問。

劉浪道：「別裝蒜了，你們曾到一處農莊將一個女子擄去！」

「我根本不知道你說什麽。」華剛道：「我們從未見過什麽女子。」

劉浪道：「就是你們在客棧中見過的美少年。不妨告訴你，他的確是個女扮男裝。但晚上她在一處農莊裏失了踪。」

華剛道：「但後來我們一直未再見過她！」

劉浪知道，對方若有心與自己爲難，又那裏肯坦白說出一切。

他突然離開了華剛，飛身躍登馬車之上。

那是志記的馬車。

然而車廂之內，的確沒有人。

劉浪又由車廂走出，轉到馬車伕小志的身旁，問道：「你這馬車，載了多少人入落鷹谷？」

「就是他們三個活的，還有一個死的。」馬車夫道。

劉浪仍然心有不甘，問道：「還有一個女子呢？」

「我沒有見過什麽女子。」馬車伕小志回答道。

劉浪開始將樹枝的尖端，放到馬車夫小志的腦袋旁邊。

他認眞地說：「那女子對我萬分重要，你不說實話，老子會殺你！」

「我講的是眞話。」小志道：「我不想捲入你們的糾紛中。」

劉浪想了想，終於跳下車去。

華剛與姜斯等人互相交換眼色，不敢作聲；他們明知不是劉浪的對手，却又無可奈何。

劉浪又問他們：「昨夜你們有沒有到過一家農莊？」

華剛等人搖搖頭。

劉浪心中的疑團無法解開，農夫沈仁死前豎起三隻手指，究竟是什麽意思？

劉浪問道：「你們何時回到這兒落鷹谷的？」

華剛道：「昨天黃昏就趕路回來，大哥今天早上才入土爲安。」

劉浪回頭問馬車夫小志：「他的說話可當眞？」

馬車夫點頭示意道：「全是眞的，我由昨天黃昏起受傭，以後一直與他們相處至今，從未見過你口中所講的少女。」

「我信你！」劉浪對馬車夫小志說：「如果我發覺你說謊，你必須爲自己負責後果。」

馬車伕又再點頭。

劉浪這才對華剛等人說：「今天到此爲止，如果你們不服氣，辦法倒有兩個，第一，到柳家莊去，一齊參加柳員外的以武會友。第二，再約後會之期。」

華剛、姜斯與胡彪交換着眼色，但却默默無言。

劉浪折了一支樹枝作馬鞭，驅車回程，直奔牧羊鎭。

華剛等人只有悻悻然瞪住那馬車的背影，頓足握拳，牙關爲之咬裂。

× × ×

柳家莊的黃昏。

莊外已是一片沉寂。

擂台之上空無一人。

台下看熱鬧的人，早已走個清光。

只有莊院之內還是鬧哄哄的。

柳員外設下了盛宴，與一班武林高手和江湖人物共聚一堂。

柳如蔭表面上是協助父親招呼座上貴賓，實則負有特殊使命；他奉了父親之命，將一些高手挽留。

此中有人欣然接納柳氏父子的盛情，亦有人婉拒。

被邀請的未必盡是高手，但無論如何武功總不會太弱。最少今天在擂台上的表現十分出色，才會給柳氏父子看中。

然而，「誰是柳家莊護莊教頭」？這

問題一直沒有揭曉。

雖然在座的人都知道了柳員外有此需要，甚至這次的比武，也是目的在於此，無奈柳員外一直未有公開承認這一點。

「以武會友」，就是希望借這次比武，與武林中人結交的意思。

因此，沒有接到邀請的人，也都心安理得。

將是席終人散，柳如眉還未回到柳家莊；柳氏父子也只有心裏焦急，未敢宣諸於口。

悄悄接受柳氏父子邀請的人，已有柳家的下人代爲準備客房；沒有接到邀請的人，將於席散後被送到牧羊鎭唯一的客棧去。

雲來客棧已被柳家包下，所有客房留作招待嘉賓之用。

就當部份賓客紛紛離開柳家莊，到雲來客棧去留宿之際，柳如眉却於此時回到了家中。

柳員外雖然忙於送客，柳如蔭却急不及待地，將他妹妹拉到後堂去問：「找到他嗎？」

柳如眉道：「當然找到，我幾時會令你失望過？」

「人呢？」

「等會兒他會自己到這兒來。」

「他現在去了那裏？」

「沈家的農莊。」

「去那裏幹嗎？」

「他找不到朱玲玲，也許要從頭查起。但是他已經答允了我，一定到這兒來一次。」

「好極了！」柳如蔭道：「父親知道了一定很高興。」

柳如眉道：「有件事可能會令他更加高興！」

「什麽事？」

「關於翡翠玉鴛鴦的！」

「翡翠玉鴛鴦」五字有如轟天雷，令到柳如蔭渾身一凜。

柳如眉又說：「我路經斷魂崖之時，遇上了買賣玉石的丁老四。」

「他怎麽說？」

「當時他已身受重傷，危在旦夕。」

「爲什麽？」

「他遇刼。但他却認識我，所以有話叫我轉達父親。」

「劉浪當時也在塲？」

柳如眉搖搖頭：「他當時去追那班刼匪，匪帮將丁老四的包袱刼走，裏面有許多名貴的玉石珍飾。」

「嗯——」柳如蔭沉吟道：「丁老四可能是打算到我們這兒來向父親交代的，不料途中遇上了强盜；還好你及時見到了他，否則我們又要花費一番功夫！」

柳如眉道：「劉浪一直不知此事。他在江南四醜那兒也找不到朱玲玲。」

「好極了，你這次實在做得太好！」柳如蔭一邊往外面走去，一邊說道：「讓人客也安頓下來之後，我們再將此事轉告父親，他老人家一定高興！」

× × ×

劉浪重返沈氏農莊。

農莊的黃昏，平時已沉寂得可怕，這時更增添了一片哀傷。

隣人正協助沈康辦理他亡父亡母的喪事。

劉浪幾乎不想現身。他心中覺得沈仁夫婦這一次遇害，多少總與自己扯上了一點關係。正是「我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

假如他和朱玲玲當晚不來此求宿，也許這慘事永不發生。

劉浪終於還是硬住頭皮，走了過去。

沈家之內，燭影搖動。

沈氏夫婦的兩具遺體，還停放在廳堂之上。

沈康認得劉浪，從中替隣人介紹。

劉浪乘機與隣人搭訕，目的亦無非想了解當晚的實情。

有人告訴劉浪，當晚確曾聽到有急步聲經過宅前，此等村民曾探首窗前朝外望，在月色之下確曾見到了三個人影。

由於時在深夜，目擊者睡眼惺忪，根本無法描述當時的詳情。

沈氏農莊四週並無村屋，但較遠處就有；此等隣人都是住在較遠處一些農莊裏的鄉下人。

「三個人影」與沈仁死前豎起「三隻手指」，似乎有共通之處。

然則，這三個肯定是兇手，只可惜不知道他們是誰。

劉浪慰問了沈康幾句之後，留下了一些銀両就想走，但被沈康留住。

鄉民正爲沈家預備好晚飯，劉浪成爲現成的另一嘉賓。

劉浪趁住飯後聊天之際，從一班鄉民口中了解柳員外這個人。

柳員外很有錢，這是許多鄉人都知道的。

有錢自然有面，自然又是自古已然的事。所以柳員外與官府的人來往密切，亦不算是什麽秘密了。

然而柳員外是否一個懂武功的人？關於這一點，鄉民們就一無所知。

但從他這次「以武會友」，設下擂台，欵待武林中人，招待江湖朋友來忖測，他應該是個對武功十分喜愛的人。

不過，鄉民們又說：當地的治安並不壞，柳家莊之內，已養了不少有武功的莊丁，根本無須再用武林中的高手護莊。

那麽，柳員外這次打算僱用一批武林高手，用意又何在？

劉浪無意去追查柳員外的私事，只因爲不久之後，他們便可能拉上了賓主的關係，他才不能不先了解一下。

可能是貧富懸殊的關係，總括來說，鄉民們對柳員外似無好感。

劉浪有了一個印象之後，便決定到柳家莊去赴約。

他不會忘記在他背後傳話的人，那人曾說過：他必須用「翡翠玉鴛鴦」去換取朱玲玲的生命。

朱玲玲也在劉浪面前提過翡翠玉鴛鴦，那是他們小時訂親的信物，爲什麽還有人須要它？

一塊晶瑩透澈的翠玉，比起什麽金銀珠寶都更珍貴。

古代的人甚至認定一塊玉石足以辟邪，亦會帶來好運。

「翡翠玉」是否也具有這種神秘力量

？還是只由於它本身的價値？

劉浪左思右想，總是無法明白。

× × ×

劉浪到達柳家莊時，天色巳入黑。柳家莊外，莊丁守衛森嚴。

劉浪忽發奇想：柳家莊裏裏外外，到底擁有多少高手？

要知道其中究竟，似乎也只有一個辦法。

唯一的辦法就是要冒險。

劉浪覺得有太多的事情須要他親身體驗和了解。

因此他決定悄悄偷進柳家莊。於是突破了外圍，進入內圍地帶——那是柳家莊莊院圍牆四周一帶。

這一帶果然有些穿得較爲有體面的人巡邏。

劉浪故意要試試他們的身手，用黑巾幪面，故意在他們的身邊一掠而過。那是視綫範圍之內，自然見到了。有人喝問過來。也有人追過來。

劉浪迅速消失。

他其實只是躲在黑暗一角。步聲急急而過，人聲哄動。

劉浪突然感到萬二分驚奇。

劉浪竟然在黑暗之中看見了一個「替身」。

那人走得最前，也跑得奇快。後面追逐而來的，自然是柳家莊的人，但却無法追上他。

轉眼之間，那人也消失在黑暗之中。劉浪靜觀其變，心裏難免引起了無數的疑問：那是誰？

他爲什麽也闖進了柳家莊來？

他是故意救自己，還是另有目的？

劉浪自然無須別人「打救」，他是存心試試護莊的人武功的。即使那人不出現，還是一樣沒有人能抓住劉浪。

劉浪這時又聽到有人議論紛紛……

「眞可惜，又給他溜了！」

「我想用飛刀，但却想留下活口。」

「是男還是女？」

「似乎是男。」

「又好像是女。」

「不管是男是女，我們都必須告知員外。」

「慢着！這是小事。何必大驚小怪，驚動他老人家？」

「那可能是刺客！」

「我看未必。今天這兒來了這麽多的江湖人物，他們之間，可能有仇怨；有些只過招交手，有些輸了不服氣！」

「你的意思是，沒有接到員外邀請的人，難免懷恨於心！」

「是的。」

「你錯了，員外是個善客的人，任何武林高手，只要他們願意留下來，員外一定歡迎；住到客棧裏去的人，大部份都是婉拒了員外邀請的。」

「算了別吵了，大家小心點，莊裏有貴賓，切不能讓任何刺客有可乘之機！」

「就算不驚動員外，也要對大少爺講一聲，這是責任問題。」

「你這人太笨，剛才明明見到那人直奔莊外，消失在四野間，我們何必自討苦吃？」

「是的，阿七講得對，我們如果對大少爺說，他一定好大陣仗，要我們召來更多人，徹夜展開搜索和戒備，那才眞的是自討苦吃！」

「不錯啊，只要我們自己心裏有數，小心防範就是。」

於是一場爭論，總算有了結果。

一度聚集在一起的人羣，再次四散，回到原來的崗位去。

× × ×

柳家莊內堂。

夜深人靜之際，柳氏父子還未睡，他們正在等待。

「他一定會來的，我知道他從不食言！」說話的，是柳如眉。

她被父兄埋怨，因爲劉浪自始至終，還未見人面。

柳員外道：「劉浪才是我們需要的人，也是今天我見過武功最高的人。」

「我担心他不肯留下，」柳如蔭說：「他絕非一般江湖中人的性格，金錢很難令他感動，除非妹妹你有辦法。」

柳如眉嘆了一口氣：「這個人不易對付，他很冷，有時又熱情得很。」

「我們不如派人到沈氏農莊看看。」柳員外說。

「不必看了！」忽然有人由那邊現身出來。

那邊是通往客房的。

他由客房那邊過來。

他顯然聽到了柳氏父子所講的話，所以他忍不住說話了：「你們所講的人，巳經嚇跑了，他實在見不得光。」

說話的人並非別人，正是「刀劍三煞」中的老二卜虎。

卜虎一邊走了過來，一邊說話：「你們要等的人可是劉浪？」

柳如眉反問道：「你怎麽知道？」

「我當然知道，因爲他剛才來過了！」卜虎又道：「但他太不光明正大，來得太過鬼祟，我將他轟走了！」

柳如蔭幾乎忍不住發笑。

「你將他轟走？」柳如蔭只是驚奇地問：「幾時發生的事？」

「你不信，可以問問一些護莊的莊丁。」卜虎又說：「劉浪並非什麽了不起的人物，只是個膿包，根本就不堪一擊。」

於是他說出不久之前，發生在莊院牆外的事。

柳如蔭半信半疑，把一些莊丁召來，問過了，果然是事實。

但莊丁却無法確定那是劉浪。

卜虎笑道：「你們還懷疑什麽？我親眼見到的事，又怎麽會假？」

卜虎又說：「我當時見到劉浪出現莊院外，心裏正感驚奇，忽然他摸出了一塊黑巾，將面部幪住，本來我想衝過去將他擒住，但你的人出手比我快，原來他們也發現了劉浪的行踪。結果，還是給他跑掉了。」

柳氏父子聽了卜虎的話，仍然不敢相信，但柳家一些莊丁的說法却與卜虎一致，這又令他們不得不信。

卜虎說道：「你們把我三兄弟留下，到底爲了什麽？」

「賞識三位的武功。」柳員外說：「但我們需要更多人帮手。」

「包括劉浪在內？」卜虎問。

柳員外輕輕一點頭。

「經過今晚之後，我肯定這個人不可靠。」卜虎道：「他可能另有企圖。」

突然之間，那邊又出現了另外二人。

那是卜龍與卜豹。

卜龍說。「員外這次以武會友，是否就爲了護莊那麽簡單？」

「你以爲我還有何企圖？」柳員外含笑地反問道。

卜龍輕輕一笑：「請不要見怪，我這個人就是心直口快，以我愚見，員外的確是另有所圖。」

柳員外一陣格格大笑，道：「不愧是『刀劍三煞』之中的大阿哥，除了武功高強之外，總算有頭腦。」

卜氏三兄弟交換了一個眼色。

柳氏父子也感覺得到事不尋常。

卜龍驀地探手腰間，當他的手再往上揚時，瓦背上面巳傳來了「嘩啦啦」連串聲响。

「龍牙飛鏢」破瓦而出，屋頂之上有人悶哼一聲，隨即滴下了幾滴鮮血。

卜氏兄弟奔出天井，柳氏父子也尾隨其後。

卜氏兄弟與柳員外兄妹等六人，先後飛躍登屋頂。

只見瓦面頂洞穿，却未見人影。

他們急急四散，朝四下裏搜索，可惜人踪全無。

各人回到柳家大廳，柳員外正瞪住那幾滴血漬發獃。

「一定又是他！」卜虎說：「見不得光的武術大騙子！」

柳員外不服氣地問：「你指誰是武術大騙子啊？」

卜虎直言道：「當然是劉浪。」

卜龍解釋道：「他根本沒有眞本領，只憑幾下江湖賣藝子，騙過武林中人的雙眼，叫他武術大騙子，倒也適當。」

柳如眉道：「但在擂台之上，衆目睽睽之下，如何假得來？」

「你臨陣經驗太少，自然無法明白！」卜龍又說：「當時我三兄弟正對付文武雙痴，若非劉浪那厮從中搗旦，我們早巳打敗趙氏兄弟。」

卜虎又說：「當時我們只是避免傷及劉浪，才紛紛忍手跳開。」

卜豹則說：「是的，他並非事先安排下來的對手呢！」

柳員外只是輕輕的一笑，却沒有說什麽。

柳員外是個含蓄的人，他不會令人難堪。只是淡淡說道：「見過了剛才的事，加上你們說出不久之前發生在莊外的事，相信各位巳明白，這裏的確很需要高手護莊。」

卜龍道：「員外剛才不是打算向我們道出一些心事麽？」

「是的，但是，現在證明我們說話可能太過隨便。」柳員外說：「爲防隔牆有耳，還是遲下再說。」

卜氏三兄弟互望了一眼，難免有些失望。

柳員外又對他們說：「不過，我可以向三位保證，只要你們盡心盡力爲我柳某做事，我一定會給你們好處，同時也會盡快把我要你們做的事，說了出來，但決非今夕！」

卜氏三兄弟無可奈何，只好先返客房去休息。

柳氏父子也沒有說什麽，因爲經過了剛才一役之後，證明有人要偷入柳家莊，實在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但那個被卜龍以「龍牙飛鏢」傷害的人又是誰？

他來這裏的目的何在？

他什麽時候來的？會不會把柳氏父子的談話內容聽去？

爲安全計，柳家的莊丁們，仍然亮起了火把，四下裏展開搜索。

× × ×

柳如蔭仍在率領莊丁四處搜索。

柳如眉經過整日勞碌，此際巳是疲態畢露，她正返回閨房休息。

豈料當她剛踏足閨房，立即感到了情形有些不妙。

她想退出時，巳來不及了。

「你再動一動，人頭立即落地。」背後出現了一種冷峻的聲音。

她背後的秀髮之間，有些東西抵住，可能是一柄刀，或者一把劍。

「乖乖的掩上門！」那人又說。

柳如眉立即想到關上門之後，她不安的地問：「你要怎樣？」

那人輕輕一笑：「不會是刼財，也不會是刼色！」

她只好關上房門。

「你就是柳家大小姐？」

「是的。」

「外面這麽吵鬧，發生了什麽事？」

「你心裏明白，何必多問？」

「我就是不明白才問你！」

「你受了傷，我勸你不要自作聰明，因爲那是一支毒鏢，毒發你便可能會身亡。如果我是你，我會在未昏倒之前，出去求解藥！」

「向誰求？」

「不會是我！」

「誰？」

「卜龍！」

「刀劍三煞中的老大？」

「不錯，如果你放過我，由我出面，卜龍一定給你解藥！」

「哈哈……」

「你笑什麽？」

那人又哈哈笑道：「我笑你當我是三歲小孩子。」

「你一定小睹那些兒的傷口。血雖然只流了幾滴，但你會隨時毒發身亡！」

「假如那的確是一支餵過毒的飛鏢，只須給擦傷，也隨時毒發身亡。」那人又在背後說：「可惜你出道日子太淺，不知道龍牙鏢並未餵毒。」

「嗯——」柳如眉粉頰紅了一陣，「然則，你是個老江湖？」

「若非是個老江湖，他們早巳發現我了。」

「不過，如此鬼鬼祟祟的，躲到女人閨房裏來，不怕人取笑麽？」

「假如有人取笑，取笑的對象必然是妳。」

「你爲什麼會這樣說？」

「因爲是妳約我來的！」

直至到現在，柳如眉才聽出了背後的男子聲音是劉浪的。

她又喜又嗔，轉過身來：「你眞壞，怎麼會等到三更半夜才來？」

「我早就來了，只是柳家莊莊院太大，我找不到妳。」劉浪說。

「你總算是個守約的人，但在這裏，很易令人發生誤會。」

「我也不想，無奈我來得太不合時，我只想躲避一陣，以免沙塵滾滾，殺錯了良民，想不到你就在此時闖了入來，老實說，事前我並不知道這是妳的閨房。」

柳如眉皺着雙眉，打量着劉浪，問道：「你未受傷？」

劉浪攤開雙手，也打量自己：「我爲什麼會受傷？」

「你不是躲在屋頂偷聽我們講話的人麼？」柳如眉又問。

劉浪苦笑搖頭：「我並未聽到你們說話啊？」

柳如眉感到一陣迷惑：「他是誰？」

她看過了，劉浪渾身上下，未見有任何傷痕。

柳如眉又說：「你這麼夜深才來找我，叫我如何帶你去見我父親？」

「我有事，所以夜了。」劉浪又說道：「要不是外面的人聲勢洶洶，我也不必躲躲閃閃。但這種情形，我只怕無法解釋了。」

「看來，你今夜必須留在這裏。」

「什麼？」劉浪吃了一驚，「我怎麼可以整夜留在這裏？別開玩笑了。」

「我不會開你玩笑，這時候，你只要一露面，只怕水洗不清！」

「我沒有受傷，證明我不是偷窺你父親秘密的人。」

「但是，除了那傷者之外，先前還有另一些人來過，什至卜虎也見過你。這好容易叫人誤會你的。」

「我留在這裏，豈不是更易敎人想入非非？」劉浪說。

柳如眉道：「只要我們安份守己，只要我你不說出去，誰會說我們什麼？」

「即使別人不說什麼，我你怎可以整夜相對呢？」

「爲什麼不可以？今天，我們巳相處了一整日了，可不是麼？」

「但是，這是晚上，而且還是你的閨房，你是個未嫁的姑娘。」

「你知道就好了，假如事情傳了出去，你猜江湖上的人，對你會怎麼樣？」

「嗯——」劉浪的確呆了一陣。

他越想越覺不安，呐呐地說：「我到這裏來無非爲了答允過你，現在目的巳達，我總算沒有食言，我也要走了。」

「不！」柳如眉道：「他們仍在搜索，要走等一會兒。」

外面又傳來人聲。有人携着武器，提住燈籠，哄然而來。

柳如眉急忙趁住人未到之前，將油燈吹熄。

劉浪在黑夜中與柳如眉默然相對。

紙窗之外，有光綫透入，雙方僅可見到對方的影子。

房外人聲越來越近，房中二人屏息着氣。

「就只有大小姐的房間沒有搜過，少爺。」有人在外面說。

「她可能睡了。」是柳如蔭的聲音：「算了吧，如果有事，她一定會出聲。」

但是又有人說：「我想還是進去看看好些，大小姐的安全要緊。」

於是有人拍門。

劉浪立即閃到蚊帳背後。

他自然明白，這時候如果被人發覺；任他如何解釋也沒有用。

「誰？」柳如眉佯作睡眼惺忪地向門外人問。

「如眉，我是大哥。」門外的柳如蔭道：「你睡了麼？」

「是的，大哥。」柳如眉猷在床前，沒有開門，也沒有走過去。

只有這樣子才像躺在床上說話。

「你沒有事吧？」柳如蔭仍然十分關心地問。

「沒有事啊！」

柳如蔭道：「那好極了，你睡吧，明天再說。」

人聲又去遠。

劉浪舒了一口氣。

情困柳家莊　血濺玉鴛鴦

房外一片沉寂。

房內一片情濃。

劉浪與柳如眉默然相對了好一陣。

彼此儘管沒有說話，但是却好像都見到了對方一樣。不但見到了人影，還見到了其他，雖然是黑夜。

好一會兒，劉浪終於首先打破了沉默：「爲什麼不讓我走？」

「爲了你，也爲了我！」柳如眉幽幽地說：「你既然來了，何必急於要走？」

「我怎麼可以在這兒猷到天亮？」

「你可以在天亮之前走！」柳如眉又說：「或者，你可以一輩子也不走！」

「怎麼可以？」

「爲什麼不可以？我喜歡你，我父兄更喜歡你！」

「你父兄喜歡我，我祇想利用我替他做事，可惜——」

「但我喜歡你，却是來自內心。」

「我早巳告訴了你，我有未婚妻。」

「那算不了什麼未婚妻，反正她下落不明，也許死了。」

「不要詛咒她，你們之間，並無過節！」劉浪說道。

外面又傳來更鼓之聲。

巳是三更時份。柳如眉道：「父親太有錢了，他需要人保護，假如你能留下來，他一定很高興的。」

「據我所知，你們莊裏巳聘下了不少武林高手，怎用得着我？」劉浪道。

柳如眉說：「他們的武功都不及你，父親希望你做我們的護莊敎頭。」

劉浪笑道：「我眞不敢當，即使眞的須要我留下來，我也不會掛上這麼大的名銜！」

「你只要肯留下，要不要名銜倒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我眞的留下來，難道就是爲了護莊那麼簡單麼？」

「嗯——」柳如眉怔了一怔，「你似乎偷聽過我們的談話。」

「假如眞的偷聽過，我又何必多問？」劉浪道。「我只是覺得奇怪，你父親沒有理由招攬這麼多武林高手。」

「我巳說過了，只因爲太過富有的關係。」

「比他更富有的人，我也見過，但沒有人像他這樣。」

「可能眞的是有原因。」柳如眉說道：「但在你沒有答允我之前，我不能告訴你。」

「你不直言，我也不會留下來。」

「換句話說，我如果直言，你便會留下來，是不？」

「你應該讓我考慮一下，我還要去找我的未婚妻。」

「別太多情了，她生死未卜！」

「這是良心上的事。」

「如果你這麼有良心，也不該令我難堪！」柳如眉無限嬌羞地說。「你可以想想，如果外面的人知道我們整夜相處，我如何見人？」

「但事實上我們都很安份守己，可不是嗎？」

「可惜人家才不會這樣想。」

劉浪想了想，說道：「好吧，我就留下來，但我要聲明在先，如果我的未婚妻一有消息，我就走！」

「一言爲定！」

「那麼，請你告訴我，令尊大人到底需要什麼？」

「需要一塊玉——翡翠玉！」

「什麼？」劉浪既驚且奇，他眞想不到，柳員外的目的在此。

「我家巳有一塊翡翠玉，但父親還要找尋另外一塊！」柳如眉道。「如果你懂得寶物的話，一定知道翡翠玉總共有兩塊，才可以配成一雙。」

「我從未聽過這寶物。」劉浪爲了避免對方生疑，只好這樣說。

「它是無價之寶，任何人都希望得到它。」柳如眉道。「父親唯一感到遺憾的，就是他只有一塊不能成雙！」

「這是你們家傳之寶？」

「不，如果是家傳之寶，就不必我們千辛萬苦去找另外一塊了。」

「那麼，一定是高價收購回來的？」

「這點我倒不清楚，但，父親持有的一塊，隨時會被人搶去。」柳如眉又說：「所以我們需要你們來保護。」

「你不說，我也難以置信，想不到就是爲了一塊玉？」

「是的，這是最重要的！」

劉浪總算有了收獲。

想不到柳員外手上也有一塊「翡翠玉」，但他如何得來？

假如朱玲玲不是說謊，柳員外的身份便大有可疑。

劉浪這一回，也不必柳如眉多方挽留，他當然要留下來。

他要知道的事實在太多。

他要親自去查的事也太多。

× × ×

劉浪在天亮之前離去。

他沒有目的地，但是他巳離開了柳家莊。

柳家莊的人，完全沒有發覺他，所以他可以安然離去。

劉浪突然感到奇怪，柳家莊的人既然沒有發覺他，爲什麼會有人跟踪。

大概是由柳家莊附近開始，便一直有人跟踪他。

他想過設法擺脫後面的人。

但他失敗了。

那是什麼人？

武功底子相當的人，否則他不會擺不脫他。

劉浪想反跟踪，但對方十分機警，所以他又失敗了。

劉浪感到十分困擾，到底對方有什麼企圖？

劉浪本來打算打一個圈子之後，折返柳家莊去報到。

但現在，他必須看看誰在跟踪他，最少也要知道對方的來龍去脈。

於是他走向荒郊一處樹林；他發覺背後有人跟了過來！

他企圖在樹林中躲起來，辦法就是走進了樹林之後，躍上了樹頂。

可是，就在他雙足還未離地之際，突然聽到樹上的枝葉沙沙作响。

他本能地將氣力收住，同時亦迅速閃向一棵大樹後面。

劉浪自問身手相當快，無奈對方出手更快；他還未閃到樹後，一縷白光巳疾射而至，而且射得極準。

劉浪閃無可閃，避也不及，逼住伸手將那東西接住。

當初他以爲那是一支飛鏢，所以他用足了力度，也爲之提心吊胆！

劉浪是個江湖中人，自然曉得有些暗器餵了劇毒。

假如那眞的餵了毒，他即使能用手指夾住，仍有極大的危險。

但是，當那東西落在他手中之後，他立即就感覺到旣輕鬆，又驚奇。

他內心充滿了疑問，因爲那是一張紙——用紙摺成的飛鏢，而且對方所用的力量並不算太大！最少他還可以輕鬆的接得住。

樹上一陣混亂，樹葉沙沙的响個不停；一條人影有如狂風過境，轉眼之間便消失在密密的枝葉之間。

劉浪儘管用神地仰望，無奈陽光自樹葉的罅縫之間透射下來，令他無法子看得清楚。

從剛才那人的身手忖測，劉浪深信這時候要追踪他，絕非一件容易的事。

劉浪再回頭望向自己的手上，那「紙鏢」實際上只是一張字條！

字條上寫着：「朱玲玲死期將屆，三日內速將翡翠玉交來猛鬼坡。」

原來又是那帮人。

劉浪無可奈何地嘆着氣。

爲什麼刹那間會有那麼多人需要那「翡翠玉」？

「翡翠玉」共有一雙，對方從未提過

要一塊或兩塊。

假如他們需要兩塊才肯放回朱玲玲，那眞是難如登天。

劉浪至今爲止，只知道有一塊「翡翠玉」在柳員外手中。

至於另一塊，相信還要花費一番功夫，然後才可以找到，那肯定是非常艱苦的事。

假如朱玲玲所講屬實，假如朱家一家人眞的是死得不明不白，那麽，柳員外的身份就更加可疑了。

然而，柳員外表面上只是個文質彬彬的中年富翁，他絕對不似是個懂得武功的江洋大盜。

到底柳員外會不會就是當年殺害朱家一家人的兇手之一？

朱玲玲對劉浪講的，又是否屬實？

劉浪決心要一一查個清楚。

×　×　×

柳家莊門前。

劉浪求見柳員外。

柳氏父子兄妹三人早已經在等待，他們見了劉浪，自然有點喜出望外。

劉浪拱手爲禮，輕輕一笑道：「我今天到這裏來，並非爲了別的事情，只爲了向員外借用一匹馬。」

「借用一匹馬？」柳員外怔了一怔，望向他身旁的女兒柳如眉。

柳如眉立即向劉浪示意道：「你要借用馬匹是易如反掌；但你是個守信用的人，你答允過我的事，該先履約啊！」

劉浪笑道：「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我雖然答允過爲你們柳家辦事，但我必須先行辦妥一點私事之後，然後才可以留在這裏。」

柳氏父子交換了一個眼色，柳如蔭問道：「請問閣下，你要多少時候才可以將私事辦妥？」

劉浪道：「快者一兩日，最遲則要三五天。」

柳員外道：「好吧！難得你這麽爽快，希望你一切順利，盡快回來。」

柳員外又吩咐他的子女——柳氏兄妹，帶劉浪到馬廐去揀馬。

劉浪等人在前往馬廐途中，曾離遠見到好一些人。

這些人都是給柳員外留下來的武林中人和江湖中人，其中包括了卜氏三兄弟。

「刀劍三煞」見了劉浪，顯得不高興，但又無可奈何。

劉浪當然知道他們的內心怎麽想，妬忌是必然的事。

劉浪故意來柳家莊借馬，目的也無非要更多人知道他即將替柳員外做事；但他目前必須去一處很遠的地方。

若非很遠，又何必借馬？

同時劉浪也要更多的人知道，他短期內不會留在柳家莊。

因此，他沒有理會那些目光中充滿了妬忌的人；特別是「刀劍三煞」他們。

劉浪若無其事地，揀了一匹十分精壯的馬，匆匆離開了柳家莊。

×　×　×

他在衆目睽睽之下離去。

他知道這樣未免帶有幾分冒險，因爲可能引來一些人跟蹤他。

然而劉浪不怕。

他需要知道誰跟蹤他。

他需要知道對方爲什麽要跟蹤他。

因此，即使馬兒跑得極快，他也沿途提高警覺，留意每一個在他背後趕路的行人。

×　×　×

他先趕到朱家堡。

那兒只留下一片焦土。

朱家堡早已毀了，鄰近也沒有別的人家，因此他想找個人問幾句也不可以。

倒塌了的牆脚之下，已長出了野草。

到處一片荒涼。

×　×　×

儘管天色將黑，他仍在趕路。

他希望天黑之前，能够到達樟樹鎭——那是朱玲玲提過的地方。

朱玲玲曾寄居在他姨丈家中。

她姨丈張光明，就是住在這兒樟樹鎭上。

劉浪相信只有張光明可以帮助他解答他心中的「謎」。

×　×　×

樟樹鎭頗大，住的人也多。

這裏有許多大宅，表示這鎭上的人都相當富有。

張光明也很富有。

關於這點，劉浪早已從朱玲玲的口中知道了。現在劉浪就是未知張光明家在何方，所以他惟有到處問人。

在市鎭之上，要查一個窮光蛋的下落恐怕不太容易；但要查一個富人的居處，應該並不困難。

劉浪終於找到了。

那是一幢大宅。

這是晚上，但劉浪老遠就可以見到門前懸掛着的一對燈籠。

燈籠之上漆了一個斗大的「張」字。
由另一角度望過去，還可以見到一個「府」字。

劉浪知道沒有找錯，問題却是不知道人家肯不肯接見他。

門開處，一名張家家丁不屑地瞥了他一眼：「幹什麽？」

「請問張先生在家嗎？」劉浪問。

那名家丁又重新打量着他：「你是什麽人找我家老爺？」

「我姓劉。」劉浪說：「也許你告訴他，我與朱玲玲姑娘有些親戚關係，他更易記起我。」

「對不起，我家老爺外遊未返。」

然而那名家丁話猶未完，裏面已有人聲傳了出來：「是那一位朋友找我？請留步。」

劉浪可以聽得出，這聲音自內堂傳了出來，十分尖銳；這表示此人的中氣十足，可能是個武功相當的人。

家丁的面色很詫異，劉浪的內心也充滿了疑問。

由裏面走出來的，是個年將半百的中年男子，他正是張光明。

劉浪自我介紹，道明來意。

張光明慇懃欵待，將劉浪請入屋內。

劉浪看得出，那家丁的面色和目光，除了充滿歉意之外，還帶有幾分莫名其妙的神氣。

×　×　×

張光明一邊請劉浪入內，一邊解釋剛才何故家丁說他外出未返的原因。

他說，這兒平時有不少人到來借貸，實在不勝其煩。

但後來他在裏面聽到劉浪提及「朱玲玲」的名字，所以立即趕了出來。

張光明又吩咐下人，備了酒菜，慇懃欵待劉浪。

賓主二人一同進食之際，張光明仔細說出朱光祖被害的經過。

那是十多二十年前的事，朱家堡突然來了一班強盜，殺人放火，迅速將整個朱家堡夷爲平地；朱家一家人，包括朱玲玲夫婦在內，全部被殺；堡內財物則被洗刦一空。

當時幸好朱玲玲和撫育她的乳娘剛好來了張家，否則亦勢必被殺。

張光明現在說起來，猶有餘悸。

劉浪一邊吃，一邊聽，因爲他經過整日趕路，實在太餓了。

劉浪又發覺張光明此人不但止喜客、還健談，而且胃口甚佳。他幾乎吃得多過劉浪。

張光明用筷時，手腕間被劉浪發覺紮了一塊白布，彷彿還有血漬。

張光明此人顯得非常機靈，他發覺到劉浪不斷瞪住他手腕時，亦立即自動交代：「昨天不小心割傷了這兒，還好所傷不重。」

劉浪只是示意地點頭，因爲事實上他並沒有開口發問，儘管他心裏對此生疑。

他要問的倒是關於他與朱玲玲的訂親事。

張光明細說前塵，大致上與朱玲玲所述的一樣。

他還帶着責備的口吻說：「要不是你太固執，玲玲就不必孤苦伶仃；但是現在，他們爲了要找你，却去得無影無踪。」

劉浪這時才將朱家老僕朱柏被殺，以及朱玲玲失踪的事，一一告知張光明。

張光明吃驚地說：「爲什麽你還不去找她？她的武功底子並不太好。」

「當然，要是她武功好的話，她就不會被人擄去。」劉浪說：「不過你放心，她一直平安無恙。」

「你怎麽知道？」張光明出奇地瞪住劉浪。

劉浪說：「他們限我三日之內，交出翡翠玉，現在已經過了一日。」

「翡翠玉？」張光明又是一怔，說道：「奇怪，他們爲什麽要你們小時訂親的信物？」

「這才奇怪！」劉浪說道：「我想，只因爲那是兩塊罕見的翡翠玉。」

張光明又埋怨道：「既然時間只有短短的三天，你怎可以還浪費時間跑到我這裏來？」

劉浪稍作沉思，道：「第一，我從未見過那兩塊翡翠玉，叫我如何去找？第二，我根本不知它的來龍去脈，這簡直有如大海撈針。」

張光明想了想，道：「是的，你也有道理，現在先讓我告訴你，那翡翠玉玉質上乘，晶瑩透澈，翠綠無瑕，人生難得一見，也是朱光祖在生時，我往朱家堡賀其生辰時，在席間得機一睹而已。然而至今印象難忘，那二塊翡翠玉的最大特徵，就是每塊除了綠得透明之外，就是刻雕成一對鴛鴦，雕工十分精細。」

劉浪又問：「我知玲玲有一乳娘，她可還健在？」

「玲玲的乳娘早已死了，」張光明輕輕嘆了口氣：「說起來，朱柏一死，朱家這一回是眞眞正正死剩一個人了，就是玲玲。」

劉浪心裏也是一陣難過。

那晚，劉浪被安置在張家客房渡宿，但劉浪幾乎整夜未眠。

雖然明天他還要趕路，他要趕返故鄉去。

他已很久沒有返回故鄉白沙溪。

他家中的家人早已在一場疫症中死了個清光，假如當時他也在家中，也許今日已經沒有這個「江湖浪子」的存在。

明天，他就會重返故鄉，再次見到幼年時的熟悉環境。

但是，他却不可能見到他的家人，屆時內心難免會難過。

多年以來，他就是爲了避免觸景傷情，所以才不返故鄉去。

只是這一次，他是非去不可。

他要查明白許多事情，但絕對不希望別人知道他的行踪。

因此，他趁住失眠之際，盤算着如何離去。

本來他可以正式向張光明辭行，這也是禮貌上的事。

但是，張光明這位「未婚妻的姨丈」，似乎有太多令他生疑的地方。

那突如其來的歡迎，那手腕上的傷，還有……

張光明是個什麽人？劉浪壓根兒就沒有在此之前見過此人。

因此，他還要在天亮之前，悄悄離開這裏，絲毫也不能驚動張家的人。

這是十分困難的事，因爲這是別人的地方，而且借來的馬兒又在馬廐那邊，但劉浪有信心做得到。

×　×　×

天色未亮。

劉浪已悄悄爬了起來。

他正打算燃燈留字，突然發覺窗外有人影移動。

劉浪迅速貼牆移近窗前，指頭沾了少許涎沫，在紙窗之上弄了一個小孔。往外窺見一名張家家丁，正在來回監視。

劉浪心中有數，在床上用褥造成一個假人，又將蚊帳落下，這才悄悄地重返窗前。

天仍黑灰一片。

劉浪輕輕推開窗戶，投石遠處，用的正是調虎離山之計。

那名張家家丁果然上當，開聲跑了過去查察。

劉浪趁勢竄了出去，再重新將窗戶緊閉起來。

然後他又蛇行鼠步，竄向馬廐那邊。

奇怪的是，馬廐那邊也有人。

普通一個家庭，不可能有人徹夜放哨的。

劉浪決定連字條也省掉，這時一個急竄，衝到那家丁身後，伸指一點，點向那家丁的腦後近頸「啞穴」處。

但劉浪低聲在他耳畔說：「等會兒你主人會來爲你解穴，到時請你告訴他，劉浪不辭而別，另有苦衷，他日有機會的話，定來請罪。」

那家丁被劉浪點了穴之後，不言不語，也不點頭，一直只是目定口呆。

但劉浪知道他一定聽得清楚，也必然會替他傳話。

於是他匆匆去解下馬兒的韁繩，悄悄離去。

× × ×

劉浪此次返鄉，心事重重。

他明知家裏已經沒有親人，但是他還是要去。

他要知道小時候與朱家訂親的事。

朱家的人死光了，他家裏的人也死光了，還有誰可以知道？

唯一知道的，可能只有一個人——那是劉浪的堂嬸母。

她是當年這頭親事的介紹人，亦卽俗稱「媒婆」，相信沒有人比她更清楚了。

但是，劉浪仍然沒有把握可以找到她，因爲事隔多年，她可能死了。

假如她仍健在，五六十歲的老婦人，照計記憶力還是十分良好的。

那是唯一綫索，劉浪眞希望這一回不會節外生枝，否則又得從頭來過。

× × ×

劉浪終於回到了他的故鄉。

也找到了他那位堂嬸母。

他堂嬸母還很精壯，雖然頭髮已經斑白。

最令劉浪高興的，正是她竟然還認得劉浪這孩子。

當然劉浪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孩子了，當他們分別時，劉浪的年紀還小。

堂嬸母的記憶力很好，也很健康，她幾乎是有問必答。

劉浪很高興，也很奇怪。

堂嬸母口述的往事，有些是他從來未聽過的，也有些跟他知道的完全兩樣。

但無論如何，他相信她，相信她所講的一切。

× × ×

三日的限期將到。

不知名的人限劉浪三日之後找到「翡翠玉」。

只有「翡翠玉」可以換取朱玲玲的自由和生命。

然而現在，距離最後的限期只有一天多一點，假如他在這時間之內無法找到「翡翠玉」，他將會空手前往猛鬼坡。

他的「未婚妻」朱玲玲的生命，便可能有危險。

但是，劉浪不會爲此再感到緊張。

因爲他的堂嬸母告訴他，他的未婚妻朱玲玲早已經死了。

「當年朱家堡的人，無一生還。」堂嬸母傷感地說：「你父母在生時，也曾爲此而哀傷，當年朱家一家大小，也是由我和你父母帶同一班人前往朱家堡辦理他們身後事的，那有不清楚之理？說起來，當時玲玲只有八九歲大。我曾對住她的屍體流過淚，至今印象難忘。」

「玲玲可是有個姨丈叫張光明的，住在樟樹鎭？」劉浪問。

堂嬸母束眉搖頭：「這點我倒不清楚，但玲玲肯定是死了。」

劉浪道：「那麼翡翠玉可是我們訂親信物？」

堂嬸母道：「是的，朱家曾經說過，只要這頭親事談妥，他們給予你父母的信物就是一塊翡翠玉，聽說那是無價之寶，但你這野孩子偏偏在那時候逃得無影無踪，人家又怎麼會把那麼名貴的東西留下？我想到頭來還是益了那班強盜吧！」

換句話說，「翡翠玉」的確是朱家之物。

那麼，現在又落在何方？

爲什麼突然之間，會有這麼多人要得到「翡翠玉」？

劉浪越想越奇，也越想越氣。

他覺得被人戲弄，也被人利用。

這口氣很難咽得下！

× × ×

劉浪依依不捨地離開了他的故鄉白沙溪。

這是童年時生活過的地方，無論如何，對他還有一份情感。

他單騎疾馳，內心却是百感交集。

劉浪正兼程趕返柳家莊。

因爲他知道柳員外不但擁有一塊「翡翠玉」，還是希望得到另一塊「翡翠玉」的人。

這點柳員外雖然沒有對劉浪直接說出，但那一晚當柳如眉與劉浪深夜詳談時，她已在有意無意之間，露了口風。

劉浪一直在想，柳員外的眞正身份，是何等樣人？

劉浪已經從堂嬸母口中知道「翡翠玉」確是朱家的傳家之寶，那麼，擁有任何一塊「翡翠玉」的人，是否表示他就是當日刦殺朱家堡的強盜之一？

現在各方面都希望得到「翡翠玉」，原因又何在？

劉浪正胡思亂想之際，馬兒突然裹足不前，嘶叫跳躍不已！

前面捲起了一陣狂風，將地上的塵土吹得直捲了過來。

這是一陣怪風。

風聲之中有笑聲。

是人類的狂笑之聲。

是誰在笑？

劉浪忽然覺得這笑聲好熟，似乎在什麼地方聽過了。

他雙手掩面，人已躍離馬背，否則馬兒就會把他摔傷。

風已停，沙塵仍有不少在空中停留，但大部份已落回地上了。

笑聲稍止，路旁閃出了兩個人影。

原來是「文武雙痴」。

「姓劉的，我們終於又遇上了。」「文痴」趙若呆仍在搖動他手中的摺扇，但風已沒有剛才那麼勁。

「武痴」趙不瘋格格地笑了一陣！道：「擂台上的事，你可還記得？」

劉浪輕輕一笑：「那算不了什麼，我只是一番好意。」

「你好會說話，壞了我的好事，還說風涼話呢！」趙不瘋還是那副半瘋半癲的神氣。

「壞了你的好事？」劉浪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趙若呆道：「當日在擂台之上，若非你半途殺出，我們已將卜氏三兄弟扔落台下了！」

「今天二位與小弟爲難，難道就爲了這點小事不成。」劉浪道。

趙氏兄弟同時點頭。

劉浪苦笑道：「眞對不起，我事前並不知道，你兄弟二人與卜氏兄弟有仇。」

「有仇？誰說我們有仇？」趙不瘋道：「我們只想打倒他們之後，獲得柳員外賞識，混入柳家莊！」

「哦，原來兩位想做護莊敎頭！」劉浪又道：「但我聽到一些武林中人說，你們並不希望任此職位。」

「我們只是以退爲進而已！想不到那姓柳的竟然不理睬我們。左思右想，事情還是壞你的手上。」趙不瘋道。

劉浪看着時候不早，於是問道：「然則，你們要怎樣？」

「不准你再返柳家莊！」趙不瘋道：「關於翡翠玉的事，你也不要再插手！」

「你們也對此事有興趣？」劉浪心裏更是萬分驚奇。

「何止我們，江湖上許多人比我們更有興趣呢。」趙若呆道。

劉浪想了想，道：「這馬兒是我向柳員外借用的，假如我不到柳家莊，如何能還馬？」

「他不會計較區區一匹馬的。」趙不瘋說：「總之你不聽勸告，你會後悔。」

「我眞不明白，我退出對你們有何好處？」劉浪問。

「我們已經知道，你可能爲了一個女子，而將翡翠玉弄到手。」趙不瘋道：「這可能壞了我們的……」

趙若呆突然示意止住他弟弟說下去：「不要告訴他太多，總之，他若答應退出，就可以通過這裏。」

「如果我不答應又如何？」劉浪笑了笑。

「你會後悔不及！」趙若呆把摺扇收攏，發出了「習」的一聲。

劉浪知道這一場糾紛已是無可避免，試行上馬。

但是，趙不瘋的長劍已伸到了馬鞍旁邊來了。

劉浪急退兩步，順勢取來一支馬鞭。

趙若呆鐵扇迎風打到，劉浪馬鞭迎架之下，立即打斷。

鐵扇展開，有如排刀齊削，彷似排山倒海，劉浪雙足一頓，人已躍上半空。

趙若呆鐵扇還未收回，劉浪一隻脚的足尖已躡至扇緣；借力反彈，人又凌空翻了一個觔斗。

劉浪的連串動作快如閃電，人再落下時，已坐在馬鞍之上。

雙足一夾，馬兒狂嘶一聲，洒開大步，四蹄齊飛，狂奔而去。

趙若呆衝前幾步，鐵扇一伸探前，但見銀光閃動。

一排銀針刺中了馬屁股，馬兒頓然失去了常性。

馬兒橫衝直撞，闖向懸崖那邊……

× × ×

柳家門外有不速之客。

他們是「文武雙痴」。

趙氏兄弟求見柳員外；柳氏父子雙雙出迎，因爲他們都知道這兩個是武林高手，他們的武功，父子二人也見過了。

趙不瘋還是那副瘋瘋癲癲的神氣，格格地笑道：「我們兄弟二人此來，目的只爲了求得一工半職。」

柳員外喜出望外地說：「希望二位不是開玩笑。」

趙若呆道：「絕對不是開玩笑，兄弟二人跑江湖跑得腿也痠軟，想找個地方棲身。」

「那好極了。」柳員外道：「以後我們就是一家人。」

卜氏三兄弟由那邊趕來，見狀顯得極不高興，但也無可奈何。

柳員外悄悄對「刀劍三煞」道：「我會有個好安排，各位少安無燥。」

× × ×

柳員外父子兄妹三人十分焦急。

他們左等右等，還不見到劉浪回來。

忽然之間又傳門外有人求見。

柳員外叫下人將來人傳了入來，柳如蔭立刻認得他。

他就是沈康。

沈康聲言要找劉浪。

「我知道他在此作客。」沈康說：「有人要我傳話給他。」

「誰？是誰要你傳話給他？」柳如蔭問道。

「我不知他是誰。」沈康道。

「他有什麼話說？」柳如蔭又問。

沈康道：「他只說：三天期限已到，若不依期到猛鬼坡交出那塊翡翠玉，朱玲玲就會死無葬身之地。」

柳氏父子兄妹三人同是一怔。

他們到了現在才明白，劉浪原來也是正爲「翡翠玉」而忙個不了；怪不得他如此行色匆匆！

柳員外對沈康道：「劉浪即將回到我們柳家莊。」

柳如蔭又會意地，欵待沈康，道：「我記得你和劉浪是在賭場認識的。我想你一定知道劉浪許多事情。」

說着，又將一些銀兩塞進了沈康的手心，半哄着說：「劉浪已是我們柳家的人，我們只是關心他，希望他好好爲我們柳家做事！」

「嗯——」沈康見了那麼多錢，已是心花怒放。

他終於說出了他所知道的，例如劉浪和朱玲玲的關係；朱玲玲被人擄去，對方逼他找來「翡翠玉」交換等等。

沈康捧住那些銀兩走了。

柳員外喃喃地說：「想不到劉浪正受到別人的威脅，怪不得他肯在我們柳家莊留下來。看情形他可能已經知道另一塊翡翠玉的下落。」

柳如蔭道：「假如他已知道我們手上有了一塊翡翠玉，現在他正全力找另外一塊，你猜，他回來之後會怎樣？」

柳如眉接續說：「他一定設法由我們手中取去另一塊，拼成一雙。」

「對了！」柳員外道：「他原來另有企圖，並非存心帮我們。」

「哈哈……」突然傳來一陣笑聲，有如狂風過境。

柳氏父子兄妹三人立即戒備。

屛風那邊，閃出了兩個人——他們正是「文武雙痴」。

趙若呆一邊走過來，一邊說：「劉浪永遠也不會回來了，即使他心懷不軌，你們也大可以放心。」

「你說什麼？」柳氏兄妹幾乎異口同聲地問道。

趙不瘋出示一支折斷了的馬鞭，道：「他胯下的那坐騎，是一匹高大的駿馬，四蹄踏雪，深棕色。」

趙若呆則笑道：「你要知道他當時墮崖的情形麼？」

× × ×

劉浪此人一向不慣帶武器，那是人盡皆知的。

劉浪的武功十分好，這也是事實。

但一個人坐在馬背之上，馬兒突然受驚失去了常性，以雷霆萬鈞之勢猛衝的情景，誰也不難想像得到。

那是人力無法制止的事，也是勢成騎虎的局面。

因此，柳氏一家三口，由半信半疑開始，到頭來還是相信了趙氏兄弟的話。

趙若呆道：「這是閣下奪取另一塊翡翠玉的大好時機。只要你們聽我擺佈，保證可以手到拿來的。」

柳氏一家三口都知道「文痴」趙若呆是個十分有頭腦的人。

他們都願意聽聽趙若呆的「妙計」。

× × ×

猛鬼坡之上。

平時這兒只見荒塚，不見人影；但今天情形似乎有點兒不同。

今天這兒山坡之上，十分熱鬧。

這一邊，除了爲首一人幪了面之外，另一個被人用利刀架頸的女子，也用黑布幪住了雙眼。

幪面人顯然就是首領。他提劍上前，冷冷地問：「爲什麽不見到劉浪？」

「劉浪巳是我柳家的人，他正出外爲我辦事未返。」說話的是柳員外。

站在一旁的，是他兒子柳如蔭。另一邊則是他女兒柳如眉。

「劉浪的事，我巳經知道了。」柳員外道：「我是個愛才如命的人，也知道劉浪極之愛護他的未婚妻。」

「那又有什麽用？」幪面人道：「我要的東西，他找到了沒有？」

「是不是這一塊玉？」柳員外一邊探手懷中，一邊說道。

「是的，正是翡翠玉。」幪面人道：「只有翡翠玉可以換取這女子的性命。」

柳員外這時巳自懷中取出了一個小小布袋，道：「我不知道什麽翡翠玉，只知道他到處要找的東西，就在我這裏。我多年前在玉石商人丁老四那兒，購入了此玉。雖然是美玉一塊，無論如何也抵不上一條人命。」

幪面人有點喜出望外，道：「可否讓我先看看？」

柳員外笑道：「閣下是誰，我至今仍不知道；閣下是否一個守信的人，我更難忖測。」

「老實說，如果不是翡翠玉，送給我也不要。」幪面人道：「如果眞的就是我想要的東西，這女子留下給我也只是一種負累而已。」

假扮柳家家丁的趙若呆，雖然站得較遠，却悄悄地傳聲過去給柳員外：「給他吧！」

於是柳員外自布袋中取出那塊晶瑩翠綠的玉。

果然是一塊雕刻着一隻鴛鴦的「翡翠玉」，在陽光之下，閃閃生輝。

幪面人喜極，就要撲了過來。

柳員外急退幾步，身旁一雙兒女，分別由左右拔劍衝前。

幪面人苦笑道：「是的，我差些兒忘記了！」

他隨即回頭示意，道：「把朱姑娘解開。」

二名大漢，分別把朱玲玲的雙手繩子和幪眼黑巾解開。

朱玲玲揉揉雙眼，隨即走了出來。

幪面人情急地說：「我巳將人放走，快把玉石抛過來。」

「好吧！拿去！」柳員外連同布袋一齊扔了過來。

布袋袋口有小繩穿索，可以將袋口索緊，不讓袋中物件滑出。

剛才那幪面人也清清楚楚見到柳員外將那塊「翡翠玉」放入這小小布袋之中。

所以他立即伸手去接。

但是，正當布袋在半空匆匆掠過之際，也不知從何處飄出了一條人影，凌空一劃而過，走勢如箭，疾如閃電。

小布袋由南而北，這突如其來的人影則自西至東，剛好拚成了一個「十」字。

就在「十」字交加點處，那人影巳伸手將小布袋攫獲。

在場的人大吃一驚。

這一驚還未過去，朱玲玲巳被另一名突如其來的刀客制住。

刀客利刀在手，刀鋒架在朱玲玲的粉頸之上；朱玲玲的一條玉臂則被刀客扭向後面，痛得她呱呱大叫。

各人驚愕之際，有些人更加難以置信眼前所見的一切，竟是事實。

原來將朱玲玲制住的並非別人，竟然會是劉浪。

將小布袋掠去的人，則是「燕子」李三。

他們並非會隱形，只是早巳在藏匿在大樹之上，伺機而動。

幪面人率領衆人，想撲過來。

但被劉浪一聲喝住：「你敢再走前半步，我會把你女兒生宰。」

幪面人立即後退。

「文武雙痴」這時雖然扮成柳家家丁，但在這情況下，也不得不現身。

他們實在想不通，劉浪怎麽不死？

那天他們明明見到劉浪連人帶馬，墮入了懸崖之下。劉浪好身手，武林中巳人盡皆知，然而他如何在那情況下逃生?的確耐人尋味。

不過這時候趙氏兄弟並非急於知道其中答案；他們只是迅速採取行動，指揮着

一股人在山坡上急急散開，對幪面人那一帮人採取了包圍之勢。

與「文武雙痴」併肩作戰的，都是那天跑到柳家莊來看比武的江湖中人。

他們有些巳被柳員外看中，混入了柳家莊之內。

未被柳氏父子看中的，則留在雲來客棧裏面等待。

連劉浪也不知道這班人有何企圖。

只知道現在他們正採取了大包圍，連同劉浪與李三等人，也在他們的包圍圈之內。

柳員外却得意洋洋地說：「朋友，你雖然好本領，但到底是棋差一着。」

「燕子」李三怔了一怔。

他拉開小布袋，將袋中玉石取出，裏面只是一塊石頭。

柳員外手一揚，另一個一式一樣的小布袋，仍保持在他手中。

他笑道：「這東西是無價寶，我怎會輕易交出？」

劉浪知道他用的是掩眼法。但想不到他竟然連自己雙眼也瞞過。

李三身手不凡，眼力也不差，他竟然也會同樣上當。

「燕子」的綽號所以落在李三的身上，自有道理。

這綽號一方面是形容李三的身手有如燕子一般輕盈！

另一方面却是因爲李三原來是靠「燕子」維持生計的人。

李三經常要到懸崖峭壁去採摘燕窩。

所以那天的事並非巧合，而是劉浪的身手加上他的運氣，因此他被李三從懸崖上救了下來。

馬兒受傷墮入海中，但劉浪却及時攀住崖上的樹椏。

即使沒有李三，劉浪大不了不過跳海逃生，無論如何也不必死。

但李三却用繩子救了他上去，因爲他正在那兒採燕窩。

幪面人前後受敵，形勢十分不妙。

劉浪對他說：「張光明，不必幪住臉了，這件事我巳查得一清二楚。我手上的女子並非朱玲玲，當然也不是我未婚妻。如果你眞的想收我爲婿，最好還是把你手上的另一塊翡翠玉的來龍去脈交代清楚，否則你這掌上明珠令你心碎。」

「你不要傷害她！」幪面人就是張光明。他說：「我的確是朱家親戚，你未婚妻玲玲的姨丈，但玲玲早巳死了。」

「你爲什麽利用我？」劉浪問。

張光明道：「還不是爲了另一塊翡翠玉麽？我們知道你在江湖上極有名氣，武功又高，所以我叫玉珍假扮玲玲，騙你爲我們去找尋多一塊翡翠玉。」

劉浪又問：「那麽，你手上的翡翠玉，又如何得來？」

張光明突然感到不妙，問道：「你怎麽知道我手上擁有一塊翡翠玉？」

劉浪笑了笑：「是玉石商丁老四死前告知柳姑娘，柳姑娘轉告其父柳員外，給燕子李三偷聽到的。」

原來當晚劉浪見到那個偷進柳家莊去的黑影，正是李三。

至於另一個被卜龍用「龍牙飛鏢」射傷的人，自然就是張光明了。

劉浪又問張光明道：「你這麽千方百計要得到一隻『翡翠玉鴛鴦』，到底所爲何事？」

張光明吶吶地說：「我說了出來，你是否放我女兒？」

「當然，我還不想討老婆呢。」劉浪笑道。

張光明於是道出了一個秘密：原來朝廷有個王爺，正派人南下，千方百計，明查暗訪，要找一雙玉鴛鴦。

據說：這一對玉鴛鴦曾經是元朝皇帝朱元璋之物。故此才會受到那位王爺的重視。

傳說有一次，朱元璋爲了一位寵臣有功於朝廷，信手將這寶物賜了給這名寵臣。該寵臣也是姓朱——據說是皇帝賜他姓朱的，他就是朱光祖的祖先。

因此，那雙翡翠玉鴛鴦，亦即朱家家傳之寶，這點巳無疑問。

但是，劉浪對這點巳無興趣，他要知道的，倒是張光明和柳員外二人，如何會擁有二者其中之一的「翡翠玉」？

劉浪以此質問張光明。

張光明生氣地說：「你這人旣多管閒事，又沒有信用，先放了我女兒再說。」

劉浪朗聲道：「你不說，不如讓我說吧！當日你和你的一班同黨，刦殺朱家堡，目的本來只是爲了發財，但是，你怕朱家有人認得你的廬山眞面目，日後可能會有麻煩，所以你索性把他們全都殺了！」

「你胡說八道！」張光明一聲吆喝，與另外三名大漢急急衝了過來。

劉浪知道張光明巳失了常性，否則他不會連自己女兒的生命也不顧。

劉浪用力一推，讓冒充朱玲玲的張玉珍身不由自主地狂衝過去，與張光明撞個滿懷。

劉浪不殺無辜，剛才只不過爲形勢所迫，不得不借那少女嚇一嚇張光明而巳。想不到張光明可能就是猛然想起了劉浪平時的爲人，所以突然發難。

劉浪這邊利刀脫手飛出，張光明左邊的一名大漢應聲倒地，右邊一名大漢持劍狂砍，連發三招還是不着邊際。

劉浪身形飄忽，對方連看也沒有看得清楚，手腕巳是一陣痲痺，劍也易手。

等到張光明把女兒扶過一旁時，劍未出手，劉浪巳是利劍架頸。

一切過程，有如行雷閃電，張光明幾乎全無用武之地。

柳員外帶來的人看得目定口呆，張光明帶來的其他人等，見狀也爲之瞠目結舌，再也沒有人敢動手。

劉浪冷冷地說：「我饒了你女兒，只因爲我不想濫殺無辜，但你是個殺人犯，你想我不立即殺你，只有一個方法！」

劍鋒令到張光明的頸項隱隱作痛，他渾身打顫地說道：「只要你饒了我，什麽都可以！」

「第一，交出另一塊翡翠玉，第二，說出那次血洗朱家堡的同黨是誰！」劉浪道。

「另一塊翡翠玉，就在我懷中。」張光明雙手僵住，手中的劍早巳墮在地上。

（以下轉入第46頁）

美蘇太空星球爭霸戰／羅唐納・文

太空甲蟲圍攻天門谷



圖爲蘇聯太空甲蟲，體積細，戰鬥力强，從太空衝入地球上空，向天門谷圍攻，受制於美國太空魚雷之下，有五枚甲蟲被擊落。

列根總統下令加緊製造秘密武器，最有份量的一種秘密武器叫做「空氣牆」，把空氣壓縮，變成隱形的牆，利用它保護一個地區，安全可靠，列根總統叫太空總署派人在華盛頓州天門谷建造秘密武器大本營，料不到蘇聯的太空甲虫傾全力圍攻，展開淒厲無比的一場生死戰。

太空總署發明空氣牆

八六年一月下旬，穿梭機「挑戰者」號升空立刻爆炸，慘劇發生之後，列根總統大爲震怒，認爲該機必然是蘇聯特務殺手所幹的勾當，預測蘇聯即將侵犯美國，密令太空總署的副署長安德拉斯從速發展多種秘密武器，過了一個時期，安德拉斯邀請他到太空總署指定研究秘密武器的一部份場地，參觀各種秘密武器的發展情況，說：「直到現時爲止，所有正在研究中的秘密武器，包括空氣牆、火球、冰雨以及熱力熔解器，都有高度的成就，現時請總統過目，進一步決定先行製造那一種秘密武器。」

說話的時候，他們巳經一起走進「秘密武器試驗場」，列根總統首先看到的幾幅照片是在郊區拍攝的，準確的地點是芝加哥城外。

那些照片驟然一眼看去，沒有甚麼異乎尋常，細心看看，就會發覺到它的核心有些奇妙之處，似乎有人使用特殊的燈色去做出一個圓圈，此外，沒有別的特色了，較遠之處的公路有一條長長的燈輝，更遠的燈光巳經是另外一個地方了，總括一句，那一幅照片的重要指示全是紅色光綫構成的圓圈，凡是在圓圈之內的地區，就是空氣牆籠罩之處，如果有一枚炸彈或者越洲飛彈闖入那個範圍之內，它還沒有接觸摩天大厦或者地面任何一處，巳經爆炸，由於它在空中爆炸，對地面或者地面的建築物沒有損害。

另外一幅圖片顯示一輛疾馳的三輪車被空氣牆擋住，沒法前進，駕駛者也沒有倒下來。

列根總統欣賞那些照片的時候，安德拉斯在旁解釋：「總統，空氣牆是最新奇而又最有效的秘密武器，可以看做自衛之用，它並非攻擊性的武器，單是從自衛方面着想，它是很有效的，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當然懂得，你的意思打算把最重要的文件檔案合約之類放在一個細小的地方，利用空氣牆保護它，不會被對方的炸彈或者越洲飛彈炸毁，如果我沒有猜錯，人也是列入保護之內，因爲地面之下可以挖掘巨型的洞穴，一層又一層，變成地下城。」

「總統，你猜對了。」安得拉斯說。

「我想知道這一點，炸彈或者越洲飛彈向一個有戰畧性的目標襲擊時，它是否有些分別呢？」

「有分別的，如果那是炸彈，必然是從空中以垂直綫的形式跌下來，而且它要接觸地面才會爆炸，至於越洲飛彈，它可以從任何方向的斜角闖入，而且可以在空中爆炸，不必接觸任何物體，爲了防範這兩種含有毁滅性的炸彈，空氣牆必須做得十分徹底，它在空中的某一個範圍之內，防範得極度週密，比較十呎厚的鋼牆更加有效。」

「好極了，它究竟是採取那一種方法構造出來的呢？」

「它採取最新的空氣密度濃縮理論構造出來，我對這種理論，並非百份之百的瞭解，你可以向製造它的濃縮氣體專家查理士卡德先生查問。」

查理士卡德就站在他們二人旁邊，他被副署長介紹與列根總統認識之後，立刻加以解釋：「空氣所含的氣體有四種，那是氮氣、氧氣、碳氣，由於空中有水份，水係氧氣和氫氣結合，故此空氣亦含有氫氣，假如把它所含的氣體分開，可以個別壓縮爲液體，它從貯氣箱透過噴射管噴射出來，混和了固體或液體的酒精，就會變成烈焰，產生推動的力量，使火箭升空，而且在升空之後加速飛行，穿梭機就是如此在地球飛入太空的，假如空氣本身所含的幾種氣體沒有分開，也不是把它壓縮，而是把它的密度濃縮，它就變成很堅固的物質，等於三十呎厚的鋼板。

「空氣的密度是有變化的，冬季的空氣密度等於夏季的空氣密度四五倍，越冷它就密度越大，想製造空氣牆，必須把那個地方的上空所含的空氣冷却到攝氏零下五百度，更重要的還是在它接受冷凝的化學變化之前，必須把附近的空氣吸收，歸納在一起，否則，它即使冷凝，密度仍然不會太大。因此之故，我們現時只能夠製造範圍極小的空氣牆，不敢製造範圍較大的一種，如果我們執意把範圍擴大，担心它附近空氣被抽乾，氧氣極度缺乏，地面的人畜俱亡。」

這番話把空氣牆的實際情況，解釋得更加清楚，列根總統大感興趣，說：「空氣牆製造成功之後，該處的氣溫是否冷到無法生存呢？」

「不，只是在該處製造空氣牆的時候冷得要命，空氣牆製造完成，一切恢復原狀，不會冷死人，在第二幅照片上面可以看得出來，在空氣牆所圍繞的圓圈之外，駕駛三輪車疾馳的人，不必穿太多衣裳。」

「他們是否使勁衝過去也辦不到呢？」

「是的，由於空氣牆本身不是硬物，他們不會跌倒，只是覺得吃力，寸步難移，這種情況正如企圖穿過風牆被勁風擋住去路。」

「空氣牆一經製造之後，是否十年不變呢？」

「是的，外邊沒有變動，也沒有地震或火山爆發，它就百年不變。」

「留在空氣牆範圍之內的人，怎樣走出來？」

「他們一直在地面三十呎之下的地下城過活，想走出來，必須從地下城的出路走出去，出口離開空氣牆的範圍五千碼過外。」

「假如有一天不需要空氣牆呢？怎樣消滅它呢？」

「必要時可以使用强大的熱力熔解器把它溶解，不過，這樣做是不必要的，國際糾紛並未全部消失之前，已經築成的空氣牆，不必毀滅它。」

最後，卡德先生不厭其詳的解釋。

列根總統不再問了，他自行離去，因爲總統還要看別種秘密武器，它並非屬於空氣牆的範圍之內，他不必留步。

列根總統看過「空氣牆」的照片以及在工場之內的模型示範表演，認爲空氣牆確是消極性的秘密武器，能夠做得到自衛的目的，跟着走向另外一個場地，欣賞「火球」這種秘密武器。

「火球」這種秘密武器可以在地球上空甚至在太空投入，由於它本身是一團火，經過大氣層，熊熊高燃，對它沒有影响，它墜地之後立刻爆炸，分裂爲無數火柱，飛到空中，又再跌下，比較燃燒彈的威力更大，確是不可多得的攻擊性武器。

負責製造它的人是奧萊博士，他對列根總統說：「任何一團火不會爆炸，火球是例外的，一個火球如果落在芝加哥這個大都市的地面，它爆炸之後飛射起來的火柱，能夠把整個城市毀滅，全城大火，沒法用水灌救。」

列根總統忽然想起了一個問題，說：「奧萊博士，請你確實回答我，假如我命令你把火球送到太空戰機，向地球的某一處瞄準，它正是被空氣牆罩住的地方，火球能夠破壞空氣牆呢？」

奧萊博士愕然，稍停，他然後想出這麼一句：「坦白點說，沒有做過這種實驗之前，我沒法回答這個問題，反之，做過這種實驗之後，我或者卡德先生這兩個人之間，必有一個人引咎辭職，故此我不同意做這種實驗。」

列根總統的臉色一沉，說：「爲美國的安全着想，必須做這個科學試驗，由副署長安德拉斯安排，在指定地點進行把火球投下空氣牆頂上任何一處，看看它是否支持得住。」

奧萊博士突然提出抗議，說：「即使做出這個實驗也是不準確的，因爲空氣牆的密度跟火球的爆炸力量有很大影响，如果火球的爆炸强大到空氣牆沒法忍受，它就沒法支持，另一方面，火球可以展開連續性的攻擊，在同一的垂直綫之內，每隔三分鐘投下一個火球，肯定空氣牆沒法支持，這樣做需要一個極有經驗的投彈手，別說太空了，就算在地面九萬呎的高空投擲一個皮球大小的東西，想擊中一個細到無法用雷達網探測得到的圓圈，也是難之又難，故此我認爲它的命中率只有千份之一。」

換言之，奧萊博士不想做這個實驗，列根總統認爲有道理，就不再談及這件事情。

奧萊博士離去，安德拉斯引導列根總統參觀另外一些秘密武器，包括從高空不斷跌下的冰塊以及一種可以熔解整整一架坦克的熱力熔解器，他相當滿意，離開太空總署之前他還向安德拉斯稱讚了一聲。

回到白宮，照例他單獨召見保密局長胡谷，研究新的戰略，胡谷當晚奉召走進總統府謁見，列根總統把白天他進入太空總署研究秘密武器工場所見所聞種種事情告訴他，說：「今天我看過各種秘密武器當中，以火球以及空氣牆這兩種武器我最爲稱心滿意，它一攻一守，未能分得出高下。」

列根總統把奧萊博士說過的話講述，徵求胡谷的意見。

胡谷說：「我雖然不是科學家，對你所講的兩種秘密武器，的確有些意見，可供參考。奧萊博士說得對，假如找到一個有經驗的投彈手，仍是不容易把火球作出連珠炮似的投擲，使空氣牆最高的一層破壞，沿着裂洞繼續襲擊，這番話是可信的，暫時不妨說建造空氣牆是一種可靠的策略，作自衛性的抵抗，儘管如此，仍要防範這一點，假如空氣牆所包括的範圍之內，有一個敵方特務混入，他就完了，只是一個人，携帶一個好像暖壺那麼細的核彈，他一旦爆炸，已經可以使該處所有寶貴的文件合約以及檔案全部焚毀，那個地方的人也死個清光，別忘記，千辛萬苦築成的空氣牆，它所收藏的物資必然是最珍貴的，同時它所容納的人，非富則貴，如果他們連同珍貴物資文件全部毀滅，勢必令到人心惶惶，勢必削減美國的聲譽，我認爲空氣牆所籠罩的地方必須作出另外一種處置，留下來的並非活人而是機械人，那就更加安全。」

機械人不會受到敵人賄賂，也沒有家屬被綁架，當然是更加理想了，列根總統一聽就懂，哈哈大笑，說：「利用機械人緊守一座空城，確實妙極，虧你想得出來，我想再問一句，希望你很認眞的回答，我想知道機械人有沒有可能被壞份子潛伏，俟機破壞，儼如特務。」

「總統，你一百個放心，機械人的專家當然有辦法在事前測驗每一個機械人是否忠於工作，然後放它入城，此外，我們只是担心敵方的特務潛入該地暗中携帶核彈而已，就算有一個機械人叛變，它沒有核彈，沒法毀滅整個地區。」胡谷振振有詞的說。

他是現任的保密局長，言之成理，列根總統很快就接受他的建議，叫安德拉斯盡快找到一個有名氣，又忠心耿耿的機械人專家，負責製造一批有份量的機械人，準備鎭守一座空城。

安德拉斯完全明白了列根總統的意思之後，頗爲驚詫，雖然他覺得完全利用機械人去看守那一座收藏最寶貴物資文件的空城，有點不對勁，由於他一向效忠於列根總統，沒有提出異議，傾全力辦理這件事。

列根總統下令備戰

太空總署或者國防部一向都有些地方必須借重於機械人，故此這兩個十分重要的部門對於經常聘用的第一流機械人專家都有確實紀錄，歸納起來，美國第一級的機械人專家只有三個，安德拉斯向總統報告，請他自行選擇，列根總統毫不考慮的說：「既然他們都是很有才幹的人，可以三個同時聘用，就在太空總署原來試驗各種秘密武器的場地進行製造機械人。」

列根總統一直都是很關心整個國際形勢的，由於中東兩伊戰爭升級，波斯灣風雲變色，美國必須在安曼這個國家結集重兵，裝置地對空的飛彈陣地，積極備戰，另一方面，「利比亞」公然反美，跟隣國「乍得」的邊境叛軍結合，由蘇聯供應大量導彈，看來整個局勢不妙，隨時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晚他召見智囊團的首腦份子盧迪博士，談了很久，認爲世界大戰未必爆發，美國可能受到蘇聯突襲，必須盡快想辦法展開堅强有力的陣勢，只要蘇聯的空軍發動攻勢，它離開本土，就可以從瑞典用飛彈襲擊莫斯科。

如果眞的有那麼一天，等於第三次世界大戰揭幕，爲期不遠，因此列根總統加速進行各種秘密武器的實驗，暗中召見歌德沙爾博士，夜間密談。

在白宮的機密室內，兩人快捷了當的談及美蘇兩個大國對立的形勢，列根總統說：「現時世界上有許多處地方，被戰火燃燒，大部份戰場的武器分別由美國以及蘇聯供給，不管它用金錢買回來抑或是友誼上的供應，總是從這兩個科技先進國家供應的，遲早它要打一場硬仗，因爲這兩個國家受到地理分割的影响，相隔很遠，決不能夠派遣正規軍展開決鬥，逼於使用越洲飛彈，不過，現時它各有各貯備大批飛彈，甚至擁有毀滅性的飛彈，如果大戰爆發，勢必同歸於盡，有了這種顧慮，雙方都不敢先行動手，儘管如此，表面上仍然保持世界和平，其實是明爭暗鬥，烽烟四起，拖下去不是很有利的，對美國或者對蘇聯都有損害，你是首席的軍事專家，對此有何獨特的意見呢？」

歌德博士說：「總統的見解十分精湛，佩服之至，我沒有回答你提出來的問題之前，很想知道你剛才說的一句話有何種含意，你可否對我講述爲甚麼戰火蔓延，拖得太久，對美蘇雙方俱是不利嗎？」

「當然可以，還是我根據目前形勢加以精細分析研究出來的，首先指出這一點，西方國家的財力比較雄厚，純然是因爲它是工業國家，有許多種工業產品輸出，如果各國發生戰爭。越打越窮，令到全世界工商業衰退，購買力減弱，西方國家肯定受到嚴重的打擊，美國所受的打擊更加厲害，到時整個國家窮下來，戰鬥力也會打了一個折扣，坦白點說，現時美國的經濟開始衰退，再過下去，不堪設想，至於蘇聯方面所受的損害也是相當大的，因爲它必須擁有巨大的資源以及軍力，然後可以鎭壓波蘭捷克之類的國家，那些國家稱做陰影國，暗指它躲在蘇聯的陰影之下過活，戰火不斷的蔓延，到了某一個階段，它忍無可忍，可能發生叛變，直接受害的人就是蘇聯。」

「對，總統，你的觀察力認眞犀利，爲今之計，我們想結束兩個大國對立的姿態，必須打擊蘇聯，却又不想正式挑戰，只有一個辦法，攻其不備，突然之間在蘇聯上空發生天災，到時它無法取得適當的糧食，到處冰天雪地，潰不成軍，自然有許多個陰影國叛變，令到它瓦解，我的意思就是想製造一種或幾種好像天災似的秘密武器暗中偷襲，如果掩飾得好，莫斯科當局缺乏證據指責美國搞的鬼，這是解救世界危機最有效的辦法，你認爲它是否可行呢？」

列根總統笑了笑，說：「歌德博士你眞的名不虛傳，是個軍事專家，不過製造天災似的秘密武器，我們早已進行深入的研究，最近我曾經看過許多種，認爲它頗爲有效，只是不敢把它變成事實，因爲我始終有所顧忌。」

「總統，你担心一些甚麼呢？」

「我所担心的事情，相當複雜，現時我把它逐項提出來研究，在那些含有攻勢的秘密武器當中，最溫和的一種就是冰雨，在空中降落大量的冰，那些冰並非由水冷到凝結的冰可比，它本身沒有溶化之前，仍然有力不斷的吸收熱力，故此它可以使任何一個地區冷到攝氏表零下一百度，人畜俱亡，當然俄國人可以躲在屋裏利用炭爐或者暖氣設備驅散寒流，未必冷死許多人，可是，整個國家的交通癱瘓，工廠關門，危機四伏，到時他們再也沒有力量控制任何一個陰影國了。」

「這個計劃相當好，總統，你顧慮一些甚麼呢？」

「首先，值得考慮的是這一點，那種冰並非普通的冰，它是經過科學家的精心研究出來的，如果它大量從天而降，勢必引起莫斯科當局的懷疑，不難推想到它是美國機師在高空拋下來的結冰粉末，很可能會向美國報復。

「第二點，那種冰雨雖然厲害，可惜它不能持久，留在地面只有四十八小時之久就開始溶解，蘇聯受害不大，作爲一種秘密武器如果沒法令到對方受到重大的損失，犯不着這樣做，我認爲它的殺傷力比不上火球。」

列根總統說到這裏，順口把火球的威力描述出來，跟着談到空氣牆。

他很冷靜的說：「空氣牆可以令到一個體積並非很大的地方得到充份保護，很有價值，製造大批機械人配合它，更加有用，只就可惜這一點，它只是守勢，並非攻勢！」

歌德博士說道：「總統，我是軍事專家，我的看法比較深入，我認爲一種有效的秘密武器如果屬於守勢，仍然是值得重視，因爲它可以保護另外一些含有攻勢的秘密武器，依我的愚見，現時我們沒法跟蘇聯明打明的發動戰爭了，索性傾全力製造秘密武器，也是一個辦法，製造秘密武器的地方需要很有效的保護，理該如此，空氣牆可以發揮它應有的作用，你說對不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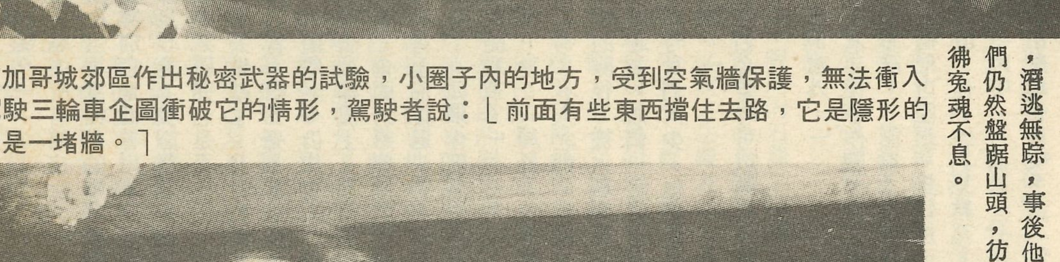
「是的，實情確是如此。」列根總統說。

「它是否無色透明的呢？」歌德博士再問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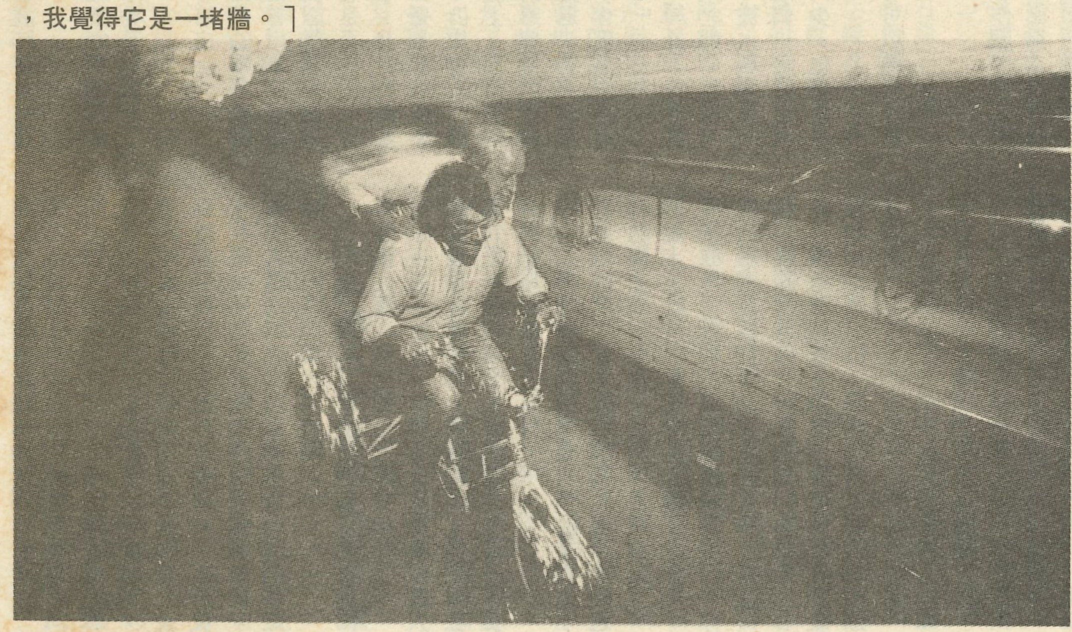
「是的，空氣本身是無色透明，它的密度增加，雖然像一堵牆那麼堅固，仍是無色透明，有如童話故事中所描寫的隱形牆。」

「那麼，索性就把它定名爲隱形牆好了。」

「這樣也好，就說它是隱形牆吧，在國境內有許多處地方可供選擇，你認爲我們應該在那一個州裝置隱形牆呢？」



圖爲芝加哥城郊區作出秘密武器的試驗，小圈子內的地方，受到空氣牆保護，無法衝入，下圖是駕駛三輪車企圖衝破它的情形，駕駛者說：「前面有些東西擋住去路，它是隱形的，我覺得它是一堵牆。」



「我認爲最適合裝置隱形牆的一個州就是華盛頓州，特別是從加拿大那邊洛磯山脈伸展過來的一些幽谷，最合理想，因爲該處高達海拔八千呎，面對太平洋，越過太平洋的彼岸就是蘇聯空軍基地堪察加半島，在我們這邊佈置任何一種攻擊性的飛行物體，即射即到，以前我們不敢在該處佈防，因爲對岸相距不遠，我們射擊它比較容易，他們射擊過來也是很容易的，有了隱形牆，穩佔上風，故此選擇那個地方好些，據我所知，那一帶山脈有一個幽谷叫做天門谷，谷底很是平坦，還有溪澗，它的海拔是八千二百呎，相當理想，不妨優先考慮它。」

「妙極了，歌德博士，你眞是軍事專家之中的奇才，只有你才能想得那麼週密，現時我們確定了地點之後，首先立刻派人到天門谷製造隱形牆，另一方面，從速研究各種等於天災的秘密武器，成功之後，立刻進攻，今晚我們的談話到此爲止，將來有甚麼事情需要你帮忙，再行向你請教。」

說完，兩人就此分手。

列根總統叫副官送客之後，打電話給保密局長胡谷，談及此事，胡谷也很高興，說：「我明白總統的意思之後，相當興奮，立刻派人到華盛頓州洛磯山脈搜索那些荒谷，既然天門谷有一個名稱，相信它是很容易找出來的，根本上保密局在華盛頓州相當活躍，一查就知，我查明它的所在地，便即奉告。」

那晚列根總統沒有做別的活動了，三日後，胡谷求見，列根總統知道他必然是爲了天門谷而來，叫馬副官轉知他夜間到白宮細談，胡谷在那晚携帶照片以及各種資料謁見列根總統，更爲深入的研究天門谷。

胡谷把一疊照片放在枱面，說：「這些照片全是在天門谷拍攝的，包括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同時在空中拍攝，它亦分做低空拍攝以及高空拍攝兩種，你看過它，必然對它發生興趣，那個谷的確是山明水秀，是理想的渡假地點，如果它不是距離地面太高，交通不便，它早已成爲華盛頓州上層階級的渡假谷了，它最有價值的一個特色就是它有一邊望空，前面正是太平洋，如果在那個地方的高崖裝置了越洲導彈，就可輕而易舉的毀滅蘇聯空軍基地堪察加。」

「對，讓我看看那些照片再說。不過，你剛才講過的一句話，相當重要，我必須向你解釋幾句，雖然堪察加半島在我們的越洲導彈射程之內，我們將來甚至有些比飛彈更先進的秘密武器可以偷襲它，除非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們絕對不會這樣做，蘇聯並非弱者，萬一它的空軍基地受到襲擊，一定向我們報復，變成兩敗俱傷，我認爲在蘇聯境內製造天災，比較符合理想。」

「是的，總統英明，佩服之至。」胡局長說了這麼一句，不再開口，任由列根總統細心欣賞那些照片。

列根總統以軍事專家姿態去判斷天門谷，看過十六幅照片之後，臉露微笑，說：「它的確是好地方，看來我們派人到那邊去佈署一切軍用品以及研究秘密武器必須的材料，大概不成問題吧？」

「本來是毫無問題的，只就可惜它現時係嬉皮士的巢穴。」

「區區的嬉皮士，算得甚麼？把他們抓起來，放在牢獄裏面，三幾個月才放出來，不是一了百了嗎？」

「不，總統明鑒，美國並非沒有嬉皮士，照我們調查所得，總共有十二萬個嬉皮士，不能夠把他們全部抓起來。」

列根總統眉心一跳，說：「不見得他們全部集中在天門谷吧？」

「是的，嬉皮士散居各處，留在洛磯山的嬉皮士，只有幾百人，不足爲患，問題在這裏，碰上了妖女節，他們就聯羣結隊而來，湧往天門谷，有如回教徒到聖城麥加朝聖那麼熱鬧，到時天門谷附近有三幾萬人。」

列根總統勃然大怒，說：「原來美國有那麼多的嬉皮士，那些嬉皮士居然有妖女節，也有聖地參拜，眞是出乎意外，當地官員爲甚麼不負責把他們驅散呢？」

「因爲他們不知道那一天是妖女節，此外，又因爲他們覺得嬉皮士只是在荒山野嶺鬼混，並非惡氣十足，不必理會它，故此當地官員從來不過問這件事。」

列根總統冷然說：「他們現時知道，仍未爲遲，這件事情相當重要，你立刻替我辦妥，把洛磯山的嬉皮士全部驅散。」

胡谷打算找文遜帮忙

美國一共有兩個華盛頓，作爲首都的地方叫做華盛頓，另外一個大州，屹立西岸，頗有名氣，它叫做「華盛頓州」，氣候寒冷，最高的山頂往往積雪，深谷特別多，天門谷只是其中之一，由於它的形勢凶險，高高在上，普通的遊客很少走到那邊去，久而久之，變成了嬉皮士的巢穴，一點也不出奇，胡谷離開白宮的時候相當樂觀，以爲加派警探到那邊鎮壓，嬉皮士不敢留下來，殊不料美國的嬉皮士不單是不肯讓步，還對警探反擊，派出一小撮嬉皮士到山上去，誘警追捕，先後進入幽谷，自己人已經走過，然後把谷頂預先堆放在一起的石頭推下來，壓死了十多名警探，潛逃無踪，事後他們仍然盤踞山頭，彷彿寃魂不息。

胡谷接獲華盛頓州洛磯山的情報站長岳林報告，乘搭航機到那邊視察，落機後，岳林把他迎入情報站內細談，說：「局長，這個州的嬉皮士十分猖狂，不單是在荒山野嶺斗胆襲警，殺了警探還在半死半活的人身上取出他的佩槍，如虎添翼，洛磯山脈拖得很遠，到處危巖怪石，峭壁屹立，實在不易仰攻，他們就像是游擊隊似的得寸進尺，即使派出幾千名警探也不一定能夠掃蕩他們，何況我們只是幹地下工作，並非警務人員，更加難以插手，想獲得那個山頭，非另想辦法不可。」

胡谷沉住氣說：「天門山那邊的路徑，料想你比我熟識，請你們找一個認眞熟悉該處形勢的直升機師，只是把我們二人送到空中看看，或者看過它我想停下來走走，很認眞的研究地勢，我們不必靠警方帮忙也可以掃蕩嬉皮士。」

「局長，我立刻替你們辦妥這件事，我想多口問一句，你打算坐直升機在白天出動抑或在月夜出動呢？」

胡谷想了想，說：「在深夜出動，月色澄明更好，因爲嬉皮士的陣中有多人是拜月教的信徒。」

岳林明白局長的意思，希望多看一些關於嬉皮士的活動，欣然點頭，趕快進行，不過一天，他就找到最適當的人選，作爲直升機的機師，叫做金巴。

那個青年體型高大，擅長搏鬥，做過職業拳師，曾經有幾次被嬉皮士包圍，險些喪命，他獲悉胡局長打算大舉掃蕩山中的嬉皮士，十分興奮，啓程之前，對胡局長說：「很少人知道嬉皮士怎樣維持生活，他們往往結集三幾百人，躲在山裏痛飲，集體交歡，彷彿一羣野獸，他們聚在一起的山谷，不准任何人走近，觸犯他們，

必死無疑，有一次我為了援助幾個在山上露營的中學生，跟他們大打出手，僥倖獲勝，那晚他們只有七個人，結聚為一個小組，有如夜間巡邏的警士，如果他們是一百人過外，我早已沒命。照我看，那些人可能是一個奇異的組織，幕後有人支持，不然的話，決不會這樣放肆。」

一頓，金巴又激動的說：「歐洲嬉皮士係由一批花童演變而成，他們最喜歡拈花微笑，在身上刺花或者用彩筆塗寫奇形怪狀的畫，表示他們以欣賞的目光去看這個世界，與世無爭，美國的嬉皮士大不相同，好勇鬥狠，那些人大部份是擁有一輛電單車的，自稱鐵騎士，橫行無忌，我們不能夠希望他們向歐洲的嬉皮士學習了，應該大開殺戒，把他們趕盡殺絕。」

胡谷說：「金巴先生，多謝你提供關於嬉皮士的資料，我們多次找到蘇聯躲在暗處支持美國邪教的教徒，照你看，蘇聯當局會不會暗中幫忙美國嬉皮士，指揮他們作出任何一種破壞性的活動呢？」

金巴苦笑道：「這種事情是很難判斷的，有這種可能，卻又不一定如此，找到證據，再行定奪。」

胡谷點了點頭，說：「金先生，你處事的態度十分正確，值得稱讚一句。」

那晚他們乘坐直升機到空中飛翔，俯瞰多處山谷，有時停下來，察看地形，凌晨二時過外，才飛回原地降落。

岳林送走了機師金巴，對胡局長說：「我們回到大街喝酒，吃點食物，隨意談談，好嗎？」

「好的，在華盛頓州，我只是客人，你帶我到安全可靠的地方逛逛好了。」胡谷漫不經心的說。

兩人在一間由自己人經營的餐廳裏面喝酒，岳林說：「局長，你看過那個地方，認為它是否有用呢？」

「總統吩咐我驅逐所有嬉皮士，他已經決定利用該處作為極度機密的軍事機構了，我沒有權去辨別它是否有用，只是循例看看而已，憑良心說，我認為它是很有用的，暫時我們不必研究它是否有用，只是依照總統的吩咐去做好了，我發覺山上有幾個地方仍然閃着一些光亮，不是燈光就是電筒光亮了，顯然至今仍然有人在山上走動，他們很可能是嬉皮士，甚至是嬉皮士放下來的圈套，企圖誘惑警探自投羅網，那一批歹徒不肯全面撤退，勢必使我受累，我沒法忍受了，如果你仍然覺得有些困難，我就要大開殺戒。」

岳林心上一沉，說：「局長，我不是已經對你說清楚了嗎？不久之前，有幾十個警探被誘到谷中的險徑，被大石壓扁，如果我們派人到那邊去，他們一定使用同樣的方法對付，到時我們人少，他們人多，始終要屈居下風。」

「照你看，他們必要時可以動用多少人呢？」

「可以動用三千過外。」

「假如那些人並非徒手作戰，有人供給兵器，便是一枝軍隊，不能夠太過輕視他們。你一向在這個地方坐鎮，對嬉皮士的消息總會有點知情，他們能夠集結萬人過外，遊手好閒，有肉吃，有酒飲，一定有生財之道，是否由蘇聯供應呢？這一點非常重要，難道你毫不知情嗎？」

「如果他們真的由蘇聯供應日用品汽油，糧食和酒，我們的情報工作人員必然有消息報告，由於他們沒有這一類消息，我不敢太過肯定指控蘇聯在幕後撐腰。說到這裏，我想起了另外一個消息，跟嬉皮士有關，那是我們統領的情報員報道的，有些人認為嬉皮士經常到洛磯山的幽谷走動，可能跟印度大蔴有關。」

「你的意思是否說他們躲在幽谷或山洞種植大蔴，甚至製造大蔴香烟呢？」

「正是如此，他們不止是種植印度大蔴去製造大蔴香烟，消息指出，他們還在洞穴之內種植罌粟，煮成鴉片，進一步提煉嗎啡以及海洛英。」

「我認為這個消息是可信的，接近岩石頂端的洞穴，如果岩頂每天有三小時過外的陽光投射下來，在岩洞之內舖上了一層泥土，就可以種植印度大蔴以及罌粟，有了收入，他們不必依賴蘇聯撐腰了，你說的話可能屬實，站在我的立場，必須實行列根總統的命令，把洛磯山接近天門谷的一段所有嬉皮士驅逐，看來我想大開殺戒也是不容易的，除此之外，還有別的辦法沒有？」

岳林沉思了一會，鼓足勇氣說：「並非沒有方法，可惜我們沒有這種權力。」

「如果這個方法有效，我可以把它對總統說知，運用總統的權力辦妥這件事，你不用說得半吞半吐，快些告訴我，他是誰？」

岳林說：「十多年前荷里活的艷星莎朗蒂被邪教殺手夜半登門大屠殺的慘劇，可能你仍然記得起來，該案是魔鬼教教徒幹的，因為她初時入教，後來脫教，兼把邪教的秘密向警方和盤托出來，故此邪教中人發誓要殺她，她被割乳之後吊死，大門上面還用她的鮮血寫了豬玀這個字，殺手如此猖狂，實在罕見，羣情洶湧，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加州警探才把魔鬼教的教主文遜抓住，由法庭判他終身監禁，據我所知，美國嬉皮士跟魔鬼教是形影相隨的，可能是文遜的手下煽動嬉皮士到處搗亂，碰上了妖女節，結果幾萬人在洛磯山的幾座深谷痛飲，叫囂不已，目的是顯示他們的實力，希望當局放走他們的教主，現時你大概明白我的意思了，如果你肯入獄看看文遜，跟他提出一個條件，作為他恢復自由的交換，相信他有權力控制天門山一帶的邪教信徒，包括嬉皮士在內，命令他們永遠離開天門谷。如果你認為不屑找他，那就算了。」

胡谷說道：「嗯，這個辦法不錯，我想先行見見獄長。他是否囚禁在新昆廷監獄呢？」

「是的，那個監獄是美國所有監獄之中管理得最嚴密的一個地方，所有判處終身監禁的江湖大盜或者毀屍滅跡的兇手，都囚禁在該處。」

「獄長是誰？」

「他是鐵面無私的人，叫做雷神沙卜，你無法懇求他把文遜放走的。」

「你對新昆廷監獄比較我熟識得多，我們是特務工作人員，沒有一件事情令到我們後退，假如我認為文遜真的有實力協助我奪取天門谷的主權，我可能不顧一切的救他出來。」

「你的意思是協助他越獄？」

「正是如此。」

「好的，我先行安排你入獄看他，假如你必須幫忙他越獄，這件事情包在我的身上，因為我的手下當中有沙杜力這個奇才，他一直是個越獄專家。」

「好極了，你先行安排我單人匹馬入獄見見文遜。」

「他是魔鬼教教主，十分兇悍，別忘記，你只是一名胖子，認真要當心他。」

胡谷聽了不由哈哈大笑，說：「沒有一個人企圖殺死打算救他的人，你一百個放心！」

胡谷入獄看文遜有三次之多，第一次，他跟文遜交換意見，文遜同意運用魔鬼教的權力，制止嬉皮士以及各派的邪教信徒，遠遠的離開天門谷，不過，這件事情不容易處理，沒有人能夠代替他，故此胡谷一定要救他離開監獄。

第二次胡谷入獄看他，對他說知，想依照正式途徑運用保密局的權力去釋放他，一定辦不到，唯有越獄，叫他想出最有把握越獄的方法去做，文遜跟他在獄中講述一個巧妙的安排，跟着決定了越獄的日期和地點，胡谷然後走出來。

兩天之後，胡谷再去見他，只說一句：「你的律師已經決定替你上訴，直接向列根總統申冤。」

這句話是「隱語」，像他們二人上次交談之際講好的，文遜一聽就明白，知道胡谷在外邊做好了一切越獄的準備，自管自的進行一切。

那一晚，一批囚犯在晚飯之後留在新昆廷監獄廣場休息的時候，天色還沒有變得十分黑暗，只是夜幕低垂，突然有一架直升機凌空而降，在新昆廷監獄的廣場上空盤旋，拋下了一個繩梯，令到大部份留在廣場活動的囚犯爭先恐後的搶奪它，叫囂之聲，越來越加猛烈。

廣場有一堵三十呎高的石牆，隔絕了三個方向，唯一可以逃走的捷徑就是從直升機拋下一個繩梯，這個方法雖古老，仍然是有效的，囚犯你爭我奪之際，聚在東面的牆角，沒有人理會到無邊的牆角另外一些囚犯做些甚麼活動，正合文遜的心意，胡谷吩咐沙杜力駕駛直升機飛到那個牢獄上空的一段時間，佯作盤旋不定，實則看準了位置，先行飛到西邊的牆角拋下了一個黑色的鋁筒，然後在東面的牆角上空飛來飛去，還拋下繩梯，吸引地面的人注意，盡量引起守衛注意他，到時用探照燈向他照射，更加忽略西邊牆角了，那個長長的鋁筒之內，有一個氣泵，另有二十個沒有吹漲的氣球，文遜把它檢獲之後，在黑暗中泵氣入氣球，只要他泵了十個氣球過外，他就有機會逃生。

至於囚犯拚命爭奪繩梯，簡直是白費氣力，因為沙杜力不斷的把直升機一升一降去愚弄他們，他們不會得到它，只是製造鬧哄哄的氣氛而已。

文遜抓住氣球垂下的一束粗綫，風勢一起，他就有機會升空，守衛沒有通知獄長派出有戰鬥力的直升機升空向沙杜力逼降之前，他仍有機會逃生。

果然不出所料，曠野的風往往突然刮起，一陣狂風吹過，把十二個氣球帶到空中，文遜就此離開了新昆廷監獄。

沙杜力在空中捱了一段時間，被新昆廷的直升機逼降，到時他已收回繩梯，佯稱直升機飛到監獄上空，碰上了風勢強勁，他的飛行技術有限，以致該直升機在空中盤旋了很久，後來，跌下了繩梯，他更加手忙腳亂，僥倖沒有人抓住繩梯爬上去，否則，他就有可能死在企圖越獄的逃犯手上。

那番話是他在事前早已想好了的，到時他講述，算是一個交代，一來沒有人抓住繩梯扳登直升機，二來他是直升機公司最近僱用的機師，真的有可能技術欠佳，此外，還因直升機運輸公司那晚的確派他到外邊工作，新昆廷上空正是他在空中飛行必經之路，有這幾種對他有利的條件，加上了直升機公司担保他並非企圖侵入新昆廷監獄的上空，這件事情，不了了之，至於文遜，失踪之後三小時，睡前點名然後被人發覺他越獄，偵騎四出，已經無法追踪。

蘇聯大量製造太空甲虫

文遜是魔鬼教的首領，封自己做教主，當然是體力驚人兼且智勇雙全了，憑着一束氣球升空之後的一股衝勁，他在空中飄向西邊，抵達樹林上空，俯望到地面，發覺一些岩石塗上了磷光粉，在黑暗中閃閃發亮，他就開始放出氣球，讓它逐個離開掌心，氣球剩下五個，風勢較弱，他自然而然的降落，越獄成功。

岳林手下的人已經準備快車迎接，在午夜之前，務求駛出接近砂積平原，進入市區，跟着改乘大貨車到華盛頓州去，沿途十分順利，抵達一座郊區別墅之際，胡谷已經在屋裏，恭候多時。

胡谷這個人相當古怪，雖然是保密局長，外貌卻是一名商人似的，一團和氣，加上了他的體型已經接近大胖子了，更加沒有人猜想到他是一名最高級的行政官，處理特務活動，這一次他冒險跟文遜打交情，反映出他的頭腦十分靈活。

兩人在別墅的膳廳吃吃喝喝，文遜有了酒肉落肚，顯得精神奕奕，他很冷靜的說道：「局長，今晚承蒙你冒險相救，感激不淺，我答應過你，只要我能夠活着離開新昆廷監獄，我就替你效勞，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你現時需要我做些甚麼工作呢？」

胡谷說：「文遜先生，你是教主，我有甚麼力量指揮你工作呢？我只是想你履行以前說過的諾言，盡快把天門谷的嬉皮士驅逐，還要很嚴厲的警告他們，別再到那個地方鬼混。」

「好，明天晚上，我就進行這一項活動，沒有徹底剷除那些嬉皮士根據地之前，我想跟你談談另外一件事情，它也是跟天門谷有關的，也許你們不知道，嬉皮士並非全部係美國人，其中還有一部份是墨西哥人，他們並非嬉皮士那麼簡單，簡直是販毒份子，兼且種植製造毒品必需的大蔴以及罌粟，我担心召喚所有美國嬉皮士撤退的時候，他們不肯撤退，到時發生一場血戰，波及天門谷，假如真的發生戰鬥

，我還担心魔鬼教信徒以及美國嬉皮士並非對手，原因是那些人並非刦匪，一向缺少槍械，因此之故，我向你提出兩種途徑，請你選擇，第一種途徑就是由你們支持我們的行動，或者由你通知警方派人支持我們，此外，你們把若干槍械借用，戰後我保證它全部歸還，也是一個辦法，另外一個途徑就是由你們付出一宗巨欵，透過我的關係，叫墨西哥人全部撤退，把所有毒品的地盤毀滅，所有可供提煉成爲毒品的植物全部焚燒，希望你現時就回答我提出來的問題。」

胡谷想了想，說：「如果我願意拿出一宗巨欵，叫墨西哥的毒販走開，毀滅一切植物，大概需要多少錢呢？」

文遜沉思了一會，說：「一方面是我們魔鬼教的壓力，另一方面，是金錢的誘惑，雙管齊下，我認爲那宗巨欵大概是五十萬美元到一百萬美元。」

胡谷不假思索就說：「我只能夠答應你這個數字，決不超過五十萬美元，不過，那些種植毒性植物的洞穴，焚毀之後，你必須帶我的去看，投入一種化學品，使那些泥土永遠沒法做種植的場地。」

「好，我負責進行這些活動，收欵的人不是我，他們是墨西哥人，可能是幾組不同地區的墨西哥毒販，你必須答應我，他們分別收了支票之後，必可免現，事後你不會派人通知警方拘捕他們，假如他們在另外一宗販毒案當中被拘，跟這件事情無關。」

「好，一切依照你的辦法去做，我只是想達成任務，奪取天門谷的主權。還有一點，那是站在道義方面跟你商量的，我受盡委屈希望達成任務，從來沒有向上峯提出這個問題，希望知道他們需要天門谷幹些甚麼，你沒有問過我需要天門谷幹甚麼，很夠朋友，我很高興，盼望你在事後別再理會天門谷，更加不要多方面的調查它，你可否答應我呢？」

文遜很爽快的說：「這是我應該做的事，我必然守口如瓶。」

本來向魔鬼教的教主低頭，協助他越獄以及付出巨欵，向墨西哥毒梟買怕，都是恥辱，胡谷身爲美國保密局長，居然處處容忍，端的難能可貴。

他會得這樣做，因爲他比較別人更加熟悉列根總統的性格，認爲列根總統極端重視這事情，不惜任何代價，務求達到目的，故此他很快便作出决定，寧願賠錢送賊，免得事情鬧大了，在報紙上面多次出現「天門谷血戰」的字句，使一般人注意那個地方，進一步引起俄國特務注意。

他自問做得很好，辦妥了一切，他就要進謁列根總統述職，到時他要不要把奪取天門谷的經過情形和盤托出來呢？他考慮了很久，仍是躊躇不决。

不管他決定講出眞相與否，他必需在深夜謁見總統的，說也奇怪，他自覺難以決定的問題，置身總統府的機密室，只是他跟總統兩人在座，他却被對方的威嚴懾服，不由自主的把它沒有半點隱瞞的說出來。

他費了十分鐘之久才把整件事情講完，列根總統向他凝視，過了一會，說：「局長，你懂得天門谷的重要，超過別的軍事秘密，然後放胆應付各種困難，務求奪取它的主權而又不會洩秘，可謂先得我心，我應該由衷的向你致謝，五十萬美元不管你從甚麼地方籌劃出來，我立刻如數付出，至於魔鬼教的教主文遜，兵微將寡，無法作惡，別理會他，他遲早被警方抓住，送回新昆廷監獄，你不必担心，他在外邊興風作浪，墨西哥毒梟更加微不足道！

「關於天門谷，現時我們已經順利的把它從嬉皮士手中接收過來，應該立刻展開行動，你帶回來的五十六幅照片俱是天門谷的，非常有用，最低限度我可以知道它有若干地方可以充份利用，作爲製造秘密的工塲，相信三個月內它就是一座鋼鐵城，戰鬥力極端厲害，可是，我們現時可以製成的空氣牆，容積太少，怎樣辦呢？是否依照原定計劃去做，把最重要的物資以及已經製成的機密武器留在核心，由空氣牆保護，其餘的地區交給機械人把守呢？抑或天門谷的岩石逐層向下發掘，縮細地面的面積，令到全部鋼鐵城都在保護範圍之內呢？」

胡谷接口說：「總統，我的能力有限，只是處理人事方面的糾紛，至於科學的領域，並非我的所長，你還是向專家查問好些，我暫時仍然留在首都，關於天門谷，我已把它交給當地情報站長岳林負責，你有甚麼吩咐，可以直接指揮他。」

列根總統說：「我沒有一個確定的計劃，在我的腦海中，只有一座城，被空氣凝結的隱形牆籠罩着，我必須要盡快完成它。」

胡谷沒有甚麼特殊的報告，要訝的話都說完了，他就告辭。

列根總統在翌日的晚上召見跟天門谷製造隱形牆的科學家集中研究一番，立刻展開各種活動，最後的决定，就是把隱形牆包圍的地方盡量擴大，務求它能夠容納所有重要的物資以及秘密武器，至於岩石之下的地方，仍要加工開掘，務求它變成六層的地下城，將來有甚麼風吹草動，預料一塲大戰即將爆發，就把各種重要文件和合約送達該處，由機械人保管，到時除了必須留下的技術人才以及機師之外，不准豪富階層以及政壇風雲人物留下，包括列根總統本身在內。

一切進行得很順利，只是短短的一個月，地下城已經有了一個輪廓，地面的鋼鐵城也逐步完成，空氣牆仍未製造，它是最後的一個程序，暫時沒有動工，另一方面，機械人已經大量製造出來，立刻派出巨型運輸機把它送到洛磯山的礦塲，隨時送達天門谷。

那個礦塲外邊標明字號，叫做「胡氏金屬礦塲」，意思是它用以提煉金銀銅鐵錫幾種金屬品，礦沙由洛磯山脈挖掘出來，借此掩人耳目，事實上該廠只是替天門谷工作，先行收集從各方面運送到華盛頓州洛磯山各種器材，然後轉送海拔八千呎的天門谷。

列根總統把他想像中的鋼鐵城實踐，地面伸展到空中三千呎所包括的範圍，俱是籠罩在隱形牆之內，作爲隱形牆的凝結空氣做得十分美妙，眞的是天衣無縫，內外隔絕，蒼蠅也沒法由外邊飛進去或者由裏面飛出來。



天門谷美國秘密武器大本營的兩種武器，袖珍型的三角戰機以及巨型太空魚雷，迎戰蘇聯太空甲蟲，佔盡上風。

又是一個黑夜，胡谷進謁總統，先行向列根總統祝賀，跟着談到現實方面，他很率直的說：「報告總統，我們放在北歐的海外情報員，多次向我報告，指出這一點，蘇聯當局已經在北太平洋另外一邊的堪察加半島空軍基地附近，佈署幾種形狀古怪的飛行物體，疑是最新式的秘密武器，我們是否先發制人，出其不意的向它襲擊呢？抑或任由他們出擊，到時迎戰呢？希望總統對這個問題有明確的指示。」

列根總統說：「你說的情報員是誰？你可否把他帶來見見我呢？」

胡谷說道：「我認爲不容易帶他來白宮謁見了，因爲他至今仍然潛伏在堪察加半島，如果他離開那裏，此後就沒有更新的消息報告了，還是讓他留在那個地方吧，他的編號是一三六，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怎樣稱呼。他的報告是透過中間人帶來的，有錄音機以及微型照片交來，我已經把它帶在身邊，現時把它呈上，請總統過目。」

胡谷說完，送上一捲錄音帶以及一叠照片，本來是細到只有半吋的照片，放大之後，變成普通尺碼的相片了，很容易看得出來。

列根總統只是看看那些照片當中的一幅，吃了一驚，說：「它是太空甲虫！」

「是的，報告總統，它正確的名稱確是太空甲虫，不過，它並非純然爲了太空戰鬥之用，它最大的効能就是由地球表面發射，進入太空，到了最適當的時機，進入地球，向它想攻擊的目標發射，因爲它突然從太空闖過包圍地球的大氣層，直接攻擊一個目標，所有越洲飛彈都來不及阻止它，再又因爲它的速度實在太快，地對空的飛彈也沒法襲擊它，跟它同歸於盡，看來它是相當犀利的，不容輕視，至於它的性能，在一三六號海外情報員的錄音帶上面講得很清楚，欲知其詳，請你立刻啓播。」

列根總統眉心一皺，說：「太空甲虫本來是我們的秘密武器，不知道怎樣，它竟然搬到蘇聯的空軍基地製造，難道這是巧合嗎？抑或我們的軍事秘密洩漏到外邊去？」

胡谷沒有做聲，任由他自言自語。

過了一會，列根總統看完了那些照片，細心傾聽錄音帶所錄取的每一句，臉露微笑，說：「整個局勢，對我們有利，値得自豪！」

「總統，你是否認爲太空甲虫不足畏懼呢？」

「不，太空甲虫仍是很有威力的秘密武器，不過，對方只是剛剛動手製造它，我們已經把它製造成功了，即使現時打仗，我們仍是穩佔上風，一三六號海外情報員說過，最好趁着他們還沒有完成太空甲虫全部機件之前，出其不意的襲擊堪察加空軍基地以東一百五十哩的另外一個秘密基地，先行把它摧毀，那就安全得多，再者，我們偷襲成功，可以顯示美國太空科技的實力，使對方震驚！値得冒險出擊，一三六號自稱他有辦法指示我們降落，不過，必須事前通知，我認爲偷襲堪察加半島這個辦法不錯，你有甚麼寶貴的意見沒有？」

胡谷搖了搖頭，說：「我沒有任何意見，不過，我應該提醒你，如果我們派出戰機偷襲堪察加半島任何一處，等於向他們挑戰，當心蘇聯戰機報復。」

列根總統說：「局長，如果你不是健忘，應該記得起我們太空總署還有用剩的紙飛機，把它帶到高空，對準目標，順着風勢降落，只要二百架紙飛機有一架逃出對方所有截擊飛彈或戰機的空中包圍網，跌落他們的秘密基地，那些正在製造的任何武器或飛行物體，便即焚毀，我們只是損失一批廉價的紙飛機而已，不必再三考慮，我立刻跟太空總署的專家商量一下，另一方面，由你設法盡快通知那個海外情報員離開秘密基地，等待偷襲之後，他才恢復原來的工作，你能否依照我的指示去做呢？」

「我必然辦妥這件事，使一三六號情報員在五天之內接獲這一項指示。」

「你以爲他可以很巧妙的避開，却又不會被上峯懷疑他是奸細嗎？」

「我認爲他可以辦得到，他被派出去活動之前，在美國受訓期內，早已學習過這一套，必要時弄斷自己的小腿骨，留院治療，起碼有十天過外，然後出院，小腿的照面骨雖然是一條大骨，折斷之後不移動那一條腿，躺了十天，便可出院，一個月之後告痊，就像是沒有斷骨一樣，活動

自如，他一定懂得這一套，不必替他担心的。」

「好極了，這件事情就此確定了，他已經說過秘密基地的方位，到時紙飛機大量凌空而下，機頭有强大的電磁，飛向那一處的鐵器越多，越加吸引它，機身貯放了千磅强力炸藥，兼有燃燒彈，決不會炸錯民居！」

胡谷聽了，欣然說：「總統決定得那麼快，佩服之至！」

在空氣牆弄開一個洞

列根總統是一個敢作敢爲的人，那時天門谷已經完成了空氣牆的防禦工作，同時有强大的鋼架放置最新奇的秘密武器，隨時發射，有恃無恐，列根總統跟專家多次討論之後，決心攻其不備，故意揀風高月黑的晚上出擊，一共有一百八十架紙飛機被三架巨型的運輸機從華盛頓機場起飛，剛剛飛到北太平洋的公海上空八萬五千呎，即時把所有紙飛機放出來，使它順着風勢飛向北方，在北太平洋北部海岸降落，該處正是堪察加半島。

照專家估計，巨型運輸機在空中飛行，蘇聯決不會發射飛彈對付它，除非它越過公海飛入蘇聯的上空，其實狂風可以把特別輕的紙飛機吹到那邊降落，不必靠機師，只是在公海較高的空中把它放出來，即可如願以償，紙飛機上面沒有機師，甚至沒有機械人，它一經放出，不會變換方向，也不會再度升高，只是隨風而去，等於一枚飛行的炸彈，由於它的品質太輕，那晚的風特別强勁，它隨風飄蕩，逐漸吹到察堪加半島上空，還沒有飛到蘇聯的空軍基地之前，已經被地面的鐵器吸引，突然降落，雖然地面的炮火向它密集射擊，另有飛彈以及火箭向它撲攻，仍有三架紙飛機漏網，跌在一大堆廢鐵上面，着火燃燒，還有一連串的爆炸聲响，反映出那一次偷襲十分順利，事後美國早已發射的人造衞星也拍攝到那些爆炸景象，在火光中，隱約看見幾個甲虫形狀的飛行物體焚毀，對方沒有招架之力，堪察加空軍基地，沒有一架蘇聯戰機起飛。

列根總統認爲已獲全勝，在白宮設宴欵待跟這一場戰役有關的工作人員，胡谷也在邀請之列，他跟列根總統閒談之際，忽然開口：「總統，你有沒有想過這一次偷襲太過順利呢？」

「甚麼？你懷疑它是一個假局嗎？爲甚麼它要裝假？難道被紙飛機毀滅的東西也是紙紮的嗎？」列根總統說時，向他瞪了一眼。

胡谷本來有許多話要說，他發現列根總統興高采烈，索性閉嘴。

這一宗奇怪的戰役發生之後一句，美國沒有接獲蘇聯發出的强硬抗議，列根總統更加樂觀了，他不斷的對那些專家說：「我認爲蘇聯的太空科技至少比美國落後了十年！」

看來他以爲對方已被嚇窒，不敢向美國挑戰，對整個的局勢有了信心，可是，兩個星期之後，突然有一宗奇怪的事情發生，接近天門谷的地方，本來有許多樹木，山草也很旺盛，不知如何，山草自動燃燒，火勢很猛烈，很快就燃燒到樹木那邊，越燒越旺，變成了火海，湊巧火場那邊刮東北風，順着風勢吹向天門谷，把整座空氣牆包圍，火光明如白晝。

天門谷的鋼鐵城幸而全部被隱形的空氣牆罩住，火勢雖然猛烈，沒法傷害它，地面也沒有一條火焰能夠越過界綫，留在天門谷的工作人員雖然看見火光如此旺盛，有些担心，後來，他們認爲火勢決不會燒過來，放心許多，拍發無綫電以密碼方式報告華盛頓的空軍基地，認爲空氣牆確實有效。

這一場大火燃燒了四十八小時之後，才被消防局派出來的直升機噴出化學品，使它熄滅，照情形看，這場大火顯然是人爲的了，換言之，有人故意縱火，把一種强烈的燃燒劑注入火場之內，倘非如此，這場大火不會持續兩天之久。

事後列根總統召見胡谷，說：「這一場山火其實不是山火，如果它只是燃燒野草，很快燒完，怎會連燒兩日呢？我懷疑它是蘇聯特務縱火，最可疑的人就是魔鬼教的教主文遜。」

「可能是他，也許不是他，總之，縱火這一宗案件巳成過去，不必理會它了，即使繼續有人企圖侵犯天門谷，只是自討苦吃，到了現在，我才明白爲甚麼蘇聯當局要製造假局誘惑我們出擊，他們一直是躲在暗處製造秘密武器的，進攻美國之前，先讓美國進攻它。」

「照這樣看，一三六號恐怕是兩面人了，是也不是呢？」

「他未必是兩面人，可能他也被對方欺騙，他以爲是眞的秘密武器，其實是紙糊的東西。」

列根總統說：「看來好像是一幕胡鬧劇，紙飛機跟紙製的太空甲虫戰機同歸於盡。」

胡谷想了想，說：「蘇聯派人在洛磯山縱火，他們巳知道天門谷是美國最新戰鬥武器的巢穴，相信此後他們仍然死心不息，繼續偷襲，我認爲地下城雖然掘好，不宜派人入居，更加不能把重要文件和物資放在那裏，預防它萬一被蘇聯攻入。」

列根總統臉上透起了一絲勝利的微笑，說：「空氣牆不是那麼容易攻破的，你一百個放心！」

是否空氣牆有超越一切的實力不易攻破呢？不得而知，不過，蘇聯方面死心不息，想盡辦法出擊，希望攻破它，顯點威風，却是事實。

有一晚，天門谷忽然被一批太空甲虫所圍攻，它的形狀眞的似甲虫，從天而降，由於空氣牆阻隔，雷達網無法在事前探測得到，幸而那些太空甲虫只是在空氣牆之外的地方繞着飛行，始終沒有力量攻入，飄然而去，留在天門谷的人，只是一場虛驚。

事後他們檢討當時的情況，認爲這情況可能再度發生，透過太空總署的副署長安德拉斯謁見列根，商量今後的計劃。

安德拉斯說：「前幾晚蘇聯的太空甲虫圍攻天門谷，無法進入空氣牆之內，對他們來說只是遊覽性質，我們却失去了一個絕妙的機會，假如那晚有人下令出擊，相信我們的秘密武器衝出去，一定可以把

他們殺到片甲不留，我們失掉一個挫敵的機會了，原因是當時沒有人負責指揮，更加重要的是空氣牆不單是隔開外邊的敵人，使他們沒法進來，同時影响到留在空氣牆之內的飛行物體也沒法飛出去，等於陳列品，我認爲這件事情應該盡快想辦法改善它，最低限度，空氣牆需有一個洞作爲出入的途徑，那樣做是很合理的，請你跟創造空氣牆的卡德博士商量，此外，我們希望你到天門谷座鎭，如果你沒法離開首都華盛頓，可以找一個適當的人替你執行任務。」

列根總統說：「好的，你提出來的問題，值得考慮，三天之後，我就有答覆對你說知。」

第三天列根總統在太空總署宣佈，認爲今後天門谷並非全部採取守勢，必要時可以出擊，由總指揮負責，不必徵求他的意見，至於總指揮，赫然是安德拉斯。

此外，他叫卡德博士伴着安德拉斯到天門谷去，無論如何，一定要想辦法使空氣牆多了一個出入口，等於大門，可以開關，卡德博士的名銜是總工程師，負責管理各種工程，包括空氣牆在內。

列根總統認爲這樣處理是很合理的，可是，受命的兩個人却感到心理上有一種重壓，無人在旁的時候，安德拉斯對身邊的卡德博士說：「我担任總指揮嗎？簡直是開玩笑！雖然我對太空總署的戰機調動，略有認識，可是，整個戰局的佈署就不容易應付了，特別是天門谷，留在谷中的職工只有二十多人，全部沒有作戰經驗，假如敵人千方百計企圖攻入天門谷，我實在難以應付，此外，我不能夠在緊張兇險的一瞬拍發無綫電向列根總統請示，必須當機立斷，究竟要不要惡狠狠的打一場仗呢？我給這個問題弄胡塗了！」

卡德博士苦笑說：「主帥，你的困難固然大，我的困難也是不少的，空氣壓縮之後加上了化學品，還要透過電流，它才可以凝結爲一種透明的牆，你以爲它跟家裏的牆壁完全相同嗎？家裏的牆壁可以鑿穿一個洞，加上一扇門，變成出入口，空氣牆却辦不到，我眞的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

安德拉斯吃了一驚，說：「既然我們二人都有困難，只好改變主意，拚命守住天門谷，不管對方的太空甲虫怎樣遊蕩，決不出擊，過了一個時期再說，我希望你留下來繼續研究，總有一天可以在空氣牆上弄一扇門的，是也不是呢？」

卡德博士聽了，啼笑皆非，形勢比人强，誰叫他發明建造一堵空氣牆呢？不管怎樣艱苦，他都要研究在牆上開門了，他只好認命，跟隨安德拉斯走馬上任。

兩人置身於天門谷空氣牆保護下的地方照常過活，初時以爲對方的攻勢只限於太空甲虫，過了旬日，他們發覺空氣牆並非十全十美，仍有一個漏洞，那晚兩人在地下城第一層的密室靜悄悄商量大計。

安德拉斯說：「卡德博士，並非我挑剔你，你發明的空氣牆，初時只是在地面作出各種試驗，證實它有效，沒有想到它被總統採納，把它建築在天門谷，故此你不會發覺他有甚麼漏洞，我却清清楚楚的看得出來，假如空氣牆在平地建造，沒有人能够爆炸地基，也不容易掘一條隧道，從地面之下進攻，天門山就不同了，空氣牆只是建在岩石之上，如果敵人利用太空甲虫這種戰機嚇窒我們，不敢迎戰，他們可以使用直升機把炸藥送到我們脚下的岩層表面，掘下一個洞穴，再又送入洞內爆炸，到時地下城勢必被炸到七零八落，烽烟四起，我們簡直無法呼吸，勢必束手待斃，現時我很認眞的問你一句，你的空氣牆擋住外來衝擊的力量，是否只限於地面，無法透進岩石之內呢？」

卡德博士說：「主帥，你自己巳經懂得很清楚，何必問我呢？空氣不管怎樣濃縮，堅固無比，它始終是空氣，怎能穿過岩石呢？坦白點說，如果敵人企圖依照你說的計劃偷襲，企圖炸毀岩石，令到地下城倒坍，我們是無法阻止的。」

安德拉斯說：「如果空氣牆可以開一個洞，讓我們的飛行物體盡快飛出去，殺退對方的太空甲虫，那就不必担心他們鑿石爆炸地下城，這是事實，缺少了太空甲虫，他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派出直升機飛到峭壁向海的那一邊掘洞裝置炸藥，卡德博士，讓我求求你吧，你必須想辦法在空氣牆弄出一個洞穴。」

他的詞鋒咄咄逼人，卡德博士沒法可想，逼於這樣回答：「主帥，你說得對！我多次考慮之後，在原則上答應你了，我可以在原有的空氣牆弄一個洞出來，不過，它永遠不能關閉！」

「如果它沒法關閉，對方的戰機或者太空甲虫用火箭發射，剛剛穿入洞口，進入我們聚在一起的地方，然後爆炸，我們豈不是同歸於盡嗎？」

「一管針沒法兩頭鋒利，爲了預防敵人鑿洞爆炸地下城，只好依照我的辦法在空氣牆，弄出一個小洞了，不過，你說對方可能用火箭對準小洞發射，關於這點，我有一個辦法補救，假如我們把一塊用石棉製造的板，遮住小洞，對方就沒法用火箭進攻了，倘若我的飛行物體想飛出去，先行把石棉板移開，然後發射它，豈非兩全其美嗎？」

安德拉斯聳了聳肩，苦笑一下，說：「不錯，這樣做仍是一個辦法可以對抗外來的壓力，事不宜遲，明天立刻動手製造石棉板。」

那個地方根本上甚麼軍用物資都有，只是一塊二十呎正方形的石棉板，很容易找得到，他們傾全力製造鋼架，把石棉板豎高，離開岩石的地面三十呎，可以使用按鈕的方式，使它開合，這種工程只是花掉半天的時間，在空氣牆弄開一個洞，却比較麻煩，需要兩天功夫，幸而那幾天的氣候欠佳，天色陰沉，間歇的下雨，且又多霧，敵機不會騷擾，比較好些。

太空甲虫圍攻兩敗俱傷

他們終於完成那個計劃，喜出望外。一天又一天，六天之後，忽又發生惡劣變化，太空甲虫不再駕臨了，反而在朝向內陸那邊的岩層之下，有人企圖偷襲，直到那時，天門谷的人，然後知道太空甲虫並非眞的準備撲攻，只是掩護另外一些人在岩層較低之處掘隧道，打算幹爆破的

勾當。

地下城裏面依照原定計劃是有六層的，不過掘了三層，就在上面製造空氣牆，沒有繼續掘下去，儘管如此，在地下城最低的一層仍然裝置了十分敏感的震動器，只要岩層左右兩側或者岩層之下有强烈的震動，它就會發出警告聲响，彷彿空襲。

當時安德拉斯與卡德博士同時聽到鳴鳴之聲，知道岩層之下有變動，趕快從空氣牆之內出動最新型的袖珍戰機，先行離開鋼架，從空氣牆的洞口飛出去。

它是三角型的，轉動靈活，可以噴出火焰，能夠從鋼架滑出，不必使用跑道，十分便利。

它只是飛出去繞了一個圈，便即發覺在右邊岩層之下某一處，有十多個嬉皮士正在展開不利於天門谷的活動，看來岩層已經被他們鑿開一個洞穴，只是距離地下城太遠，不易發覺，那時他們已經掘到核心，且又頻頻搬動一些東西，走動的人較多，脚步沉重，故此地下城能夠播放警報聲响，雖然機師沙杜力不知道他們搬運一些甚麼，懷疑它是炸藥，事不宜遲，立刻俯衝下來，向那些人噴火。

一條又一條火焰從低空噴射出來，正在搬運炸藥的人，首當其衝，立刻被烈焰灼傷，他們沒法逃走，因爲炸藥碰上了火立即爆炸，站在岩層外邊的人以及正在搬運炸藥的人，全部焚燒至死，兩種爆炸力還伸入岩層之下的洞穴，令到它在洞內爆炸，天門谷地面的人也被震跌傷，有幾個人受了輕傷，幸而承放飛行物體的鋼架沒有受到株連，仍然屹立不動，總算是不幸中之幸。

沙杜力看見所有嬉皮士打扮的人全部炸死，不知道他們究竟是眞的嬉皮士抑或係蘇聯特務扮成，既然獲勝，便即回航，彷彿小鳥歸巢似的透過空氣牆洞口進入天門谷的巢穴。

這一次輕微的接觸，他們雖然獲勝，更加担心，因爲天門谷多次遇襲，顯然對方已經把它看做進攻的目標，執意破壞它，安德拉斯趕快拍發無綫電密碼向太空總署告密，並且透過署長向列根總統請示，應該撤退抑或加强保安措施。

他這方面展開全面戒備工作，仍是沒用，因爲沙杜力駕駛三角型袖珍戰機出動之際，一去一返，能夠穿過空氣牆，顯然是那堵空氣牆有了相當大的洞口，由於那個洞口朝向太平洋那邊，三角型戰機的活動情況，被對方以極遙遠的距離在巡邏的戰艦上面拍攝得到，立刻通知堪察加空軍基地，兩日後，展開全面攻勢，霎時間有十多架太空甲虫從高空俯衝下來，到處搜索，準備出擊。

列根總統已經對安德拉斯說知，他是總指揮，有權決定是否迎擊，安德拉斯看見太空甲虫有如蜜蜂似的飛來，不敢怠慢，下令出擊，在鋼架上面有一架頭部尖銳的飛行物體，定名太空魚雷，隆然一聲，從空氣牆的洞口飛出去。

它很快就發出威力極强的激光網，有如漁翁撒網，任何飛行物體被網形的激光罩住，立刻爆炸，太空甲虫並非敵手，轉瞬就有五個太空甲虫被擊到粉碎，爆炸之聲不絕於耳，三十分鐘後，太空魚雷大獲全勝，便即回航。

安德拉斯那邊的人做夢也想像不到蘇聯特務已經有人冒險由峭壁扳登到天門谷附近，裝置了彎角投彈器，只要空氣牆的小洞打開，他們立刻發射，很快就有五枚鋼嘴的炮彈射出，太空魚雷剛剛進入洞口，其中有三枚炮彈跟着進入，碰着鋼架，發生爆炸，引起大火，再又因爲火勢很迅速的蔓延到太空魚雷本身，它所含有的激光網自然焚燒兼爆炸，比雷鳴之聲厲害得多，那種爆炸力使整個天門谷所有攻擊性的武器毀滅，還發生震盪，令到地下城倒坍，留在峭壁上面的蘇聯特務也被强大的震盪力拋下幾千呎的海中，粉身碎骨，簡直是跌進地獄。

天門谷終於毀滅，不過，蘇聯最新的太空甲虫戰機也被擊落多架，雙方都感到利用太空武器在地球上空交鋒，誰也沒有全面取勝的把握，甚至企圖保護自己一個小小的地區也沒法辦得到，假如眞的有另外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美蘇兩個大國火併，結果必然是同歸於盡。

那一場極度慘烈的戰役發生之後，列根總統召見胡谷，說：「這一次戰爭實在太過可怕了，我們最大的損失並非毀了太空魚雷，而且死了卡德博士，太空總署裏面只有他一個人懂得製造空氣牆。」

「文遜這傢伙可能是投靠蘇聯了，不然的話，沒有嬉皮士暗中掘隧道，放炸藥，企圖炸倒天門谷，我已下令聯邦統計調查局通緝他，請你合作，協助警探出擊，能夠生擒他，那是最理想的，不然的話，只要他露臉，格殺勿論！」（全文完）

江湖浪子

·本文承自第32頁·

他知道劉浪看得很緊，只要他動一動，人頭就落地。

劉浪命令張光明，自懷中取出了另一塊翡翠玉，果然又是一塊無瑕美玉。

「現在你要說出你的同黨了！」劉浪道。

「除了我之外，還有——」張光明的視綫突然轉向柳員外那邊。

他還沒有說下去，一條人影驀地凌空飛騰而起。

一度寒光直挺挺的逼來，劉浪被逼將架在張光明頸上的劍收回，急忙招架。

「錚」的一聲，兩劍互碰，火花四冒，來者並非別人，却是柳員外。

劉浪事前絕難想像得到，這位文質彬彬的柳員外，會有這麼一副好身手，雖然此刻他被柳員外纏住了，但是劉浪也可以感覺得到，柳員外手中劍未劈向自己之前，已先將張光明刺殺，由此可見他出劍之快。

現在更加證明劉浪沒有看錯，因爲張玉珍正奔向她父親的身邊，擁抱痛哭。

劉浪連晃幾下虛招，吆喝一聲，跳出丈外。

柳員外心感不妙，急忙探手懷中，面色頓然大變。

劉浪在那邊却揚出一小布袋，格格笑道：「員外可是要找這個？」

柳員外又氣又急，咆哮着說：「你們怎麼還不動手？」

柳如蔭與柳如眉兄妹兩人，立即率衆殺上，但是，緊隨着柳氏兄妹的，也只有柳家的家丁們而已。

其他曾被柳員外收買的江湖中人，竟然袖手旁觀。

可是，就憑柳氏兄妹和柳家家丁們，又如何能制得住劉浪？

赤手空拳的劉浪巳經八面威風，如今更有一劍在手，自然如虎添翼。

沒有人可以接近劉浪，也沒有人能够制服劉浪，劉浪橫衝直撞，亦無非爲了找柳員外算賬。

柳員外亦非弱者，剛才劉浪巳領教過他的武功，在場的江湖中人以及武林高手，有不少也是第一次見他用劍。

在此之前，大家都以爲他只對武功發生興趣，所以喜歡結交武林中的人，想不到他出手既快且狠。尤其是剛才那凌空飛躍之勢，劉浪顧得了自衞，却無法制止他刺殺張光明。

張光明死了。

他傷得很重，死前還在指責柳員外太沒有道義。

在場的人都看得出，柳員外殺張光明是爲了「滅口」。

但是，這一次他反而是弄巧反拙，因爲張光明指責他正是當年與張光明等人的同黨，刦殺過朱家堡。

那麼，朱家的「翡翠玉」之所以分別由柳員外和張光明保存，其理巳明。

張光明巳死，張玉珍悲憤交集，轉身提劍衝入戰圈來。

在場的江湖中人，立即制止。

同時亦有人高聲吆喝着說：「各位請住手，府台大人在此！」

說話的是個江湖中人。

也不知何時開始，多了幾個穿官差服裝的人在山坡之上。

一班江湖中人之中，有些突然彎腰拱手爲禮。

原來與知府大人一道兒來的人之中，還有朝廷派來的一位皇親在內，一班江湖中人之中，就有不少受僱於他。

他們的目的無非爲了「尋寶」。

他們要尋的寳物，正是「翡翠玉鴛鴦」——元朝皇室的寳物。

那位王爺放出的條件，就是能够找到一雙「翡翡玉鴛鴦」的人，除了可獲厚贈之外，還有高官可做，難怪江湖中頓起糾紛。

也全憑這一場糾紛，劉浪才找到了刦殺朱家堡的元兇。

二名元兇之中巳死其一，劉浪要殺柳員外也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是劉浪却沒有機會動手，也許他動手太遲。

因爲江湖中人巳一方面制止張玉珍衝過去，另一方面幾名高手巳經將柳員外團團圍住，劉浪手中巳奪得二塊「翡翠玉鴛鴦」。

他不是一個貪財的人，他也不想去做官。

這雖然是朱家之物，但皇室中人看中了它，誰也無法保存下來。

因此劉浪揚聲道：「誰要此寳物，就不要阻止我殺此元兇！」

一班江湖中人頓成愕然。

官府中本來巳下令捉住柳員外，因此一班江湖中人將他團團圍住。

劉浪的聲明是不想開罪江湖中的朋友們。

但想不到柳員外明知大難難逃，於是立即剖腹自盡。

柳員外血濺猛鬼坡，柳氏兄妹悲痛欲絕。

可惜沒有人可以制止柳員外自殺。

劉浪將「翡翠玉」交給官府。那是染滿了血腥的東西，劉浪絕不稀罕。

燕子李三陪着劉浪落山，雖然官府裏的人想留住他。

由朝廷派來的人想依諾言賜他一官半職，但劉浪沒有接受。

江湖中人日夕希望得到的，劉浪却連眼尾也不瞧一下。

劉浪不但沒有接受官職和賞賜，連那把奪來的劍也不留下了。

他是眞眞正正的「來時空空，去也空空」。

他不慣帶武器，雖然江湖上充滿了危機，他習慣了赤手空拳。

但江湖朋友從未敢因此而輕視他。「江湖浪子」就是這麼樣一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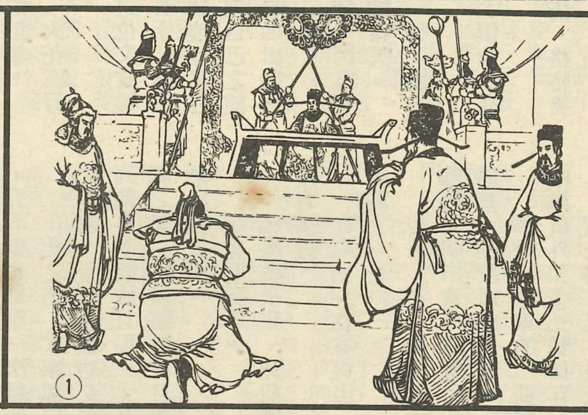
他只做自己喜歡的事，從來沒有人敢強迫他，也無法強迫他。

朱家的滅門大仇巳報，但朱家各人的冤魂一定無法想到有此結果。（全文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四　　　徐玉珊・編繪

青龍山(一)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将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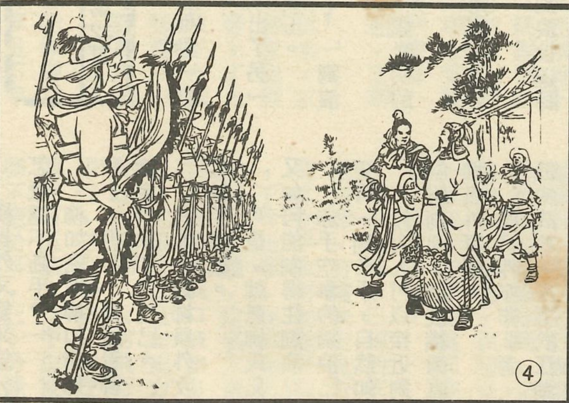
1　岳飛同徐仁到了南京，在午門候旨。黃門官奏報，宋高宗立刻召見。他見岳飛雄赳赳的氣概，擧動沉着，很是歡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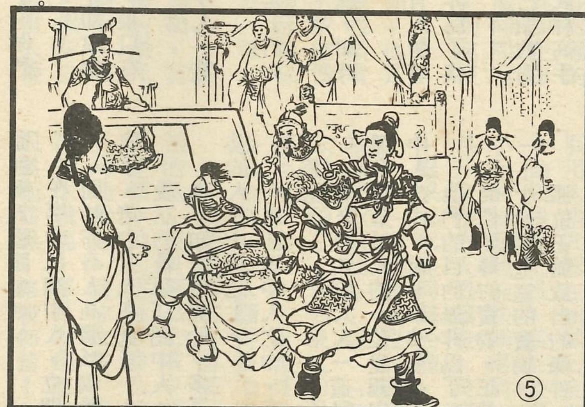
2　高宗封岳飛爲統制，派在大元帥張所營裏；並將金兀朮、粘罕等五弟兄的畫像張掛起來，指給岳飛看，要他記住仇人的模樣，戰場上切勿放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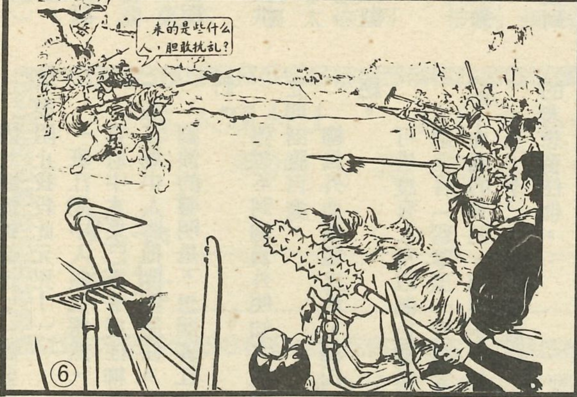
3　張所見了岳飛，十分喜愛，當場叫他挑選人馬，充當前部先行；又指名叫山東節度使劉豫帶領兵馬，作第二隊接應。劉豫硬着頭皮答應了。



4　岳飛得令，到教場挑選了六百名兵士來見張所。張所見他選得少，要他到自己營中再選。岳飛又選了二百名。張所見他選得雖少，却都很精壯，暗暗點頭。



5　次日，岳飛跟隨張所入朝辭駕。高宗正在問話，巡城指揮飛報有强盗來搶鳳儀門。高宗急下旨命岳飛前去捉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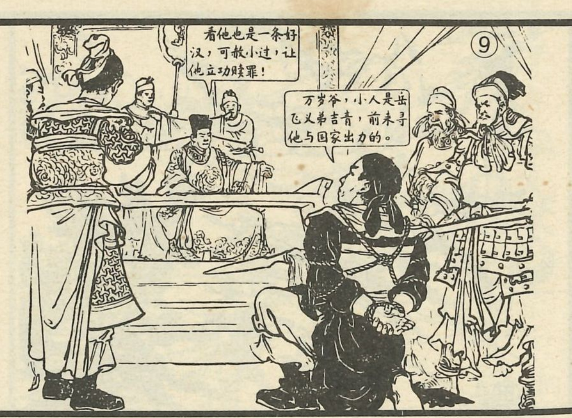
6　岳飛領旨，上馬出城，來到陣前，只見迎面一羣人，手中拿的都是些鋤頭、木棒、鐵鍬、面刀，乱哄哄的。岳飛大聲向他們喝問。



7　只見對陣跑出一個騎馬的大漢，手舞狼牙棒，一路大喊，來到面前。岳飛一看，原來是紅籮山結拜的弟兄吉青。



8　岳飛因吉青是皇帝要他捉拿的罪犯，便叫軍士過去捉拿。吉青早自動跳下馬來，叫軍士們綁了，跟岳飛去見高宗。隨來的人見頭領被綁進宮，都不肯走，仍舊在宮外等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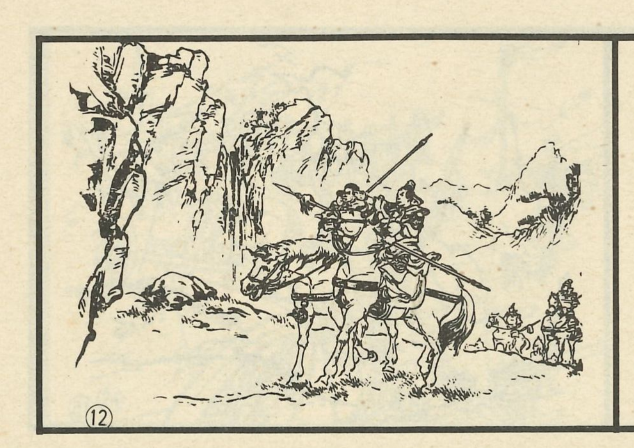
9　吉青見了高宗大嚷大叫，說自己不是强盗。高宗看吉青的樣子，雖然粗魯，也還樸實威武，正當用人的時候，就傳令放綁，並封他作副統制，跟隨岳飛營前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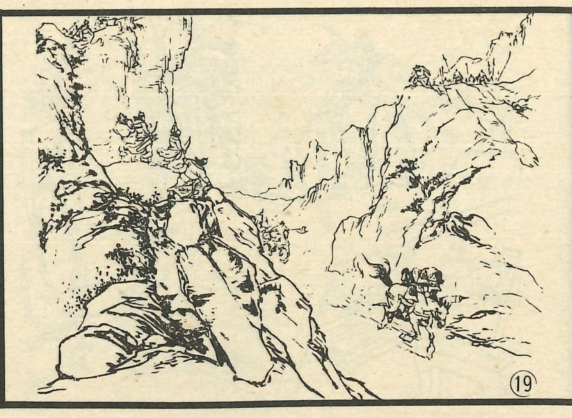
10　岳飛大喜，辭了高宗，又帶吉青去見過張所。張所命岳飛和吉青帶兵北上迎敵。吉青把帶來的弟兄都編入後隊。



11　整隊出發了，岳飛在前，劉豫在中，張所自領十萬大兵在後督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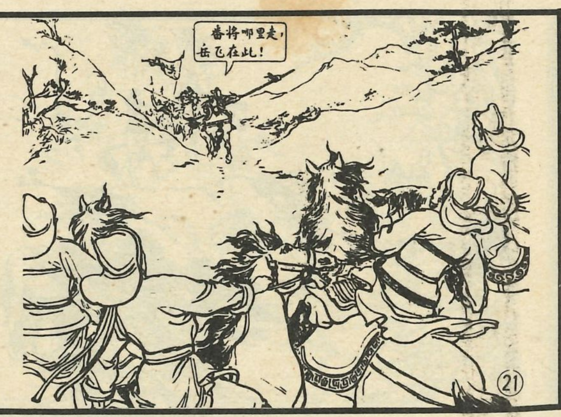
12　一日，來到一個名叫八盤山的地方，山路很曲折，三面山連山，只有南面有路通行。岳飛對吉青說："如果把金兵引進山谷，我們人馬雖少，也可打一個勝仗。"



19　吉青催馬跑進八盤山，金兵也追進八盤山。看看金兵大半追進谷口，埋伏在東西兩山的宋兵一齊吶喊發箭。



20　金兵被射得人仰馬翻，首尾不能相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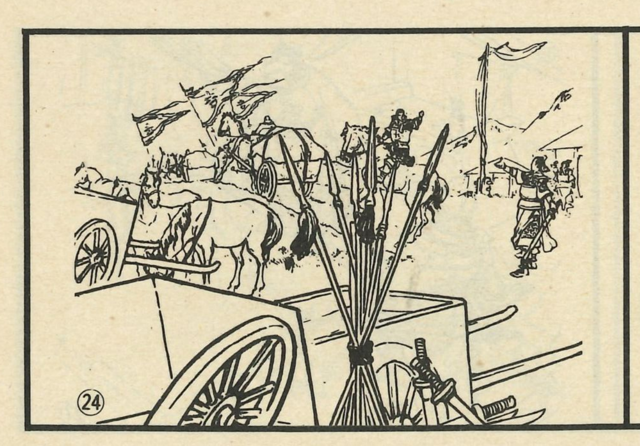
21　金牙忽見中了埋伏，回過馬來就要尋路逃走，忽聽大喝一聲，一員猛將擋住去路。這就是岳飛。



22　岳飛擺動瀝泉槍，向金牙忽猛刺。銀牙忽上前助戰，吉青恰好回馬敵住。這時兩軍吶喊，山谷回聲像雷一樣响，金牙忽不知有多少人馬，心中一慌，被岳飛刺下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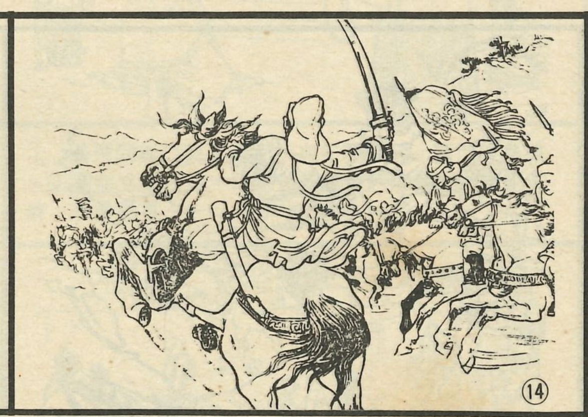
23　銀牙忽見了大吃一驚，心中着忙，也被吉青一棒打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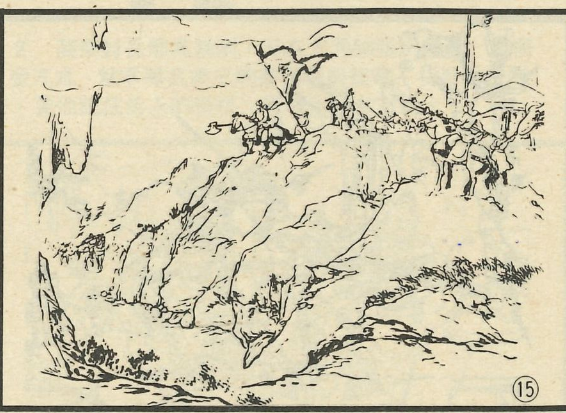
24　這一仗，殺死了三千多金兵，奪了無數戰馬軍器。岳飛命吉青把這些東西都解送二隊劉豫營寨，轉送大營報功。



13　營寨扎好，探馬飛報金兵前隊已相離不遠。岳飛立即吩咐吉青前去誘敵人，一面作好埋伏。吉青帶了五十人馬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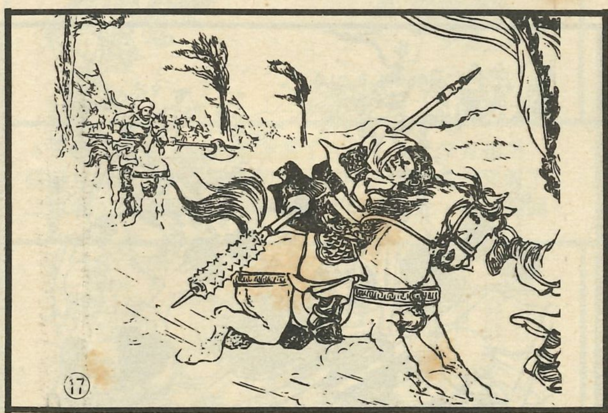
14　再說金兀朮領兵一路進攻，未遇阻擋，忽聽宋高宗用張所爲元帥，發兵抵抗，立派先鋒金牙忽、銀牙忽帶兵五千急速進攻；又派大王兄粘罕帶兵隨後殺奔南京。



15　金牙忽、銀牙忽在八盤山不遠扎下營寨。他們看見宋營只有幾十個人馬前來挑戰，便不放在心上。



16　吉青見了金牙忽，飛馬槍棒照頭便打。金牙忽舉刀招架，銀牙忽也上前助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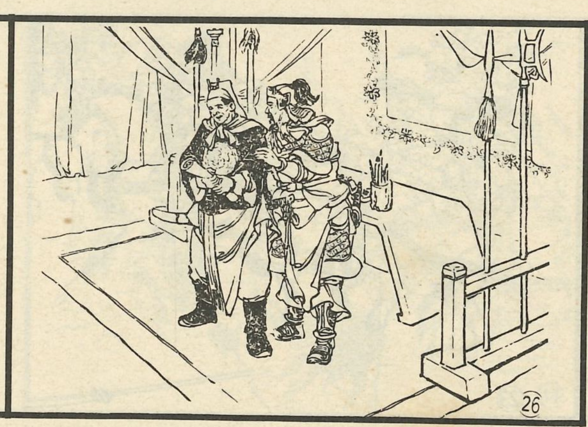
17　戰不到三個回合，吉青依照岳飛的囑咐，虛晃一棒，回馬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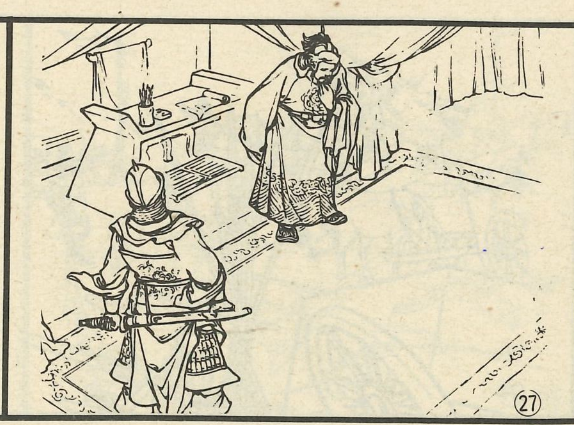
18　金牙忽、銀牙忽不知是計，帶領五千人馬在後面緊緊追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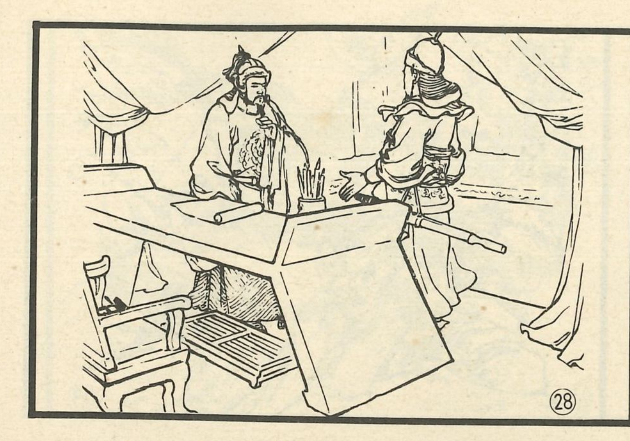
25　劉豫見岳飛出馬立了頭功，非常忌妒，心想：岳飛凡事經我才能上報，這功勞不如算在我身上，反正上面一貫是不會查對的。



26　他自以爲打算得很好，馬上寫了報功文書，把八盤山這一次勝利寫成自己的功勞，說得天花亂墜，吩咐旗牌送往大營請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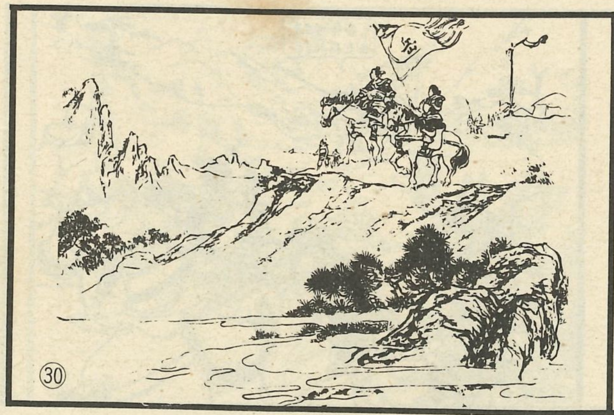
27　元帥張所看見劉豫的報功文書，開始很歡喜，可是細細一想：先行岳飛沒有戰報，後隊劉豫怎會先有戰功呢？他心中疑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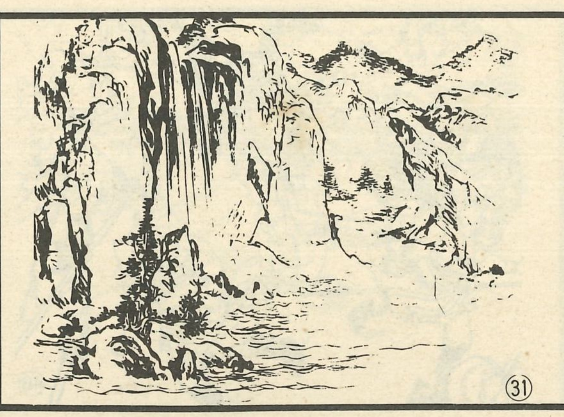
28　中軍胡先看出張所心思，他說："劉豫向來打仗不肯向前，派他作二隊都很勉强，今日得頭功，其中恐怕有詐。"他請求元帥讓他去探聽眞實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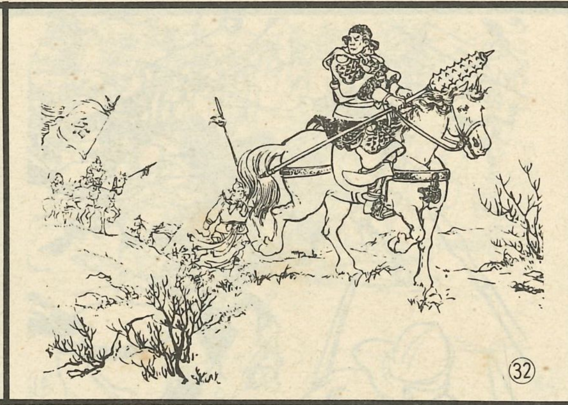
29　胡先假扮作獸醫，混過了劉豫的營寨，一路趕上岳飛先行人馬，正好看見岳飛扎營佈陣。他又爬上一棵大樹向各處查看。



30　原來岳飛在八盤山得勝之後，繼續追擊逃竄的金兵殘軍，一直追到青龍山下，岳飛才吩咐在山頂扎營，自已和吉青來查看地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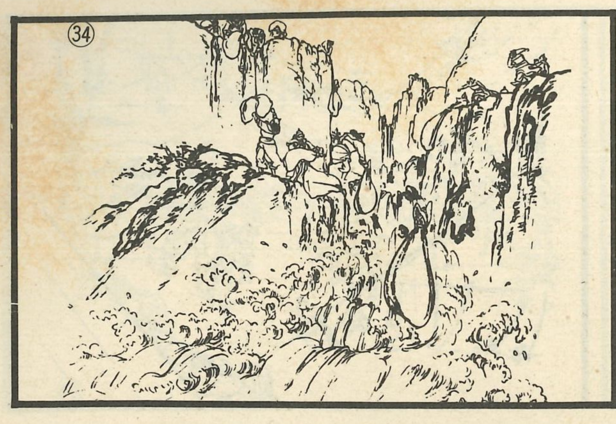
31　這青龍山乃金兵必經的要路，比八盤山還要險峻，左面山陡道狹，有夾山道直通山後大路，右面有山澗水口，水勢洶湧，流入山下河內，地勢非常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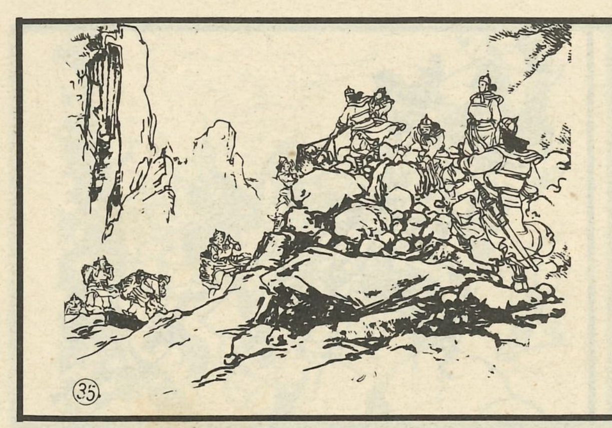
32　岳飛斷定金兀朮不甘失敗，一定會再派兵來攻打。他看過地勢，就開始籌劃如何迎敵，並命令吉青急速去後隊領取火箭、火藥、火炮備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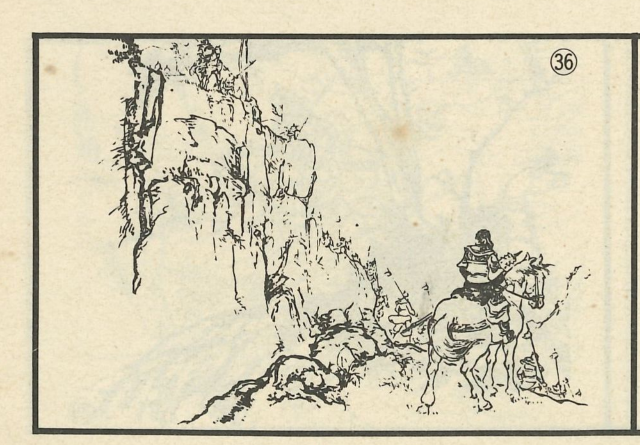
33　岳飛殺敵計劃的第一步是：撥出二百兵士在山前必經之路鋪滿枯草枯枝，撒上火藥，然後埋伏起來。伏兵聽見號炮一響就射出火炮火箭。金兵遇到火攻，必定退到澗口河旁。



34　然後，撥出一百兵士在右面山澗上，用裝滿沙土的口袋，阻住澗口的急流，等金兵退到這裏，撥開口袋放水。金兵遇見水攻，必定退走左面的夾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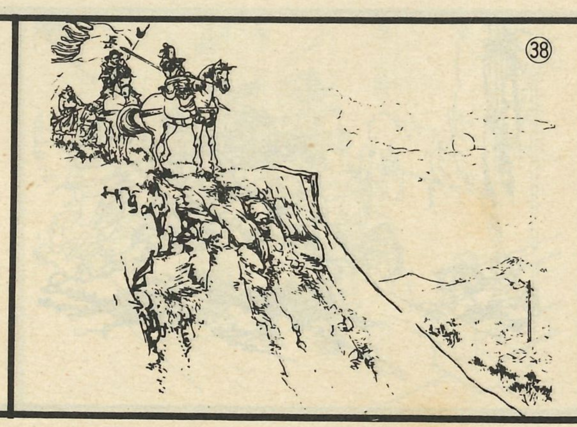
35　又撥出一百兵士在夾山道兩旁山頂堆積石塊，金兵逃入夾山道後，便把石塊打下。



36　最後，又吩咐吉青領兵二百，在山後大路埋伏，如遇一個面如黃土，騎黃驃馬，用流星錘的，就是粘罕，定要捉住。岳飛自帶二百兵士在正面山頂佈陣，專等金兵前來搶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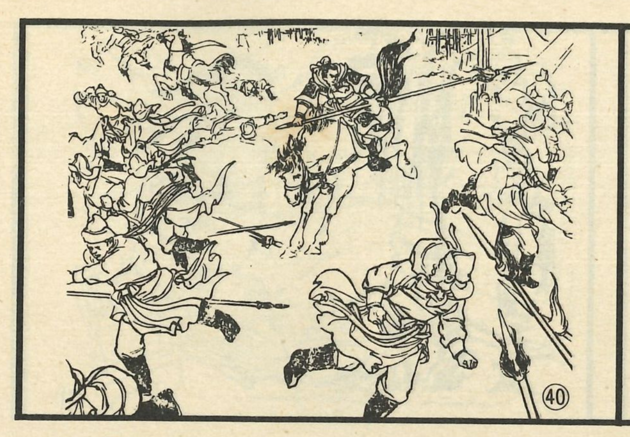
37　果然當天黃昏時候，粘罕帶了金兵來到青龍山不遠的地方。金兵因爲一路急行，一個個跑得精疲力盡，粘罕傳令扎營休息，明天一早再去搶山。



38　岳飛在山上見粘罕不來搶山反而扎營休息，立刻想到，乘金兵疲倦，引他們入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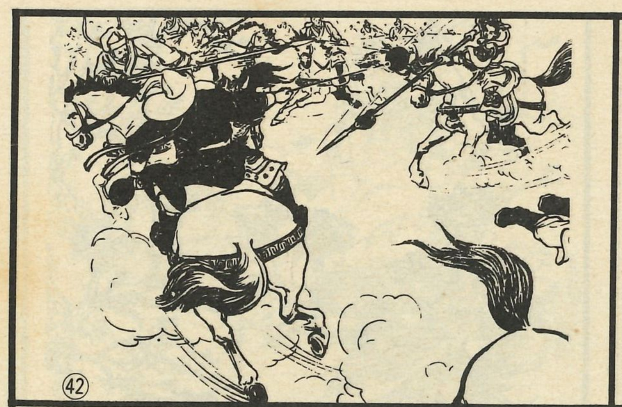
39　這時，二隊劉豫還沒有到，張所的大軍還遠。岳飛想了想，便叫兵士守住山頭，一個人匹馬單槍，闖下山來，向番營奔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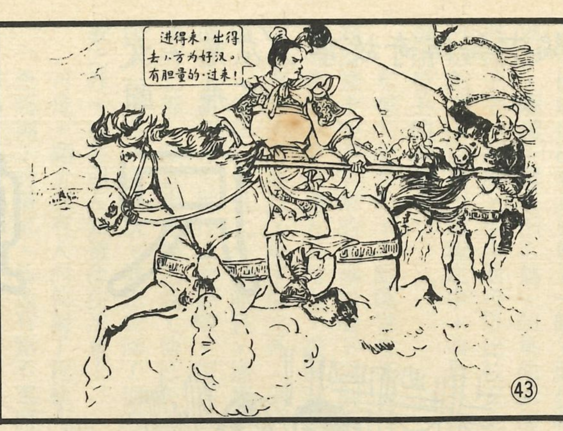
40　岳飛一馬衝入番營，見人便挑，見馬便刺。金兵跑了一天路，哪經得住像猛虎一樣的岳飛橫衝直撞，跑得快的，慌忙去報告粘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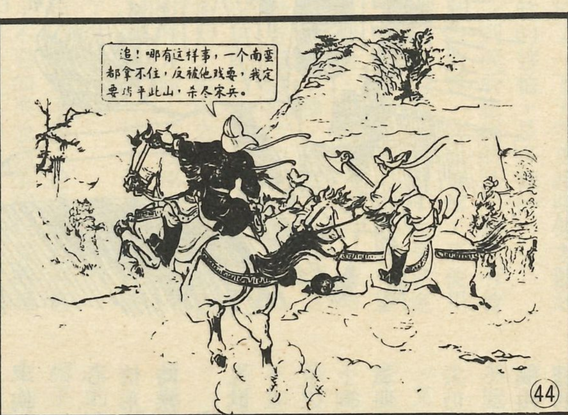
41　粘罕自從帶兵以來，還未見敵手。他見岳飛單騎闖營，拿起流星錘，率領平章、元帥、校尉們一湧齊上，把岳飛團團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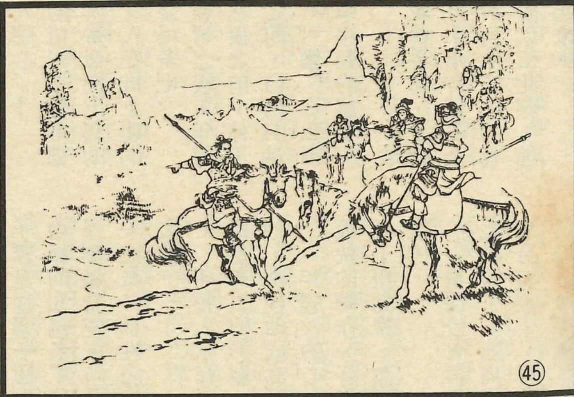
42　岳飛越殺越勇，殺得番將人仰馬翻。這一下更把粘罕激得大怒。



43　岳飛見粘罕黃臉變成黑紫色，曉得已激怒了他，立刻把馬一夾，返身殺出重圍，故意引逗粘罕來追。



44　粘罕氣得大喊大叫，命令平章、元帥撥營，帶領十萬人馬立刻搶佔青龍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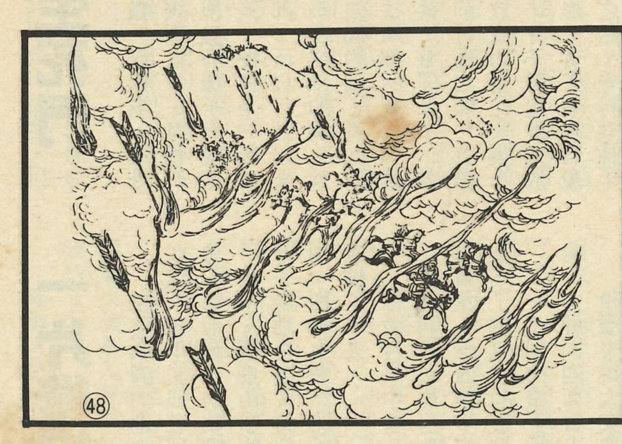
45　岳飛見金兵中計，催馬回到山頂，傳令各路伏兵准備動手。



46　十萬金兵吹着胡笳，敲着皮鼓，象潮水一樣漫天蓋地直奔青龍山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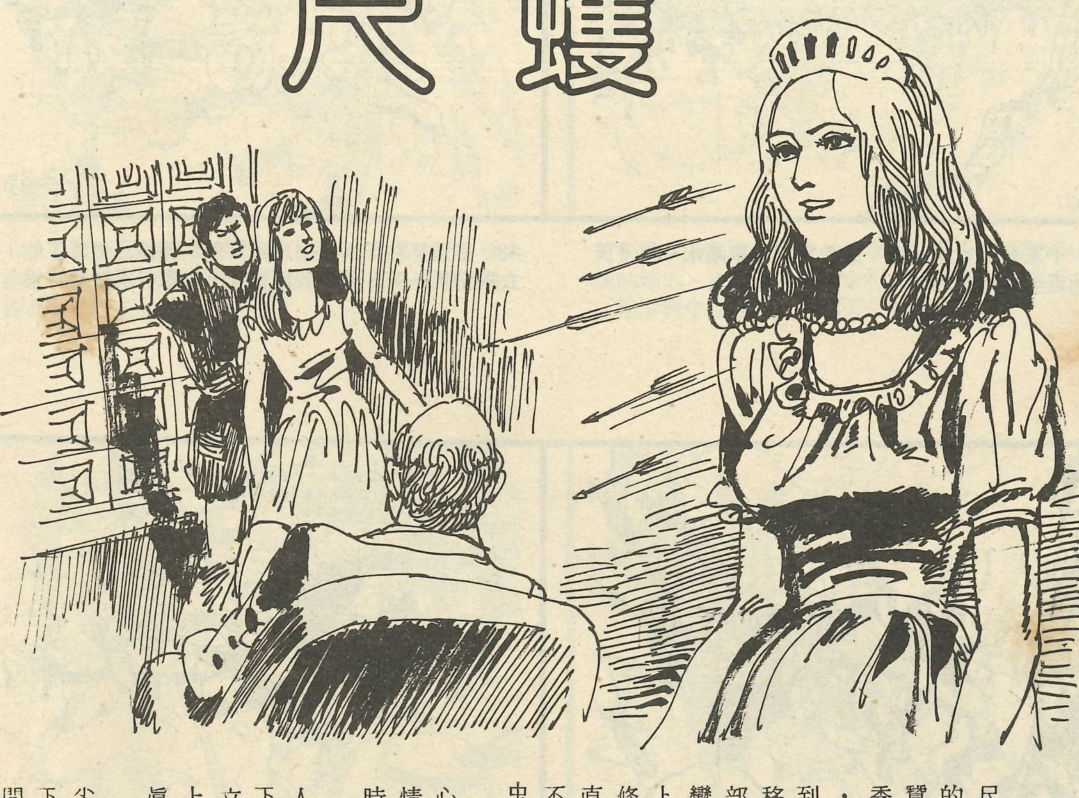
47　一切正如岳飛的預料，金兵恰恰來到鋪滿枯草枯枝的山前要路。這時，一聲號炮，震得地動山搖，那金兵被突然的响聲驚住，前軍趕緊勒馬，後隊收脚不住，一霎時亂成一團。



48　火箭火炮射着枯草枯枝，金兵後隊首先起火。後隊向前衝突，前隊人馬被火燒得紛紛後退。青龍山前滿是濃煙火焰，把天空照得通紅，金兵人撞馬、馬撞人，連死帶傷。　（待續）

騙中騙傳奇故事／左慈・文
可飛・圖

尺蠖



幾番生死門

尺蠖是一種蛾的幼蟲，這種蛾，就叫尺蠖蛾。尺蠖蛾也有十幾種之多，但牠們的幼虫，都叫尺蠖，這種蟲的樣子有點像蠶。身子細，約有三寸長，好像是一節四季豆，脚生在頭部和尾部，所以行動起來，樣子就非常怪，要將長在尾部的脚，移到了齊近頭部的脚，在頭部的脚，再向前移去，如此繼續不斷。當頭部的脚，和尾部的脚，靠在一起的時候，整個身子，就彎了起來，所以牠在向前行進之際，實際上就是不斷彎成弓形再放直的動作，幾十條尺蠖，一起在樹幹上，身子弓起來又放直，向前蠕動，這種情形，實在令人有說不出來的憎厭和不舒服之感，覺得這種毛虫向上爬的姿態實在太令人噁心了！

人看尺蠖拚命向上爬的情形，覺得噁心，不知道反過來尺蠖看人拚命向上爬的情形，是不是也覺得噁心？人在向上爬的時候的情形，只怕還要醜惡得多吧？

在一個漂亮俐落的急轉彎之後，年輕人貼住了滑雪板，在一簇枯樹之前，停了下來，囘頭望去，幾分鐘之前，自己的站立之所，看來已經有點高不可攀，從山頂上向下滑來，那種風馳電掣移動的感覺，眞叫人心曠神怡！

氣溫很低，雙手雖然戴着手套，手指尖仍然有點痲木，年輕人將手指伸屈了幾下，正準備繼續向前滑，滑到他居住的那間由松木築成的屋子去，而就在此際，連續的兩下槍聲，突然响了起來。

一片眷戀情

在這幽靜的地方，他住了超過一年，在這一年中，他聽到的最大的聲响，怕不會响過他自己的咳嗽聲，那突如其來的兩下槍响，襯着山巒的囘音，令得年輕人的身子陡地一震，當他看到他前面的兩株枯樹，樹幹上忽然開了花之際，他已經向前直撲了下去。

他並沒有中槍，他向前撲出去，是爲了躲避再有可能射來的第三槍，他在雪上打着滾，一直滾下去，在平整的雪地上，留下了極難看的痕跡。

一直到他滾下了三十多碼，他才有機會，定神向四面看去。

槍聲來得太突然了，他甚至無法判斷子彈是從哪一個方向射來的，但是憑他對槍械的知識來下判斷，他却可以肯定，子彈劃過冷空氣時所發出的尖銳的呼嘯聲，一定是一柄性能極佳的遠程來福槍所發出來的。

年輕人伏在雪地上，喘着氣，他穿着鮮艷奪目的衫服，而四周圍是一片白茫茫的，那使他成爲最佳的靶子。

年輕人的心頭感到了一股寒意，他用最快的動作，將滑雪板除了下來，然後，身子扭動着，盡可能令浮雪將自己的身子蓋住。

槍聲沒有再傳來，連最後的一下囘聲也靜寂了，四周圍仍然是那樣寂靜，空氣寒冷而凝止，可是年輕人却覺得死亡之神在他身邊徘徊。

他向自己的身子望了一眼，他伏着的地方，離屋子還有三百碼，如果他能够奔進屋子去，那麽，至少他可以比較安全，可是在這三百碼的過程之中，他是不是能避開槍手的射擊呢？

年輕人的手心，在隱隱冒着汗，他巳經對剛才突然其來的那兩槍聲下過判斷，覺得那絕不會是獵人的傑作，因爲這裏根本沒有獵人，而且，除了他之外，最近的隣人，也在一公里之外，而且，這裏除了積雪，並沒有可供打獵的野獸，這裏是芬蘭的北部，接近北極圈之處，他巳在這裏住了一年多，這一次，眞正是除了他的叔叔之外，沒有別人知道他在這裏！

可是，剛才就有人向他射了兩槍！

想起剛才的情形，他還有點不寒而慄，要是那兩顆子彈稍爲瞄準一點的話……

可是，那種不寒而慄的感覺，只不過維持了幾秒鐘，他就忍不住伸手在自己的腦門上拍了一下，同時哈哈笑了起來，他眞是太蠢了，他心中罵了自己一聲蠢才，然後，從雪地上站了起來。

他站在雪地上，成爲極其明顯的一個目標，而且，幾乎是他一站起來，槍聲又响了，就在他身側，還不到一呎處，子彈發出「滋溜」的聲音，鑽進了積雪之中。

可是年輕人却一點也不害怕，他只是揚了揚眉，向子彈飛來的方向，揮了揮手，又繼續向前走去，當他走出七八步之後，第四下槍聲又响了起來，他覺得頭上，像有什麽東西飛過，他伸手在頭上摸了一下，他所戴的那頂絨綫帽上面的一個絨球，已經被射掉了！

年輕人笑了一下，那更證明他才聽到那兩下槍聲時的害怕，是多餘的。

他在那一刹間所想到的是，雖然有槍手在他看不見的地方，向他射擊，所使用的又是遠程來福槍的話，那麽，他早就應該死在第一，二响槍聲之下，因爲裝有望遠瞄準器的來福槍，是十拿九穩的，而開始的兩槍既然放過了他，他實在不應該害怕，那證明對方無意取他的性命，只不過和他開一個玩笑而巳。

年輕人在站了起來之後，本來是想向循着子彈射來的方向，去找那個槍手的，但當他帽子上的絨球，被子彈射飛了之後，他就改變了主意。

他知道自己料得不錯，槍手並沒有取他性命之意，不過如果說這是開玩笑的話，那麽這個玩笑，也未免太過份了一些，如果開槍的人，手指稍爲震動一下——

年輕人改變了主意，決定先囘到屋子裏去再說，那個槍手，能够來到這遙遠的偏僻的地方來找他，當然不會放棄最後的幾百碼不走，不到屋子裏來和他見面！

在年輕人走向自己屋子之際，槍聲一下又一下地响着，他左、右兩脚的滑雪橇上，各中了四槍，留下了八個小孔，而他來到門口之際，最後的兩槍，射斷了他雙手所握的滑雪桿。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空氣乾燥而寒冷，他無法不承認，那個隱蔽的槍手，是第一流的槍手，讓他去易地而處，是不是會有同樣的好成績，還未可逆料。

當然，年輕人在向屋子走去的時候，腦細胞也在迅速和活動着，他在想：誰會找到這裏來，對他作這樣的示威呢？照目前的這種危險遊戲的情形來看，那倒像是奧麗卡公主的標準手法。

想起了奧麗卡公主，年輕人皺了皺眉，又不禁嘆了一口氣。但是，他並不認爲公主會有那樣神妙的槍法，而且，他也最不希望公主在他面前出現——那並不是說他不想念奧麗卡，他幾乎每一天都曾想過，如果奧麗卡不是現在的奧麗卡，那該有多好！

手中的滑雪桿被射斷之後，年輕人也扭開了門。

門才一推開，一股暖意，夾着一股松木的香味，就撲面而來，年輕人順手拉掉帽子，他應該多少有點準備，準備那槍手來訪。

然而，他立即發覺，他沒有機會作準備了，屋子裏巳經有客人，背對着他，站在窗前，那不速之客，顯然一直在窗前看着他，看他中槍之後滾下雪坡，又看着他在槍擊之下，一步一步走向屋子。

當然，那人也知道他進了屋子，可是那人却並不轉過身來，年輕人一時之間，也不知道那是什麽人，因爲那人戴着和穿着愛斯基摩人戴的帽子和外衣，看起來，只是毛茸茸的一團。

但是年輕人立時看到，那人的手中，拿着一幅油畫，那是年輕人的作品，畫的是奧麗卡公主——他心中想像的奧麗卡，一個極美麗的女人，而臉上有着聖潔的光輝。

那幅油畫是年輕人花了很多時間畫成的，他的油畫技巧，或許不是太成熟，但是只要是認識奧麗卡公主的人，誰都可以一看就認出那是她的畫像，而如果是對藝術有一定造詣的人，一定可以看出，畫這幅像的人，在畫像之中，注入了極深的感情。

年輕人看到那人手中拿着那幅油畫，他就不禁苦笑了起來，不知道是高興，還是討厭，他已經知道那是什麽人了，要不是奧麗卡公主，誰會注意這幅油畫？

他伸手在自己的臉上，撫摸了一下，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椅旁有一堆疊得相當齊整的木塊，他順手拿起兩塊來，拋進了壁爐之中，壁爐中的火頭，向上竄了一竄，新落進火焰的木塊，發出了一陣劈劈啪啪的爆裂聲，年輕人緩緩地道：「你是怎麽找到我的？」

奧麗卡公主仍然不出聲，也並不轉過身來，就在這時，「砰」的一聲，門被撞了開來，一陣冷風隨着掩了進來，等到門關好，屋子中又多了一個人，那是一個身形十分高大的西方人，約莫四十左右年紀，手中拿着一柄遠程來福槍。

年輕人望着那人，奧麗卡公主直到這時，才道：「認識這位亨特先生麽？」

年輕人向亨特望了一眼，這個人，這個名字，他好像是什麽地方聽說過的，可是一時之間，他却又想不起來，他只是翻了翻手，道：「亨特先生，你剛才的槍法，很令人佩服！」

那個亨特也拉下了帽子，道：「你的勇氣，更令人佩服，我不明白爲什麽你不害怕！」

年輕人乾笑了一聲，道：「或許我知

道能够在這裏找到我的人，一定不是普通人的緣故吧！」他頓了一頓，才又道：「奧麗卡，妳好麼？」

奧麗卡公主直到這時，才轉過身來，在柔長的獸毛的掩遮之下，她美麗的臉龐，看來像是瘦了不少，不過她的一雙眼睛，仍然是那樣明亮動人，而且，也一樣閃耀着那種深不可測的光輝。

年輕人指着她手中的那幅畫，道：「畫得不好，幾乎不像是你，是不是？」

公主沒有說什麼，只是走向前去，將油畫放在一個架子上，緩緩地道：「不過對你來說，這油畫是無價之寶，因爲他救了你的性命！」

年輕人望着奧麗卡的側影，一時之間，還不明白她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不過，年輕人隨即明白了，奧麗卡公主找到了他，心中懷着極度的恨意，她帶着那個槍手，本來是想來殺他的，可是當她見到了自己的那幅油畫之後，她改變了主意，那就是神槍手亨特爲什麼只是恐嚇他，而沒有射殺他的最大原因！

但，奧麗卡爲什麼要恨到要來這裏殺他呢？

年輕人不禁苦笑了起來，唯一的可能，就是盧拉酋長的那件事發作了，奧麗卡已經知道他在伊通古董店中，並沒有將眞的寶藏換出來，而是將八件贋品，原封不動地帶了出來，由她去交給盧拉酋長！

年輕人一面苦笑着，一面攤着手，道：「你是怎麼找到的？」

奧麗卡公主仍然沒有望年輕人，只是微側着頭，望着自己的那幅油畫，她道：「眞不容易，我足足找了你半年，才知道你在這裏！」

年輕人仍然苦笑着，道：「我以爲盧拉酋長的博物院，要兩年才造得成。」

奧麗卡冷笑一聲，道：「或者你更希望他的興趣過去了，再也不建造那個博物院！」

年輕人攤了攤手，聳聳肩！

奧麗卡笑了起來，道：「不錯，事實的確是如此，盧拉酋長，已經放棄了他建造博物院的計劃，他現在正在興建一條一百公里的快速公路，好讓他統治的地區，成爲全世界賽車的中心！」

年輕人道：「那麼，我不明白——」

奧麗卡公主這才轉過頭來，望着年輕人，潔白的牙齒，咬着下唇，道：「不過，你的運氣不夠好，當盧拉酋長放棄了建造博物院的計劃之後，他就將那十年珍藏，照原價出售，而由我買了下來！」

年輕人的神情更是苦澀，但是他却竭力裝出輕鬆的樣子來道：「那就該說，你運氣不夠好！」

奧麗卡「哼」地一聲，道：「你知道那總共是多少錢？」她不等年輕人回答，就繼續道：「我出讓了我幾家工廠的所有股權，變賣了珠寶首飾，凑齊了那筆錢給酋長，當時我想，我只能够以伊通古董店的訂價三成，將這十件古董賣出去的話，我的財產，就可以增加三成，可是結果，結果——」

奧麗卡講到這裏，聲音變得十分激動，可是她却隨即冷靜了下來，道：「結果是怎樣，你應該知道的了！」

年輕人嘆了一口氣。

除了嘆氣之外，年輕人實在沒有什麼話好說了，奧麗卡公主既然只是用伊通古董店訂價的十分之一，買進了那批古董，可是，那也是一筆極大的數目，年輕人完全不懷疑她要出讓工廠，變賣珠寶，才能凑到這筆錢，而結果怎樣，自然不問可知了。當她發現那十件東西之中，只有那柄寶刀和那頂皇冠是眞的，其餘八件，根本全是贋品之際，唯一的結果就是：她破產了！

這就是奧麗卡她要天涯海角來找他，而且還帶着神槍手的原因了！

奧麗卡公主揚着眉，道：「你現在覺得很高興，是不是？」

年輕人再嘆了一聲，道：「或許你不相信，但是我的確很代你難過，我可以賠償你的損失。」

奧麗卡陡地縱笑了起來，道：「我的損失，你知道我的損失是什麼？」

年輕人問：「金錢方面的——」

他的話還未曾講完，公主就發出了一下尖叫聲，打斷了他的話頭，而她的神情，也變得極其憤怒，在一旁的那位神槍手亨特，後退了幾步，來到屋角，舉起槍來，對準了年輕人。

奧麗卡公主尖聲道：「我一次又一次地相信你，但一次又一次被你欺騙，這種損失，你用什麼來賠償我？你說，你用什麼來賠償？」

年輕人心中很難過，眞的很難過，他張開手，向奧麗卡公主走過來，可是他才跨出一步，公主就厲聲道：「別碰我！」

年輕人站定，奧麗卡喘着氣，道：「本來我決定要殺死你，我要看你慢慢死的，命亨特先射斷你的腿，然後，讓你死在雪地之中，可是，那幅油畫，改變了我的主意……」

她又轉過頭去，望向那幅油畫，聲調也在刹那之間，變得十分柔和，道：「你是全憑想像畫出來的，可見你並沒是忘了我！」

年輕人低聲道：「是，我想念你！」

奧麗卡陡地又變得兇狠起來，道：「你想我什麼？是不是因爲你一次又一次欺騙了我，而使你感到心中很快樂，想起來就好笑？」

年輕人又嘆了一聲，向亨特道：「對不起，請你出去一下，我和奧麗卡有點話要說！」

亨特聽了年輕人的話，現出一種十分難以形容的笑容來。

年輕人一時之間，還不知道他發出這樣的笑容，是什麼意思，可是他立即就明白，因爲奧麗卡公主已然立即道：「你不論有什麼話和我說，亨特都有權在場，因爲他是我丈夫！」

年輕人陡地震了一震，望向奧麗卡，在那一刹間，他心頭的震動，是如此之甚，以致他看出去，奧麗卡俏麗動人的臉龐，竟然有點模糊。不過他還是可以看得出來，奧麗卡的臉上，有着一種復了仇的快感！

年輕人在刹那之間，心頭不知湧起了多少事來，他直到這時才知道，原來奧麗卡知道他對她的感情，所以才嫁了人，用

這個行動來使他也感到痛苦！

年輕人本來是想掩飾自己的痛苦的，他的能力，也完全可以做得到這一點，但是他覺得完全沒有這個必要，因爲他在奧麗卡那種充滿了復仇的快感的神情中，也同時看出了她心頭的痛苦。

年輕人後退了幾步，頹然坐了下來，低着頭，過了半晌，才用一種十分平板的聲調道：「恭喜你！」

奧麗卡公主尖聲笑了起來，道：「我破產了，因爲你，我沒有辦法，只好嫁給亨特，他有足夠的錢，可以使我依然過豪奢的生活。」

年輕人向亨特望了一眼，這時候，他已經知道亨特是什麼人了。

亨特是一個典型的花花公子，愛好一切刺激的運動，曾獲得幾次世界性大賽車的冠軍，他精擅爬山、射擊、游泳、劍擊，和一切屬於新時代的時髦玩意，精通幾國的語言，最重要的是，他是巴西擁有私人土地最多的一個人，他有着數不清的財產！

看樣子，奧麗卡公主嫁了亨特這樣的一個人，倒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年輕人想到了這裏，又不禁喃喃地道：「恭喜你！」

公主再度縱笑了起來，年輕人有點無可奈何，道：「現在，你也一定不在乎我金錢上的補償了，對不對？你既然找到了我……」

奧麗卡揚了揚眉，打斷了他的話頭，道：「不錯，我不在乎你金錢上的補償，可是……」

年輕人沉聲說道：「你已經結婚！」

公主冷笑道：「我要你替我做一件事。」

年輕人陡地站了起來，揮着手，大聲道：「每一次，我都不是存心騙你的，可是你一定要我做我所不願意的事，你是自己在騙自己。」

奧麗卡公主的神色，變得十分冷峻，道：「這一次，你不會有騙我的機會，亨特，是不是？」

亨特在奧麗卡面前，看來有點像是木偶一樣，和他那種花花公子的聲名，完全不相稱，他只是盯着年輕人，直到聽得那一問，才道：「當然是，奧麗卡。」

年輕人聽到他們兩人的一問一答，不禁有點啼笑皆非，同時，他的心中，他有幾分苦澀的味道，這自然是因爲奧麗卡公主忽然嫁了這樣一個花花公子。

他在芬蘭北部，終年積雪，人跡不到的地方隱居着，當然是爲了躲避奧麗卡，可是他的心情却也十分矛盾，連他自己也覺得不能解釋。

他只是坐了下來，拿起了一根在壁爐中燃燒的松枝，點着了烟，深深吸了一口氣，奧麗卡公主的神情，看來像是一隻踏住了老鼠的貓一樣，道：「你怎麼不問我，這次我要你去做什麼？」

年輕人徐徐地噴出了一口烟，緩緩搖了搖頭，道：「奧麗卡，我認爲，任何遊戲都應該停止了，或者，你應該找別人和你去一起玩，例如亨特先生，你找我來帮助你，你應該知道後果的！」

奧麗卡揚了揚眉，發出了一陣「嘿嘿」的冷笑聲來，道：「這一次不怎麼相同，我是有準備而來的，你爲什麼不先問，我是怎麼找到你的？」

年輕人聽得公主那樣問，心中不禁陡地一動。

是的，公主是怎麼找到他的的呢？他在這裏，和上次在尼泊爾隱居不同，只有他叔叔一個人知道，而這時，看公主那種有恃無恐的神情，難道他的叔叔——」

年輕人一想到這裏，不由自主，陡地站了起來。

奧麗卡立時冷笑道着，說道：「你想到了？」

年輕人像是根本不沒有聽到奧麗卡的話，立時又坐了下來，可能是他叔叔吃了奧麗卡的虧，但是他隨即想起，那是不可能的，他現在這一身應付任何惡劣的本領，全是在他叔叔那裏學來了，他要對付奧麗卡，要不是感情上的糾纏的話，可以說只是一舉手之勢而已，他的叔叔怎會吃虧呢？

他剛想到這裏，奧麗卡又道：「你雖然想到了，可是你仍然以爲那不可能？」

年輕人立時抬起頭來，以極其疑惑的神色，望定了她，她那兩句話像是完全猜中了他的心事，實在是不能不令他起疑！

年輕人緩緩地道：「我以爲你是來殺我的！」

奧麗卡道：「是的，但是現在，我既然改變了主意，就要你替我做點事。」

年輕人噴出了一口烟，道：「算了，我不會替你做任何事，因爲你永遠不會滿足——」他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道：「這次我如果答應你，或者你下次又會要求我，帮你去做一個女皇帝！」

奧麗卡公主忽然笑了起來，一時之間，年輕人實在不知道自己那句話，有什麼好笑之處，可是奧麗卡却不斷地笑着，足足笑了半分鐘，才道：「你說對了一半，我不是下次要做女皇帝而是這次就要。」

年輕人陡地一震，連手中挾着的烟，也幾乎掉了下來。

這樣的話，如果出自別的女人之口，年輕人自然完全不會去考慮這件事的眞實性，但是出自像奧麗卡這樣的女人之口，年輕人却也不會懷疑她的眞實性。

她想要做女皇，這眞正是異想天開到極點的想法，她是準備去發動一場革命，還是用什麼其他別的辦法呢？

年輕人定了定神，有點苦澀地笑了起來，道：「恭喜你順利登基，我不想做什麼開國功臣，也不會踏進你的領土半步，同時，我告訴你，任何威脅，對我都不發生作用，剛才你錯過了殺我的機會，以後也不會再有同樣的機會了，你走吧！」

奧麗卡只是冷冷地望着年輕人，在一旁的亨特，突然怒不可遏，踏前一步，揮動手中的來福槍，槍管向着年輕人的臉上，疾掃了過來。

年輕人一伸手，抓住了槍管，順手一拉，亨特整個人向前衝來，手仍抓在槍柄上，可是年輕人的手轉了一轉，亨特的手腕跟着轉動，雙手不由自主，鬆了開來，年輕人手再向前一送，槍柄在亨特的肚子上，重重撞了一下。

雖然亨特穿着很厚的衣服，不過那一

下，仍然撞得他面上的肌肉抽搐，彎着身後退了出去，他在退出之際，雖然，是彎着腰，可是仍然抬着頭，用一種絕不相信的神情，望着年輕人。

他不明白年輕人是用了什麼手法，將他手中的槍奪去，又怎麼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中，連身子也挺不起，就重重撞了他一下的。

亨特當然不可能明白，他雖然是第一流的西洋拳擊的好手，可是他怎能懂得中國武術中的三十六路大擒拿法？又怎麼能懂得中國詠春拳術中「勁發於寸」的道理呢？

年輕人順手將奪過來的來福槍拋了開去，目光冷峻。

奧麗卡公主也在這時，滿面怒容，來到亨特的面前，揚起手來，左右開弓，就在亨特的臉上，接連打了兩個耳光，同時罵道：「蠢才，我對你說過多少次了，叫你不要動手，告訴你，和他相比，你只不過是一團泥！」

奧麗卡會這樣對待自己的丈夫，年輕人也不禁呆了一呆，亨特慢慢直起身子來，臉上的肉，在簌簌地跳動着，看來極其生氣。

但沒有多久，他就變得十分順從，道：「是。」

接下來發生的事，更出於年輕人的意料之外，奧麗卡的怒容未息，指着門外道：「我們走！」

年輕人怔了一怔，亨特已向外走去，不但亨特向外走去，奧麗卡跟在後面，年輕人實在想不通，何以一剎那間，公主就肯離去，他當然不那麼樂觀，以為事情已然全過去了。

亨特先拉開了門，寒風捲了進來，年輕人道：「亨特先生，你的槍！」

亨特略停了一停，可是他還未及轉過身來，就見奧麗卡一伸手，推了出去，亨特被推出去，一腳踏在外面的積雪之上，靴子將積雪踏得發出了「吱」的一聲響，奧麗卡也在這時，轉過身來，指着壁爐架上的一隻旅行袋，道：「你看看這裏面的東西，看完了，如果想來找我，我在赫爾辛基。」

奧麗卡公主話一講完，就重重關上了了門，年輕人直到奧麗卡一指，才發現壁爐架上的那隻旅行袋，因為剛才他在槍林彈雨中進來，一進來就看到了奧麗卡，一切來得實在太突然了。

他先不去看那旅行袋，只是立時來到了窗前，向外面看去，只見奧麗卡和亨特，已經走出了十來步，從前面的高地上，兩輛雪車，以極高的速度，衝了下來，到了他們的面前，駕駛那兩輛電動雪車的兩個人，面貌看不眞切，因為他們全戴着很長的皮帽子，但是可以看得出，他們的身形都十分高大。

而更令得年輕人愕然了，是那兩輛雪車的車頭上，竟然都架着機槍！

亨特和奧麗卡的動作很快，年輕人在一個錯愕間，兩人已分別上了雪車，雪車也向前疾駛而出，濺起四溜雪花，轉眼之間，就看不見了。

年輕人深深吸了一口氣，回轉身來，來到了壁爐之前，取過了那隻旅行袋來，將拉鍊拉開，兩隻扁圓形的盒子來，那是兩卷影片。

那年輕人又怔了一怔，這兩卷影片，那自然是奧麗卡留下來要給他看的了，他想順手將之拋到雪地中去，根本不去理會它，可是，他終於站了起來，拉出了放映機。

他之所以決定要看那卷電影，決不是因為好奇，而是他心中對奧麗卡是如何找到自己的這一點，心中還有着想不通的疑題。

奧麗卡公主是怎樣找到他隱居的所在的？為什麼她立刻就走，而且好像預定他一定會到赫爾辛基去找她？她說的要做女皇帝，又是什麼意思？

這些問題，在那兩卷影片中，或許可以得到答案。

他拉出了放映機之後，隨便拿了一卷，裝了上去，放映機發出軋軋的聲響，前面的牆上，出現了一片極其廣寬的平原，接着，便是一個規模相當宏大印地安土人的聚居地，看來像是在南美洲。

再接着，影片上出現的是許多排列整齊的印地安戰士，一眼望去，幾乎望到盡頭，可能超過一萬人，那些印地安戰士，都穿着他們傳統的服裝，有的還戴着五色繽紛的羽毛冠，來表示他們的身份。

看來，這像是風土紀錄片，可是年輕人卻越看，心中越是吃驚。

因為他已看到，影片中的那些印地安戰士，手中所拿的，並不是他們傳統的武器，弓箭或是長矛，而是極其現代化的武器。

從那些武器看來，影片上的那些印地安戰士，是一個攻擊力極强的戰鬥兵團！

年輕人全神貫注地看着，不一會，他又看到那些印地安戰士，全都舉槍致敬，幾輛吉普車駛了過來，奧麗卡公主站在最前面的一輛吉普車上，服飾奇特，看來像是一個印地安女皇。

年輕人看到這裏，陡地站了起來，按下了放映機上停止掣。

牆上的電影，就停在奧麗卡的身上，奧麗卡微舉着手，顯然她是在檢閱那些戰士。

年輕人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卷影片，奧麗卡的話，再加上亨特，他至少已經可以知道怎麼一回事了，一點也不是開玩笑，奧麗卡的確想做女皇帝，她要建立一個印地安王國！

亨特在巴西，擁有大量的土地的面積，比一般小國家大得多，傲桀不馴的印地安人，又是最容易煽動的，如果已有了那麼多武器……

年輕人眞有點不敢想下去，世界上有各種人種的國家，可是沒有純印地安人的王國，奧麗卡的這個計劃，可能獲得美國激進印地安人的支持，她不是開玩笑，眞的想建立一個王國。

年輕人呆了半晌，又按下了一個掣，電影繼續放映下去，他看到跟在奧麗卡的吉普車上坐着亨特，和兩個印地安人，那兩個印地安人，一個看來地位很高，像是大酋長，而另一個一望而知，是一個大祭師！

再後面的一輛吉普車上，是兩個白種人，穿着制服，那是納粹德國將軍制服！

年輕人的心頭，又一陣亂跳，希特勒戰敗之後，的確有不少納粹軍人，逃到了南美洲，以逃避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

這兩個納粹將軍，當然現在是奧麗卡的手下，帮助她策劃，如何建立一個印地安王國的了！

年輕人不由苦笑了起來，他深知奧麗卡公主的「遊戲」，但是却也料不到，她竟然會玩起這樣的遊戲來。」

影片放完了，年輕人收了起來，思緒很混亂，他再裝上了第二卷。

第二卷影片才一開始，年輕人就不由自主，發出了「啊」地一下低呼聲。

他首先看到的，是一個老籐盤虬，十分古雅的中國式庭園的正門。

那自然是他極其熟悉的，那是他叔叔在金馬倫高原的一間別墅，而且他也知道，當他在芬蘭北部，和他叔叔分手之後，他叔叔正是在金馬倫原的那所別墅中居住，作高地蝴蝶生活的研究。

如今影片一開始，就出現了這別墅的正門，那就證明，他叔叔的確是出了事！

年輕人只覺得心中一陣慌亂，幾乎連手中的烟也有點挾不穩，接着，他就看到，有一架直昇機，自天而降，停在門口，直昇機才一停下，就有幾個穿着醫院制服的人下了機，其中兩個，抬着一付担架，直奔進去。

跟在担架後面的幾個人中，有一個穿着白色長袍，正是奧麗卡。

一行人進了庭園，直昇機的機翼，還在轉動着，不一會，打架就抬着人，走了出來，銀幕上出現躺在担架上的人的特寫鏡頭，年輕人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呻吟聲，那是他的叔叔。

他叔叔看來衰弱而蒼白，閉着眼，一動也不動。

年輕人看着担架上了直昇機，門內又有幾個人走了出來，奧麗卡公主在前，跟在她後面的，是兩個五十左右的男人。

那兩個男人，年輕人也認得的，一個是別墅中的男僕，另一個是厨子，到了門口，奧麗卡就轉身，拍了拍他們兩人的肩頭，說了兩句話，現出嘉許的神色來，接着，就看到她取出了兩大叠鈔票，一人分了一叠，僕人和厨子拿了錢，與高采烈地走了進去。

再接着，直昇機起飛，影片也結束。

年輕人僵立着，任由軟片在放映機上轉動着，發出「拍拍」的聲響來。

整件事已經很明白了，他叔叔在毫無抵抗的情形下，被奧麗卡弄走了。

奧麗卡是用什麼辦法，使他叔叔變得毫無反抗的，他很明白了，她收買男僕和厨子，一定是花了不少工夫，用慢性毒藥，放在他叔叔的食物之中，令得他叔叔越來越衰弱，終於任人擺佈！

年輕人雙手緊緊地握着拳，手心在冒着汗，陡地，他發出一聲怒吼，用力將放映機推倒，人也向着門口，疾衝了出去。

可是，當他才一拉開門，寒冷的空氣迎面撲過來之際，他打了一個寒戰，停了一停，立時又回到了屋中。

寒冷的空氣，使他的頭腦清醒了不少，他覺得如今是處在絕對的下風，他只知道他的叔叔落在奧麗卡的手中，但是還不知道叔叔是被困在什麼地方，生死如何，他不能憑衝動行事。

越是處在下風，就越是要鎭定。

現在，沒有別的辦法可想，自然只有按照奧麗卡安排的路去走，第一步，先到赫爾辛基去找她！

年輕人來回踱了好久，收拾了一下應用的東西，提着一隻手提箱，離開了屋子，在屋子的後面，登上了雪車，駕着雪車，向前駛去。

放眼望去，四周只是茫茫的一片積雪，而他的心頭，也同樣茫然，這一次，他不能騙奧麗卡，不能再弄同樣的手法了，因為奧麗卡已完全佔了上風！

兩天之後，他到了赫爾辛基，才下飛機，就聽到播音機中，叫着他的名字，他來到了一個櫃前，一個金髮北歐美人，交給他一封信。

一看信封上的字跡，他就知道那封信是奧麗卡公主寫給他的。

年輕人走開了幾步，把手提箱放在地上，拆開了那封信來，信上寫着：「我知道你一定會來的，不過，你想見我，還要經過長程的旅行，我已經回去了，回到屬於我自己的土地，你要見我！請到里約熱內盧來吧。」

在信的後面，是一個稀奇古怪的徽號，那可能是未來的奧麗卡印地安王國的國徽了！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一切要等見到了奧麗卡，才有辦法進一步開展，奧麗卡就算安排他到南極去，他也只好依命前往！

年輕人將信摺好，站起來，開始去購買機票，在一小時之後，又登上了飛機。

從那一刻起，他就開始了漫長的旅程，奧麗卡公主對他的行程，像是十分熟悉，每當他必需在一個大城市逗留若干時候，在機場總會叫出他的名字，他就可以得到奧麗卡的信。

奧麗卡的信，每一封都很簡單，只是要他繼續飛行一直到達里約熱內盧為止。

年輕人終於到了里約熱內盧，他在機場大堂中，等候着擴音器叫他的名字，就在他等待期間，兩個身形魁梧的印地安人，來到了他的身後。

那兩個印地安人，來到了他的身後，一個一聲不響，伸手就將他手中的手提箱，接了過去，另一個只說了一句話：「跟我來！」

年輕人沒有任何表示，就跟着他們，向外走去，出了機場，一輛豪華大房車，就駛了過來，年輕人上了車，車向前疾駛而去。

車子經過了市區，並駛向郊區！年輕人索性閉目養神來，一直到七小時之後，車子才駛進一幢極大的房子範圍。

汽車經過的過路兩旁，盡是經過悉心整理的草地和花圃，大大小小的噴泉和石像，站立在花圃中，向前看去，就是那幢宏偉壯麗的大廈。

車子在大廈門口停下，年輕人一下車，就看到亨特走了出來，冷冷地望着他，道：「你來了，她在等你！」

年輕人仍然不說甚麼，跟着亨特走進去了，穿過了一個極大的大廳，來到了書

房，年輕人就看到奧麗卡和那兩個納粹將軍，站在一張大桌子前，桌上排着一幅極大的南美洲地圖。

那張南美洲地圖，和普通的南美洲地圖，有着極其顯著的不同之處。

那張南美洲地圖，除了一塊心形的地區外，其餘的地方，全是白色的。

那一塊心形的地區，看來相當大，包括了巴西北部的一片土地，和委內瑞拉，秘魯，哥倫比亞一部份的領土，甚至連圭亞那也被侵蝕了一部份，至於法屬圭亞那，則恰好在心形的右方突起部份，完全不見了。

年輕人一進來，奧麗卡和那兩個納粹軍官，就一起抬頭來，奧麗卡道：「亨特，將門關上！」

亨特像是一個忠於主人的狗一樣，連答應一聲都不必，立時關上了門。

年輕人定了定心神，當他在旅途中的時候，他已經做了不少事，首先，他對他叔叔的情形，已經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那是在幾個中間站！和他叔叔的一些舊部下，或者說，一直替他叔叔工作的那些人，取得聯絡的結果。

那些人，也正因爲他叔叔的失踪而感到奇訝，年輕人更從一個他叔叔熟稔的醫生口中，知道老人家在近兩個月來，身體很差，精神不好。

年輕人相信，那是慢性毒藥的結果，而現在的情形，比慢性中毒還要嚴重，因爲他叔叔在奧麗卡的手中！他也可以肯定，他叔叔是在南美洲，但要在整個南美洲找尋一個被人小心藏起來的，有病的老年人，那簡直是在開玩笑了。

至於奧麗卡的「大業」，年輕人也曾到處打聽過，可是卻一點消息也沒有獲得，直到這時，他走進了這間房間，看到了桌上的那幅地圖，他一看就心裏有數，在地圖上有顏色的部份，一定就是幻想中的「奧麗卡印地安王國」的版圖了。

奧麗卡冷冷地望着年輕人，道：「你看過那兩卷電影了，對於他們的雄心，你有甚麼意見？」

年輕人冷笑了一聲，他的回答很簡單，道：「希特勒也曾對着他的巨型地球儀發過白日夢！」

奧麗卡有點惱怒，她的臉開始脹紅，道：「我和希特勒不同，我們的條件比他更有利。」

年輕人聳聳肩。

奧麗卡的臉更紅，聲音也更高，道：「希特勒是要去征服別的民族，那是做不到的事，而我們，是要聯合三百二十多個印地安部落，組成他們自己的王國！」

年輕人冷然道：「原來妳也知道有做不到的事！」

那兩個納粹將軍顯然有點怒意，沉着臉，面肉抽動，不過年輕人望也不向他們望一眼。

奧麗卡要在南美洲建立王國的計劃，不是一項遊戲，而是一項眞正的計劃，而她的本錢，也不單是那些已經有了現代化武器配備的印地安土著軍人，她還有更厲害的武器，一枚氫彈！

她要是有了那樣的武器，雖然在訛詐威脅之下，仍然未必成功，但是，那總可以在想像之中，使她覺得夢幻和現實，只不過是一綫之隔！

年輕人更明白，奧麗卡現在，還沒有氫彈，要在他的身上，得到那種一下子可以毀滅一個城市的武器！

年輕人深深吸了一口氣，抬起頭來，道：「我叔叔在甚麼地方？」

奧麗卡作了一個美妙動人的手勢，道：「等氫彈運到了我們的基地，就將你叔叔交給你，保證他健康如昔。」

年輕人陡然之間，覺得極其疲倦，他本來是想對着奧麗卡大聲吼叫的，可是，結果他卻只是伸手，在自己的臉上，撫摸了一下，有氣無力地說道：「你看幻想式的卡通片，看得太多了，我不是超人，世界上也沒有甚麼人，憑空可以得到一枚氫彈的！」

奧麗卡公主冷冷地道：「你可以的，爲了救你的叔叔，你做得到，而且，還有我們的印地安朋友帮助你，你可以做得到的！」

年輕人的聲音聽來仍然有氣無刀，道：「這樣說來，你們的目標是美國？」

公主挺了挺胸，說道：「是的，那算是美國白種人攫奪印地安人土地的一種補償！」

年輕人站了起來，道：「你何不在聯合國大會上，向美國政府提出這樣的補償要求？」

奧麗卡顯得很惱怒，尖聲道：「別忘記，你叔叔的性命，在我們手上！」

年輕人要用盡他的一切抑制力，才使他的怒意不致表現出來，他沉着氣，道：「任何人的生命在你手上，我都無法做得到這樣的事！」

一個納粹將軍踏前一步，道：「朋友，這事情，事實上不像你想像中的那麼困難。公主說你是最佳人選，而事實我們可以找到同樣合適的人去辦這件事！」

年輕人由心底產生了一股厭惡感，他冷笑道：「那麼你爲甚麼不找旁人？」

奧麗卡公主厲聲道：「我要你！」

年輕人轉過身，對着奧麗卡，他想說幾句刻薄話，可是結果，他只是揮了揮手，沒有說甚麼。

年輕人又坐了下來，只是仰頭看着牆上所掛的一幅油畫，公主却又來到了身前，道：「你不要後悔，你叔叔會受到極殘酷的待遇，你別忘了，他現在是一個毫無抵抗能力的老人！」

年輕人的視綫不變，只是他的面上肌肉開始抽搐。

奧麗卡又繼續道：「我們會將他受痛苦的情形記錄下來，讓你欣賞，第一步，我會將南美洲那種有毒的生漆，塗在他的臉上，你該知道那會有甚麼結果的了？」

年輕人臉上的肉抽搐得更甚，尤其是當亨特爆發出極難聽的笑聲之後。

公主咬着牙，道：「第二步，將他的雙腿，暴露在外，放在黑蟻窩上面！」

亨特的笑聲更難聽，年輕人覺得自己快支持不住了，他的精神已到了不能支持的極限。

他的聲音變得更虛弱，他已變得無法自持，他只好不斷地揮着手，像是想藉此揮走奧麗卡說過的話和亨特的笑聲，他覺得自己在冒虛汗，他道：「你知道，我是不受人威脅的！」

公主得意地笑起來，道：「未必！」

年輕人用盡氣力叫了起來，但是在他自己聽來，他的叫聲，好像是來自一個十分遙遠的地方，他叫道：「將他放出來，將他放出來！」

寬大的房間中，只有他一個人的叫聲，旁人只全是冷冷地望着他。

年輕人覺得自己的叫聲，好像越來越遠，汗水涔了下來，使得他的視綫有點糢糊。

他不知道自己叫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停止了叫喚之後，喘息了多久。

他只知道，忽然從他的口中，說出了一句話來，道：「已經計劃好的步驟是怎樣的？」

接着，就是奧麗卡輕鬆的笑聲，那麼動人，聽來自遠而近，年輕人抹了抹汗，他還是在那間房間中，公主就在他的面前，抓住他的手，令他站起來，然後，仰起臉，在他的唇上輕吻了一下，神情高興得像是一個獲得稱心如意的生日禮物的小女孩。

亨特也走了過來，道：「整件事情，是我計劃的，我認得維納議員的好女兒，維納議員的工作，和熱核武器的發展有關，所以，我有一切資料——」

年輕人用心聽着，因爲他知道那不是遊戲，這幾個人是瘋子，但是他却不能不和他們在一起！

× × ×

道旁的白楊樹葉，在風中簌簌作响，年輕人駕着一輛舊車，駛在道路上，他到這個小鎮上，已經有十天了，他的身份，是一個南美作家，他的容貌也經過化粧，這一切，全是照着公主的計劃行事的。

沒有人對他的身份，有任何的懷疑，事實上，在這個恬靜的小鎮上，好像一切都照着簡單的規律在運行，不可能有任何意外一樣。

第十天，這應該是他開始活動的時候了，他駕着車，駛進了一個山谷，那裏有一片草地，有一個教師，帶着一羣孩子在捉蝴蝶，他繼續向前駛，穿過了山谷和一條鐵路，轉進了一條公路，在公路邊的一幅空地上，他看到了那輛大卡車。

大卡車停着，有兩個卡車司機模樣的人，正在車旁站着，一手拿着罐頭啤酒，一手拿着牛肉包。

年輕人將車子駛到卡車後，停了下來，卡車廂打開，一條斜板，伸了出來，年輕人駕車駛進卡車的車廂去，車廂裏漆黑一片，但是車門立時被打開，一股幽香，飄了進來，停留在他的身邊。

接着，奧麗卡的聲音，在他耳際响起，道：「一切都很順利——」略停了一停之後，又道：「你租用飛機，有沒有惹人起疑？」

年輕人道：「好奇的南美作家，租用一架中等大小的飛機，這是很平常事！」

公主笑了起來，道：「我早就說過了，很容易，明天開始，在熱核基地的附近，就會有印地安人的示威，參加的人會越來越多，三天之後，估計有兩千人，示威會發展成爲騷動——」

年輕人不出聲，只是聽着。

公主又道：「你看，所有的印地安人，全支持我，在騷動發生之後，你就趁機混進熱核基地去！」

年輕人「哼」地一聲，道：「一枚氫彈，連同它的引爆裝置，有好幾噸重，我混進去有甚麼用，難道能夠一隻手將它提出來？」

奧麗卡道：「我們不要引爆裝置，只要它核心部份，你已經熟讀資料，那不過是三十公斤重！」

年輕人道：「不錯，可是你也讀過資料，該知道那三十公斤的東西，是世界上最危險的物品，任何人接近它，輻射就會毫不容情地使他死亡！」

黑暗中，卡車廂在震動，公主沉默了半晌，才道：「我一定要得到它！」

公主停了一停，又道：「防止輻射的箱子我們也有，而且已經運進去了，你究竟怕甚麼？」

年輕人嘆了一聲，道：「我怕你會變成瘋子！」

公主縱笑了起來，道：「我已經是瘋子了，你心中其實是想這樣說對不對？」

年輕人深深吸了一口氣，這十天來，他的生活看來很平靜，但是在他的租機飛行中，兩次飛行熱核基地降落，再利用內應接應，已經混進基地去了兩次。

當然，混進基地去，再安然退出是一件事，要想將一枚氫彈的核心部份偷出來，又是另一回事，但是他却必需那樣做。

因爲他知道，他的一切行動，奧麗卡都派人監視他，唯有一切都按照她的計劃來行動，才能保護他叔叔的生命，而他之所以一直在聽從公主的計劃，也就是爲了要等候他和公主單獨相處的機會。

現在，這個機會已經來臨了，他遲疑着，沒有照自己的計劃行事，當然是因爲怕萬一他的計劃不成功，他叔叔就完了！

年輕人在吸了一口氣後道：「好的，那我們就照計劃行事，誰駕車接應我？」

奧麗卡道：「亨特！」

年輕人「哼」地一聲，道：「我還是不明白，就算你成了女王，有甚麼好處，我看不出你現在的生活，有甚麼不好！」

奧麗卡尖聲道：「廢話！」

年輕人又道：「有一種毛蟲，叫作尺蠖，你有沒有注意過這種毛蟲？牠用盡全身的氣力，在樹幹上爬着，形態醜惡，可是毛蟲究竟是毛蟲，不論牠多麼努力，牠唯一的結果，只是變成一隻蛾而已！」

奧麗卡冷笑道：「我不同，我可以變成——」

奧麗卡才講到這裏，年輕人已陡地揚起了手，一掌砍了下去。

車廂中雖然很黑暗，但是年輕人早已認明了他要砍的地方，那是奧麗卡左頸旁的大動脈，他也確具自信，這一掌砍下去，立時可以令她昏迷。

而他在一掌砍下的同時，立時模仿着奧麗卡的話，接了下去，說道：「——女王！」

接下來，年輕人變得極其忙碌，他開亮了車頭燈，看到卡車廂中，有座控制台，那是他意料之中的事，車內的一切談話，亨特和納粹將軍都聽得到！

年輕人一面輕輕將奧麗卡的身子，放平在車座上，一面打開車門，走了出去，同時又學着奧麗卡的聲音，和用他自己的聲音，交談着。

他模仿奧麗卡的聲音，當然不能十足，但是通過無綫電通訊儀之後，收聽到的人，却也不會起疑。

年輕人出了汽車來到了控制台之前，仍然用奧麗卡的聲音，說道：「亨特，你聽着，我要和他單獨在一起，監視他的行動！」

控制台的一具通訊儀中，傳來了亨特的聲音，具有爆炸般的憤怒，道：「那太過份了！」

年輕人立時用本來的聲音道：「奧麗卡，你不應該嫁給他的！」

他立即又模仿奧麗卡的聲音，叱道：「亨特，別做傻瓜，別忘了我對你說過甚麼！」

年輕人其實並不知道奧麗卡對亨特說過甚麼，但是他却可以知道，能使亨特這樣的一個人，俯首貼耳，像是狗一樣，奧麗卡一定對他有着承諾。

果然，這句話很有用，過了片刻，又聽到了亨特心平氣和的聲音，道：「其餘呢？」

年輕人模仿奧麗卡的聲音，道：「仍然照計劃！」

亨特答應了一聲，年輕人按下了一個掣，仍然模仿奧麗卡的聲音，道：「減慢速度！」

他立時回到了汽車中，奧麗卡仍然昏迷不醒，他發動了車子，卡車的速度在減慢，卡車廂後面的板放下來，年輕人倒退車子，從卡車廂中，駛了出來。

他一駛出卡車廂，卡車加快速度，向前駛去，而他也迅速轉進了一條小路。

在他轉進小路之後不久，他停了下來，望着奧麗卡，奧麗卡的眉毛，開始顫動，接着，她倏地睜大了眼，也立時坐了起來！

奧麗卡在醒過來之後，所顯出的那種怒容，年輕人是從來也未曾在她臉上見過的，她一面尖叫着，一面立時伸手來抓年輕人的臉。

年輕人一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腕，道：「別迫我扭斷它們！」

奧麗卡公主罵出一連串的粗話，年輕人冷冷地聽着，道：「沒有用的，現在你在我手中！」

奧麗卡尖叫着，道：「我要將你們一起餵黑蟻！」

年輕人點頭道：「我同意用黑蟻，我還會先塗上蜜糖，在這裏——」

年輕人一面說，一面在奧麗卡的身上，用手指輕輕地移動過去，又道：「而且，我也不會蠢到將你放在蟻窩上，我只是用一百隻，或者更少的蟻，來享受你身上的那些蜜糖！」

奧麗卡的身子，不由自主，發起抖來，她叫道：「你在做夢！」

年輕人道：「一點也不，再向前駛二十哩，就有飛機，一上飛機，我們就可以飛回南美洲去，至於要找噬人的黑蟻，不會太難吧！」

奧麗卡大口地喘着氣，眼睜得很大，年輕人不再說什麼，立時又駕着車向前衝去，直到幾乎駛出了一哩，奧麗卡才叫了起來，道：「停車！停車！」

她一面叫着，一面就去開車門，那時的車速，在時速一百哩，年輕人並不去阻止奧麗卡開車門，只是在她將車門開了之後，又將車速高了二十哩，奧麗卡向外看去，路面像飛一樣，向後縮去，迎面而來的勁風，逼得她連氣也喘不過來。

年輕人冷冷地道：「跳吧，那比身上塗上蜜糖，再被黑蟻來咬，要好得多！」

奧麗卡緊咬着下唇，憤然地關上了車門。

她打開車門的目的，自然是想跳出車去，可是她也知道，在這樣的車速之下，除非是久經訓練的專業人員，還要有足夠的保護，不然，實在是在自己找死，而這時，她却一點也不想死！

她轉過頭，用兇狠的眼睛，瞪定了年輕人，年輕人却吹着口哨，道：「別打什麼主意，車子要是出事，你死亡的機會比我更高，怎麼，看你的樣子，好像並不喜歡回南美洲去！」

奧麗卡的眼珠中，噴出憤怒的火燄，她緊緊地握着手，不過，在她還未曾想出如何來對付年輕人之際，已經可以看到那雙引擎飛機了！

車子直衝過去，跟着就要撞中那架飛機之際，年輕人才陡地停了車，令得奧麗卡的身子，向前傾去，而年輕人也在這時出手，抓住了她訊左腕，將她的右臂，反扭了過來，推着她下了車子向飛機走去。

奧麗卡被年輕人推出了幾步，突然停了下來，向後仰頭，看着年輕人，在她的臉上，已完全沒有了憤恨的神情，看來只是一片幽怨，在她豐滿的嘴唇中，吐出動人的聲音，道：「你完全將我當敵人？」

年輕人不禁嘆了一口氣。

奧麗卡公主這時的神態，是如此動人，完全是等待情人熱吻的姿態，眞正只有鐵石心腸的人才能不對她有絲毫憐惜。

年輕人並不想做鐵石心腸的人，可是他却清清楚楚地知道，奧麗卡是一隻五彩斑爛的蠍子，決不能被她那種美麗的外衣，有絲毫的迷惑！所以，他一面嘆着氣，一面說道：「是的——」然後，他頓了一頓，道：「至少，在我的叔叔離開險境之前！」

奧麗卡迅速地將後仰的頭伸直，年輕人仍然扭着她的手臂，押着她直上飛機，就用力一推，將她推倒在座椅上，伸手指着她道：「你不想我將你再打昏過去，乖乖坐着！」在座椅上，奧麗卡的身子縮成一團，一動也不動，年輕人坐上了駕駛位，三分鐘之後，飛機又破空而上。等到飛機飛起之後，年輕人鬆了一口氣，因爲在高速行車中，奧麗卡既然打開了車門也不敢向外跳，那麼，在空中飛行，她更加沒有花樣可出了！

他的計劃也是十分危險的，但是他總算抓到了奧麗卡的弱點。

奧麗卡是一個充滿幻想和野心的人，凡是這樣的人，都不肯和人同歸於盡的，如果奧麗卡有了同歸於盡的念頭，那麼年輕人的一切計劃，都無法進行了。

飛機在升空之後，一直向東飛着，高

度越升越高，好幾個小時，年輕人一直在駕駛着飛機，而奧麗卡也一直縮在椅上，幾乎沒有動過。

年輕人按下了通訊儀器的掣，轉過頭去，冷冷地望了奧麗卡一眼，道：「如果你不想我們的飛機，因爲燃料告罄而摔下，那麼，快和你的秘密機場聯絡！」

奧麗卡挪動了一下身子，她像是十分順從，向前走了過來，來到了年輕人身邊的座位，調節着通訊儀器，用聽來很正常的聲音說道：「我是奧麗卡，請指示我們降落！」

通訊儀中，突然傳來一個聽來十分惶急的聲音，道：「公主，美國方面來的消息——」

奧麗卡立時打斷了那人的話頭，道：「別理會美國的消息，我要降落！」

那聲音停了一停，隨即指示着飛行，飛機在一片鬱鬱蒼蒼的原始森林上飛着，不多久，就看到了一條在森林中闢出了跑道，跑道盡頭，是一個僞裝十分巧妙的機場。

年輕人開始低飛，奧麗卡忽然冷笑道：「你看，你以爲你有多少機會？」

飛機的機輪已經擦上了跑道，機身跳動了幾下，飛機在迅速向前滑去，年輕人自然也可以看到，前面的空地上，有十幾輛吉普車，滿載着武裝的印地安戰士，在飛駛過來。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機場的指揮官是誰？如果是我，一定將他撤職了！」

奧麗卡有點憤然，道：「爲什麼？」

年輕人道：「因爲他在做最不會有結果的事，你在我手裏，再多調點人手，又有什麼用？」

奧麗卡悶哼了一聲，這時，飛機調了一個頭，停下來，飛機才一停，奧麗卡就霍地站了起來。

但是她才一站起，年輕人的動作，比她更快，早已身子一伸，再抓住了她的手腕，而且身子巧妙地轉了一轉，再度將她的手臂，扭了過來！

這一次，奧麗卡怒吼了起來，道：「你沒有槍麼？你可以用槍指我！」

年輕人冷冷地道：「爲什麼？你要在你的部下面前，留一個好印象？」

奧麗卡臉色煞白，又尖叫道：「放開我！」

她一面叫，一面左肘向年輕人的胸口撞來，年輕人伸手推開，道：「你再亂動，我將你打昏拖出去，只怕更加難看！」

奧麗卡喘着氣，她的聲音並不高，可是她的聲音，却令人聽來，不寒而慄，她道：「你要付代價，對這一切，你要付代價！」

奧麗卡的話，其實，並不能算是一種威脅，因爲年輕人在決定如此做的時候，心中何嘗不明白自己這樣做，要付出代價！但是，那總是以後的事情了，現在，重要的是，如何救出他叔叔來！

年輕人推着奧麗卡到機門口，命令奧麗卡用一隻手打開了機門，機門一開，他就看到，至少有三百個印地安戰士，已經列成了隊，而指揮他們的軍官，顯然又是一個納粹軍官。

年輕人並不立時下機，只是道：「我要一柄手槍，吩咐他們送過來！」

兩個納粹軍官，已經向前走來，奧麗卡立時道：「拋一柄手槍上來！」

那兩個軍官，呆了一呆並沒有行動。

奧麗卡覺出自己被扭着的手腕上，緊了一緊，她尖聲叫道：「將你的佩槍拋上來！」

其中一個納粹軍官，將佩槍抓在中，手臂向上一揚，那柄二次世界大戰德國軍用手槍，就向着年輕人飛了過來。

這種槍的射程遠，殺傷力大，年輕人是知道的，槍向他飛了過來，他的右手，抓住奧麗卡的右腕，自然而然，左手一伸去接槍，他才抓到了槍，奧麗卡的左肘，幾乎在同時，撞中了他的胸口！

那並不是年輕人的疏忽，而是無可防禦的，他左手伸高去接拋過來的槍，自然左胸就門戶大開，奧麗卡又在他的身前，要一肘撞中他的左胸，那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情。奧麗卡的那一撞，力道也相當大，撞得年輕人的身子，也向後側了一側，奧麗卡再向前一掙，身子已經掙了開去，向下直跳了下去。

奧麗卡才向下一跳，另一個納粹軍官已立時拔槍在手，如果有人認爲左、右手同樣會開槍，只是一種花巧，而並沒有實用意義的話，那麼就大錯特錯了，年輕人這時，根本連將槍交到右手的機會都沒有，立時就用左手扳動了槍機連射了三槍。

那三下槍響，在空曠的機場中聽來，簡直是震耳欲聾，第一枚射中了那拔槍在手的軍官的右腕，那軍官的一隻手，幾乎完全不見了，他的第二槍，射中了那個奔跑過來，想扶起奧麗卡公主的軍官的膝頭，那軍官身子一歪，倒在地上，一條小腿，幾乎已和他的身體分了家。

而第三槍，並沒有射中任何人，只是在才一落地，還未曾直起身子來的奧麗卡的頭頂，掠了過去，將奧麗卡的金髮，灼去了一縷，看來變成了一個中間有着一道寬闊路的奇異的髮型！

那三下槍響，只不過是幾秒鐘之內的事，奧麗卡連忙維持着半蹲半起的姿態，一動也不敢再動，而年輕人也在這時，跳了下來，來到了奧麗卡的身邊，伸手抓住了奧麗卡的手臂，將她拉了起來。

年輕人拉起了奧麗卡之後，道：「走吧，別再玩什麼遊戲了！」

在機場上的幾百個印地安戰士，目定口呆，眼看着年輕人將奧麗卡推到一輛吉普車之前，上了車，用脚踢了司機一下，又向奧麗卡望了一眼。

奧麗卡軟弱無力地道：「到東二號林屋去！」

司機連頭也不敢回，立時發動車子，向前疾駛了出去，一會，駛出了機場，轉進了一條由森林中開出的小路，兩旁全是原始森林。

年輕人的槍，槍口始終對準着奧麗卡，不管車身顛簸得多麼厲害，他沉聲道：「我的目的，只是帶我叔叔離開這裏，你可以繼續你的胡鬧——」

他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才又道：「不過，我勸你別胡鬧下去了，亨特雖然有錢，但是這樣胡鬧下去，也很快會花完的！」

奧麗卡抿着嘴，望着前面的路，一聲不出。

年輕人知道自己說也是白說，不過，他心底深處，對奧麗卡總還有着一份十分玄妙的感情，覺得要是一再將那幾句話一直重覆的話，心中就有所歉疚一樣。

半小時之後已經看到了一條穿過森林的河流，河上搭着一座木橋，橋那頭是一大片空地，有着一座極大的，純印地安風格的，完全用木頭建造的大屋，車子駛過了橋，在屋子面前停了下來。

車子一停下，在屋中就走出八個穿着古代服裝的印地安人來，年輕人先不下車，只是問道：「我叔叔在這屋子裏？」

奧麗卡「哼」地一聲，道：「你以爲我帶你來遊歷麼？」

年輕人道：「好，那你吩咐他們準備解藥。」

奧麗卡對幾個印地安人講了幾句，年輕人皺了皺眉，他聽不懂那個部落的語言，自然也無法揣測奧麗卡公主實際上在說些什麼。

那八個印地安人聽了，都不約而同，向年輕人望了一眼，然後，一起轉身走了進去。

年輕人揚了揚槍，奧麗卡下了車，他緊跟着下車，仍然抓着奧麗卡的手臂，一起向屋中走去，那屋子才一進去，就叫人有一種神秘之感，屋中一切陳設，全是純印地安化的，有圖騰，有五彩斑麗的羽毛，有長矛和弓箭也有各種各色的獸皮。

經過了一個走廊，屋中很靜，靜得好像是一個人也沒有，奧麗卡在一扇門前，停了下來，回頭向年輕人望了一眼，年輕人心跳得很厲害，他知道，要是自己沒料錯的話，就快可以見到叔叔了！

奧麗卡在望了年輕人一眼之後，伸手敲門，門內傳來了年輕人十分熟悉的聲音道：「進來！」

年輕人急忙踏前一步，將奧麗卡直推到門，奧麗卡開了門前，年輕人一時之間，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房間內佈置得十分舒適，在年輕人的想像之中，他叔叔一定受着監禁，甚至可能因爲慢性中毒，而昏迷不醒，可是這時，他所看到的情形，却和他所想像的，完全相反，房間中有一張搖椅，他叔叔就坐在那張搖椅上，緩緩地搖着，咬着烟斗，神態優遊自在，一點也看不出他是一個被囚禁的人！

當門打開的時候，他叔叔回過頭來，看到了年輕人，却一點也沒有訝異的表情，只是微笑着，道：「你來了？就像我料到的情形，一模一樣。」

年輕人輕輕推了一下，將奧麗卡推進了房間，反手關上了門，老人家微笑着，道：「對小姐別太粗鹵！」

奧麗卡悶哼了一聲，坐了下來，年輕人道：「叔叔，你好麼？」

老人家點頭道：「很好，除了沒有自由——」他向奧麗卡笑了一下，道：「我早就和你說過，你去找他，唯一的結果，就是和現在一樣！」

奧麗卡的面肉抽搐着，老人家站了起來悠然噴出一口烟道：「我們該走了！」

年輕人將手中的槍向奧麗卡揚了一揚，道：「好，怎麼來的，再怎麼出去，飛機還在等我們，走——」

年輕人話還沒有說完，突然一塊玻璃窗碎裂，四五支毒箭，陡地射了進來，年輕人才一轉身，腿上已中了一箭，接着，他看到他叔叔的胸口中了一箭，手中的烟慣落地，他立時向他叔叔撲過來，同時向窗外，連射了兩槍，可是，當他撲向他叔叔時，他的肩頭，又中了一箭。

中箭的地方，並不見得如何痛，或許是在那一剎間，他的心情實在太緊張了，根本不覺得痛，但是，肩頭和腿上中箭之處，那一股痲痹之感，却迅速地在蔓延開來，他勉力向前跑出了一步，已經無法站得穩，向前一衝，陡地倒了下來。

年輕人倒下來的時候，恰好倒在他叔叔的身上，是以他能清楚地看到他叔叔的神情，老人家的雙眼睜得很大，可是誰也看得出，他已經死了！

年輕人想要大叫，不過這時，他的舌頭也已經痲木了，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他的雙眼還睜着，看到奧麗卡正在向前走來。在他的眼中看來，奧麗卡的動作，就像是電影中的慢動作鏡頭一樣。

接着，奧麗卡來到了他的身前，俯下身來看他，在年輕人看來，奧麗卡的臉，離他雖然很近，但是却極其模糊，終於，他什麼也看不到了！

年輕人的眼前，剛變得一片模糊之後，他的知覺還沒完全喪失，他聽到奧麗卡的笑聲，和另外幾個人的叫聲，奧麗卡的笑聲，也在漸漸遠去，完全失去了知覺。

年輕人再恢復知覺之際，只覺得肩頭和腿上都無比灼痛，他陡然睜開眼來，所看到的東西，十分模糊，他想挪動一下身子，但是除了那兩處在劇痛的所在之外，他的身子像是根本不屬於他。

他又閉了眼睛，也在這時，他聽到了亨特的聲音，道：「爲什麼要救他？」

接着，就是奧麗卡冷然的聲音說道：「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你少管我！」

年輕人慢慢地吸了一口氣，緊緊地咬着牙，忍受着兩個中箭處的劇痛，將自己中箭的經過，迅速地想了一遍，心頭一陣難過。他太大意了，如果他的叔叔不是舒服地坐在搖椅上，他一定不會那麼大意的，奧麗卡並沒有虐待他叔叔，所以她才有機會轉處上風。

當然，她能轉處上風的最大原因，還在於她吩咐印地安人的那幾句話！

年輕人緊緊地咬着牙，奧麗卡和亨特好像正在爭論，但是年輕人却聽不清他們在講些什麼，只是聽得奧麗卡在尖聲嚷叫着。

那時候年輕人所能想的，只是一點：叔叔死了，我怎麼辦呢？他是不是會好？奧麗卡爲什麼還要救活我？她以爲救活我，我就可以原諒她殺害叔叔麼？

年輕人覺得有人在對他進行注射，接着，他又昏昏沉沉地睡了過去。

他可以說沒有完全眞正清醒過，一次又一次模模糊糊地有了知覺，又昏昏沉沉睡過去，每次，兩處傷處的痛楚，像是都減輕了些。

一直到了有一天，當他睜開眼睛來，完全可以看四周圍的情形之際，他看到自

己是在一間房間中，看來，仍是那間木頭房子之中。

門關着，房間中除了他沒有人。

年輕人試着站起身來，可是他要費很大的力，才能挪動一下身子，連坐起來的力道也沒有，他嘆了一聲，仍然硬着不動，不多久，腳步聲傳來，有人到了門口，年輕人立時閉上眼睛。

他覺得有人進了房間，甚至可以肯定，進來的是奧麗卡！

年輕人也立時聽到了奧麗卡的聲音，道：「不必裝睡了，我剛才看到你想掙扎起來。」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又緩緩呼了出來，他可以覺得，自己的身子很虛弱，他閉上眼睛片刻，將所發生的事，迅速想了一遍，才又睜開眼來。奧麗卡已經來到了他的身前，年輕人竭力在自己的臉上，想擠出一個笑容來，究竟他的努力的結果怎麼樣，他自己並不知道，他只是道：「看來你贏了！」

奧麗卡只是冷冷地看着年輕人，並不出聲，年輕人並不知道，從自己最後有知覺起到現在，已經過了多久，可是他却發現，奧麗卡看來，蒼老了許多。

奧麗卡只是望着年輕人，她至少望了他有三分鐘之久，才冷笑了一聲，道：「我贏了？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你以爲我終於要救你，不能聽憑你死去，這是我贏了？」

年輕人又閉上了眼睛，他的身子雖然極其虛弱，可是他的思緒，却一樣極其敏銳，奧麗卡公主的話，聽來雖有點晦澀，但是年輕人還是立即明白了她的意思，剎那之間，他的心中，也不禁一陣激動。

他明白奧麗卡這樣反問自己，是因她內心深處，和自己一樣，也有着一份令她自身都感到十分矛盾，難以決斷的感情。

但是，年輕人却立時冷靜了下來。

他在回復了知覺之後，曾立時將發生過的事，仔細想一遍，他回想起自己中毒箭時的情形，自然也記起了他叔叔一中箭後，立時倒下來的情景。

不論他對奧麗卡的感情怎麼樣，也不論奧麗卡對他的感情怎麼樣，他叔叔死了，是被奧麗卡殺死的，這是無可挽救的事實！

在這樣的事實面前，還有什麼別的路可供選擇呢？

年輕人感到心頭一陣劇痛，他半轉過頭去，道：「眞的，你應該讓我死。」

奧麗卡笑了起來，在她的笑聲中，帶着極度的，無可奈何的成份，接着，她道：「或許是我太傻了，這可能是我一生之中，所做的最傻的傻事！」

年輕人沒有回答，也沒有轉過頭來，他聽得腳步聲，和奧麗卡離去時關門的聲音。

從那一天起，接連十多天，年輕人沒有再見到奧麗卡，也沒有再見到亨特和那些納粹將軍，他全然不知道在這間房間之外，發生了什麼，不過，他却受着最好的照顧，每天都有醫生和護士來看他，直到他可以起床行走。

沒有人可以記得自己第一次學步時的情形是怎樣的，但當年輕人從恢復知覺開始，在床上躺了十八天之後，再由護士扶着，坐着喘了一分鐘，再挺直身子，雙腳踏實在地上，將他自己的體重，一半靠在護士的身上，而一半由自己的雙腳承担之際，他覺得自己不像是踏在地上，而像是踏在雲上，軟綿綿的而又在飄動的雲上！

經過了如此長時間的靜養，而他仍然如此之虛弱，那實在令他吃驚，他在勉强搖晃着身子，走了幾步之後，才苦笑着道：「箭簇上所塗的，究竟是什麼毒藥，毒性如此之甚！」

在那些日子來，他問醫生和護士，提出過不少問題，但是從來也沒有得到過任何回答，那些來看顧他的醫生和護士，全像是完全不知道人是會講話的一樣。

這時，也和往常一樣，那護士並不開口，只是又扶着他向前跨出了一步。

但也就在這時，房門推開，醫生走了進來。

醫生望了年輕人一眼，出乎年輕人的意料之外，他居然開了口，道：「這種毒藥，是當地的印地安人要來毒殺大型野獸的，你中了兩支箭，而居然能夠活下來，那是——」

醫生還沒有講完，年輕人就道：「是奇跡？」

醫生却搖了搖頭，道：「不是奇跡，是我能夠在毒藥剛開始使你的心臟停止活動之前趕到的緣故，當然，我也不能否認，你的心臟，比普通人要强健了不知道多少！」

年輕人一面向窗口走去，一面道：「多謝你來得及時，謝謝你！」

醫生「哼」了一聲，道：「別謝我，謝那位技術卓越的駕駛員，他使得飛機在幾乎不可能的情形下，直接降落在屋子之前，我才能趕得及救你！」

這時，年輕人也已經來了窗前，拉開了百葉簾，他也立即看到了那架飛機，當然，同時也明白了醫生那樣說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從窗口看出去，可以看到一架小型雙引擎飛機，停在屋子之前，機身傾斜，一隻機葉已經折斷了，而在屋子面前的路上，有着相當深的機輪輾過的痕跡，這條路，即使是汽車駛過，車身也會跳動，要供一架飛機降落，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道：「請問那位技術如此卓絕的駕駛員是什麼人？」

醫生的神情，年輕人看不到，但是激動却可以在聲音中聽出來，道：「公主，奧麗卡公主！」

年輕人的身子並沒有震動，這個答案本來就在他意料之中的，只不過他證實了之後，心頭反倒又起了一股異樣的茫然，以後令得醫生繼續所說的話，像是從遙遠的地方飄過來一樣。

醫生繼續道：「你可知道，硬要令飛機在這裏降落，對她來說，簡直是自殺，而她却爲了爭取時間來救你而敢冒這樣大險，你應該感到羞恥！」

年輕人直到這時，才震動了一下，他陡起轉過身來。他轉身轉得太急了，實在他這時是連自己站穩身子也不能的，所以身子一側，幾乎跌倒，他忙拉住了百葉簾，「嘩啦」一聲，將百簾葉拉了下來，護

士忙過去，再將他的身子扶住。

年輕人直視着醫生，冷冷地道：「我並不感到我欠任何人的情，根本是她的安排，才令我中了毒箭的！」

醫生也冷笑了一聲，道：「你的安排又怎樣，將她押上飛機，當作俘虜！」

年輕人立時道：「不錯，可是事情最早是由什麼人開始的？」

醫生沒有說什麼，臉色很難看，過了半晌，才道：「好了，你應該上床了！」

年輕人立時拒絕，道：「不，正如你所說，我比別人强壯，也可以比別人恢復得快！」

他講到這裏，陡地提高了聲音，叫道：「奧麗卡，你自己爲什麼不來？」

醫生道：「她沒有空，進攻就要開始了！」

年輕人又陡地震動了一下，道：「進攻，什麼進攻？」

醫生伸手指着窗外，道：「你自己可以看，爲建立奧麗卡印地安王國而作的進攻！」

這一次，年輕人是慢慢轉過身去的。

當他轉過身，望向窗外的時候，還是沒有看到什麼，只有那架折了翼的飛機，但接着，他就聽到了一陣又一陣的鼓聲。

年輕人對於印地安人幾乎可以代表語言的種種鼓舞，並沒有什麼深切的研究，但是他也一聽就可以聽出，那有戰鼓，在蓬蓬的鼓聲之中，充滿殺伐之音。

鼓聲越來越近，接着，年輕人就看到一輛吉普車在離屋子約有兩百碼處的路面駛過去。

吉普車上，是亨特，奧麗卡，和兩個納粹將軍，納粹將軍鮮紅色的袴子，襯着沉鬱的叢林，看來極其奪目，有着驚心動魄之感。

在吉普車之後，便是一輛接一輛，運載着戰士的大卡車，在大卡車上，配備着新式武器的印地安戰士，分兩排，面對面坐着，神情莊肅。

大卡車像是一條永遠看不到它的尾一樣，隨着蓬蓬的鼓聲，向前駛着。

年輕人只覺得一陣昏眩，他實在支持不下去了，他用自己聽來、也覺得虛弱的聲音道：「我要和奧麗卡講話，讓我和她講話！」

醫生搖頭道：「你沒有法子和她聯絡的，公主臨走時曾經說過，要我讓你知道進攻的消息，他們進攻的第一個目標，需要行軍七日，也就是說，爲建立奧麗卡王國响的第一槍，會在七天之後响起！」

年輕人喘着氣，道：「第一個進攻的目標是什麼地方？」

醫生攤了攤手道：「不知道，那應該是高度的軍事秘密，是不是？」

年輕人並沒有再問下去，他只是轉向護士道：「扶我到床上去。」

等到他重又躺了下來之後，他立時閉上了眼睛，他顯得很平靜。

醫生和護士立時離開了房間，年輕人仍然閉着眼。剛才，他一句也沒有問及有關他的叔叔，那是因爲他不想自己再傷心。而他這時，躺在床上，也早已下定了決心，他一定要在最短時間內，使得自己能夠行動！

剛才，他已經在醫生的口中，知道他自己的體質，比平常人壯健得多，那對他自己而言，並不是什麼值得奇怪的事。

而他比普通人壯健的體質，也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幾乎從一懂事就開始，長期鍛鍊的結果。他接受的那種訓練，一般而言，被人稱之爲「內功」或「氣功」，但不論稱之爲「內功」也好，「氣功」也好，都帶着濃厚的玄妙的色彩。

可是年輕人自己却很清楚，他二十多年來，不斷鍛鍊的，是使他的身體，適應最艱難環境——幾乎不是人所能生存下去的環境，和將一個人的體質潛能，發揮到最高境界的一種訓練。

有了這種訓練之後，一個人可以出現醫學上的奇跡，也可以出現人的體能上的奇跡。年輕人並沒有問醫生，他要再隔多久，才能夠和常人一樣地行動，但是他自己已下了決心，四天，至多五天，他要能和常人一樣地行動。

第一天，年輕人只是不斷地進行緩慢的深呼吸，他像是咀嚼着山珍海味一樣地在品嚐着他吸進來的空氣，然後，使得吸進來的空氣，如同實質一樣，有一種在順着血液循環而流遍全身的感覺。

第二天，他坐了起來，他已經能夠身子挺得筆直地坐着，他仍然繼續不斷地進行深呼吸。

醫生和護士都用一種奇異的眼光看着他，醫生曾經問過他：「這算是什麼？」

年輕人的回答很簡單，道：「那是中國人恢復健康的一種特有的方法。」

經過了兩天，他可以清楚地覺得自己的體力，已經開始在漸漸回復了，第三天，當醫生在向他作檢查之際，在醫生的臉上，現出一種極其奇訝的神色來。這一整天，他只是不斷地踱着步，和不時作出許多古怪的姿態。而每當擺完一個古怪的姿態，重又挺直身子之後，他就長長地吁出一口氣。在他吁氣之際，他所發出的聲响，就像是一隻輪胎忽然穿了一個孔一樣。

第四天，他仍是不斷走着，和擺着相同的古怪的姿勢，而且，不斷地揮動着手和脚。

第五天早上，他才起床，醫生和護士就走了進來，醫生現出了一種抑遏的，不可忍耐的神情，一進來，就大聲問道：「先生，你這幾天，究竟在幹什麼？」

年輕人反問：「你的任務是什麼？」

醫生有點不耐煩，道：「看守你，不讓你走出這房間半步，你也不必妄想走出這間房間，外面有很多人看守，他們不會放過你！」

年輕人笑了一下，道：「你認爲要過多久，我才沒有這樣的危險性呢？」

醫生笑了起來，道：「先生，至少再過十天，現在，一個普通人就可以把你擊倒！」

年輕人道：「如果我告訴你，我現在就可以逃出屋子去，你信不信？」

醫生「哈哈」笑了起來，但是醫生的笑聲，並沒有持續了多久，因爲年輕人的一掌，已經向他的頸際，直砍了下去，醫生的身子，立即像是一團棉花一樣，倒了下去，護士睜大眼看着，一時之間，幾乎疑心身在夢中！

年輕人立時又向護士作了一個抱歉的手勢，等到護士會意過來，想出聲嚷嚷之際，年輕人的第二掌，又已砍了下去！他的計劃實現了，四天，他恢復了體力！

年輕人換上了醫生的衣服，窗的柱是固定的，年輕人又來到了門前，將門打開了少許，向外面張望了一下。

外面是一條走廊，靜悄悄地，一個人也沒有，年輕人又將門開得更大，可以看到更遠，等到他肯定了走廊中實在是沒有人之際，他不禁笑了起來。

醫生將他當作常人一樣來估計，那是大錯特錯了！

他立時閃身走了出去，十分鐘之後，他就來到了一間極大的房間之中，那房間的正中，有着一張十分巨大的桌子，足有一百平方呎，在桌上的，是一個作戰的模型沙盤，從模型上看來，心中部份，是一個中等規模的城市，東南是山，西邊有一條河流。

看到了這個模型，年輕人的心情，不禁緊張起來，那是什麼地方呢？他一面想，一面也不禁搖着頭，因爲那實在是一個不容易有答案的問題，就算對南美洲地形，最有研究的人，也答不上來。

然而，年輕人却可以知道，這個城市，一定是他們進攻的第一個目標！

年輕人一面望着模型，一點不斷地喃自語，道：「這是什麼地方？這是什麼地方？」

就在這時，在他的身後，突然响起了一個十分熟悉的聲音，道：「這是波維斯達！」

一聽到那個聲音，年輕人陡地震動了一下，他的震動是如此之甚，以致他的手劇烈地揮動了一下，將模型上的幾輛裝甲車，一起碰到了！

剎那之間，他幾乎沒有勇氣轉過身來看一看，他並不是懷疑自己的聽覺，他可以肯定，他的確聽到了那個他所熟悉的聲音。

但是，那實在是太不可能了，簡直是絕對的沒有可能！

但接着，便是一下劃着火柴的聲音，再接着，一種熟悉的烟絲香味，鑽入了他的鼻孔中，年輕人再也沒有懷疑，他陡地轉過身來，叫道：「叔叔！」

一點也不錯，在他面前的，是他的叔叔，像往常一樣，悠閒地坐在一張椅子上，咬着烟斗，微笑地望着他！

年輕人沒有再揉眼睛，他只是搖着頭，現出衷心的佩服來，道：「怎麼可能，你——」

他指了指胸口，那是中毒箭之前，他叔叔中箭的地方。老人家笑了起來，低頭向他自己中箭的胸前，看了一下，才抬起頭來，深深吸一口烟，又徐徐噴了出來道：「薑是老的辣，是不是？」

年輕人搖着頭，臉上仍然是一片迷惑的神色，老人家呵呵笑了起來，道：「太簡單了，我被人軟禁着，自然要時刻保護自己！」

年輕人終於叫了起來，道：「可是你明明中了箭！」

老人家揮着手，道：「不錯，我中了箭，不過在我被軟禁期間，我得到書籍的供應，我將幾本書，藏在衣服中間，護住要害，以防萬一。這種舉動，在做的時候，可能一點作用也沒有，但是也可能救了你的性命，結果，那支箭，只是差點射穿了一本書！」

老人家又笑着，道：「接着，我看到你也中了箭，這才是我最緊張，最需要作出決定的一刻，我知道這種毒箭的厲害，你中了兩箭，四十八小時之內，一定性命難保，我是自己裝死，等候逃脫的機會呢，還是設法救你？如果我設法救你，就一定要有行動，而只要我一有行動，毒箭就會繼續射來，第二箭，我就不會再有幸運了，而且，就算我成功地救到你，在四十八小時內，我又有什麼辦法來醫治你？」

年輕人聽着，不出聲。

老人家吁了一口氣，道：「如果易地而處，你將會怎麼決定？」

年輕人苦笑着，道：「我無法作出如何決定！」

他在講了句話之後，頓了一頓，才又道：「叔叔，你結果是如何有了決定的呢？」

老人家道：「是奧麗卡帮助我作出決定的！」

年輕人的神情，變得極其迷惘，道：「奧麗卡？」

老人家道：「是的，在我實在無法決定如何行動之際，我聽得她在叫嚷：快去準備飛機，清理門口的邊路，我要去找醫生！」

老人家又頓了一頓才道：「所以，我就繼續裝死，將你交給她，而我隨即給兩個人抬了出去，隨便拋在森林中，他們以爲我定會給森林中的大小動物，吃得一點不剩，不知我一點損傷也沒有，而奧麗卡眞的盡了最大的努力將你救活了！」

年輕人苦笑了起來，揮了揮手，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老人家盯着年輕人，道：「如果你還不明白，那你就是一頭蠢豬！」

年輕人道：「是的，我明白！」

老人家笑了起來，道：「在我們年輕的時候，如果知道有一個女孩子這樣愛自己，一定會娶她！」

年輕人直跳起來失聲道：「娶她？叔叔，她今天要你去弄一顆氫氣彈來，明天可能要你去造一座王宮，後天又會出主意叫你將尼斯湖的湖怪弄來飼養！娶她？」

老人家搖着頭，道：「現在的青年，連一點浪漫的情懷都沒有了！」他接連嘆了幾口氣，神情不勝感嘆之至。

年輕人望着他叔叔，啼笑皆非，可是老人家却像是還在懷念他談戀愛那個時期的浪漫氣氛，又道：「你沒有讀過希金的長詩？一個青年爲了表示對他女友的愛，一次又一次潛進深海去，結果死了！」老人家一直在搖着頭，道：「好了，不論怎樣，你總不想她戰死疆場的吧！」

年輕人皺着眉，他的心情十分矛盾，這種矛盾的心情，他存在已久，而在他中了毒箭，奧麗卡又救活了他之後，他一直以爲他叔叔已經死在毒箭之下，那是絕沒有挽回的餘地的了，然而，他叔叔却安然無恙！

他呆了半晌，嘆了一聲，仍然作不出

任何決定，他叔叔笑了一下，道：「現在，她還在行軍途中，我駕機，你跳傘，如果你有心救她，可以將她一個人單獨救出來，問題是你肯不肯！」

年輕人仍然不出聲，老人家又道：「我已通知了他們要進攻的城市的防衛當局，他們的進攻，可說一點機會也沒有！」

年輕人深深吸了口氣道：「好吧！」

他在作出了決定之後，閉上了眼睛，又現出了一絲苦笑，而且不由自主地搖着頭。老人家走過來，拍了他的一下肩頭道：「走吧，想想她是怎麼冒險救你的！」

年輕人沒有再說什麼，他們一起出了屋子，找到了一輛汽車，直駛到了機場，看來奧麗卡將所有的力量，全都搬到戰場上去了，飛機場中冷清得很，只是一架小飛機，孤零零地停着。

年輕人在機場的一個儲藏室中，找到了完整的降落設備，帶着了飛機，老人家駕着機，飛機一直向前飛着，他們預算，有八小時的飛行，就可以趕上在叢林中進軍的奧麗卡了。

不過，奧麗卡的行進速度，顯然比預算的要慢，六小時後，他們已經看到了大軍。那時，天色早已黑了，從空中望下去，全是螢火和燈光，通過望遠鏡，影影綽綽，可以看到很多人和很多卡車。飛機在作了一個盤旋之後，年輕人就背上了降落傘，打開艙門，跳了下去。年輕人落在一株大樹的頂上，降落傘被樹枝刺穿，他鬆開了皮帶，攀樹而下，在樹幹後向前看着，一面看，一面不禁搖頭。這支軍隊，雖然是由於作戰的納粹將軍指揮的，但是從他們這時休息的情形來看，只有以「烏合之衆」四個字，才能形容他們。

年輕人並沒有等多久，就輕而易舉，擊昏了一個印地安戰士，將他拖進了草叢之中，換上了他的衣服，然後堂而皇之，在雜亂的營地中穿來插去，半小時之後，他就看到了那個大營帳。

大營帳前，燃着大火堆，帳前豎着大旗桿，上面飄着一面圖案特別的旗幟。

年輕人一直來到了帳後，用小刀將帳蓬割開了一道縫，向內看去，他看到奧麗卡、亨特、兩個納粹將軍，正在研究地圖，年輕人一面搖着頭，一面將帳蓬的裂縫割大，可以容人鑽進去為止。

然後，他拉開了一隻手榴彈，將那隻手榴彈，遠遠拋了開去，手榴彈的爆炸聲，令得兩個納粹將軍和亨特，一起衝出帳蓬去，而年輕人也立時從裂縫中，進了帳蓬，奧麗卡才轉過身來，年輕人已經一掌擊下，將她負在身上負出了帳蓬去。

進攻計劃並沒有因為奧麗卡的失踪而停止，但也如同預料的一樣，全軍覆沒。

一個月之後，奧麗卡以亨特的寡婦的姿態，葬了南美洲大富翁，她的丈夫。

年輕人和他叔叔沒有再露面，奧麗卡的神情有點茫然，她知道是年輕人將她帶離帳蓬的，但是她醒來時，在幾百里外的一個小城市，不知道他們到那裏去了。

亨特的墓地旁，有許多樹，奧麗卡轉過頭去，看到有許多條尺蠖，正曲着身，向上爬着，爬到樹頂，跌了下來，但立時又向上爬，奧麗卡不禁嘆了一聲，神情也更加茫然了！

（全文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黑太陽

馮嘉·文　可飛·圖

紅色跑車　神秘燒毀

那一天，司馬洛以為自己可以鬆弛下來，略作休息。

他剛辦過的那件案不算特別困難，沒有很大的危險，但是很費腦筋，回來之後，他便收拾了他的釣魚用具，開了他的跑車，到水中去，渡一段釣魚的假期。

他喜歡釣魚，釣魚能使他鬆弛，和魚兒勾心鬥角，遠不如和人類勾心鬥角那麼討厭，那是因為，魚兒狡猾起來時，是不及人類醜惡起來時那麼醜惡的。

女人也是另一種鬆弛的方式，但女人有時麻煩起來，卻會十分之麻煩的，本來已經鬆弛下來，又給弄得緊張起來。

司馬洛需要眞正鬆弛的時候，他是會連女人也避開了的。

當他正在青山綠水之間鬆弛着的時候，醜惡的事情，又在另一邊發生了。

× × ×

那是一部很漂亮的跑車，紅色，矮矮的，車身的綫條全部是流綫型，行走起來，盡可能不受風力擋阻，因而，它的速度也是特別高了。

這車上還坐着一個美麗的女郎。

車子是開篷的，那個女郎有着一頭長長的頭髮，這一頭長髮，隨風吹拂着，她的鼻子上架着一副白框的黑色太陽眼鏡，這眼鏡遮住了她的眼睛。不過，眼鏡之外的皮膚很白皙。輪廓很好，總之，即使她有一雙不太美麗的眼睛，她也不會是個很醜的女郎。

這部車子正沿着郊外的公路飛馳着，開得很快，就像是一隻小小的，紅色的飛蝶。

快車，美人。

如果司馬洛看見，一定會很感興趣，不過現在，人和車離開司馬洛都很遠。

那個女人現在不可能受到司馬洛的追求，而司馬洛也不可能帮她甚麼忙了。帮她的忙？是的，看來，她是需要司馬洛的帮忙。

因為，她這部車子開得那麼快，看來並不是在享受快車的興趣，美人，快車，奢侈的象徵，如果現在有一個人在旁觀，就會嘆一口氣，說：「那麼年輕，那麼美好，開得那麼快，車子撞了的時候，就算後悔也已經遲了！」

但並不是這樣的。她不是寫意地開着快車，而是慌張地開着快車，看來，她像是在逃走。

車子在那蛇形的公路上飛馳着，開得很好，快慢調節得恰到好處，以使在轉彎時不需要把速度減得太低，但也不致于衝離了路面。

但是，她似乎是仍覺得不够快的。

當她到了一段直路上，馳到了直路的盡頭時，向倒後鏡瞥了一眼，就看見直路的盡頭出現了一個黑點。

剛才是沒有這個黑點的，有一部車比她開得更快，正在追上來了。

她咬着牙齒，把緊着駕駛盤，她已經不能開得再快了，對方比她開得更快，那也沒有辦法，她只能够希望，她能在對方追上之前，逃到安全的地方。

又到了蛇形的路，她轉了彎，因為不能以直綫望向後面，所以她看不到那部追來的車子，暫時，她就像已經擺脫了對方似的。

但是沒有用，這只是一種自欺的感覺，當她再到了一段直路上，只行駛了半段，便又看見那部車子在後面出現了，比前一次追得更近了，最明顯的證明就是，剛才只是一個黑點，但是現在，她已經看到這是一部甚麼車子了。

這是一部去年款子的大型積架房車，這無疑是一部好車，但並不是一部以速度取勝的車子，怎會開得這樣快呢？一定是機器經過改裝的了。如果有一個有本事的機械師把車子的馬達改裝，加一些，減一些，多花比原來的機器多幾倍的價錢，那

是可以改裝成爲一部速度甚高的車子的，總之，這部車子是愈來愈近了。

那開車的女人騰出了一隻手，伸進她的手袋裏，忙亂地摸索着，從裏面找出來了一隻粉盒，打開來了，遞到面前來，但不是照鏡，而是對裏面說話。

她急逼地說：「阿輝，阿輝！」

差不多十秒鐘之後，那隻粉盒才傳出來一個男人的聲音，回答道：「安妮嗎？甚麼事？」

這隻粉盒，當然就是一隻小型的無綫電通話器了，現在無綫電技術發達，簡直可以把一隻小型的無綫電收藏在任何細小的東西裏，在幾年之前，這是很新奇，不可思議的玩意，但是現在，却是很普通的了。

「他們正在追我！」安妮說。

「誰？」

「X二三一五號檔案，」安妮說：「我正在辦這件案，我已經拿到一份文件，但他們在追我，我需要接應，他們人很多，我怕會應付不來！」

「你的電波很微弱，」阿輝的聲音也是帶沙的，「你像在很遠，你現在在那裏呢？」

「落鷹嶺！」安妮說：「落鷹嶺南邊的公路，他們正在追我！」

「落鷹嶺？」阿輝沉吟着，「那是相當遠了，我恐怕一時趕不到，我得和老莫聯絡，想想辦法，我五分鐘之後再和你聯絡吧！」

「快一點！」安妮的聲音帶一點嗚咽的，「這份文件一定要交上上頭，他們也知道非取回不可的。」

「你盡量拖延吧！」阿輝說。

無綫電聯絡暫時斷了，阿輝當然是在那邊忙於和他的上司老莫聯絡。

自然，這二個人，都是S組人員了。

這個世界，有許多地方表面是太平而繁榮，但是骨子裏却是充滿了罪案，繁榮了的只是那些表面以善人出現。實在却無惡不作的人，吃虧的是那些眞正良善的小民。

在這暗藏的醜惡中，有一股很強的力量，正在和罪案爭持着。這股力量，就是一個叫S組的組織，他們的工作是秘密的，很少加以宣揚，有很多人，根本就完全不知道有這個S組存在，但是，那些犯罪的，提起了S組就頭痛。

那些大規模犯罪的人，通常是不畏懼地方性的警方的，他們可以行賄，恐嚇，兩者都不行的時候，就把地盤移到別個地方去，但是S組却不受地域的限制，你逃到那裏去，S組就追到那裏去。差不多每一個地方的警方，都奉命盡可能與S組合作。

他們行事起來是很方便的，他們常常不需要顧忌法律問題，因此那些專走法律隙的人，也爲之頭痛死了。

S組就是由一個叫老莫的人所領導，S組是不受賄賂，亦恐嚇不到的，它每天都在與罪惡抗衡着。

今天的事，也只算S組的工作的其中一件而已，S組在許多地方都設有分站，接應它的成員們的求援，現在安妮就是向最接近她的這個分站的負責人阿輝求救了。然而，這個最接近的分站，距離她似乎還是太遠的。

安妮咬着牙，抓緊駕駛盤，車子轉了一個急彎，車輪僅可沒有越出路旁之外。

她的身邊的座位上就放着一隻金紅色的硬紙袋，不時，她會向這隻硬紙袋瞥一眼，這隻硬紙袋裏面裝着的，當然就是她要保護的文件了。

那部黑色的積架房車，現已經很接近了，接近到可能是已經進了槍彈的射程之內，從倒後鏡裏，安妮看到車窗處火光閃閃，然後隱約聽到槍聲，不過，她並沒有感覺到有子彈射中車身。

也許還差一點吧。不過，再追下去，就一點也不差了，她不相信她能支持到五分鐘。她這是一部開篷車，沒有車子替她遮擋子彈，很容易命中。

她的車子升上了一個斜坡，升到斜坡頂時，後面的光又閃了。「托」一聲，車子的屁股中了一顆子彈，接着，她的車子向斜坡的另一邊降下去，因爲角度關係，對方暫時是不能再對她射擊的。

但，這可逃多久？

斜坡的下面，右邊是樹林，樹林後面是一片大致平坦的草地。現在居高臨下，對于大略的情形，她是看得很清楚的。

她的車子沿着公路斜下去，忽然，她猛力把駕駛盤一扭，就離開了路上，而衝進了路邊的樹林中，那裏原來是有一條小泥路的，狹到她這部小小的跑車也是僅可通得過，後面那部龐然巨物的大房車，要通過則顯然有點困難了。

而且，樹林密，可以遮住槍彈。

她不顧一切地，仍然可以高速在這條小路上行駛，小路的兩邊的樹枝給車頂撞得劈劈啪啪地折斷，車頭的一隻水撥斷了下來，飛掉了。

她已看不見那部大型積架，她暫時是安全的。

接着，樹林就走完了，她已到了那平坦的草地上，她一踏油門，再增加一點速度向前衝。

那草很短，也很滑，車子走在上面很不定，左滑右滑的，像一個醉漢在走路，而車子走過的地方，草給壓平，凹入泥土裏，成爲兩條明顯的車輪印。

終于，那片草地也走完了。

她瞥一眼倒後鏡，可以看到樹林邊的公路，以及那部大型的積架房車，現在，那部大房車已經停了下來。

有兩個人下了車，在車子旁邊半蹲着身子，左手托着槍咀，正在向這邊放槍，槍彈是射不到安妮這裏的，不過還是放槍，在浪費子彈。

安妮繼續開車，繞過了一處山坳，又看到了公路，這就是前面一段公路了。她現在才知道，她是多麽幸運的。那路上，原來已經有一部大貨車橫亘在那裏了，如果她沿路直走，她是不容易通過的。

但是現在，她兜了一個大圈回來，就剛好繞到這部大貨車的後面了。那部大貨車的後面已經有二個槍手伏在哪裏，等待着安妮的車子前來。

這二個槍手，只是注意着路上，並沒有料到安妮會從路邊來的。安妮的車子忽然繞過了一堆大石而出現，他們才醒覺，

連忙轉過來，已經太遲了。

他們只有機會放出了兩槍，槍彈並沒有擊中甚麽，而安妮的車子，已經衝過了路邊，跳到了路上。

其中一個槍手連忙一撲，滾到貨車的底下，餘下的一個槍手却比較頑固，仍然用兩隻手執着手槍，要向安妮放射。

他射中了一槍，拍的一聲，跑車的擋風玻璃穿了一個洞，子彈從安妮的頭上過去，接着，安妮的車子就到達了。

車頭向那人直撞過去。

那人大叫一聲，已經來不及閃避，車頭撞着了他，「蓬」的一聲，那人飛起了十多呎高。在普通的交通意外中，一個人會撞得飛起這樣高，這種鏡頭是罕見的。因爲在通常情形之下，在撞倒人之前，駕車人總是企圖煞車，即使煞車不及，也總是有所企圖，因此撞着的時候，也不會撞得那麽猛的。

但現在安妮的情形却不同，她根本没有企圖煞車，她的車子是愈開愈猛的，這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場面，安妮非要把這個敵人消除不可的，因此她撞得很猛。

那個人飛進了空中，安妮的車子繼續衝前，那人跌下來，又跌中了安妮的車子，不過這一次是跌在車尾上。他又給拋了起來，再跌在地上，車子過去了，絕塵而馳。

躲在貨車底下的餘下一個槍手放完了槍中的子彈，都没有用，他便跳了起來，爬上大貨車的車廂，把大貨車開動了。

那部大貨車是橫攔在路上的，又大又笨重，掉過頭來，是需要一些時間的，當它終于掉轉過來，沿着路面前進的時候，安妮的車子已看不見了。

但這人還是繼續追。

那部大貨車如此笨重，雖然是不大有機會追上了，還是開盡了速度去追。

安妮舒了一口氣，她希望，這是最後一關了，前面不再有障礙，這樣的話，即使沒有阿輝的接應，她也是一樣可以逃脫的。

阿輝的辦事效率倒相當高，還不到五分鐘，安妮又感覺到手袋中那隻粉盒在震動起來，這是通知要求聯絡的訊號，她連忙又取出粉盒，打開來。

這粉盒裏面就傳出來了一把聲音，不是阿輝的聲音。而是一把比較沉重的聲音，安妮馬上就認爲，這是她的最高上級老莫的聲音。

老莫的精力是極其充沛的，緊要的事情，他總是盡可能地親力親爲，親自來指揮。

現在，他又是在親自指揮了。

「安妮，」他說：「現在你的情形怎樣了？」

安妮忽然哭了起來，也不知道是爲什麽，一種聯絡到親人的感覺，使她哭了起來。她連忙用手背把眼淚揩去，以免淚水影响，使她的視綫模糊。開快車的時候，可不能流淚的。她嗚咽着說道：「你差點兒聯絡不到我了。」

「現在情形怎樣了？」老莫再追問，他的焦急感，又增加了一點。

「我——剛剛逃過了一關！」安妮說：「希望前頭沒有障碍吧！」

「你現在在那裏？」

「我……不知道！」安妮說。她說不出她所在的地點，這裏很可能没有特別的名稱的。可能有，而她並不知道。她對老莫形容了周圍的景物！

老莫的手邊，一定有一張地圖了，所以他一查就知道了安妮在何處，他的聲音又從粉盒裏傳出來說：「不遠了，已經隔得太遠了，不過還有五十哩左右。」

安妮的心一酸，五十哩還說不遠？如果她這車子的速度可以平均每小時七十哩，那麽；五十哩路，她也要接近四十五分鐘才能趕到。

老莫又說：「在你的前頭五十哩，路的右邊有一處高崖，阿輝現在正帶着人馬趕到那崖上，他會掩護你的，你只要到達了那裏，就甚麽追兵也不能再追了。」

「我——盡力支持吧！」安妮說。

「隨時聯絡。」老莫說：「很抱歉，我們就是只能趕到那裏了。」

安妮沒有做聲，就只能咬緊牙齒，把持着駕駛盤。

車頭把路一哩一哩地吃下去，而時間也過了一點又一點，四十五分鐘，五十哩路，那是多麽難捱？

安妮的眼睛不斷地注意着倒後鏡，也不斷地留意前頭，每當車子登上高處的時候，她更盡可能居高臨下地向前面遠望。

如果再來一次剛才那貨車的事件，可就麻煩了。

但是，她沒有看見甚麽，前面没有甚麽，後面也没有甚麽，那部大貨車，一直都無法追近，甚至追不進視綫之內，雖然它是正在繼續追的。

這段公路很僻靜，來往的車子很少，偶然會前頭迎面來一部車子，安妮就會緊張起來，緊張得就要爆炸似的，直至那部車子迎面擦過了，她才鬆弛下來。

反而駛在前頭，而被她追過的車子，則不會引起她的緊張！

在遠遠的後面，安妮看不見的地方，那部大貨車仍然在追着，但是愈追愈遠，這顯然是没有希望的追趕。

先前追安妮的那部大型積架房車，也追上了它，這房車雖然墮後了一大段路，但它的速度是特別高的，所以它也追上來了。

它與大貨車平頭，開始有越過之勢。

既然是自己人，那部大貨車當然是讓開一路，方便它過頭的。

這部大貨車却並没有過頭，它只是和大貨車平頭，响起號來，車中人並且向貨車中的人揮手，似乎是在示意他把車子停下來似的，這個大貨車的司機只好皺着眉頭，把車子慢下來。

大房車過了頭，也跟着慢下來，兩部車子一先一後，在路邊停住了，大貨車的司機把頭伸上車窗外面叫道：「喂，怎麽了？」

「不用追了。」

「你瘋了嗎？」大貨車上的槍手叫道：「她撞死了我們一個人！」

「上頭用無綫電通知我們不用追。」那大房車中的打手遞出一隻小型無綫電對講機來揚一揚，以資證明。

「爲甚麽？」

「我不知，上頭的命令是這樣，上頭說放她走！」

「豈有此理！」大貨車上那個槍手反感起來。「剛才叫我們拚命追，現在又放她走！」

「這是命令，」房車上那打手說道。「你埋怨甚麼？少做一點工作，不是更好嗎？」

大貨車上那個槍手握起拳頭，咬牙切齒說：「我却希望追上她，我要把她的衣服剝光，然後把槍塞進……」深吸了一口氣，他對這件工作有了私人感情，也許因爲給安妮撞死的那個人是他的好朋友吧？

房車上那人格格笑起來。「誰不想把她的衣服剝光？但現在不行，還是回去吧，回去願意給你剝光的人多着呢！」

那大貨車的槍手還是緊揑着方向盤，深呼吸着，他仍然想上前，不過命令就是命令。他說：「就這樣讓她走，不是太便宜了嗎？」

「也許前頭另外有人對付她。」

「我們前頭並沒有人呀，我是最後一關！」

房車上的打手倏閒地取出一根香烟來點上。「上頭的佈置是很微妙的，我們不會猜得到，不過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她決不會逃脫得那麼容易。」

那人恨恨地用拳頭在方向盤上一撞。

「回去吧！」那打手把火柴丟在地上，噴了一口烟，回到車上去！

那部房車首先掉頭，沿來路駛回去，大貨車上的槍手也只好把大貨車掉頭，跟着駛回去。

這邊，安妮當然是已經逃得更遠了。

逃得很是順利，也許太順利了，他們這樣容易讓她逃脫嗎？不過，也許這全是她的功勞，她逃得够好，他們就追不上她了。

安妮再看看錶的時候，就發覺時間也過得很快，快得很順利，還有三分鐘，她幾乎懷疑腕錶壞了，忽然走得快了一點，但是她瞥一眼里程錶，計算一下，就知道並沒有錯誤，她的確是已經走了差不多五十哩路了。

老莫說得很準確，她已經可以看到前頭靠着公路那高高的山崖了。老莫說阿輝率領大隊人馬在那山崖上掩護着她的。

老莫也說得對了，阿輝果然是在那山崖上。三部車子，車上七個人，都配備了犀利武器，包括裝有望遠鏡的犀利遠程步槍。

阿輝是一個高大的人，眉毛濃，嘴巴大，聲音也大。他正在拿着一副望遠鏡，在瞭望着下面那公路，安妮那部紅色跑車，出現在望遠鏡的視象之內了。

「她到了！」阿輝說，他的聲音，好像喇叭一樣响，「留心，有車子追，就開槍！」

「沒有車子跟着她呀！」

「一定給她擺脫了！」阿輝說：「這小姑娘，本領不差的，她和司馬洛一起辦過一件案。」似乎司馬洛這個名字，就是保證，和司馬洛一起工作過的人，本領必然不差的。

「怎麼這一次她又不是和司馬洛在一起？」

「司馬洛並沒有簽合同一定要和她在一起的！」阿輝那把喇叭般的聲音又說。他把一隻手拿了下來，扭開了身邊一隻無綫電對講機，叫道：「安妮，我們看見你了！」他這把聲音，担任聯絡倒是最適合的，很够响。

「謝謝你，阿輝！」安妮的聲音在回答。

「不用怕，安妮。」阿輝說：「現在你安全了，有我們保護着你。」

但他說錯了。就在幾副望遠鏡的監視之下，一件奇怪的，使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事情就此發生了。

首先是安妮的尖叫從無綫電中傳了出來。

然後，那部跑車，就變成了紅色。跑車本來就是紅色的，現在變成的却是另一種紅色，一種……燒紅了的炭那種紅色，有光的紅色，使得跑車的輪廓也模糊起來了。

有烟升起來！

那烟是來自那四隻車輪的，那四隻車輪不見了，化成了黑烟，車子矮了一點，車底拖着地面衝前，整架車子都發出着紅光，像一塊紅炭，然後，安妮痛苦地向空中升出兩隻手。

那耀眼的紅光呑沒了她，車子因爲沒有車輪在下面方便它滑走，就停了下來。紅光呑沒了整架車子，連車子的形狀也看不清楚了，有火呑向上升，一定是馬達中的汽油，使黑烟冒起來。

很快地，在不到三分鐘之內，那部車子就不見了，在他們的眼底下完全消失，一團紅光，化成白熱，耀眼到無法逼視，後來光滅了，就甚麼都不剩，人、車，一切都消失了，只是地下剩下了一團焦黑。

山崗之上，每一個人都愕住了。

他們有點懷疑自己是在做着噩夢。

接着，就聽到阿輝那把喇叭般的聲音又大叫了起來：「我的天，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她——就這樣不見了。」另一個人叫。

阿輝又連忙把那無綫電通話器扭開了，對裏面叫道：「喂！安妮，喂，你怎麼了？」

沒有人應，那邊根本沒有通話器接收電波，看來，那隻通話器是和安妮的人一起消失了。

「這是不可能的！」阿輝叫着，他憤怒地抓起了槍，槍嘴擺了一個弧，似乎他是找尋一個發射的目標，找尋一個敵人。但是，他甚麼都沒有看到，他甚至不知道，是不是眞有敵人在周圍。

「這是怎麼回事？」有人問。

沒有人能回答，因爲沒有人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大家又呆在那裏了，接着還是由阿輝出主意，阿輝把手中的槍一揮，命令道：「我們下去，下去看看。」

大家都跳上車子，車子開動了，離開那座山崗，向山下馳去，車尾拖着兩團揚起來的塵尾。

他們以最快的速度駛到了安妮消失的那一邊，那裏並沒有甚麼剩下來的，他們只是找到了一點灰。

「就像——整部車子給熔掉了。」

「看來像是如此，看——」阿輝指着地上那些焦黑的地方，那裏的泥土上有些亮閃閃的東西，「這些不是燒熔了的金屬嗎？和地上的泥土熔在一起！」

「你是說，連泥土也給燒熔了？」

「看來像是這樣的，再看這裏，這些泥土不就是熔掉了嗎？」阿輝又指出。

那裏的泥土，的確是熔化了之後再凝結了的，摸上去還是十分之燙手的。阿輝一觸，又連忙把手收回。

「偌大的一部車子，就只剩下這一點點？」

「只是車架和馬達是金屬，」阿輝指出，「車身是玻璃纖維，玻璃纖維在高熱之下就會化成灰，其他的皮料和木料也是一樣。至於人……」

人當然是比玻璃纖維更容易化的，人身上大都是水，水化掉了之後只剩一些灰，和骨骼的鈣了。人實在就是這麼簡單的一點點化學元素，但這簡單的一點點化學元素却組成了安妮這樣一個美人，而，當想起安妮，大家又黯然了。

忽然之間，阿輝那把喇叭聲就顯得討厭刺耳了，這是個應沉默的時候。

「就像放進了一座高熱的熔爐。」阿輝的聲音又在討厭地刺着耳朵。

「但這裏不是熔爐呀！」一個人說：「那來這麼大的熱力？」

頭上，太陽正在如火地蒸晒着，很熱，但這熱力是不足以讓任何東西熔化的，至少，不會熔化一部車子。水和糖之類會在這陽光之下熔化，但一部車子？

「這是不可能的！」

「但我們都親眼看着這件事發生的。」阿輝叫道。

他們都看着這件事情發生的，他們都看到，很明顯地，那部車子就是這樣熔化掉了的，至於是甚麼使車子熔化掉，這一點非他們每一個人能够解釋的了。

阿輝終於說：「我們必須馬上通知老莫。」

× × ×

司馬洛說：「我不相信！」他的臉是蒼白的，他的拳頭緊握着，在那裏微微地發着抖。

「沒有人相信！」老莫說：「連親眼看着事情發生的人也不相信。」

現在，他們是在一間寫字間裏，此地是S組分站的寫字樓，很簡單的。司馬洛已經渡假回來了，比他預算回來得早，是老莫叫人找他回來的，老莫究竟怎麼知道到那裏去找他，司馬洛還是不明白，總之，老莫派人找到了他，把他找回來了。

司馬洛指着桌上一大叠大的照片：「這個？安妮就只剩下了這些？」

老莫點點頭。

司馬洛的心又一陣酸。一個人死了，即使有一具完整的肉身，埋進了墳墓裏，也是要化掉了的。但這樣，在感覺上也比較好些，總算是一個圓滿的結束。但現在的安妮，却是什麼都不剩，灰也沒有，只剩下這一叠照片。這一叠照片，就是拍攝下了那一片焦土，那一點點剩餘的金屬。

安妮已經不存在了，司馬洛對老莫有點惱恨。爲什麼老莫要這樣明艷美麗的一個女人，讓她去做這樣危險的工作，然後又讓她死掉？如果是一個醜陋的人，一個庸才，他也許沒有那麼痛心。司馬洛是欣賞美麗的，完美的東西的，她和安妮在前一件「黃金漢子」的案件裏合作過，他和她曾經很親密，肉體上，心靈上都是最親密的，不是愛情，只是互相欣賞。

現在，他去渡假回來，忽然，就沒有了安妮。

「你可以去實地觀察一下，」老莫說，「不過，看這些照片，也是差不多的了。我們的科學家已經到那裏研究過，他們的發現，都在這一叠報告裏了。」他指指照片旁邊，一隻厚厚的鷄皮紙信封。

「他們發現了甚麼？」司馬洛問。老莫說出來，會快過他去看這一份資料。

老莫又聳聳肩：「他們的發現，和大家所猜的一樣，車子是熔化了，燒掉了，連人帶車，剩下來那些灰燼經過分析，也證實了這一點！」

「不是爆炸？」司馬洛說。

老莫搖頭：「不是爆炸，他們都沒有聽見爆炸聲，如果是爆炸，他們會聽見的，對不對？」

「是不可能的，」司馬洛說，「一部車子，不會就這樣熔掉！」

老莫只是一攤兩手，這是一個等待尋求解決的問題，他當然不能解答。

「安妮究竟是去做一件甚麼工作？」司馬洛又問。

老莫又指指另一隻鷄皮紙袋，更厚的：「都在裏面了。」

「媽的！」司馬洛不耐煩地道：「我沒有心情看什麼資料，你告訴我吧！」

老莫聳聳肩道：「這本來只是一件小事……」

他告訴了司馬洛，安妮是去幹什麼事情的。

這件事情，是由一件爆炸案開始的，一位相當有地位的科學家，他的家，是附設實驗室的。應該說，爲了方便進行他的科學研究，他搬到實驗室中去住，把實驗室的一部份，當着他的家。

有一天晚上，實驗室發生了猛烈的爆炸。

爆炸很猛烈，一發不可收拾，那實驗室，科學家的家，以及一家人都毁掉了，這是由於那實驗室的地下室中儲有一種強烈的爆炸品的。

至於實驗室如何發生爆炸，這件事則可能有點可疑的，由於那種爆炸品，可以說是一種安全的爆炸品，在通常的情形之下，它是不會自己爆炸的，除非是接上了一隻通電的引爆器，或者是受到了一千度以上的高熱。科學家本人自然不會把引爆器裝到這些爆炸品的上面去，至於一千度以上高熱，他的實驗室裏，根本沒有什麼儀器可以產生如此的高熱的。

所以，有關方面，懷疑這是蓄意的破壞及謀殺。

這爆炸品即使在火上燒，也不會發生爆炸的，沒有人破壞，那怎麼會爆炸起來呢？

而且，科學家本身，也提供了一些破壞的暗示。

報紙上說，科學家的全家，包括科學

家本人，都已被當場炸死了。事實上却不是如此的．那科學家在事後仍然活着．雖然活了不很久．爆炸發生時．科學家剛剛上了他自己的車子，正想開車外出．他身上還穿着睡衣．顯然並不是有預算出外的，也許是忽然想起要出去買一包香烟之類。車子一駛離屋子，爆炸就發生了。整部汽車飛了起來，飛到一百多呎之外，跌進了樹林之中。那科學家在醫院裏活了六個鐘頭就死掉了。死前沒有什麽說的，因爲他一直沒有完全清醒過來，在死前，他重覆地說着一句話。「阿萍……她幹的……」他已不會回答問題，只是在半昏迷中這樣說。

阿萍是他的女助手。

事發的時候，阿萍本應是在實驗室內的，由於那是她的工作時間，但由於爆炸之後還燒起烈火來，災場中人，連屍骨都找不到了，所以這一點不能從屍骨上斷定。她可能葬身於火窟之內，亦可能不在那裏。

如果科學家出外買香烟的話，她可能不在那裏了。如果她在那裏，買香烟這件事，就應該由她去做的。而且，科學家在死之前，也說「是阿萍幹的！」如果他所指的是陰謀破壞的話，那麽，阿萍的嫌疑就很大了。

警方完全沒有公佈科學家活了六個鐘頭的消息。這是官方要求保密的，官方懷疑這是一件間諜案。

間諜案，就要移交給S組去辦理了。

阿萍是最可疑的。

雖然其他的跡象，都顯示出她是已經死了，例如在爆炸之後，她就沒有再出現過，她家裏的東西，就這樣丢着沒有人去管。

但是，情形還是很可疑。起碼，老莫就認定這件事情是有古怪的，於是他就交給安妮一個任務，把阿萍找出來，或者證實阿萍是已經死了。

安妮開始去發掘關於阿萍過去的一切。由於阿萍是科學家私人聘請的助手，她的過去，是沒有經過官方的徹查，安妮一查之下，就發現這個年輕美麗的阿萍，原來有着相當不名譽的過去。

例如，原來她曾經在另一座城市的一間無上裝酒巴當過侍酒女郎的，雖然只是做過三個月。

這本來不一定是不正當的職業，但是，在她當侍酒女郎的時候，她從來沒有表示過，也沒有人會相信，她是有任何科學知識的，然而後來，她却有那麽豐富的科學知識，豐富到可以做一位大科學家的助手。

既然她有這樣的學識，她隨時可以找到一份待遇十分優厚的工作，根本用不着去拋頭露臉了。

假如她是一個女間諜的話，這就合理了，當她在當無上裝女郎的時候，她是在進行着某種任務的。

任務完成了之後，她就離開了。

安妮就集中在這個方面去調查，一查之下，她又查出了，在阿萍任職無上裝女郎的時代，還有一位政府科學家，是對她追求甚力的。

又是科學家，這就很有蹊蹺了，而這個發現，也使老莫爲之戰慄，他知道那個時候，阿萍曾那從這位科學家的身上探出了一些甚麽重要的情報。

安妮繼續追查，她又查出了，阿萍果然是未死的，在阿萍當無上裝女郎的時代，她曾經和一個混血兒的音樂師過從甚密，而有人看見，有一天晚上，有一個形貌近似阿萍的女人到那音樂師任職的夜總會去找他，這之後，那音樂師就請假，有幾天沒有上班，這個神秘女郎出現的那天晚上，正是爆炸案發生之後的那天晚上，是之後，而不是之前。阿萍在她應該死了之後的時間出現，那就證明，她是並沒有死掉了。看來，阿萍是去找他想辦法，爲她安排棲身之所。

安妮的目標，自然就是落在那個音樂師的身上了，她是很聰明的，她並沒有親自出面，而是叫另外二個S組人去，以警探的身份向那個音樂師查問。

音樂師否認一切，他說那天晚上那個女人並不是阿萍，他和阿萍早已經分手了，也一直沒有阿萍的消息，他根本不知道阿萍到何處去了。

S組當然是不會放過他的，他們派了人去暗暗跟踪，密切地注意着這個人，另一方面，安妮則以一個普通女人的身份出現，和他結交，安妮是一個美麗的女人，男人對美麗的女人總是感興趣的，這個音樂師自然沒有拒絕安妮，而且他也對安妮熱烈追求起來了。當然，安妮並沒有和他上床，只是採取若即若離的態度，一有機會，就向他刺探口供。

她沒有刺探出甚麽有關阿萍的秘密，由於她不能刺探得太明顯，這件事情，是需要多花一點時間下去的。

可惜，時日已經無多了，只有十天，有一天晚上，這個音樂師開了車子，不知去赴一個甚麽約會，他擺脫了二個S組人的跟踪。這一天晚上，他沒有回家，而第二天早上，他的車子就給在一處山崖下發現，已經墜毁了，而他的人也就在車中。

外表的一切跡象，都顯示出他是死於意外，但，明白內幕的人就知道，這可能是滅口。

老實說：「這個傢伙死掉了，阿萍的秘密，也就隨他而消失，沒有人再查得出了。」他從這隻鷄皮紙袋內取出幾張照片來交給司馬洛，「這就是阿萍。」

司馬洛接過來看看，點了點頭：「很美麗的女人，不過，也是一個很犀利的女人。」

「別給美麗的外表騙倒你，」老莫嚴肅說：「你就是有這個毛病，常常給美麗的女人騙得團團轉。」

這是事實。

「別担心，」司馬洛說：「美麗的女人，也常常給我騙得團團轉的。」

這也是事實。

司馬洛又說：「綫索似乎完全斷了，這之後呢？」

「安妮是一個很能幹的女孩子，」老莫說：「她並沒有放手。在和這個音樂師交遊的期內，她已經結交上了這人的許多朋友，她已經混入了這個人的生活圈子，她在這個人死了之後，她仍然逗留在這個生活圈子裏面，而且和那些人混得更熟，

她果然在這些人的中間發現了綫索，那是一個叫本田的日本人。」

「本田？」

「記得張大王嗎？」老莫問。

「當然記得。」司馬洛說。在上一件「黃金漢子」的案中，張大王這一個黑社會人物給他們弄得手忙脚亂，結果只好向他們投降，供應他所知道的一切與黑社會有關的情報，接着司馬洛也醒起了，「對了，本田，張大王所提供的資料中，不就是有提過本田這個人嗎？」

「你的記憶力還算不錯！」老莫說。

「本田，」司馬洛皺着眉，在他的記憶中搜索着：「他好像是空手道高手。」

「是的，」老莫說：「空手道和柔道是日本人的國術，差不多凡是日本人都會一點，但本田就不只會一點而已，本田還是一個高手，安妮發覺他與那個音樂師的交誼相當好。」

「那一種交誼呢？」

「那個音樂師是本田的徒弟，本田是設館教授空手道的！」老莫說。

「他教甚麽？」

「教授空手道。」老莫說。

「是麽？」司馬洛說：「本田要靠這個吃飯，依照我們的資料，他是一個——一個大人物。」

「可以說是一個犯罪界的大企業家，大敲詐，大爆竊是他的首本好戲！」老莫說：「對了，他根本不必靠這個吃飯，就是教十年空手道，也不够他做一件案子的收入，所以他設館授徒，一定有目的。」

「甚麽目的？」

「這一點就是安妮要去查的，」老莫說：「那音樂師是本田的高足，得意門生之一，所以和本田感情很好，但我們懷疑，他們的交情，絕對不是單靠一門空手道來維持的！」

「這個音樂師給人殺掉了，」司馬洛說：「這事一定是本田幹的。」

「應該是這樣。」老莫說。「本田認爲他的用途完畢了就殺他滅口，總之，安妮也發現，本田這個空手道館也只是一個幌子，在它的背後，是還有一個秘密的組織的。」

「那一種組織呢？」

「安妮沒有調查出來，」老莫說：「不過，她和本田這班人混上，她還加入了空手道館去學空手道，她和本田是正在進行一個相當重要的計劃，她要查出來，而且，她很有希望參加這個計劃，因爲本田似乎看中了他，認爲她是適合這個計劃中的其中一個角色，最後一次報告，她說她已經參加了，本田要帶她到別的地方去，爲了絕對保密起見，她暫時不能再與我們聯絡。」

「她到那裏去呢？」司馬洛問。

「她沒有說，因爲她也不知道，」老莫說，「總之她說，一有眉目的時候就和我們聯絡，就是這樣了。」

「到了這一次，她再出現了，你們都救不了她！」司馬洛指責地說。

老莫一攤兩手：「我們已經盡了我們的能力了，但是來得太突然！」

「她說她已經偷到了一份文件！」司馬洛緊握着拳頭，「她一定已經有了很重要的發現。」

老莫嘆了一口氣：「不論那是怎樣重要的一份文件，總之是已經隨車子一起毁滅掉了！」

「本田呢？」司馬洛問：「有沒有找他？」

「本田已經不見了！」老莫說：「他帶走了安妮，就沒有再在那空手道館出現過。留下來的都不是重要人物——那些是眞正地在那裏學空手道的。」

「他們都不知道本田在哪裏？」

「知道的。」老莫苦笑，「他們知道，本田是回到了日本去渡假。這是本田告訴他們的，自然本田沒有回日本去，連他家鄉的地址，也並無其人。我們駐日本的人員已經調查過了。」

「安妮是從那裏逃出來的？」司馬洛問。

「看！」老莫走到牆邊去，把牆頂上掛着的一幅捲着的地圖拉了下來。

那是一張特別製造的地圖，司馬洛看看，皺起了眉頭。這不是什麽五大洲的地圖，那是某一個小地區的地圖，詳細地放大了的，繪下了每一細節。即使地理常識最豐富的人，也看不出這是什麽地方。

「這是什麽地方？」司馬洛問。

「這就是安妮出事的地區。」老莫說道。

司馬洛又瞇起眼睛，審視着這幅地圖。「唔，繪畫得很詳細。」他點着頭說：「但是，怎麽屋子都不繪去呢？」

「這附近根本就沒有屋子呀！」老莫說。

「我不懂。」司馬洛說：「那麽安妮是從那裏逃出來的呢？」

老莫的手在地圖上指着，指着一條畫了紅綫的路。他說：「這就是安妮逃出來的路綫。」

司馬洛的眼睛就沿着那條紅綫望上去，那條紅綫却並不是很完整，到了中途就沒有了。

「怎麽了？」司馬洛指着那條紅綫的起點說：「她就是從這裏出來的。「這裏難道有地洞之類嗎？」

「不，」老莫說：「這是我們最初接到安妮的消息的地方。」

「這是什麽地方呢？」司馬洛問。

老莫聳聳肩，「這不是什麽地方，只是一條路。」

「哦。」司馬洛點點頭，「她就是沿着這條路逃走的？」

「是的。」老莫說。

司馬洛的手也伸出去，手指沿着那條路摸上去。他說：「這條路並沒有什麽支路呀，只有一條支路，主路是從這裏海邊開始的，這裏是海，也許，安妮是從海上來的。」

「安妮是開着一部車子的呀。」老莫說：「她這部車，不可能是從海上開上來的。」

「一部紅色跑車？」司馬洛問。

「阿輝他們所見，是一部蓮花牌。」

「安妮自己並沒有一部蓮花牌。」司馬洛說：「有人報失一部蓮花牌紅色跑車嗎？」

「照我們所知就沒有了。」

「那麽，」司馬洛說：「這部車，也可能是從他們的基地偷出來的了，如果她是開車來，那麽，她應該是來自這一條支路的。」

「很可能是這樣了。」老莫說。「照這邊的支路，是通到這座城市的，這部車子，可能是來自城市中任何一座屋子，可能是從這城市的任何一間別墅出來的！」他從後面再拉下了一張地圖，這一張上面則有很多屋子，有一座城市邊緣的屋子，也有市郊的屋子，老莫又說：「甚至可能是從這座城市後面來的？」

「那根本沒法可查。」司馬洛皺着眉頭。

老莫一攤兩手：「你去查吧，這件工作，我就是要交給你的。」

司馬洛沉思着，在那裏踱來踱去，後來他說：「我看，我們根本用不着這張地圖上想辦法的，我看，我們應該在本田身上着手，把本田找出來。」

「你去找吧。」

「我們有一個佔優的地方。」司馬洛說：「那就是本田並不知道我們知道他這樣多事情，他並不知道，我們是可以從張大王身上取得他的資料。」

老莫走去打開抽屜，又取出了一隻鷄皮紙袋：「這個你不耐煩看嗎？」

「這是什麽？」

「本田的資料。」老莫說，「我們已經向張大王密切查問了一番，可以問出來的資料，都在這裏了。」

「給我吧！」司馬洛把那隻鷄皮紙袋拿了過來，「我自己看。」

「那好一點，」老莫說道：「我可以省却了不少唇舌。」

司馬洛把那隻鷄皮紙袋挾在臂下：「還有什麽可以告訴我的？」

老莫聳聳肩：「現在，我在等你告訴我了。」

司馬洛點頭：「好，我找到了本田之後，我就告訴你好了。」

× × ×

那間公司正在舉行董事會議。一間美國資本的公司，舉行董事會議，報告公司賺錢的情形，生意極好，所以這是一個歡樂的會議。

除了報告盈利之外，董事們還有一個餘慶節目，就是舉行酒會，香檳毫無限制地開，自然，除了酒之外，是不可以沒有美人的。

在那張長長的會議桌一端，擺着一隻巨大的蛋糕，直徑有三呎，高度看來有四呎，這樣一隻大蛋糕，在會議中的二十多個人都吃不完的，而且在這樣一個場合裏，他們也沒什麽興趣吃蛋糕的。

比蛋糕好吃的食物多的是，但是很古怪，每一個人的眼光，却都注意着這隻大蛋糕，即使望向別處，幾秒鐘之後，也會回到這隻大蛋糕上的。

酒瓶丟得一地都是，有不少酒瓶還是裝了大半滿的，就這樣丟在地上，流得一地都是香檳。

而且那些人都是裝了半滿酒，有些還是裝了大半滿酒，總之，沒有一個人是沒有酒意的。

他們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在那隻大蛋糕上了。有幾個人還伸手去推推那隻大蛋糕。

「唏！」有一個人終於不耐煩地說：「我們究竟什麽時候切開這東西？」

主席看看腕錶，他是一個滿頭白髮的老人，年紀總有六十歲了，但是却紅光滿面，他的身體很是壯健的，正和許多西方人一樣，六十歲並不是老頭，六十高齡，仍然有中年人的精神，在唱歌的時候，也是他唱得最大聲的。

「我們也應該找一些女人來了。」他以他那把雄壯的聲音叫道，「時間也不早了。」

「當然啦！」另一個人贊成！「如果沒有女人，今天晚上我們睡得着可是奇事呢。」

「女人，女人，」大家都舉起拳頭，這樣叫着，「女人！」

「切蛋糕吧！」另一個人叫道。

主席走到那隻大蛋糕的前面，拿走了蛋糕座邊的一把刀，說：「現在來了。」

他把大刀一揮，有點像劊子手行刑似的，把那大蛋糕的頂層一削削掉了，那一大團奶油便跌到也地上。

源來，這隻大蛋糕却是空空的，那頂層削去了之後，便露出一個大洞來，一個直徑大約有二呎的大洞。

大家都拍起掌來，就像認爲這一削，是一個十分值得高興的慶典，有一個人已經走到會議室的一角落裏，開了一副電唱機，電唱機的裏面透出興奮的音樂聲。

現在，每一個人的眼睛，更是一瞬不瞬地看着那隻大蛋糕頂上的空洞了。

一些黑色的東西從那個空洞裏冒了出來，跟着冒出來的，則是一些七彩的東西，那黑色的東西就是頭髮，而那七彩的東西，却是一張化粧得很濃的臉，化粧得很濃的，當然是一張女人的臉。

一個相當美麗的女人，她只把頭伸出來，轉了一轉，對每一個人作出了嫵媚的微笑。

每一個人都跳了起來，撲前去，原來他們所等待的實在並不是蛋糕，而是蛋糕裏面的這一道甜品。

但是主席已經脫下了鞋子，用鞋跟在桌上大敲起來，制止各人：「不要，不要動，這是我私人的！」

大家都發出埋怨的哄叫。

主席已經上前去，而那女人伸出了一隻手，那個女人再升高了一點，也伸出了一條藕也似的手臂，同時上身也已露了出來。

大家又不禁一陣拍掌起來，因爲，這個女人的身上是一絲不掛的，一雙碩大而堅挺的乳房在搖曳生姿，暗色的乳頭驕傲地挺聳着，她一隻手按住了主席那隻手！另一隻手也伸了出來，在自己頭頂上戴上了一隻金紙糊成的皇冠，然後，她的下半身也升了上來了。

人們又吹口哨和喝采，因爲，她的下半身，也同樣地是一絲不掛的，雖然她却像是穿上了一條黑色的三角褲，她把手在三角地帶按了一按，然後向大家一揮，表示來一個飛吻。

有幾隻手伸了過來，在她的身上摸着。「唏唏！不要亂來，」主席抗議着：「

她是我的，你們要的話，還有呢！」

他把那個女郎扶了下來，抱在懷中！在她的手中塞了一瓶香檳，當然，跟着，那隻大蛋糕裏面，便又冒出來了另一個女郎。

這第二個女郎給人們搶去了，事實上，又有第三個出來，出來了一個又一個，都是美女，雖然身材和面貌有所不同，但全部都是有水準的美女。

絕對不少，也不多，一個人一個。

到最後一個也出來了的時候，情形就簡直變得瘋狂了，最先得到女人的那些男人們也早已脫得赤條條的，一絲不掛，和自己搶到的美女攬作一圈，有些已在馳騁了。

那地方是够大的，人人都躺到了地毡上，也還有許多空位空出來，一點也沒有擠逼之弊，那些怕羞的，就躲到桌子下面去，讓桌布遮着，不怕羞，甚至有着暴露狂的那些，則索性就在那長長的會議桌上表演起來了。

滿目春光，各種姿勢都有。

「喂，我喜歡你的對手。」其中一個瘦長的人把一個女郎的腿托到自己的肩上，一面對旁邊的另一人說道：「一會兒我和你交換吧！」

「哈哈，」那人笑了起來，「你手上的一個應付得來再說吧！」

「我會應付不來，再多三個，我也一樣可以應付得來。」

他胯下的那個女郎怪叫起來。

「好吧，」對方那個男人說：「一會兒我讓給你好了，再來一個，我可吃不消了。」

這會議室是在這間公司的大厦頂樓的，附近沒有比這裏更高的大厦了，因此窗子沒有窗簾，也不愁會春光洩漏的。

在下面街上經過的人會看見燈光輝煌，隱約聽見喧鬧聲，會好奇地抬頭向上望望，如此而已。他們是不會看到什麽的，即使坐在對面樓梯口，定睛而望過來，也看不到什麽，雖然他們是猜到幾分，那裏是正在發生什麽的。

他只能坐在那裏看着，利用他自己的幻想力。

沒有人知道那場火是怎樣發生的，會議室內，似乎並沒有什麽惹火的東西，當然他們之中是有些有烟癮的人的，不消在風流之中，這些人却是誰都沒有想到去吸烟，而剛才留下來的烟蒂，也一定早已熄掉了，不可能留到此時的。

但總之，火是燒起來了，就是這樣，忽然之間，熊熊的燒了起來，是從朝街那窗簾之內爆出來的，火勢很猛烈，轉眼之間，窗簾便已全部着火，火焰升上去，整間會議室都充滿了濃烟。

人們咳嗽着，尖叫着，鷄飛狗走，一對對男女分了開來，即使不願分開的也非分開不可了。

那些人，現在是顧不得體面了，連忙把會議室的大門打開，男男女女都四處逃走。差不多全部都是赤條條一絲不掛的。由於在濃烟密佈之中，他們實在來不及找回衣服。

「我的天！」那老當益壯的主席用兩隻手掩着自己的胯下叫着：「明天，我們的名字都要出現在報紙上了！我得制止他們這樣做。夏利呢？他是攪公共關係的，他能堵住那些新聞記者的口。」

「夏利？我剛才看見他爬進了蛋糕的裏面。」

「他什麽？」

「爬進了那隻蛋糕裏面。」

「哦，那麽，他是已經到了下面的一層樓了！」主席說道。

那隻大蛋糕，下面當然是另有乾坤，才可能出來這許多人的。事實上，它的下面，那地板上就有一暗門開着，通到下一層樓去，那下面是打字員們辦公的地方，剛才，那些女人就是在這裏脫完衣服，沿着一度扶梯爬上來，爬進蛋糕，再爬出來的。

公共關係主任夏利認爲，可以上來的路，也可以下去，而這正是一條捷徑，因此，他就爬進了蛋糕的裏面了。然而，夏利的估計却是全錯了的。他爬了進去之後，才發覺梯子已經不在那裏了，因此便直跌下去。

他很幸運，跌到了一張堆滿文件的桌子上，那厚厚的文件把他墊了一墊，而且桌面與天花板之間的距離也不算高，他只是腿子扭傷了。

由於腿子扭傷了，他不能動，他只能保持着跌下來時的姿勢坐在那裏，這個姿勢，就是兩腿大大地張着。

那裏原來是有一個女工正在做着打掃工作的，那把梯子給移開了，就是給這個女工移開的。夏利跌下來，那個女工一陣發呆，然後，夏利那一絲不掛的醜態，就使她掩着眼睛，尖聲大叫起來。

「別叫！」夏利喝道：「快打電話報警，這樓上着火了，你不知道嗎？」

但是早已有人報了警，夏利這樣說着時，嗚嗚的救火車聲已經來到了樓下。

大厦是很高的，大厦的頂層着火，消防員去灌救也比較困難，由於雲梯的高度不够，當雲梯駁長到水喉可以射着火場時，火已差不多自己熄掉了。

在警方人員到場時，那些男女們還是沒有找到衣服，只有夏利一個人穿上了衣服，他穿的却是一套腥紅色的迷你裙套裝，這是那些女郎們剩下來的大批衣服的其中一襲。在下一層樓，衣服倒是多得很。

新聞記者也隨着警方人員來到了，鎂光燈亂閃，身爲公共關係主任的夏利不能制止記者拍照，事實上，他亦堵不住新聞記者的嘴巴。

第二天早上，他自己穿迷你裙套裝的照片就首先出現在報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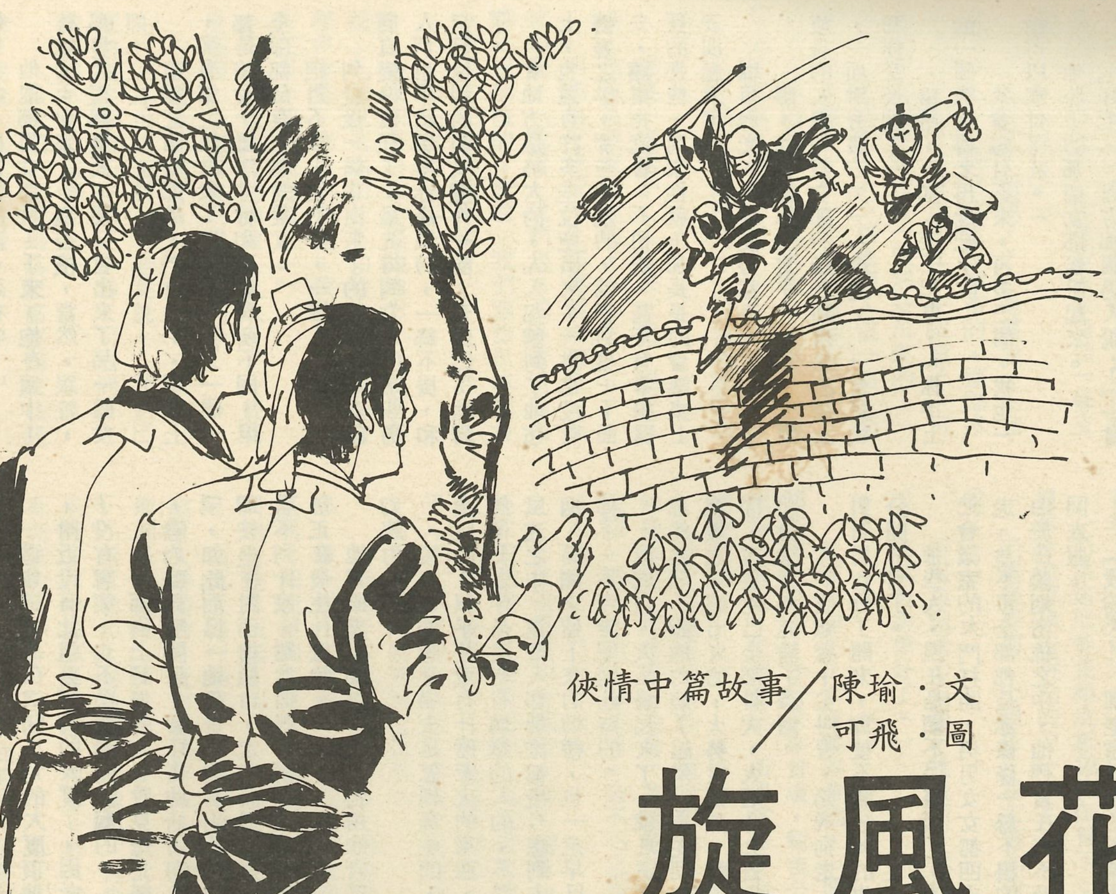
這段新聞自然成爲全市的笑柄。

然而，也有人是抱着嚴肅的態度去看這件事的，這就是S組的頭子老莫，和司馬洛。

第二天早上，記者及警方的調查人員都散去了，司馬洛和老莫却出現在那會議室中，看着朝向街上的牆壁。火災過後，現場自然是一片混亂，那牆壁上一片焦黑，而且破了個大洞，大約是四呎乘五呎的一個大洞。

「這個洞，不是有點古怪嗎？」老莫指一指。

（未完・一一）



旋風花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沈雪姑是白衣仙姑門下，因爲曾經有一個青袍老人救過她，現在這老人托爲南宮靖治療神智失憶症，經過診斷，非要用「太素脈訣」以陰導陽之術貫通任督二脈不可，這是道家的坎離旣濟，陰陽調和，才可以復元，但自己是少女，都有一點顧慮，特請闇佛婆出來磋商，爲了救人報恩，除此一法，別無他圖，這種導引之術，雖不雅觀，是道家和醫學家參合的正宗法門，故決定爲南宮靖治療。果然痊癒。南宮靖和李小雲離開庵門，因爲自己被迷失神智是由吃了綠袍老人的藥汁而起，聯想到田五常，暴本仁等人失踪也和綠袍老人有關，於是……

恢復神志

李小雲低聲道：「大哥，剛才從門口經過的和尚，腳步輕快，足不揚塵，好像都有一身武功呢！」

南宮靖微笑說道：「妳當他們是什麽人？」

李小雲問道：「是什麽人？」

南宮靖低聲道：「少林寺的和尚，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少林羅漢堂首席長老智通大師。」

李小雲道：「看來他們也是找綠色莊院去的了。」

南宮靖道：「我們也該快些走了。」

出了廬州，是一條寬闊的大路，商賈車馬，絡繹於途。

這條大路，可以直通鳳陽，在路上，兩人又發現了神燈敎的兩位香主，婁通和敖六。

他們並沒走在一起，同時因爲行路的人很多，看不出這兩人帶了多少手下。但神燈敎的三位香主分別出現，顯見他們也正在鳳陽附近，展開搜索工作了。

追查敵巢

三天後的傍晚時光，兩人抵達鳳陽，就在街上找了一家客店落脚，第二天一早，會過店賬，南宮靖就領着李小雲走向城南．遙指着一座圍着高大圍牆的宅院，輕聲說道：「這座宅院就是霍家莊院，那天愚兄就是聽到霍五也接到了旋風花的帖子，才趕來的。」

李小雲看了大宅院一眼，忍不住問道：「大哥，你偵查旋風花到底爲了什麽事呢？」

南宮靖道：「爲什麽，連愚兄也不清楚。」

李小雲道：「哦？大哥怎麽也不清楚呢？」

南宮靖道：「我是奉師父之命，要我注意旋風花，師父沒有多說，我也不敢多問，就這樣來了。」

霍家莊院，在鳳陽可是大名鼎鼎，許多年來，沒人敢面對霍家大院指指點點的，雖然南宮靖和李小雲距離不近，但霍家大院經常有人巡邏，給他們撞上了，那就有理也說不清。

只是今天和往常有些不同，莊上兩扇黑漆大門緊閉着，也不見巡邏的人，霍家莊院，好像還沒睡醒一般！

因此，任由你南宮靖、李小雲指點着說話，也沒人過來詢問了。

南宮靖和她邊走邊談，把當日被神燈敎的人四面困住，由丁玉郎用長繩把自己救出，就一路朝北奔行……

他們也隨着折而向北，出了城門，依然一路北行，這樣足足奔走了幾十里路。南宮靖才腳下一停，打量着附近景物，說道：「那晚我們就在這裏略爲住足，丁玉郎曾說這裏距霍家莊不過五十來里，他們隨時會追來，後來又奔行了五六十里，丁玉郎捨了大路，朝一條小徑上行去，這樣又走了盞茶工夫，找到山坳間的一座三官廟才歇足……」

他領着李小雲循着昔日走過的路徑，找到三官廟，已是晌午時光，兩人就在石階上坐下休息，吃了準備的乾糧。

南宮靖又把少林智通大師和神燈敎的人追踪趕來，後來又來了黃龍寺智光率領八名和尚，爲了各執己見，要把自己擒去，終於動上了手．八個黃龍寺和尚列下「羅漢陣」，忽然悉數中毒死去，自己右手衣袖，也沾了劇毒，但自己反而因袖角有毒，才能脫身……

李小雲問道：「這毒是誰使的呢？」

南宮靖道：「不知道。」

李小雲問道：「後來呢？」

南宮靖站起身道：「我們還是邊走邊說吧！」

離開三官廟，走了不過幾里光景，南宮靖一指路旁樹林，說道：「我在這裏又遇上縫窮婆和丁玉郎，還有一個則是劉媒婆……」

李小雲哦道：「對了．劉媒婆精擅使毒，一定是她使的了，後來呢？」

南宮靖說道：「不知怎的，她忽然走了。」

李小雲道：「你就和丁玉郎一同去了綠色莊院？」

南宮靖點點頭道：「是的。」

他現在神智已經完全恢復，從前走過的路，自可回憶得起來，兩人循着小徑又走了幾十里路，小徑盡頭，已是一條大江，橫亘在面前。

南宮靖腳下一停，說道：「我和丁玉郎就是在這裏登上渡船的。」

李小雲眼看大江滾滾，江面極闊，岸旁更無一艘船隻，人可不是飛鳥，如何飛得過去，不禁皺皺眉道：「大哥，我們該怎麽辦呢？」

南宮靖道：「這裏不是渡頭，咱們過去找找看。」

兩人沿着江岸走去。不過走了六七里路，前面有一個港灣，綠柳陰中，隱約可以看到疏疏落落的幾戶人家。

李小雲喜道：「大哥，前面好像是一個漁村呢！」

南宮靖道：「那就快些走。」

兩人放開腳步，奔了過去。這處港灣，極爲隱僻，看去最多也不過五六戶人家，每一家相距最近也有一箭來遙，各自依着港灣形勢，搭建的茅舍。

兩人走近第一家茅舍門口，靜悄悄的不聞一點人聲，兩扇板門，只是虛掩着。

南宮靖在門口站停下來，叫道：「裏面有人嗎？」

裏面並沒有人答應。

南宮靖舉手在門下輕輕拍了兩下，提高聲音叫道：「裏面有人嗎？」

屋中還是沒有人答應，但兩扇虛掩的板門却因南宮靖這一拍呀然往裏開啓。

板門甫啓，一股濃重的血腥味就朝門外湧了出來！

不，就是沒有這股撲鼻的血腥味，南宮靖也看到茅舍的堂屋裏，正有兩個人倒臥在血泊之中，口中不覺咦了一聲，舉步朝茅舍走入。

這一瞬間，李小雲也看到了，吃驚的道：「大哥，這兩人是遭人殺害的，已經死了嗎？」

南宮靖走近兩具屍體，只看了一眼，就嘿然道：「這兇手好快的刀法，只一刀就結果了這對夫婦的性命。」

倒臥在血泊中的兩具屍體，乃是一男一女，一望而知是一對中年夫婦，從兩人倒臥的姿勢看去，兇手只是一刀橫掃，就把兩人胸腹切開，死於非命。

南宮靖目光抬處，發現裏首靠右的房門口，也有一具屍體，那只是一個七八歲的村童，刀從他右肩砍落，幾乎把半個身子斜劈開去。

這一情形，分明是那兇手殺了中年夫妻，看到房門口有人，又一縱身揮刀就劈，殺死了童子。這份令人髮指的慘狀，看得南宮靖心頭不覺大怒，沉聲道：「此人也太以心狠手辣了，連一個小孩了都不放過！」

李小雲道：「這對夫妻不過是漁村中人，看來不像會武的人，那就不是仇殺，這人下手如此毒辣，究竟爲了什麽呢？」

南宮靖氣憤的道：「這兇手若是讓我逮到，絕不會輕易放過他的。」

李小雲道：「地上血都凝結住了，看來至少還是上午發生的事，時間不早，我們快些走吧！」

南宮靖同身退出，就從屋旁一條小徑朝前走去，不過一箭來路，就走近第二家茅舍。只要看門前還晾着漁網，那麽一定有人在家了。

南宮靖當前跨上一步，叩着門道：「裏面有人嗎？」

兩扇板門原來也只是虛掩着，應手開啓！

這一情形和方才完全一樣，板門開啓，就有一股濃重的血腥氣味，迎面衝出。

堂屋中倒臥着一具屍體，看情形這人剛走出堂屋，就中了刀，左廂門口，倒臥的是一個婦人，和兩個孩子。

南宮靖看得幾乎目眦欲裂，沉聲道：「這廝連續殺害無辜漁民一家，這是爲了什麽？」

李小雲忽然心中一動，忖道：「自己兩人這一路行來，曾連續看到少林寺的人和神燈敎的人，那座綠色莊院中人，自然也會有眼綫看到，聽大哥說，從這裏渡江，就接近那座綠色莊院了，莫非是莊院中人幹的？既是漁村，自然也有捕魚的漁船，那是他們不讓有人渡江過去了。」

心中想着，同身走近港灣岸邊，擧目看去，果然看到一株柳樹下正有一條漁船，有一半已沉入水中，那是被人用刀斧劈碎的，心中不覺恍然！

只聽南宮靖的聲音在身邊說道：「兄弟，妳在看什麼？」

李小雲伸手一指岸邊半沉半浮的漁船，說道：「你看這條船是被人劈碎了才會沉在水裏的。」

南宮靖說道：「什麼人會跟這船出氣呢？」

李小雲道：「自然是殺人的兇手了，他們殺人的目的是不讓有人知道他們，沉船的目的是不讓有人渡江去找他們……」

南宮靖矍然道：「妳說殺人、沉船，都是那座綠色莊院中人幹的？這些都是漁民，又怎麼會知道他們秘密呢？」

李小雲道：「漁民當然不會知道他們秘密，但既在附近，這些漁民總會知道他們確實的地址吧，讓這些人洩露他們的地方，自然不讓這些人說話的好。」

南宮靖道：「妳說這個漁村的人，都遭他們殺害了？」

李小雲道：「這裏一共也只有五家漁家，已有兩家遭到滅口，其餘三家也就可想而知了。」

南宮靖道：「走，我們去看看。」

這個港灣，一共只有五家漁家，他們又去看了其他三家，情形也和前面兩家一樣，都是全家遇害，死在一個快刀手的刀下，每家漁戶門前，差不多都有一條漁船，也全被利斧劈碎了，沉入水中。

南宮靖看得咬牙切齒的道：「這些人眞是喪盡天良，把這些漁民一家大小趕盡殺絕，難道我們就找不到他們了？」

李小雲道：「至少我們目前無法渡過這條大河了。」

這一陣躭擱，天色已經漸漸接近黃昏，南宮靖目光四顧，爲難的道：「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

李小雲道：「現在天都快黑了，只有等到明天，看看有沒有船隻經過……」

南宮靖突然一擺手道：「有人來了！」接着道：「我們且躲上一躲，看看來的是什麼人？」

這時天色已暗，兩人同時一閃身跳落岸邊低窪之處，這裏正好有一人來高的蘆葦，可以隱蔽住身形。

就在兩人堪堪隱好身子，一條人影飛快的奔掠而來！

南宮靖目光一注，低低的哼了一聲，回頭朝李小雲悄聲道：「我們出去。」話聲甫落，脚尖輕點，人已縱身躍起。

那人反應也相當靈敏，倏地轉過身來，喝道：「什麼人？」

南宮靖一下落到他面前四五尺遠近，說道：「丁兄沒想到會是我吧！」

原來來人正是被改成侯元的丁玉郎，他看清南宮靖的面貌，（南宮靖臉上易了容）面上不覺微露一絲詫異之色，但瞬即隱去，含笑道：「原來是宮兄……」

李小雲也一下掠到他身邊，說道：「還有我呢！」

丁玉郎退後一步，望着兩人道：「二位宮兄怎麼會在這裏的？」

南宮靖冷冷的道：「我們要想渡江，但這一帶却找不到一條船隻。」

丁玉郎又看了兩人一眼，問道：「二位宮兄渡江要到那裏去？」

南宮靖目光盯注着他，說道：「難道丁兄到這裏來，不是要渡江的嗎？」

丁玉郎發覺一向沉默寡言的宮飛鵬，今晚好像變了一個人，不由望着南宮靖，笑了笑道：「兄弟確是爲了想渡江才到這裏來的，但兄弟家在五舖，從這裏渡江，是回家去的，兩位宮兄要到那裏去呢？」

南宮靖冷聲道：「丁兄這是在盤問我嗎？」

丁玉郎心中暗笑道：「你一路裝傻，原來是故意在人前裝作的。」他不知道眼前的宮飛鵬就是迷失神智的南宮靖，更不知道南宮靖神智已經恢復了，只當宮飛鵬前些日子是故意在人前裝傻。一面看看李小雲，忽然正容道：「兄弟並無盤問二位之意，宮二兄對兄弟有過救命之恩，兄弟有一句，不知二位肯不肯聽？」

李小雲道：「丁兄有什麼話，只管請說。」

丁玉郎道：「兄弟對二位宮兄，原也只是初識，因宮二兄救過兄弟，所以兄弟有一句交淺言深的話，就是二位宮兄如若沒必要，最好還是回去，不用渡江了。」

南宮靖道：「爲什麼？」

丁玉郎道：「因爲渡過江去，並無大路可通，也並非商旅必經之途，二位還是不去的好。」

南宮靖道：「聽丁兄的口氣，那裏好像出了殺人不眨眼的強盜嗎？」

丁玉郎臉色微微一變，勉強笑道：「那倒不是，因爲縱然渡過江去，走不多遠，又會遇上橫亘去路的大河，荒僻之處，既無橋樑，又無渡船，去了也走不通，到時豈不進退兩難嗎？」

南宮靖道：「丁兄既然家在五舖，那一帶的地理一定極熟了？」

丁玉郎笑道：「兄弟從小生長的地方，自然極熟。」

「那就好！」南宮靖道：「那裏有一座大莊院，四周圍着墨綠色高大圍牆，丁兄不會不知道吧？」

丁玉郎聽得臉色大變，目光一寒，凜然道：「二位宮兄到底是甚麼人？」

他有此一問，乃是因李小雲既能替他易容，喬裝成侯元，看不出一絲破綻來，那麼他們（南宮靖和李小雲）也可能易了容。

南宮靖冷然說道：「丁兄可是不肯說嗎？」

丁玉郎忽然冷笑一聲，轉臉朝李小雲道：「宮二兄，我不想被人把我丁玉郎說成以怨報德的小人，我也不想再問二位來歷，你救過兄弟，兄弟更不想和二位翻臉成仇，二位快些走吧！」

南宮靖冷笑道：「丁玉郎，咱們既然在這裏遇上了，你是生長在五舖的人，在下之意，正想請你丁兄帶路呢。」

丁玉郎道：「宮兄最好想明白了，丁某勸你們回轉，乃是一片好心，丁某可不是替人帶路的人。」

南宮靖跨上一步，嘿然道：「丁兄又不是第一次替人帶路，既能替別人帶路，替咱們兄弟帶帶路又有何妨？」

丁玉郎作色道：「你此話怎說？丁某幾時替人帶路了？」

「南宮靖。」南宮靖目光逼視，冷然說道：「難道南宮靖不是你把他騙過去的嗎？」

丁玉郎像是被人在胸頭扎了一針，斜退一步，目注南宮靖，問道：「你聽誰說的？」

南宮靖因他後退又逼上了一步，怪笑道：「丁玉郎，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難道南宮靖不是你出賣的嗎？南宮靖如若不交你這個朋友，會被人用陰手封點『胸戶穴』，落個終身白痴？咱們兄弟就是要找那莊院中人去算帳的，你現在明白了吧？」

丁玉郎聽得一呆，身軀起了一陣輕微的顫抖，說道：「我沒有害他，我正在找他，我會替他設法的，請你們相信我……你們找去也沒用的，何況只要……那是死路，你們既是南宮靖的朋友，我不想看你們去送死，你們快些走吧！」

李小雲看他說的不像有假，問道：「丁兄總該告訴我們那是甚麼地方吧？」

丁玉郎爲難的道：「我……不能說，你們……」

話聲未落，只聽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四五條人影撲撲撲撲瀉落到南宮靖等三人四周。只聽一個陰惻惻的聲音說道：「你們三個小子一個也走不了的，還不乖乖的束手就縛？」

南宮靖凝目看去，圍着自己的是四個黑衣大漢，每人手上持一柄厚背扑刀，看去極爲慓悍。那說話的是一個黑衣中年人，敢情乃是這幾人的領頭，腰間扑刀，尚未出鞘。

丁玉郎緩緩轉過身去道：「胡叔達，在我面前，你敢如此放肆？」

那黑衣中年人聽得一怔，目注丁玉郎，遲疑的說道：「你……你會是……二公子？」

丁玉郎冷聲道：「你以爲我是誰？」

黑衣中年人現在聽出來了，連忙惶恐的抱抱拳道：「屬下胡叔達不知是二公子，屬下該死……」

那四名黑衣大漢聽說是「二公子」，也連忙收刀入鞘，一齊躬下身去。

丁玉郎道：「這二位宮兄，是我朋友，他們是送我來的。」一面朝南宮靖、李小雲二人拱拱手道：「古人說送君千里，終須一別，二位宮兄後會有期，咱們就此別過，二位請吧！」

南宮靖目光一動，早已看到河邊停靠着的一條船，不用說，正是這五人乘來的了，這一機會豈可放過？口中長笑一聲道：「丁兄不用客氣，兄弟，咱們一起上船吧！」一拉李小雲衣袖就朝船上走去。

胡叔達和他四個手下自然不敢阻攔。

丁玉郎却在此時，身形一晃，飛快的往後躍退數步，一下攔在南宮靖面前，冷喝道：「宮兄二位再不站住，莫怪兄弟出手無情。」

南宮靖大笑道：「丁兄能攔得住我嗎？」右手疾發朝丁玉郎手腕抓去。

這一記他使的是「拈花手」，二個指頭閃電般扣住了丁玉郎右腕。

玉郎心頭一急，叱道：「放開！」右手五指忽然舒展如蘭，往上翻起，一下掙脫南宮靖的三指，左手揮手一掌朝南宮靖臉上摑來。

南宮靖身子一側，就避了開去。

丁玉郎滿臉怒容，鏘的一聲掣劍在手，喝道：「宮飛鵬，你亮劍。」

胡叔達沒待南宮靖開口，就諂笑道：「二公子且請退下，這兩人交給屬下就是了。」

丁玉郎怒聲喝道：「你給我站到邊上去。」

胡叔達碰了一鼻子灰，唯唯應是，連忙後退了幾步。

丁玉郎一手橫劍，抬目朝南宮靖喝道：「你還不亮劍？」

南宮靖含笑道：「丁兄要和在下比劍嗎？」

丁玉郎道：「不錯，你勝得我手上長劍，就可以下船去了。」

南宮靖大笑一聲道：「要勝丁兄，何難之有？」右手抬處，緩緩抽出長劍。

胡叔達不知這兩人到底是敵友是？現在可不敢再魯莽了，悄悄和四個手下站到一邊去。

丁玉郎眼看南宮靖已掣出長劍，就催道：「你可以發劍了。」

南宮靖道：「在下從不佔人先機，要和在下比劍，是丁兄劃的道，自該由丁兄先行出手。」

丁玉郎哼道：「婆婆媽媽的，好，我先發劍，就我先發，看劍！」話聲甫出，一道劍光閃電般朝南宮靖右肩奔來。

南宮靖右手封出，噹的一聲架開了丁玉郎刺來的長劍。

丁玉郎身形飄動，又是一支雪亮的劍光忽然在南宮靖左首出現，急刺而來。

南宮靖身子不動，抬手發劍，又是噹的一聲，架開他的長劍。

丁玉郎接連兩劍都被南宮靖架開，不由激起了他的逞強好勝之心，身形連閃，長劍連揮，刹那之間，一支長劍由一化二，二化四，四化八，八支鋒利長劍，八道凌厲劍光，快同閃電，錯落盤空，朝南宮靖急刺過來。

但任你劍光如何快速，南宮靖依然如嶽峙，身形半步也沒移動，只見他手中長劍向左右連續擺動了幾下，但聽一陣密如連珠的嗆嗆劍鳴，少說也響了十七八聲之多！

漫天流動的劍芒，隨着這一陣金鐵交鳴，突然盡歛，丁玉郎右手下垂，人像木鷄般定着，一動不動！

這一情形不用說，就在他「分光劍法」被南宮靖一一架開之際，同時也被制住了穴道。

這下直看得胡叔達驀吃一驚，口中大喝道：「你們還不上去把這小子剁了。」

他喝聲甫出，站在他身邊的四名黑衣漢子，都是久經磨練的殺手，身形撲起，厚背扑刀也立卽前鞘，四個人就像四道黑烟，四柄刀捲起砭骨寒風，同時朝南宮靖站立之處劈落。

發動之快，出手之厲，簡直使人目不暇接，自然更無從封架了。

南宮靖暗暗喝了聲：「好一招聯手合擊的凶厲刀法！」他沒有封架，只是身形

一側，就從一片刀光中閃了出來。

胡叔達是他們四人中的領頭，四人出手之際，他一手緊按刀柄，目注戰場，此時驟覩南宮靖居然從他們刀光中閃出，他動作絲毫不慢，一聲不作，右手抬處，人隨刀發，一道刀光猛向南宮靖閃出來的人迎面就劈！

李小雲看得大吃一驚，急急叫道：「大哥小心！」

南宮靖不慌不忙右手伸出三個指頭一下夾住了胡叔達劈去的刀尖，朝他笑了笑道：「你給我站着稍安毋躁！」右手長劍一震，洒出三點寒星，落到胡叔達前胸。

胡叔達一身武功，原極了得，但此時幾乎連自己刀尖如何被人家夾住都沒看清，就覺胸前三處穴道一麻已被制住穴道。

四個黑衣人刀光一合，才發現敵人已經閃了出去，不約而同的虎吼一聲，四柄厚背扑刀又像風捲電閃，朝南宮靖劈來。

這時南宮靖已經用劍尖點了胡叔達的穴道，身形再次輕閃，一個人有如一縷輕烟，又從四柄刀光中飛閃而出。

他這回可不再客氣，就在身形閃出之際，右手長劍一震，點了其中一人背後兩處穴道。

其餘三個黑衣漢子還不知道同伴中已有一個被點了穴道，眼看南宮靖閃出身去，他們那肯放過，一個轉身，又分別揮刀攻來。

南宮靖施展「遊刄身法」，三柄扑刀就是連他衣角也休想沾上一點，但他却在旋身之際，長劍連連點動，不過兩三個照面就已把其餘三個黑衣漢子都點了穴道。

李小雲氣不過胡叔達心狠手辣，乘人不備，出手偷襲大哥，一下掠到他身前，冷笑道：「胡叔達，你這狗腿子，現在落到我們手中了吧！」揮手就是拍拍兩記巴掌，左右開弓，打得胡叔達兩邊臉頰上，立時浮現出五根指印。

胡叔達穴道受制，口不能言，身不能動，只是眼睜睜看着自己挨打。

就在此時，南宮靖已經長劍一收，瀟洒的走了過來，含笑道：「兄弟，咱們可以下船去了。」

伸手拍開胡叔達的穴道，喝道：「胡叔達，你走前面，宮某只解了你兩處穴道，還有一處主穴未解，這種點穴手法，乃是宮某的獨門功夫，不是宮某替你解穴，任何人無法解得開，但你只要聽我吩咐行事，我自會替你解開穴道的。」

胡叔達已有兩處穴道解開了，不但口已能言，連四肢也都能行動了，聞言忙道：「宮大俠要在下做甚麼呢？」

南宮靖道：「你走在前面，咱們一同下船去。」

胡叔達道：「在下的四個手下呢？」

南宮靖道：「讓他們站在這裏吧！」

李小雲道：「大哥，讓他們站在這裏，太引人注意，還是要姓胡的把他們弄到屋裏去的好。」

南宮靖點點頭道：「兄弟說得極是，胡叔達，你把這四人運到茅舍中去。」

胡叔達不敢違拗，依言把穴道受制的四個黑衣漢子運到茅舍中去。

南宮靖道：「我們現在下船吧。」

他要胡叔達走在前面，自己一手挾起丁玉郎，大步走近泊船之處，三人一起躍下船艙。

南宮靖朝胡叔達道：「你去吩咐船家，可以開船了。」

胡叔達轉身朝那船老大揮揮手道：「開船。」

船老大依言解纜啓碇，緩緩朝江心划去。

南宮靖和李小雲已在中艙坐下，南宮靖問道：「胡叔達，你也坐下來，我想問你幾件事。」

胡叔達是老江湖，知道身落人手，就得處處仰人鼻息，當下就依言坐下，說道：「不知宮大俠要問甚麼？只怕在下知道的有限。」

南宮靖道：「你們那座綠色莊院，是在甚麼地方？主持人是何來歷？」

胡叔達艱難的嚥了一口口水道：「在下洩漏碧綠山莊的秘密，那是死定了。」

南宮靖道：「你沒有說甚麼，自然也沒有洩漏甚麼秘密了，唔，這碧綠山莊在甚麼地方？」

胡叔達道：「碧綠山莊是在香澗湖西省，那地方即是一塊荒僻的死地……」

李小雲道：「怎麼會是死地？」

胡叔達道：「因爲這十數里方圓，南北各有一條大河，並無舟楫橋樑，與外界完全隔絕，外人要想進去難似登天……」

南宮靖問道：「這碧綠山莊的主人是誰？」

胡叔達遲疑了一下，說道：「在下說出來，宮大俠也許不會相信，在下當了七八年的水上巡邏船領班，從未見過主人，也不知道主人來歷……」

南宮靖一指丁玉郎問道：「你怎麼認得他的？」

胡叔達道，「在下只知道主人門下有兩個弟子，咱們都稱之爲大公子、二公子，大公子很少出門，只有二公子經常坐船出入，在下自然認得……」他沒待南宮靖發問，接着道：「其實這七八年工夫，在下認識的人，一共也只有四個。」

南宮靖道：「那四個人？」

胡叔達道：「除了經常外出的二公子，那就是秦總管和二位副總管……」

南宮靖道：「你是碧綠山莊的人，怎麼會只認得四個人的呢？」

胡叔達道：「在下只是巡邏船的領班，和這隻一樣的巡邏船，一共有二十四條之多，咱們除了輪班在水上巡邏，回去就是睡覺，而且咱們是住在另外一處地方，並不能踏進山莊大門一步。」

南宮靖道：「好，你說的秦總管叫甚麼名字？是怎麼樣子的人？」

胡叔達道：「秦總管叫甚麼名字在下並不知道，因爲大家都叫他秦總管，沒有人說過他的名字，他終年穿一身綠袍，個子矮小，古銅臉，頦下留一把白鬍子。」

南宮靖暗暗哦了一聲，問道：「兩個副總管呢？」

胡叔達道：「兩個副總管，一個姓管，一個姓宓，他們也同樣穿的是綠袍，個子也不高，唯一不同之處，兩位副總管的鬍鬚是花白的，宓副總管身材稍高，但這也只有和他們處久了，才分別得出來，外人很難分辨。」

南宮靖道：「難道他們面貌也一樣的嗎？」

胡叔達道：「面貌雖然不盡相同，看去却是古銅色的臉，年紀大了，都有一臉皺紋，又並無特別之處，所以如是乍見之下，未必分得清楚。」

南宮靖聽得出來，這胡叔達只是碧綠山莊一個巡邏船領班，地位不高，他知道的大概只有這些了，再問，也未必問得出甚麼來。

但從他口中，已可知道一點概梗，這碧綠山莊，竟有如此神秘，而且聲勢似乎不小，不知他們主人究是何方神聖？

這一陣工夫，船已渡過江面，漸漸駛近對岸。

南宮靖道：「你要他們駛進港灣去，找一處隱秘的所在停下來。」

胡叔達當然也希望找一處隱秘的地方停船，他才不至於被人發現，這就朝船老大吩咐道：「咱們朝左邊去，划進二十一灣。」

那船老大答應一聲，船頭立時向左，離岸還有十餘丈遠，就緩緩沿着江岸行駛，約莫划了盞茶工夫，才朝一處港灣中駛入。

這處港灣，甚爲曲折，而且岔港極多！幾個轉折之後，江面漸窄，僅容一條船通行，兩邊蘆葦叢生，果然極爲隱秘。

南宮靖道：「好了，就在這裏停船好了。」

胡叔達朝船老大擺手道：「停船。」

船老大依言靠着右首蘆葦把船停住。

南宮靖點足掠去，振腕一指點了船老大的睡穴。身形飛旋，又朝船頭一名助手點出一指。

轉身朝胡叔達問道：「從這裏到碧綠山莊如何走法？」

胡叔達臉露驚懼之色，問道：「宮大俠，甚麼時候才能放我呢？」

南宮靖朝他笑了笑，說道：「我說只要你說出碧綠山莊如何走法，就會放你，那自然是騙騙你的了，我從不對人說謊，要放你，至少要等我們回來之後，乘船回到對岸，你不是還有四個手下在對岸茅屋裏嗎？」

胡叔達聽得臉色發白，心中暗道：「你們進入碧綠山莊去，還會回來？」但這話他可不敢說出口來。

他只是在想：這裏蘆葦較高，黑夜裏是不會有人發現的了，但天亮之後，自己這條船沒有回去，宓副總管自會派人找尋，也必然會有人發現。

好在船上還有一位二公子，有他担當，自己責任就可減輕得多了。

他幾乎已可完全確定南宮靖與李小雲二人絕無生還之理。

這一想，心頭不由得放寬了許多，他也知道這時候要是不實話實說，性命仍操在南宮靖的手裏，因此略一沉吟，就慨然道：「宮大俠說的也是實情，在下不回去把手下四人接回來，也無法交差的，你們要去碧綠山莊，從這裏上岸，一直向東北行去，約莫十七八里路程，只要看見一片柳林，就是碧綠山莊了。」

李小雲道：「你要是有半句虛言，那是不想活命了。」

胡叔達心中暗道：「你們要去送死，我何用騙你們？」一面連忙矢口道：「在下說的句句是實，二位走了，自然會點了在下穴道，留在這裏，在下欺騙了你們，豈不是和自己爲難嗎？」

李小雲哼道：「你知道就好。」

南宮靖道：「我去過碧綠山莊，他說的大概不假。」接着朝胡叔達道：「那就委曲你了。」伸手一指，點了胡叔達的穴道。

李小雲道：「大哥，丁兄呢？也讓他留在這裏嗎？」

南宮靖回頭看了丁玉郎一眼，說道：「他是南宮靖的朋友，我們當然不好難爲他，但這時若是解開他穴道，又會碍了我們的事，所以還是讓他留在這裏的好。」

他知道自己雖然點了丁玉郎的穴道，他口不能言，身不能動，但自己兩人說的話，他是可以聽得到的，自己這樣說，就是爲了讓丁玉郎聽到，因爲方才動手之際，丁玉郎很可能已在懷疑自己，讓他聽到自己這番話，就是要他知道自己兩人乃是南宮靖的朋友。

話聲一落，就輕聲說道：「咱們上去吧！」

兩人縱身掠起，從蘆葦叢中穿出，一躍上岸。

李小雲悄聲道：「大哥，慢點走。」

南宮靖道：「妳還有什麼事？」

李小雲朝他笑了笑道：「你把丁玉郎留在船上，使我想到了一件事，我們去夜探碧綠山莊，這是一件十分兇險之事，但想不到丁玉郎竟會是他們二公子，這對我們此行，幫助就很大了。」

南宮靖笑道：「妳想易他的容？」

李小雲道：「大哥一猜就着，我身邊有現成的面具，只要易上他的容，往臉上一覆，他身材和我差不多，就沒人會認得出來。」

南宮靖點點頭道：「好吧，妳要快些才行。」

李小雲道：「只要有一盞茶的工夫就夠了。」

當下就在附近找了一塊大石坐下，從懷中取出師父給她的易容鐵盒，打開盒蓋，取出一張空白面具，用手拉了幾拉，便把面具綳到膝蓋上，一面迅快旋開幾個小瓶瓶蓋，取起小筆，沾了膠水，調好顏色，思索着丁玉郎的面貌，就細心地描繪起來。

果然只不到盞茶工夫，就已在面具上易好了容，她用口輕吹着，一面迅速收起易容小鐵盒，收入懷中，雙手把面具覆到臉上，再用掌根輕輕貼好，站起身，朝南宮靖拱拱手道：「宮兄久違了　今晚歡迎你到敝莊來。」

南宮靖目能夜視，這一瞬之間，李小雲果然一下就變成了丁玉郎，而且連聲音也和丁玉郎一般無二，不覺欣然道：「兄弟，妳果然不愧是奇胲門的傳人，眞想不到不過轉眼之間，妳活脫脫的變成丁玉郎了。」

李小雲又回復她自己的聲音說道：「大哥，我不是要你稱讚，你和丁玉郎是朋友，我要你看看還有什麼破綻沒有？」

（未完・十四）

俠義傳奇小說

霹靂無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燕十三因追踪海鹽的下落，從船上一直追踪諸葛胆等人，在岔河上又遇到嚴拾生，說是跟踪諸葛胆等來到海沙幫，只見他們運鹽，特來找尋燕十三，至於他們運鹽到什麼地方，怕被發現不敢跟下去，燕十三等人商量之後，決定棄船從陸上尋找下去。而諸葛胆和金銀甲人也是棄船，將運鹽的船駛到另一處沉掉，以免曝露目標，將鹽運到一處莊院，莊院附近也有燒窰，用來製造毒氣瓷球，諸葛胆等人找到他們的幫主，將毀滅唐門和這次運鹽中被燕十三發現，跟踪前來，不久便到，經過商議之後，諸葛胆採用誘敵之計，誘燕十三等人深入殲滅……

分頭落谷底　冒險探燒窰

練青霞接問：「我們現在下去。」

燕十三仰眼一望：「再等一會，夜色已降臨的了。」

嚴拾生忍不住插口：「我都是贊成現在採取行動。」

練青霞不由問：「有什麼好處？」

嚴拾生道：「這個峭壁筆直如削，現在下去每一樣都看得清楚一些，當然也安全一些。」

練靑霞道：「但也容易被發覺，只怕我們還未爬到地面去，危機已降臨。」

盈盈插口道：「但你若是認爲這樣會安全一些，爲了你的安全設想，大家也不會反對你現在爬下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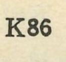
嚴拾生瞪了盈盈一眼，嘟喃道：「我就是有一種感覺，無論我們什麼時候下去結果也一樣。」

盈盈道：「每當要你冒險的時候你好像都有這種感覺。」

嚴拾生道：「你們不是說那些人實力有限，可能就只得毒書生金銀甲兩個怪物？」

練青霞道：「你都是忘記了一點，他們有一種叫做毒氣的武器。」

嚴拾生打了一個寒噤，道：「雖然大家都反對現在採取行動，我也無話可說了。」



他無話可說，其他人也沒有再說他什麼，盈盈纖纖多年追隨燕十三，對嚴拾生的運氣當然不會懷疑，就是練青霞、長孫無忌亦不能不承認這個人實在是一個福將，有時候簡直就像在製造奇蹟。

當然，他們並未致於將嚴拾生的話都當做靈驗的預測，也所以嚴拾生說到什麼時候下去也一樣，沒有一個認同，而嚴拾生當然也不知道他說的正是事實，否則一定會堅持到底。

他們也就呆在斷崖上的時候，到夜色深濃才往下攀去，嚴拾生是最後下攀的一個，但因爲有燕十三等在前引路，走來也不慢。

他當然心裏很不暢快，只因爲那些人的巢穴在斷崖下面，要埋怨說話也不能。

到了地上，他們也沒有驚動什麼人，在他們的感覺，當然在是峭壁筆直如削，不容易攀下，防範也理所當然比較疏忽，而他們自以爲這一次的行動非常秘密，沒有人知道他們在追踪到這裏來。

燒窰的烟一直沒有停止，進進出出的人也顯得很正常，所以燕十三他們並未感覺有什麼不妥。

他們在適當距離停下來，面對着那幢依着另一邊峭壁建成的莊院以及谷地當中的燒窰，實在拿不定主意應該由那一位先採取行動。

嚴拾生到底忍不住第一個開口：「若是我推測不錯，他們的頭兒一定是躲在那些莊院內。」

練青霞却道：「窰烟持續這麼久，他們必然在加緊煉製毒氣，那個頭兒必然在燒窰那邊監視。」

嚴拾生搖頭：「以他的身份，難道還要他動手？」

「當然不用，只是毒氣若是那麼容易煉製出來，早已經大批煉製，在海沙帮不見對我們施用，可見數量有限，而不停在各地試驗，當然是還有缺點，那個頭兒不在場監察又如何放心得下？」

嚴拾生點頭。「道理不錯是這樣，但我們總不成不管那座莊院，萬一他們的頭兒眞的在那裏，給他逃脫了，如何是好？」

練靑霞笑了。「我們難道不可以兵分兩路。」

嚴拾生一怔，說道：「對，應該這樣做，我選擇那座莊院，你們怎樣做，自己決定好了。」

盈盈纖纖目光轉落在燕十三面上，不用說她們都是希望跟燕十三走在一起。

燕十三稍作考慮，道：「那個燒窰表面並沒有什麼，但接連兩次，我們都險些葬身在燒窰內，這一次不能不審愼行事。」

練青霞長孫無忌相顧一眼，方待說什麼，燕十三已道：「我的意思是兩位以燒窰爲

目標，而我則闖一闖那座莊院。」

嚴拾生立即道：「好主意，我與你一起。」

盈盈搶着道：「我們姊妹兩個……」

燕十三搖頭截道：「你們三個留在外面，準備隨時接應。」

盈盈嚷道：「燕大哥——」

燕十三又截道：「以你們姊妹雙劍的鋒利，若是燒窰有什麽不妥，也可以及時搶救。」

嚴拾生隨即問：「那我留在外面幹什麽？」

燕十三道：「最好當然是找一個比較高的地方，那萬一對方往什麽地方撤退，你又可以發揮所長，然後指引我們一條明路。」

嚴拾生打了一個「哈哈」。「早該如此。我乾脆在斷崖上，省得疵煩。」

盈盈接問：「你看得清楚的了。」

嚴拾生道：「居高臨下，那有不清楚的。」

盈盈冷笑道：「這麽高，又是在黑夜，你居然自誇一定看得清楚，連我也佩服了。」

嚴拾生抬頭一望，一怔，搖頭。「你就是喜歡找我說話破綻。」

盈盈道：「以後說話之前先想清楚不就可以了。」

嚴拾生道：「連說話也要顧慮，做人還有什麽樂趣呢？」

盈盈道：「那你現在放聲大叫看看有什麽樂趣？」

嚴拾生笑笑，說道：「這個時候我只是想這樣說話，難道你不覺得我現在非常快樂？」

盈盈還要說下去，燕十三身形已展開，向莊院那邊飛掠，迅速而謹慎，長孫無忌練青霞身形亦同時展開，嚴拾生盈盈纖纖看在眼內，隨即退到隱蔽的地方。

燕十三身手當然敏捷，來到了莊院的牆下，一個身子平空而起，手按牆壁，也就橫身上了牆頭，以他那種姿勢，圍牆內即使有人逡巡，要發覺也不容易。

嚴拾生看着搖搖頭。「這個小子近來一定與鼠竊狗偷之輩混在一起，我就是想不出這樣子躍上高牆上去。」

盈盈不禁一聲。「爲什麽不說你資質平庸，連這種技巧也想不出來？」

嚴拾生不要說什麽，纖纖已截道：「你們別老是這樣好不好，若是只顧吵嘴，萬一那邊出了什麽事，也没有察覺如何是好？」

嚴拾生搖頭。「以我的眼觀四面，耳聽八方，那有這麽可能？」

盈盈看了他一眼，到底忍着没有作聲，纖纖也没有多說什麽，只顧望着莊院那邊。

嚴拾生看在眼內，忍不住又說道：「幸好有我在，否則你們兩個，只顧看着燕十三，那邊兩個出了什麽事，你們如何知道。」

盈盈冷笑道：「長孫無忌與練青霞同來，我們告訴他們，要他們好好的多謝你就是了。」

嚴拾生道：「我可不是施恩望報的那種人。」

盈盈道：「就是怕他們過意不去，這麽大的恩德——」

嚴拾生打了一個「哈哈」，看看纖纖，到了嘴邊的話又嚥回去，纖纖也只是再看了他一眼便回頭看着莊院那邊。

嚴拾生也看了那邊一眼，看見並無發現便回頭看練青霞長孫無忌。

這時候長孫無忌練青霞已非常接近燒窰。

練青霞奮勇爭先，迅速更接近，在一堆磚石後面藏住了身子。

長孫無忌也不慢，身形一落，低聲道：「這燒窰附近竟然完全没有人看守，只怕有些問題。」

練青霞道：「莊院那邊也是的，你不是以爲他們已經發現我們的行踪吧。」

長孫無忌道：「若是這樣他們應該早已開始撤退，除非是安排了陷阱。」

練青霞搖頭。「消息是嚴拾生給我們的，他們若是已發現嚴拾生，根本不會讓他離開。」

長孫無忌道：「可惜我們没有繞過去他們在進口的地方是否已經作好妥善的安排，否則便能够肯定是否這地方隱秘，他們根本很放心。」

練青霞說道：「我以爲這個可能性最高。」

長孫無忌道：「既然有嚴拾生他們在外面把風，你我一齊進去看清楚好了。」

練青霞點頭，身形一動，長孫無忌體形同時發動，二人不分先後，同時落在燒窰的兩側，練青霞一轉便要闖進去，兩個推着木頭車子搬運海鹽的大漢正好從窰內走出來，看見練青霞，張口方欲叫，經已被練青霞彎刀的刀鞘將穴道封住。

長孫無忌隨即掠前與練青霞及時將兩個大漢扶住，送到一側的海鹽包中。

窰內的人並没有發覺這件事，各自忙着，發現燕十三等人行踪的消息毒書生並没有透露給他們知道，要燕十三練青霞等人上當，一切便要裝得若無其事，那唯一的亦是最佳辦法便是將消息封閉，其他人既然一無所知，一切行動當然與平日一樣，又怎會引起懷疑。

事實的確就因爲這地方隱秘，除了進口的地方守衛比較森嚴，其他地方一向都有加設任何防衛，這地方的進口亦只得一個。到了谷地，三面都是斷崖，除非是知道有意找到來，否則根本不可能會從斷崖上攀下。

諸葛胆一切盡可能保持原狀，却是没有考慮到燕十三他們之前並没有到來這地方，並不知道這地方的防衛情形，即使弄得守衛森嚴，燕十三他們也不會懷疑。

當然，諸葛胆方面，也没有需要這樣做。

× × ×

一路追查下來，長孫無忌練青霞也不是第一次進入燒窰，但與這一次的感覺完全不同。

第一次進入景德鎮的燒窰是眞正的燒窰，並没有什麽特別設置，第二次在七重天那兒諸葛胆他們早已將一切煉製毒氣的東西拆卸搬走，所以雖然有些特別，還不致令他們驚奇。

這一次可就不同了，非獨煉製毒氣的

工具，製造那種瓷球的工具也全都在窰內，在從未見識過的練青霞長孫無忌看來，當然是大開眼界。

窰內日間洩漏出來的毒氣經已完全消除，那些瓷匠自然很放心在窰內製造那種厚薄均勻、無懈可擊的瓷球。

毒氣洩漏並不是第一次，所以疏散的時候他們怎樣緊張，再回來情緒也自然保持穩定。

窰內唯一改動的也就是那些鳥籠，死去的雀鳥已經用新的一批代替，鳥籠却掛回原來的地方。

表面上看來，一切都很正常，在窰內工作的人也全都以爲洩漏毒氣的地方已經修補妥當，安全無事，有資格知道實情的人當然已全都離開，只等燕十三等人來上當。

燕十三他們什麽時候從斷崖下來，諸葛胆已看在眼內，但他們到底採取什麽行動，諸葛胆都不能够肯定，到底不敢太接近。

兵分兩路也是在諸葛胆意料之中，有些人留在外面一樣是諸葛胆意料得到，最令他們放心的還是只來了這些人，那即使一擊不中，還有很大的逃生機會。

他一直等到燕十三進入了莊院，長孫無忌練青霞也進入了燒窰他才示意開始行動。

海鹽也在他示意之後才由窰內的人引動，開始煉製毒氣的第一個步驟。

練青霞長孫無忌固然不知道，就是在窰內的其他人，也一樣不知道危機正在迫近。

燒窰非常廣闊，也是窰中有窰，長孫無忌、練青霞到這時候才明白，何以有窰中窰的設計，外窰其實是用作煉製毒氣之用。

也因爲燒窰廣闊，放置的雜物又多，長孫無忌練青霞二人要找地方藏起來，避免被發現，並不是一件難事，他們也只是先要將爲首的人找到。

一連換了幾個位置，除了內窰，外窰周圍的情形他們已完全明白，就是找不到要找的人。

內窰有火焰在燃燒着，以常理推測，除了製造瓷球的匠人，其他人在窰內也没有什麽作爲。

長孫無忌看着，不由的說道：「你可有發覺這裏好像連一個可以作主的人也没有？」

練青霞道：「這唯一的解釋就是每一個人都清楚明白他們的工作，已根本用不着什麽人指點。」

長孫無忌說道：「瓷球毒氣已出現多次，由失敗到成功，當然要經過一段頗長的時間，累積下來的經驗相當豐富絕無疑問，但道理上，也應該有一個像樣的人在指揮一切，這種權力，是没有人願意放棄的。」

練青霞笑了。「官府不錯是這樣子，但江湖人也許不一樣。」

長孫無忌道：「江湖人無疑瀟洒得多，但以我所見，也是正道的江湖人。」

練青霞點頭。「好像燕十三，什麽也不在乎，當然不會執着於權力什麽？」

長孫無忌接道：「現在這些人都是一心要以毒氣稱霸江湖，没有權力觀念似乎是没有可能的事。」

練青霞道：「你懷疑這個燒窰又是一個陷阱。」

語聲甫落，燒窰進口突然一陣「軋軋」聲響，縱横出現了十數條鐵柱，將進口封閉。

長孫無忌練青霞一發覺有異身形便急動，急掠向燒窰進口，他們的身手雖然敏捷，反應也絕無疑問很迅速，但還是遲了些。

燒窰內各種聲响混雜，他們說話並没有人發覺，但現身身形展開，立即引起了窰內所有人的注意。

長孫無忌練青霞没有在乎，一到燒窰進口刀劍齊展，往鐵柱削去。

那些鐵柱並不太粗，要將之削斷，却不是一般兵器所能够做到，長孫無忌練青霞所用的刀劍絕無疑問已是上上之選，還是不能够削斷那些鐵柱，只能够在上面砍出口子來。

練青霞立即道：「你擋着那些人，我全力去看一看能否將鐵柱削斷兩三條闖出去。」

燒窰內的十多二十個大漢這時候已揮動兵器衝過來。

長孫無忌没有理會他們，目光仍然留在鐵柱上，邊看邊搖頭：「我看要另想辦法。」

那些鐵柱縱横分成兩層，縱然將縱列的一層削斷兩條，從中穿過，要削斷横的一層，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間施展身手，而若是置身縱横兩層鐵柱當中，諸葛胆等人若是突然出現襲擊，根本無從閃避。

事實十多個手持弩箭的大漢已然在進口外出現，弩箭盒子全都向着燒窰的進口，却没有發動。

他們已經受命一定要在長孫無忌練青霞在鐵柱當中才施放弩箭。

練青霞目光及處，苦笑道：「那是連弩。」

長孫無忌道：「我們若是人在鐵柱夾縫中，根本不能够抵擋閃避。」

練青霞道：「看來他們正就在等候這機會。」

長孫無忌歎息：「除非我們能够一口氣將所有的鐵柱削斷。」

練青霞說道：「那要盈盈纖纖手中的寶劍了，我們就是笨，應該借用一柄寶劍來。」

長孫無忌道：「我們雖然考慮到這可能是一個陷阱，却也同時想到有他們在外面接應，一切應該很安全。」

練青霞目光一遠。「他們要上前來只怕不容易。」

外面已經燃着了無數火把，相距雖頗遠，在火光照耀下，練青霞長孫無忌仍然能够看見諸葛胆與金銀甲人正帶引着一羣大漢向嚴拾生他們藏身的地方迫近。

嚴拾生他們也已從藏身的地方跳了出來。

長孫無忌看着，眉頭一皺。「那似乎是他們一直以來的主力了。」

練青霞道：「這邊以連弩控制，他們完全不顧慮燕十三會不會過來搶救。」

長孫無忌歎息。「燕十三那邊只怕有

更厲害的陷阱，他們胸有成竹，所以等到現在才發動，只怕就是等燕十三墮進陷阱，了却後顧之憂。」

練青霞道：「嚴拾生他們要突圍而出自然不易，我們要看自己了。」

長孫無忌劍輕敲在鐵柱上。「鐵柱這樣封閉進口，這當然不會是一個火燒的陷阱。」

「那是毒氣？」

「也不可能，他們若還有毒氣，早已對海沙帮採取行動，也在那兒襲擊我們，用不着那麽狼狽將海鹽運走。」長孫無忌搖頭。「但又是什麽？總不成等解決了其他人才對付我們，也不怕我們毀壞窰内這些設置。」

練青霞亦陷入沉思中，這個問題她一樣猜不透。

湧前來的那些大漢聲勢洶洶，但看見長孫無忌練青霞對他們毫無反應，亦不由怔在那裏。

為首的等了好一會，看見練青霞長孫無忌還是自顧自說話，完全不將他們放在眼內的，到底忍不住大喝：「你們在幹什麽？」

練青霞目光這才一轉。「你們都是諸葛胆的手下？」

為首的大漢反問道：「你們又是什麽人？」

練青霞淡然道：「官府中人，受命調查毒氣事件。」

那些大漢齊皆色變，為首的隨即冷笑一聲。「這是天堂有路你們不走，地獄無門偏偏闖進來。」

練青霞搖頭道：「沒有見過這麽笨的人。」

為首的一怔。「笨的是你們。」

練青霞道：「以我們的本領，不現身你們根本一無所覺。」

為首的大笑。「現在現身了，還想跑到那兒去？」

練青霞道：「我們現身只是因為這個燒窰的進口已經被封閉。」

為首的立即道：「裏應外合，你們還不束手就擒？」

練青霞道：「進口這樣封閉，如何算得上裏應外合？」

為首的道：「那是給我們一個立功的好機會，就憑我們已經足以……」

練青霞不等他說完便欺身前去，迎面一刀，為首的那個大漢舉刀欲擋，長孫無忌一劍已一旁刺來，他到底也看出厲害，抽身急退。

練青霞長孫無忌刀劍急追而上，旁邊的大漢要搶救已經來不及，為首的那個大漢眼見刀劍已到，唯有舉刀急擋，總算擋住了練青霞的刀，長孫無忌的劍却已抵在他的咽喉上。

「這不是英雄好漢。」那個大漢大叫道。

練青霞冷笑：「這時候說什麽英雄好漢？」刀一翻，震開那個大漢手中刀，接一引，刀放在那個大漢的脖子上。「我們只是要告訴你，要殺你易如反掌，殺其他人也是！」

說着她的刀再引，出其不意，以刀脊一連在旁邊的三個大漢的脖子上拍了一下，雖然不怎樣用力，那三個大漢已不禁為之魄散魂飛。

其他大漢看在眼內，盡皆色變，練青霞這才道：「你們才這十來人，要殺光何等簡單？」

為首的面色一變再變，方要說什麽，練青霞話已接上，也就是對他說：「你現在明白說的全都是廢話了。」

「你這是什麽意思？」為首的囁嚅着問。

練青霞說道：「你還不明白，諸葛胆根本清楚你們有多大本領，所以留你們在這裏，只是要我們不動疑，墮進這個陷阱內。」

為首的面容一寬，想笑。「這是個陷阱？」

「你們却是餌，魚兒即使上鈎，餌也一樣保不住性命，先給魚兒吃掉。」

為首的大漢如何再笑得出來，練青霞接問：「你大概不會是負責這個燒窰的頭兒吧？」

那個大漢一怔，目光一轉。「比我可以說話的都不在……」面色隨即大變。

練青霞接問：「你也不知道這是一個怎樣的陷阱？」

那個大漢搖頭，練青霞再問道：「那你可知道，這個燒窰是否還有第二個進出口？」

「沒有——」那個大漢惶然四顧，其他人也是，那些瓷匠也不例外。

長孫無忌插口問：「之前這裏可曾發生過什麽事？」

為首的那個大漢想想，面色慘變。「這裏……這裏……」

他已然省起毒氣洩漏的事，一驚之下，却連話也說不出來。

長孫無忌看在眼內，知道事情嚴重，追問：「到底是什麽事？」

為首的那個大漢突然瘋狂的轉身大叫：「快將那個東西弄停！」

旁邊那些大漢這時候亦已明白是什麽回事，一個脫口應道：「如何才能够弄停那個東西？」

其他大漢目光亦一齊集中在為首那個大漢的面上，那個大漢不由怔在那裏。

練青霞接問：「到底是那個東西？」

所有大漢不約而同手指着那個煉製毒氣的工具，長孫無忌目光及處，道：「是毒氣？」

為首的那個大漢嚷道：「那些東西連接得不好，毒氣會洩漏出來。」

長孫無忌雖然已猜到幾分，仍然問：「沒有辦法可以制止？」

「沒有。」為首的那個大漢大搖其頭。「發現毒氣洩漏，我們只有退出燒窰，待海鹽停止燃燒，已煉製出來的毒氣消散才能够再進去。」

長孫無忌再問：「是什麽時候發生的事？」

「日間。」為首的那個大漢嘟喃着。「可是在毒氣消散之後已經有消息修補的了。」

另一個大漢接道：「若非已修補妥當，也不會讓我們進來。」

為首的那個截道：「你沒有聽清楚那只是為了要引誘敵人進來？」

那個大漢仍然懷疑地道：「我們可沒有做過什麽錯事，為什麽要這樣……」

為首的那個又截道：「還用說，當然是我們無足輕重，才不顧我們死活。」

其他大漢立時你一言我一語的嚷起來，長孫無忌練青霞亦明白他們所知不多，轉顧那些瓷匠。

那些瓷匠亦是一個個面無人色，長孫無忌練青霞一看亦知道他們除了製瓷造球，其他的事情並不清楚。

稍作考慮，長孫無忌再喝問：「海鹽什麽地方輸進去的。」

喝聲震耳欲聾，喝斷了那些大漢的嚷叫聲，為首的那個大漢呆一呆才應道：「在那邊——」

長孫無忌立即吩咐他們，道：「先將火熄滅……」

為首的那個方欲舉步，一個瓷匠已搖頭道：「沒用的，輸進海鹽加以燃燒有兩個地方，一在外，一在內，外面的更為要緊。」

為首的那個亦省起。「對，那是為了防止意外，確保每一個時候都有足够的海鹽在燃燒。」

長孫無忌心頭一沉。「這是說我們現在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束手待斃了。」

為首的那個嘟喃道：「希望外面沒有海鹽在燃燒。」一頓接喝：「大家還不過去將火弄熄？」

那些大漢與瓷匠不約而同向那邊湧過去，長孫無忌沒有動，練青霞本欲舉步，一見不由道：「也許有什麽地方我們可以帮忙。」

長孫無忌搖頭。「諸葛胆算無遺策，我們現在只有等待奇蹟出現了。」

練青霞不由苦笑，長孫無忌面色這時候又一變，他已經看見遠遠的那邊，鳥籠中的雀鳥在驚跳尖叫。

練青霞目光隨着一轉。「那些雀鳥只怕就是用來試驗是否會洩漏出來的了。」

長孫無忌說道：「所以籠子掛得那麽近。」

練青霞接道：「希望現在那些雀鳥驚跳只是被他們驚動。」

長孫無忌苦笑：「你要失望了。」

練青霞這時候亦已看見最接近銅管的一籠雀鳥在籠內驚跳得更厲害，掙扎欲出，遠比接近那些大漢的雀鳥顯得更恐懼。

那些大漢與之同時惶然停步，一陣驚呼，不約而同一齊轉身回向長孫無忌練青霞這邊奔回來，他們累積下來的經驗，看見雀鳥那樣子，已經知道毒氣在開始洩出來。

他們還未奔到燒窰的進口，最接近銅管的那籠雀鳥經已倒斃在籠內。

長孫無忌練青霞看在眼內，由心寒出來。

× × ×

嚴拾生盈盈纖纖看見火把突然大亮，當然嚇一跳，却不是因為諸葛胆金銀甲人向他們迫近不得不從藏身的地方跳出來，只是知道這種情形下，莊院與燒窰那邊俱陷阱，必須闖進去救人。

他們才現身便已被截下，諸葛胆既然算無遺策，又怎會不知道他們的意圖，要走的方向。

嚴拾生當機立斷，立即吩咐：「你們快過去燒窰將那些鐵柱削斷。」

盈盈脫口道：「可是燕大哥——」

嚴拾生道：「現在來說所有人都重要，莊院的情形我們既然不清楚，當然是先救被困在燒窰內的，然後再作打算。」

諸葛胆聽得清楚，大笑。「姓嚴的跟着燕十三出入，果然練來一點小聰明。」

盈盈纖纖相顧一眼，身形便要展開，金銀甲人却已擋住去路，手中各自一根鐵棒，揮舞着砸至。

那兩根大鐵棒重量驚人，他們揮舞起來都是若無其事，雙臂無疑有千斤之力，在他們揮動下，兩根鐵棒虎虎生風，砸在石上，無不盡碎，氣勢威力之大，盈盈纖纖還是第一次遇見。

她們手中雖然是削鐵如泥的寶劍，但若是這樣迎前去，縱然能够將鐵棒削斷，也非被砸飛不可。

金銀甲人鐵棒給削斷對他們的殺傷力並無減弱，盈盈纖纖的寶劍給砸飛則非對本身大受影响，更休想再前去救燒窰內的練青霞長孫無忌。

她們當然明白金銀甲人經過上次的失敗，知道她們寶劍的厲害，才特別準備了這兩條大鐵棒，如何敢硬碰，仗着身形靈活，在金銀甲人身旁跳躍翻騰，看機會如何動手。

金銀甲人也明白他們的心意，大鐵棒狂揮一會便停下來，看機會再出擊。

他們若是續續揮舞鐵棒，氣力一方面會大量消耗，另一方面混亂當中不難被盈盈纖纖乘隙一旁竄過去，到燒窰那邊救人，現在這樣，盈盈纖纖除了硬闖便再無其他方法的了。

嚴拾生一看這種情形，也想過去帮忙，諸葛胆摺扇却已將他截住。「你忘了還有我這個毒書生哩。」

「滾開——」嚴拾生心裏煩躁，腰間一抹，一柄軟劍出鞘，當頭一陣亂砍。

諸葛胆本領原就在他之上，但他這樣拚命攻殺，一時間也被他迫退了十多步，這十多步退下來，却便摸清楚他的劍路，摺扇搶入空門，立即反客為主，將嚴拾生迫回去。

嚴拾生一急之下，破口大罵，手中劍更狂勁，但有招無式，再一陣狂砍亂劈，又退了十多步，被諸葛胆迫得只有招架。

「鎮定，千萬要鎮定——」他心裏一面叫一面想辦法，却是連鎮定也不能。

諸葛胆看見他這樣狼狽，心頭大樂，手一慢，話却多了，道：「這裏一樣有懸崖峭壁，你要脫身却是得背插雙翼往上飛才成。」

「廢話！」嚴拾生大喝一聲，手中劍乘機又一陣砍劈，將諸葛胆迫回三步。

嚴拾生緊接搶攻，企圖將諸葛胆迫到金銀甲人那邊，然後會合纖纖或者盈盈，以二敵三，好讓纖纖或者盈盈其中一個能够抽身過去解救練青霞長孫無忌。

可惜他連一個諸葛胆也應付不來，諸葛胆一退再返，摺扇展開，立即又穩定身形，反攻嚴拾生。

纖纖盈盈一樣焦急，她們雖然身手敏捷，但金銀甲人鐵棒展開，有如銅牆鐵壁，根本衝不過去。

（未完・十六）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　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史其川帶着由小珠改扮的藍如風來到一間密室中，藍啓天就囚禁在裏面，藍啓天一見女兒也來了，十分高興，小珠暗中告訴藍啓天事實的眞相，並要藍啓天暫時答應和神君史其川合作，藍啓天照小珠所說做了，史其川見藍啓天答應合作，十分高興……聞天聲、徐少華、史琬、賈老二等人來到洪澤湖鳳尾幫總舵，次日，在客廳中遇上不少熟人，有少林派俗家掌門人高步雲、大師兄宋天壽，和鳳尾幫幫主賀天錫等人，接着史其川帶領了藍啓天和小玉、小珠入廳，史其川當衆宣佈賈老二爲大會總管，因史其川還以爲此刻的賈老二是杜耀庭改扮……

殲除孟婆婆

史琬因心頭有氣，說出來的話，自然十分尖刻！

萬仙姑當着這許多手下，被史琬如此數落，一張本來嬌艷有如桃花的臉上，漸漸沉了下來，雙目之中也漸漸凝聚寒霜，望着史琬，冷然道：「好個利嘴丫頭，妳以爲我不敢敎訓妳？」目光一抬，朝徐少華道：「徐少莊主，這裏不關你們的事，你們只管走吧！」

「狐狸精！」史琬也氣得粉臉彤紅，大聲說道：「敎訓我，妳配嗎？我倒要看看妳能把我怎樣？把我殺了？還是把我吃了？」

如果換了一個人，馬總管早就出手了，但如今他已經知道史琬是神君的掌上明珠，可就不敢自作主張，魯莽出手。

萬仙姑氣黃了臉，沉喝一聲道：「我就劈了妳！」揮手一掌，凌空拍出。

史琬豈肯甘休，鏘的一聲掣劍在手，哼道：「來得好！」長劍一揮，正待迎了上去。

救出白靈君

萬仙姑當然不好眞的劈了她，因此這一掌出手，掌風逼人，却只是一記虛招，掌勢出手，屈指輕彈，三縷指風暗藏在掌風之後，襲向史琬三處穴道，她眞正的目的，原也只想制住她而已！

但徐少華可不知就裏，眼看史琬把對方激怒，這一記掌風如濤，勁氣逼人湧到，勢道極盛，憑史琬決難接得下來，她不知趨避，反而揮劍迎了上去，這一震之下，勢非傷及內腑不可！

心頭一急，口中喝了聲：「二弟不可造次。」左手一把握住史琬執劍右臂，往後一拉，自己隨着往前跨上一步，反手朝前一擋，叫道：「萬仙姑也請收手！」

他在萬仙姑發掌之後，才拉開史琬，擋在前面。自是已經慢了一步，右手堪堪抬起，掌風已經及身！上面說過，萬仙姑這一掌，只是一記虛招，雷聲大，雨點小，她實際上却是屈指彈出的三縷指風。

徐少華怕史琬接不下來，才搶出去的，注意的自然只是萬仙姑的一記掌風，右手朝前一擋，也是針對掌風而發！

但等到右手朝前擋出，才發覺萬仙姑收發由心，強大逼人的掌風，原是唬唬人的，正好到此爲止，自己擋出去的右手，只擋了個空！不，突覺自己身前三處穴道上同時受到強勁指風的襲擊，身上長袍爲之一震，錯非自己練成「太清心法」，這下就會有三處穴道被她禁制住了。

萬仙姑何等功力，她彈出的三縷指風，擊上徐少華長袍，就感到微生震力，像被他長袍擋住了，試想以自己數十年功力，豈是一件薄薄的棉袍所能擋得住的？

這一下不禁使萬仙姑爲之一楞，這年輕人會練成玄門護身眞氣？除了玄門護身眞氣，各大門派沒有任何內功可以擋得住自己指風的！

旣然徐少華叫出「萬仙姑主請收手」這句話來，她正好就此落篷，右手一收，頷首道：「好，徐少莊主，我看在你的份上，姑且不再和她計較！」話聲一落，喝了聲：「妙香，妳跟我回去。」轉身欵步行來。

秦妙香答應一聲，和四名宮裝少女像一陣風般簇擁而去。那馬總管也急忙率同他手下青衣漢子迅即退走。

史琬氣鼓鼓的返劍入鞘，說道：「大哥，爲什麼要攔我？」

徐少華含笑道：「賢弟不用再生氣了，愚兄若是不及時出手，你就會被她三點指風禁制住了，這時候只怕動都不能動了呢！」

丁鳳仙道：「徐大哥，她不是劈出一記掌風嗎？怎麼會變成三點指風的呢？」

徐少華道：「她那記掌風原是虛招，實際使出來的却是三點指風，愚兄也上了她的當，舉手擋了個空，却被她襲中三處穴道。」

丁鳳仙啊了一聲，關切的問道：「徐大哥，你沒事吧？」

小珠咭的笑道：「徐大哥若是有事的話，這時候只怕動都不能動了呢！」

小玉眨着眼睛，偏頭問道：「徐大哥被她三點指風擊中了穴道，怎麼會沒事的呢？」

徐少華笑了笑道：「她指風只是擊在我棉袍上呢！」一面催道：「好了，我們還是回去吧！」

× × ×

賈老二當上了大會的總管，自然成了忙人。大會的辦事房設在前廳的東廂，一排五間，打通成一個大辦事處，正有十幾個人在長條桌上各忙各的。總管是總其成的人，另有一個房間。

賈老二足足化了一個時辰，才統盤瞭解，自己這個「總管」，權力之大，幾乎還超越了鳳尾帮帮主黑龍王賀天錫！因爲在人手方面，不但鳳尾帮，靑鳥、朱雀、白鶴、玄鳥，四個堂都歸在總管之下，連殘缺門，和三十六天龍，三十六火齊，也都劃歸總管調遣，還包括了囚人的後山（實則是山腹）和四處迎賓接待站在內。

這是史神君在賈老二來了之後才決定的，把本來屬於「總領」統轄的範圍都劃了出來，並派滕傳忠爲副總管，擴大了總管的權力。

杜耀庭滕傳忠追隨史神君多年，史神君即將成爲武林第一人，跟他多年的老部下，自然也水漲船高，這也是人之常情。但賈老二心中不無懷疑，司徒總領把統轄的人都劃歸自己，那麼他做什麼事呢？

杜耀庭不過是絕塵山莊的一名管事，但司徒望却是史其川的師弟，把他統轄的事和人都交了出來，可見史其川有更重要的事交他去辦了。

賈老二當上總管，第一件事，就把留在後山（山腹地室）的辛有恒（藍玉鳳）和西區招待站管事李興（丐帮長老任長山）調了來，担任自己的助手。這一來，有了副總管滕傳忠（梁子丹）、管事辛有恒（藍玉鳳）、李興（任靑山）三個心腹，就可以辦事了。

一天很快的過去，晚餐之後，聞天聲，徐少華等人回轉賓舍，聞天聲打算單獨到迎賓閣去找大師兄談談，剛走到廊前，只聽耳邊有人以「傳音入密」說道：「馬陵先生，你可是要去迎賓閣對不？每一幢賓舍，都有人暗中監視，你去了，不過徒增彼此麻煩，而且待會小老兒有重大的事情要和你商量，你還是不去的好。」

聞天聲聽出是賈老二的聲音，但沒看到賈老二的人影，當下就裝作在院子中散步，過了一回，就折回房中，熄了燈，和衣坐在床上等候。

約莫二更光景，賈老二果然悄悄走了進來，低哈了一聲道：「馬陵先生，勞你久候了！」他立即掩上了門。

聞天聲要待站起，賈老二老遠就按了下手，說道：「坐，坐，你老別和小老兒客氣了。」說話之時，就在床前一把椅上坐了下來。

聞天聲待要站起，只覺肩頭輕輕被人按了一下，自己和賈老二相距還有數步之多，他居然按上自己肩頭，當下也就回身坐下，一面低聲問道：「咱們這裏，也有監視的人嗎？」

賈老二聳聳肩道：「不然這裏只要一個使女就够招呼咱們這些人了，他們何用派上兩個丫頭？」

聞天聲道：「會是兩個丫頭？」

「你別看她們苗苗條條的，身手還不弱呢！」賈老二低笑道：「不過小老兒已經讓她在打盹了。」

聞天聲當然知道他說的讓她在打盹，就是已經點了她的睡穴，這就問道：「賈總管說有重要事情和兄弟商量，不知你老哥發現了什麼？」

賈老二反問道：「你不是要去找令師兄宋老大嗎，你倒說說看，想要和他談些什麼呢？」

聞天聲道：「大師兄會和許多人在請柬上一起具名，兄弟原先懷疑他被人下了某種藥物，但今天見了面，兄弟看他神志清明得很，只是好像有着重重心事，這是兄弟和他數十年同門，才看得出來，所以想和他談談，到底有什麼難言之隱？」

「沒用。」賈老二搖着頭道：「令師兄不會告訴你的。」

聞天聲道：「那爲什麼呢？」

「你馬陵先生和黑面龍王相交也不淺吧？」賈老二道：「他雄才大略，爲人十分正派，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手創鳳尾帮，在江湖上却規規矩矩，從不作黑道勾

當，如今他差不多把鳳尾帮整個基業都拱手讓給了人家，這又爲什麽呢？」

聞天聲沒有說話。

賈老二續道：「請柬上列名的人，可說沒一個出於自願的，但你都看到了，他們不是談笑風生，若無其事嗎？」

「怪就怪在這裏！」聞天聲皺皺眉，忽然壓低聲音問道：「這史其川到底是什麽來歷，你知不知道？」

「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賈老二道：「小老兒懷疑這不是他的眞姓名。」

聞天聲道：「武林中有沒有什麽足以掀天覆地的魔頭呢？」

「有是有一個……」賈老二道：「只是目前還無法證實。」

聞天聲道：「誰？」

賈老二搖搖頭道：「小老兒還在查證之中，但和他搭檔的女魔頭，就大有來頭了！」

聞天聲問道：「會是什麽人？」

賈老二悄聲道：「昔年九指聖母的徒弟桃花女萬紅姑，手下統率着殘缺門和桃花教，勢力着實不小！」

「桃花女？」聞天聲道：「莫非就是昔年被稱爲武林妖姬的桃花女？」

賈老二笑道：「江湖上還有第二個桃花女？」

聞天聲道：「但她少說也有六七十歲了，據少華說，此人看去也不過是三十來歲！」

「嘻嘻！一點不錯！」賈老二聳聳肩，低笑道：「她練的是桃花教的『姹女玄功』，據說……嘻嘻，那可是專以採補爲功的邪門功夫，所以駐顏有術！」

聞天聲道：「此次借祝壽爲名，他們究竟有些陰謀呢？」

「問題大得很！」賈老二道：「不過還好，現在離會期還有八天，咱們總算還措手得及，小老兒要和馬陵先生商量的也就在此……」

聞天聲道：「賈總管請說說看，兄弟有什麽地方可以效勞的？」

「不，不！」賈老二搖手道：「不用馬陵先生效勞，你老經驗豐富，小老兒只是要你出出主意就好。」

他忽然咀皮微動，以「傳音入密」和聞天聲說話，聞天聲也以「傳音入密」和他交談，兩人足足商量了將近半個時辰，賈老二才站起身，悄悄退出。

× × ×

這是第七天的初更時光！二月晦日，星月無光，通往後山山腹石窟的秘道中，來了一行五個人。當前一個正是新任總管賈老二，然後是副總管滕傳忠（梁子丹）、管事辛有恒（藍玉鳳）、李興（任青山），最後一個則是鳳尾帮負責後山防務的玄烏堂堂主盛世賢。

秘道不但曲折，而且每隔一段落，就有兩名武士值崗，可謂守備森嚴！

但他們看到進來的這五個人，正是他們頂頭上司，自然鞠躬如也，行禮如儀，一路無阻了。

最後是一道厚重的大鐵門，門上有手掌大一扇小門，外面有人扯鈴，裏面的人就會打開小鐵門，先問問清楚才開門。

但這時候情形不同，守在鐵門外的四名武士着到總管、副總管和堂主來了，不待吩咐，就扯動鈴聲。

小鐵門打開了，裏面的人剛剛問了句：「來的是什麽人？」

外面的武士已悄聲道：「你還不開門，是總管、副總管和堂主來了。」

裏面的人定睛一瞧，果然不錯，一時那敢怠慢，慌忙開啓鐵鎖，打開鐵門，四名武士並肩走出，躬着身道：「屬下見過總管，副總管、堂主、管事。」

一行人進入鐵門，梁子丹一擺手道：「把門關了，派一個人走在前面領路。」

四名武士答應一聲，關上鐵門，其中一名武士躬着身道：「屬下給總管帶路。」迅快的走在前面。

不多一回，便已走到孟婆婆的起居室門口，門前站着兩名青衣使女，看到賈老二等人走近，立即躬身道：「小婢叩見總管、副總管、堂主、二位管事。」

梁子丹吩咐道：「妳們進去一個人，通知孟婆婆，咱們在起居室等她。」

一名使女答應了聲，匆匆往裏走去。另一名使女掀起棉帘，說道：「總管，副總管，堂主請進。」

藍玉鳳轉臉道：「妳去通知章管事，要他馬上來。」

青衣使女應了聲「是」，就匆匆趕去左首甬道，通知章通。

賈老二、梁子丹、盛世賢、藍玉鳳、任青山五人走入起居室，剛剛落坐，就見裏首一道棉帘掀處，孟婆婆三脚兩步的搶了出來，口中就呷呷尖笑道：「老婆子怎麽也沒想到總管、副總管、盛堂主，辛管事，李管事會連袂光降，老婆子連迎迓都來不及，還望諸位多多恕罪。」說完，連連拱着手。

她身後緊跟着阿桂也隨着躬身行禮。

只聽門外响起使女的聲音說道：「啓稟總管，章管事來了。」

藍玉鳳道：「請他進來。」

棉帘掀起，柳飛絮舉步走入，急忙躬身道：「屬下章通見過總管、副總管、盛堂主。」

賈老二朝孟婆婆，柳飛絮兩人抬了下手道：「你們坐下來再說。」

孟婆婆、柳飛絮依言在下首的椅子坐下。孟婆婆惴惴不安的望望賈老二，說道：「總管和副總管，盛堂主連袂而來，莫非有什麽重要事兒要面示機宜嗎？」

賈老二摸着下巴，嘻的笑道：「事情確實很重要，本來只要滕副總管來跑一趟，就可以了，小老兒怕他份量還不够些，所以決定自己來。但小老兒名氣不大好，因爲上次偷進來救走老毒物的也是賈老二，爲了賈老二，這裏才重加佈置的，小老兒若是一個人進來，豈不正好給機關埋伏當點心？所以只好拉着盛堂主一起來，一來可以壯壯小老兒的胆，二來也可以證明小老兒這賈老二並不是假的。」

孟婆婆呷呷笑道：「總管眞會說笑，你老那會是假的？」

這話應該是不對的，担任總管的賈老二，明明是杜耀庭，怎會不是假的呢？但她又怎能當面說他是假的呢？

賈老二沒去理她，臉色一正，徐徐說道：「因爲今晚是大會前夕，神君要召見

一個人，也要小老兒來這裏巡視一番，以防意外……」

孟婆婆連應了兩聲「是」，賈老二沒說神君要見誰，她自然不敢多問。

梁子丹道：「孟婆婆，妳去把名册取來，呈給總管一閱。」

孟婆婆笑了笑道：「名册就在老婆子身上。」她伸手入懷，取出一個手掌大小的牛皮夾子，雙手送到賈老二面前，說道：「請總管過目。」

賈老二故意用左手去接，好讓她看到自己左腕長着一根長毫的一顆黑痣。然後翻開皮夾，裏面是薄薄的一本名册，最先入目的是八個「特等」房間，以卦名爲號，只有「乾」、「巽」兩間房有人，其餘都空着，「乾」字號寫着「白靈君」三字，「巽」字號則是「藍啓天」，但下面已經註着：「二月二十三日出」字樣。

下面一頁是以千字文的兩句文句爲字號，共有八個房間，列着不少姓名。賈老二只看了一眼，就點點頭道：「好，孟婆婆，妳帶小老兒到乾字號去看看。」

孟婆婆應了聲「是」，爲難的道：「總管是奉神君之命來的，只是……只是……你老……」

賈老二忽然笑着道：「孟婆婆，我想妳還不知道這後山是受小老兒管轄的範圍吧？」

孟婆婆道：「屬下知道。」

賈老二微哂道：「那妳還和我小老兒爲難嗎？」

「總管諒察。」孟婆婆欠身道：「這是神君親口吩咐的，沒有神君手令，任何人不准入內。」

盛世賢喝道：「孟婆子，妳好大的胆子！」

賈老二擺了擺手，才道：「小老兒就是剛才奉神君親口交代的，要小老兒立即把白骨老兒帶到神君靜室裏去，孟婆婆身爲此地管事，此種負責態度，也是應該的，妳可以隨同本座，一起去見神君。」

「屬下不敢。」孟婆婆連連抱拳拱手，望眼着賈老二說道：「總管原諒，最好是……」

賈老二倏地站起身來，說道：「小老兒沒時間和妳嚕唆，現在我命章管事暫時代理妳的職務，妳可隨小老兒去見神君，向神君面報，妳把這裏的鑰匙交給章管事吧。」

這下孟婆婆聽得變了臉色，說道：「杜總管原來是想趁機提拔你手下的人，老婆子跟隨仙娘幾十年，派在這裏當個管事，你還要把我攆走？」

賈老二皺皺眉道：「小老兒決沒有這個意思，我要章管事暫代，只是妳去面見神君這段時間，這裏不能沒有人負責，妳同來之後，仍會交還給妳，妳怕什麽？」

接着催道：「神君正在等着咱們把白骨老兒護送前去，咱們不能躭誤了正事。」一面回頭朝盛世賢道：「盛堂主，要孟婆婆帶路。」

盛世賢躬身道：「屬下領命。」轉臉喝道：「孟婆子，妳還不走！」伸手一指，朝孟婆婆點去！

孟婆婆急速後退一步，讓開盛世賢尖銳的一指，張目道：「你……」

盛世賢跨上一步，喝道：「妳胆敢違抗總管的命令，本座就要廢了妳！」五指箕張，朝孟婆婆肩胛抓來。

這一抓，五道指風幾乎籠罩了孟婆婆身前五處大穴！孟婆婆駭然叫道：「白骨爪……」

話聲未落，突覺身上一痲，原來賈老二已經出手點了她的穴道，嘻的笑道：「妳說的不錯！」

盛世賢一記「白骨爪」，也及時抓落，五指一緊，「喀」的一聲，捏碎了她的肩骨！孟婆婆口中發出一聲悶哼，人已痛昏過去。

阿桂看出情形不對，要待奪門而出。

柳飛絮喝道：「阿桂姑娘，妳給我站住，孟管事違抗總管命令，與妳無關，妳去把她身上鑰匙取出來，總管要押送白靈君去見神君，不可躭誤了時間，妳還不取了鑰匙，快給總管領路？」

阿桂究竟是小姑娘家，眼看總管、副總管、堂主都在這裏，孟婆婆已被拿下，那敢抗命，只得答應一聲，蹲下身去，從孟婆婆身上取出一串鑰匙，說道：「小婢給總管帶路。」

賈老二一抬手，示意盛世賢跟着阿桂先走，他在舉步之際，暗中施展重手法，一道無形掌力朝孟婆婆當胸壓下，隨即回頭道：「李管事，你和章通，你可守在這裏。」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速以化骨丹把她屍體銷去。」

任青山、柳飛絮同聲答道：「屬下遵命。」

阿桂領着盛世賢、賈老二、梁子丹、藍玉鳳四人，出了起居室，由左首甬道，轉到中間一條寬闊的通道，一直走到盡頭，打開鐵柵門。

裏面四名武士慌忙走出，向四人躬身爲禮。

阿桂領着賈老二等人進入鐵柵門之後，再轉身開啓左首夾道上鐵柵門的鐵鎖，推開鐵柵門，請賈老二等人入內，隨即關上鐵門，走到「乾」字號門口，那是一道厚重的鐵門，她再次開啓鐵鎖，推開鐵門，說道：「總管請進。」

賈老二示意盛世賢走在前面，然後一指點了她的穴道，吩咐道：「滕傳忠、辛有恒，你們守在門口。」說完，跟在盛世賢身後走了進去。

這幾間石室，果然是接待「貴賓」的特別室，佈置別具匠心，你若是沒經過長而黝黑的通道，和兩重鐵柵門，一道厚重的鐵門，那麽當你一脚跨進這間「乾」字號房門的一霎那，你就會大吃一驚，以爲到了那一座名山仙靈住的洞府呢！

進門，約有數丈方圓，是一座相當接近天然的石窟，穹頂有參差下垂的石鐘乳，石縫之間巧妙的嵌着夜明珠，珠光乳白而柔和，地上鋪的是平整的白石，光可鑑人。

中間有一道圓形洞門，兩旁還放着幾盆盆栽花卉，綠葉紅花，鮮艷奪目，但你若是仔細看去，就可發現這幾盆花卉，竟然都是用紅寶石和綠玉鑲成的。

進入月洞門，是一間寬敞的起居室，佈置得更是高雅富麗，全套紫檀細雕的桌椅、茶几、壁間也掛着名人書畫，你幾乎

不相信這會是在山腹石室之中。

盛世賢、賈老二兩人剛跨進起居室，只聽一個嬌脆的少女聲音問道：「外面是什麽人？」

隨着話聲，裏首右邊一道棉帘啓處，走出一個一身白色衣裙長髮披肩的少女來，她竟然會是飛瓊！這把盛世賢、賈老二兩人看得不由一怔！

飛瓊看到兩人也怔得一怔，眨動一雙秋水般的眼睛，詫異的問道：「二位是什麽人？」

盛世賢道：「姑娘是派在這裏伺候白神君的了，還不快來見過總管？」

飛瓊看了兩人一眼，微微搖頭，冷聲道。「小婢是被你們隨同神君一起刦持來的，我是伺候神君的侍女，但不是你們的人，自然也不用叩見你們的總管了。」

從她口氣中，已可聽出飛瓊是和白骨神君一起被刦持來的，那麽在白骨神宮的那個飛瓊，是「三姑娘」假冒她的了。

盛世賢朝她笑了笑，忽然以另一種口音說道：「飛瓊，妳聽不出我的聲音來了嗎？」

飛瓊驀然抬頭，望着盛世賢，怔怔的道。「你……」她只說了一個「你」字，底下的話就縮住了。

盛世賢道：「妳聽出我是誰了？但說無妨，這位賈總管也不是外人。」

飛瓊臉上乍現喜色，說道。「你眞是總管！」她口中的「總管」，指的是白骨神宮總管白元亮了。

「不錯！」盛世賢頷首一笑，接着問道：「神君呢？」

飛瓊道：「正在坐息，總管請隨小婢進去。」說完，立即走在前面，迅快的掀起棉帘。

盛世賢、賈老二跨進裏首一間，舉目看去，這間石室相當寬敞，上首放一張錦榻，榻上盤膝趺坐着一個白髮、白髯、白眉下垂，貌相奇古的白袍老人，正是名震武林的白骨神君白靈君。

榻旁另有一道小門，垂着棉帘，裏面另有一間，自是飛瓊的臥室了。

白骨神君聽到脚步聲，徐徐睜開眼來。飛瓊早已迅快的搶上幾步，來至錦榻前面，欣喜的說道。「啓稟神君，白總管來了。」

盛世賢走近榻前，躬身道，「弟子元亮叩見神君。」

白骨神君目中神光一注，問道：「你是白元亮？」

盛世賢恭敬的應了聲「是」。

白骨神君嘿然微哂道：「你是白骨門總管，見了老夫，自稱什麽？」

盛世賢自然聽出白骨神君話中之意，是要試探自己眞假，心中暗道：「我也不知你是眞是假，正好趁機也試你一試。」一面慌忙恭敬的道：「弟子從小是神君親自授的藝，自從你老要弟子担任總管迄今，已有十八年另二個月了，弟子在你老人家面前，一直自稱弟子的，弟子也一直記着那天你老人家對弟子說的兩句話，做一個白骨門的總管，對天下武林可以傲，對……」他仰臉望着白骨神君，故意不說下去。

「對自己不可傲。」白骨神君替他接着說了出來，一手捋鬚，嘿然道：「小亮子，你在考老夫吧？」

盛世賢慌忙拜了下去，說道：「弟子不敢。」

白骨神君問道，「這位是什麽人？」

賈老二連忙陪笑道：「小老兒的事不妨慢點再跟你老報告，還是讓白老弟先把重要事兒跟你老稟報了再說。」

白骨神君點點頭朝盛世賢道：「好，你說吧！」

盛世賢就把賈老二前去白骨神宮，揭穿有人假冒神君的陰謀。此次幸有賈老二妥爲籌劃，自己才頂着盛世賢之名，混入洪澤湖來，以及今日請神君出去，前前後後，詳細說了一遍。

白骨神君目光望着賈老二，說道：「你是雲龍山莊總管？」這句話的意思，還是懷疑雲龍山莊的總管，那會有偌大的神通？

「是、是！」賈老二聳着肩，連應了兩聲「是」，就不再作聲。

盛世賢覺得奇怪，回頭看去，只見賈老二咀皮微動，似是正在以「傳音入密」和白骨神君說話。

過了一回，才見白骨神君點着頭，莞爾笑道：「這就是了！」

盛世賢不知賈老二以「傳音入密」和神君說了些什麽，但只要看神君神色，就可知道神君對賈老二已是深信不疑，心中不由對賈老二十分佩服，神君豈是好說話的人？但賈老二却三言兩語，就把神君說服了，看來他眞是一個奇人！

賈老二慌忙從懷中取出一個小小瓷瓶，朝白骨神君遞去，說道：「這是都拉草，你老身中散功、飲鴆兩種慢性毒藥，只要拔開瓶塞，湊着鼻子聞上一回，再運氣行散，就可解毒了。」

白骨神君接過瓷瓶，拔開瓶塞，湊近鼻子深深吸了一口，然後就塞好瓶塞，閉目運起功來。

賈老二忙從几上取過藥瓶，朝飛瓊遞去，說道：「姑娘大概也中了他的飲鴆散之毒了，咱們時間寶貴，姑娘也趕快湊着鼻子聞上一聞，再把吸入的氣，運轉全身，就可把體內積毒很快的化去，只等神君運功完畢，咱們就要出去了。」

飛瓊眼看神君都聞了，自然不疑有他，接過藥瓶，依言湊近鼻子，深深吸了口氣，就緩緩運送到四肢百骸去。

不過盞茶工夫，白骨神君倏地睜開眼來，吁了口氣道：「好厲害的飲鴆散和散功毒，老夫一世英名，差點就這樣葬送了，也幸虧這瓶都拉草，當眞神效無比！」

盛世賢道：「神君可曾復原了？」

白骨神君笑道：「就是這兩種慢性奇毒，使得老夫形同廢人，如今奇毒已解，自然都復原了。」

盛世賢回頭問道：「飛瓊，妳呢？」

飛瓊躬身道：「回總管，小婢早就好了。」

盛世賢朝賈老二道：「那咱們可以走了。」

白骨神君問道：「你們要老夫去那裏呢？」

盛世賢道：「賈總管已經安排好了一條船，神君可在船上休息，明天等弟子的

信號，再行登岸。」

白骨神君道：「好吧！」

× × ×

三月初一，是史神君的七十大壽，也是他籌劃已久，藉壽誕之名，邀集黑白兩道知名人物，舉行的武林大會的會期。

在這個大會中，他預期一定可以登上盟主的寶座，因爲所有出席的武林知名人物，幾乎已全在他掌握之中。

早在數日以前，賀客已經陸續趕來的有；八卦門的竺天生道長、九宮雙劍舒元和、孟卓然，丐帮帮主韋凌雲、徽帮帮主婁子和、白骨門大莊主白元規、白少游父子、雲台山人孫豹人，大洪山主蓋天鵬、鷹爪門的飛天神鷹熬如海等，可說都是大江南北武林中的知名人物。

這些人平日和這位壽星史其川並不熟悉，甚至根本連史其川三個字都沒聽過。

但因這位壽星翁史其川居然有八位大名鼎鼎的掌門人聯合具函邀請，在洪澤湖祝壽，而且還要舉行一個盛會，自然要應邀前來參加，看看究竟有什麽大會，這位壽星翁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

× × ×

二月三十日，是大會前夕。這些貴賓也差不多全都到了。

當晚是暖壽筵，由少林南派掌門人仲清和和黃山萬松山莊莊主萬選青陪同壽星公史其川出席，和所有來賓見面，這一頓酒筵當然十分豐盛。大家先是敬壽星，後來互相敬酒，頻頻舉杯，自是盡歡而散。

當晚史其川在書房單獨約見白骨門白元規、長談了幾乎半個時辰，才親自送白元規出來，由總管賈老二陪同返回賓館。

接着又由副總管滕傳忠陪着丐帮帮主韋凌雲來至書房，也談了快有一頓飯的時光才從書房出來。

因爲談話的時候，連總管都留在門外，因此史其川和兩人談了些什麽，沒有一個人知道內容。但只要看史其川兩次送客出來的時候，滿面笑容，可見雙方談得十分順利了。

一宵過去，現在已是壽辰的正日。洪澤湖鳳尾帮總舵正廳——崇德堂上，也已佈置一新。

偌大一座大廳上，掛滿了大紅綢幛，正中間放一張長案，案後有兩把高背太師椅，長案兩邊，各置兩排繡披坐椅，那是貴賓席，下來左右兩旁，各有五排椅子，則是普通來賓席。

這樣的佈置不類祝壽的壽堂，倒像是舉行大會的會場。

大廳門前，一清早就有胸佩紅綢條的執事人員在忙着。左首廊下是三十六名樂工，也早已排好坐椅，放好了各式樂器。

時間漸漸接進巳初！總管賈老二已在大廳前出現，他今天換了一身藍長袍，連脚上的黑色軟靴也是新的，這一來，看去固然像樣得多，只因他平日穿慣了大褂，和拖着鞋後跟走路，今天穿着整齊了，倒顯得怪怪的。

但他興緻極好，不但滿面春風，見到人都聳起雙肩，笑嘻嘻的，一點也沒有大總管的派頭，所以凡是和他接觸過的人，都稱讚着他是一位好總管。當然，一半也是因爲他是神君的心腹，水漲船自然也高了。

總管一出現，所有的執事人員也就各按自己的職務，站到指定的崗位上去。

接着，由鳳尾帮青鳥堂堂主范贊臣陪同一千來賓，陸續進入大廳，這一批人，差不多就有七八十位，分別在左右兩旁的椅子上落坐，他們雖然坐在普通來賓席上，但能夠被邀請到洪澤湖來觀禮的，當然也都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普通人那有資格坐到洪澤湖的崇德堂上來！

現在，大門前响起三聲禮炮！左廊樂工不待吩咐，就吹奏起迎賓之曲。

在絲竹管絃的合奏聲中，黑面龍王賀天錫陪同一千貴賓從大門中緩步走入。第一位貴賓是白骨門的大莊主白元規，第二位是雲南藍家的掌門人藍啓天。

這兩人，不但都是遠道而來，而且白骨門一向睥睨江湖，連少林，武當都未必在他們眼裏，數十年來從未參加過任何門派的聚會，此次能惠然光臨，出現在洪澤湖，豈不是史神君天大的面子？

再說雲南藍家吧，江湖上都久聞其名，這回也是第一次到中原來。因此也是大家所公認的貴賓中的貴賓，自該走在最前面了。

在這兩位特別來賓後面，第一個是銀髯飄胸，高齡八十有一的太極門掌門人杜浩然，第二個是少林南派掌門人仲清和，接着是大洪山主蓋天鵬、雲台山人孫豹人，六合門掌門人陸子暘、武功門掌門人高步雲、淮揚派掌門人宋天壽、八卦門竺天生道長、黃山萬選青、形意門名宿祝士愕、九宮雙劍舒元和、孟卓然、聞天聲、丁藥師、丐帮帮主韋凌雲、徽帮帮主婁子和、白骨門白少游、徐少華、馬成龍、萬全、藍如風（小珠）、柳飛絮（小玉）等人，相繼走入，一起在長案左右兩邊的「貴賓席」上落坐。

總管賈老二隨即趨了上去，在長案右首站定。

接着，鳳尾帮四大堂主范贊臣率同青鳥堂四名武士、李長慶率同朱雀堂四名武士、羅武率同白鶴堂四名武士、盛世賢率同玄烏堂四名武士，分左右走向大廳兩邊，在普通來賓席後面，靠壁站定，不用說，大家也知道他們是維持會場秩序的警衞了。

這時賈老二拉着尖沙喉嚨叫道：「奏樂！」

左廊樂工隨即奏起樂來。

接着賈老二高聲叫道：「恭請神君蒞場。」

於是在悠揚樂聲中，從屏後出現四名身穿鵝黃衣裙，長髮披肩的少女並肩走出，每人手中捧着長劍、銀拂、如意、玉尺，作爲前導。

接着就是壽星翁史其川一手携着愛女史琬的手，緩步從容從屏後走出。

貴賓席和兩旁來賓席上坐着的人紛紛站起身來，鼓掌致敬。

史其川身穿古銅長袍，白皙如玉的臉上，膚色隱泛異采，黑鬚飄胸，今天是他七十大壽，但看去最多也只有四十出頭，風神飄逸，眞如圖畫中人！

史琬姑娘今天自然換上了女裝，穿了一件梅紅棉襖，百摺湘裙，因爲平日裏一

向穿慣男裝，如今改換了女裝，面對一班熟悉的人，難免有些忸怩，就越發顯得她粉臉泛紅，嬌艷欲滴！

史其川眼看自己出來的一刹那間，所有的人都起立致敬，足見他們對自己已經心悅誠服，自然滿懷高興，含笑點頭，說着：「大家快請坐下。」

他雖是隨口說着，但在滿堂如雷掌聲中，每個人依然可以聽得清清楚楚，光是這份功力，就非比尋常。

掌聲乍歇，大家各自坐下。史其川也正好緩步走到長案中間站定下來，放開了史琬的手，朝左右兩邊抱抱拳道：「各位貴賓，各位道兄，今天是兄弟七十賤辰，蒙大家不棄，在這裏共聚一堂，兄弟感到十分榮寵，古人曾有人生七十古來稀這句話，好像活到七十歲已經不容易了，值得慶祝一番，但在咱們練武的人來說，內功修爲精純的人，活到一百歲也並不算稀奇，因此兄弟這七十賤辰，就並不足道，何敢言壽……」說到這裏，口氣微微一頓。

大家都聽得出，話說到這裏，應該轉到正題上來了，他祝壽當然並不是正題，因此誰也沒有作聲，只是靜聆下文。

史其川接着說道，「但兄弟却有一件心願未了，那就是小女琬兒了，所好年已及笄，而且她自小男裝打扮，還和雲龍山莊少莊主徐少華結爲口盟兄弟……」

史琬面含嬌羞，低低的叫了聲道：「爹！」

史其川沒加理會，續道：「徐少莊主家學淵源，青年有爲，最近重建雲龍山莊，報雪父仇，尤爲難得，他和小女情投意合，是天生的一對佳偶，兄弟想在今天，難得有這許多貴賓在場的盛會中，讓他們完成嘉禮，這件事，兄弟昨晚已徵得淮揚派掌門人宋天壽宋大哥的同意……」他說到這裏，大廳上响起了一片鼓掌之聲。

史其川接着就朝坐在長案右首貴賓席上的宋天壽招了招手，說道：「宋老哥請上來。」

宋天壽站起身，走了上去。

史其川抬抬手請他站到自己左首，又道：「宋老哥是男方的大家長，現在就讓他們在諸位貴賓之前完成婚禮。」

由祝壽而成爲婚禮，大家自然又爲新人鼓起掌來。

賈老二尖着嗓子叫道：「請新人更換吉服。」

當下新郎徐少華由二位好友丐帮帮主韋凌雲、白骨門少莊主白少游陪同，新娘史琬也由藍如風（小珠）、丁鳳仙二位姑娘陪同往屏後走去。

過了一回，賈老二又高聲叫道：「引新郎、新娘入畫堂。」

徐少華、史琬更換了一身吉服，由四位男女儐相陪同從屏後走出，站到長案前面。

徐少華和史琬早經賈老二暗中告知聞天聲，再由聞天聲告知兩人，今天在大廳上當衆替兩人完成嘉禮，並且一再叮囑要順着史其川的話，不可違拗。

尤其賈老二暗中對史琬再三開導，不論在會場上有任何變故發生，都要保持冷靜，不可衝動。

史琬也曾問他究竟會發生什麽變故？賈老二只說：「妳只要相信小老兒就不會受到傷害了。」

史琬一顆心早就交給大哥了，如今聽說爹要當衆讓自己和大哥完成婚禮，雖覺太以倉促，但也芳心暗喜，因此對聞天聲、賈老二兩人的叮囑，都含羞點頭，這是兩天前的事了。

現在兩位新人在男女儐相陪同之下，已在長案前站定下來，這可把所有來賓都看得嘖嘖稱羨不止，不但新郎劍眉星目，英俊瀟洒，新娘眉如春山黛，眼若秋水清，粉臉含羞，嬌而且美，眞是一對璧人！

尤其新郎邊上的兩位男儐相韋凌雲、白少游，一個濃眉紫臉，相貌堂堂，一個劍眉朗目，俊秀挺拔，都是武林年輕一代的雋才！新娘邊上的兩位女儐相，也同樣嬌美脫俗，艷若桃李，一時看得兩邊來賓情不自禁的又紛紛鼓起掌來。

賈老二的尖嗓子在掌聲乍歇之際，高聲叫着：「升炮、奏樂！」

大廳前的大天井中，放起三聲衝天炮，左廊樂工也立即奏起秦晉聯姻之樂。

只聽賈老二又高聲叫道：「新人拜天地。」

徐少華、史琬跪拜如儀。

賈老二又叫道：「交拜！」

徐少華、史琬又相對交拜。

賈老二又道，「新人禮成之後，請到右邊上坐下。」

這時已由執事在長案右邊放好兩把繡披椅子，兩位新人依言走到案右並肩坐下，男女儐相也就各自回到原來的坐位上去了。

全廳來賓又紛紛鼓起掌來。

宋天壽朝史其川拱拱手道：「多謝神君。」

史其川也含笑道，「你我是雙方家長，誰也不用客氣。」

宋天壽退回右首貴賓席，大家少不得紛紛向他致賀。

史其川依然站在長案中央，等宋天壽落坐之後，才輕咳一聲，朝大家抱抱拳道：「多謝各位貴賓，各位道兄，兄弟只此一女，如今完成嘉禮，于歸徐門，兄弟向平之願已了。兄弟在十九年前，拙荊過世，如今年屆古稀，行將遁迹荒山，道家首重一個『侶』字，但道侶難求，十九年來，始終沒有續絃，去歲結識萬道姑，和兄弟談得頗爲投緣，就在年底經幾位好友勸勉，結爲夫婦，當時並未驚動太多親朋友好，實因不敢勞動大家，如今即將偕隱，兄弟請她出來，和各位貴賓見面。」說到這裏，朝賈老二點了下頭。

賈老二又尖聲叫道，「有請——萬仙娘。」

在史其川說話的同時，賈老二曾以「傳音入密」朝史琬說道：「我的姑奶奶，妳千萬忍住氣，那天妳司徒師叔曾交代小老兒，在妳和少莊主二人身上暗下『迷迭散』，使你們神志暫時迷失，俾可對令尊一切言行，不作任何反對，這一點妳務必做到，裝作神志受迷，下面還有有關妳的切身問題，也即將揭開，妳要保持冷靜才好。」

史其川話聲一落，大家又熱烈鼓起掌來，但也有不少人心中感到懷疑，壽星翁

要介紹他續絃夫人和大家見面，應該是在昨晚的暖壽酒筵上雙雙出現才對，至少也應該在方才他大小姐的婚禮之前，何以他要安排在婚禮之後再介紹呢？

這一點，也可以說是史其川煞費苦心之處，他一向極其鍾愛史琬，怕她因此一刺激，當場負氣出走，但在她婚禮之後，她已經有了歸宿，就不至於堅持反對了，這當然是外人不得而知的苦衷了。

在一片掌聲中，屏後已走出四名手提宮燈的宮裝少女，欵段而行，然後分左右站開，此刻正當午前，她們手中居然還提着宮燈，豈不令人費解？

接着是一個雲髻高峨的宮裝美艷少婦，看去不過三十許人，生得粉靨桃腮，風情萬千，她，正是桃花女萬仙娘，如今史神君的續絃夫人！

座上這許多來賓，竟然沒有一個人認得出她來，就是早已聽賈老二說過的聞天聲，也不禁爲之一怔，四十年前已被稱爲武林妖姬的桃花女；看來竟然還有如此年輕！大家看到壽星翁的續絃這般美艷動人，掌聲更是响亮！

史琬聽了賈老二的話，臉上當然不敢流露出來，只是在心裏暗暗哼了一聲，好在她頭上戴着新娘鳳冠，珠旒垂面，也看不到她的臉色。

萬仙娘身後，緊跟着還有一個宮裝少女，同樣生得芙蓉如臉柳如眉，秋水爲神玉爲骨，美而且嬌，嬌而且柔，看年紀不過二十出頭，則是萬仙娘門下大弟子秦妙香！

史其川這時已站到了左首，萬仙娘正好站到他的右邊。現在大家才知道長案後面放了兩把繡披高背椅，原來是早就給她準備好的坐位了。

史其川滿面春風的含着笑意，等掌聲一落，便雙手抱拳，說道：「諸位貴賓，現在兄弟給大家引見，這就是兄弟去年底續絃的拙荊了。」

貴賓席、來賓席所有的人都隨着站了起來，再次紛紛鼓掌。新郎徐少華、新娘史琬早已由賈老二以「傳音入密」叮囑兩人，務必隨着大家站起來，不可露了形迹，因此也隨着衆人起立如儀。

萬仙娘鶯聲嚦嚦的說了聲：「謝謝。」才斂衽道：「賤妾見過各位貴賓。」

來賓們又報以熱烈掌聲。

史其川等掌聲歇後，拱拱手道：「兄弟對各位貴賓，惠然遠蒞洪澤湖，參加兄弟賤辰，參加小女婚禮，能有如此隆重的場面，兄弟衷心感到十二萬分的感謝和榮寵，今天中午，特別準備了酒筵，也可以說是小女的喜酒，要請大家共謀一醉，聊答盛情，兄弟心願已了，飯後，將和諸位作別，偕同拙荊退隱名山，不再作出岫之雲了，謝謝大家，謝謝大家。」說完連連作揖。

就在此時，只見長案右首貴賓席上站起一個鬚眉皆白的紅臉老人，洪笑一聲道：「史神君此言差矣，方才是你自己說的，練武的人，活到一百歲也並不稀奇，七十歲就並不足道，那麽，史神君如今剛七十初度，春秋鼎盛，大家正感今後要多所仰仗，何可遽萌退志？史神君最好打消此念。」

賈老二心中暗道：「原來大洪山主竟是他同黨。」

中其川還沒開口，只見雲台山人孫豹人站起身，大聲道：「蓋山主說得不錯，史神君今天雖是七十大壽，但看起來不過四十出頭，在武林中德高望重，正該領導同道，大有作爲，豈可說退隱名山的話來？目前各大門派，各人自掃門前雪，江湖上糾紛迭起，久已無人過問，從前十年推舉一次武林盟主，也已廢置多年。

「今天在這裏的各位貴賓，差不多已包括了江湖各大門派，光是掌門人就有十位以上，這樣的盛會，只怕數十年也難以遇上一次，因此兄弟之意，大家不如在這裏推舉一位武林盟主，俾江湖武林領導有人，就不至於再像如今的一盤散沙了，不知在座諸位道長意下如何？」

他此話一出，左右兩邊來賓席上就有人立即響應，大聲說道：「道長說得不錯，今天在場的人就包括了各門各派，江湖上已有很久沒有推舉盟主了，咱們就在這裏公推一位武林盟主。」

接着又有一人高聲道：「大家一致鼓掌，表示通過。」

於是就有不少人紛紛鼓起掌來。掌聲中又有人大聲說道：「好了，大家一致通過，現在就該公推盟主了。」

一人開口，又有衆人羣相附和，大廳上登時人聲嘈雜，一片推舉盟主之聲。

「大家請靜一靜！」這人聲音洪亮，而且站起身來，雙手向空連連擺動了幾下，人聲倏然隨着肅靜下來。

這人正是坐在貴賓席右首的徽帮帮主妻子和，他等人聲靜下來之後，立即洪聲說道：「各位道長既然同意要推舉一位盟主，可見目前江湖武林，大家都需要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出來領導，才能够把一盤散沙的江湖，重新團結起來，使糾紛迭起的武林，能够風平浪靜，所以推舉盟主，已是衆望所歸，但是推舉誰呢？大家心目中也許已有人選，也許還不知道該推誰好？因此兄弟有一提議，最好由幾位掌門人推舉幾位候選盟主，再由大家來表決，兄弟謹代表徽帮，推舉壽星翁史神君爲武林盟主。」

大家因沒有第二個人再推舉盟主候選人，自然又紛紛鼓起掌來。這一情形很明顯就是事前早有佈置的了，甚至連身爲總管的賈老二都一無所知。

直到此時，他才明白過來，司徒總領把一切事務都交了出來，原來他是專門負責幕後的連繫工作，這些人自然都是他安排的了。

就在這時候，但聽右首貴賓席上响起了兩聲「咕咚」，飛天神鷹敖如海，和徽帮帮主妻子和兩人不知怎的一齊撲倒在地上！

大家方自一怔，這一瞬間，左右兩旁來賓席上，又接連响起「咕咚」之聲，差不多有二三十個人，像樹排般相繼仆倒地上，這些人，正是方才鼓掌鼓得最起勁的人！

這下當眞是變起頃刻，許多人不禁驚駭莫名，紛紛離座，一時之間自然秩序大亂！

（未完・卅五）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尉遲紅・文
可飛・圖

緊急追緝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牛如蘭因四姨太向她父親唆擺將她嫁去，含怒放火燒四姨太的院落，又怕父親責罵，到韋青處問計，由小金魚佈置停妥，牛如蘭差遣小葛、小范買東西，由韋青、莊前柳將二人開導，二人決定肯爲韋青効勞，二人對萬里謊說受牛、劉脅迫服從，牛、劉又想將他們殺掉滅口，爲取信萬里和苗玉堂，說出牛如蘭和萬柔交換的眞相，又說出阿秋和劉永泰上床隱秘，萬里不得不信，暗中對牛、劉提防，小葛、小范又對牛經武說四姨太和劉永泰床上罵俏，帶牛經武捉姦……這些事既解牛如蘭的恨，又離間了萬里和牛、劉，更使牛、劉二人有芥蒂……

紙團通信息

此刻韋青連殺死此人都以爲是次要的了，閃過三刀就要脫身，沒想到床下還有一個，也用刀子，向他的小腿上猛掃。

「唰」地一聲褲管被划破，小腿上大概也有一道口子，這還是他的反應快動作也夠快，要不，這小腿八成廢了。

在黑暗中動手，眼力好自然重要，主要還是經驗，有的動作不一定要看得清清楚楚，行家就可以趨避甚至進攻。韋青幾個轉折，把身子蜷成人球陡然伸開，一拳擊中用雙匕者的側腰，「吭」地一聲栽出，另外一脚踩在用單匕者的太陽穴上，自牆上彈了回來，整個屋子都在顫抖。

返回奶娘處說了一切，奶娘自然吃驚，若非二人交談已洩密，怎會有人在阿秋床上等着他？打個手勢叫韋青跟她走。

在碾房的大碾盤底下沒有找到大箱子，奶娘顫聲說：「糟了！剛拿走的。」碾米的大碾盤直徑約在七八尺以上，下面放了些雜物擋着大箱子。

此處是很不容易找到的地方。現在一些雜物移動過，大箱子不見了。

疑犯得潛逃

「就放在這兒？」韋青說：「我去阻止焚燒，也許還來得及……」韋青正要往外竄，忽聞這碾房頂上天窗處有人低聲道：「請快走！東西没有丟！」

二人一驚，仰頭看去，一個人縮回，深夜無星無月，自然看不出是誰？兩人往外溜，「砰砰砰」就挨了三鎗，彈着點都在他們的身邊三五寸處牆上，泥塵激濺。

「你快走！」奶娘說：「有老苗子，不會難爲我，快走！」

韋青說：「不行，有苗玉堂也不成，這件事非同小可。大嬸，妳也必須逃走！萬里不會放過妳的。」

「眞的不要緊！老苗子會全力相護。」奶娘說：「再說我必須留下來，因爲主母昔年所託的事，我必須留在大宅中才能爲她辦到，韋少爺你快走！」

韋青只好如此，他丟出一個小板櫈，在鎗聲下板櫈散開口，但他的人仍然竄出，就地一滾，再一竄越過一道院牆，然後變了方向，竄入另一院中。

他不知道剛才是誰說的「東西没有丟」，那大箱子難道不是落入了萬、苗二人之手？他希望弄清這一點。

他聽了一下，前面院中很靜，知道是護院的住處。此刻必然全部出動，所以這兒應該很安全，但是，他必須去找萬、苗二人。

此刻他忽然聽到身後有微聲，橫閃半步迴身，發現短牆上探出一個人頭，仔細一看，竟是萬柔在向他招手。見到萬柔不免激動，但已無初來揚州時那種感受了。

稍後，二人來到丫頭們的小院中。在屋中萬柔冷冷地不說一句話，韋青說道：「萬柔，知不知道一個大箱子在何人的手中？」

萬柔漠然說：「有個人不是說東西没有丟嗎？你急什麼？」

「那個人是誰？」韋青說：「是個男人。」

萬柔說道：「好像是老僕江濤的口音哩。」

「對！的確像他的聲音。」韋青說：「大箱子分明已落入了萬、苗二人手中，江濤怎麼說没有丟？莫非他搶先了一步？在他手中？」

萬柔說：「不可能……」這時窗外忽然丟進一塊石頭，韋青鎗已在手，撿起石頭一看，竟包了一張紙條上面當然有字。

在此同時，小葛和小范到萬、苗處來報告，二人正在這一邊飲酒，一邊監視壁爐中燃燒的什麼東西？不問可知。

如今親眼看到了大箱子和箱中的東西，這一次心頭才踏實，開懷暢飲着。加上小葛和小范的投靠，實力增加不少。

「來來來！」萬里見了「兩小」就熱情地張羅着：「快來喝一杯。」

「報告萬爺，韋青在丫頭房中。」

萬、苗二人本以爲韋青逃出府外，想不到還没走。找回大箱子固是一大喜事，如能生擒韋青，可算是槓上開花了。

苗玉堂推杯而起，說：「萬爺，我親自去一趟。兩位就在這兒喝一杯吧！」

萬里爲苗玉堂倒了一杯熱騰騰的老黃酒，說：「玉堂，你回來時希望酒仍是熱的……」

苗玉堂非但功夫一等一，鎗法也是頂尖的。在窗外一聽，屋中居然有三個人。這當然不能生擒，必是韋青、莊前柳或小八子等人。

爲了回去喝老爺子那杯熱酒，苗玉堂在窗外開了火，一鎗一個。回頭就走，因爲他有十成十的把握。回到那西式小屋中拿走那杯酒灌下，果然還有餘溫。

萬里問：「玉堂，還是你行！是不是幹掉了？」

「不負老爺子的厚望，幹掉三個。」

「三個？」萬里大爲驚喜，「必是韋、莊或者……」這時門外忽有郭奇之聲說：「報告老爺子，三個護院在小姐房中被人射殺了……」

苗玉堂剛要吞下一塊鷄肉，突然嗆住，咳嗽起來，萬里望着他和兩「小」。冷冷地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苗玉堂說：「如果有錯也是小葛和小范的錯。」

小范說：「老爺子，小的没有錯，八成是苗爺忙中有錯！聽錯了話。」

苗玉堂牛眼一瞪，扯着痰嗓子說：「媽的！你說什麼？」

小范吶吶說：「苗爺，你在何處射殺了三個人？」

「小丫頭萬柔房中。」

小范連連頓足，說道：「我說的丫頭就是府上的丫鬟使女，在她們的小院中屋內——」

苗玉堂差點跳了起來：「媽的！你爲什麼不說清楚，你知道，我和老爺子都叫小柔是丫頭？」

「這我怎麼知道！」小范說：「苗爺想想看，你們可以叫小丫，小的怎麼可以稱小姐爲丫頭？再說我當時說過只有韋青一人，沒說有三個人哪！」

苗玉堂的臉色比拼盤中的豬肝還紫些，萬里說：「小范沒有錯，玉堂，你太毛躁，還不快到丫頭院中去看看——」

「不用看了！」萬柔走進來，說：「不久前我去丫頭院中，八成又是兩個怪物發現，前來報信，這可就怪了！三個護院怎麼會在我的屋中？又怎麼會被殺死？」

三個死人不會講話，而活的人心中想什麼，萬里又不知道。兩「小」和萬柔交換了一個眼色。萬柔說道：「聽說奶娘被關起來了！爲什麼？乾脆也把我關起來算了！」

苗玉堂狠狠地說：「因爲她胳膊彎往外，居然把那個大……」

萬里揮手打斷他的話，說：「算了！玉堂，反正在目前什麼忌諱也都没有了！把她放出來吧！」

苗玉堂可以譯出他的眼神，知道該如何去做？這件誤殺三個護院的事，其中奧妙，也就僅止于萬柔和兩「小」知道了。

事後苗玉堂怫然說：「萬爺，這兩個小子會不會是詐降？」

萬里想了一下，說：「是不是詐降？明後天弄清阿秋的事就可以揭曉了。」

× × ×

寒夜，被窩裏很暖和。如果在被窩中唱一段紡棉花，那就更有意思了。

兩人折騰了大半夜，阿秋下床穿衣，劉永泰說：「阿秋，老頭子近來有什麼動靜？」

「你們要小心！」阿秋說：「也很難說，老頭子目的頭號大敵是姓韋的還是你和牛經武？」

「怎麼？他會對付我們？」

「我也不大清楚，反正他對兩位也有成見就是了，是什麼原因我也不清楚。」阿秋說：「永泰，你不是要開張票子給我，我要給老爹匯點錢回去。」

「妳不提我差點忘了！妳要多少？」自衣袋內掏出一疊票子。

「永泰，我老爹這把子年紀了！說走就走。這筆錢也等于是爲他老人家養老送終的老本……」

劉永泰選了一張五萬的票子，說：「一萬？」「那年頭一個普通的公務員，一個月收入一百塊大洋的薪水，那是相當高級而豐厚的了。

阿秋和這些中年人當然並不會有什麼

情感。主要是爲了他們的錢，她本想要十萬，來日方長，只好先拏着，只不過她也知道，這種事不可能維持太久，也可以說再好的女人，要想維持男人的新鮮感也很不容易。

阿秋出了別墅不久，就遇上了郭奇和三個得力部下。阿秋心頭一沉，正是所謂：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

正因爲阿秋早有心理上的準備，一驚之下，立刻穩定下來，她帶着迷人的笑雙手一張，表示不會動武，也不必動武，說：「郭大哥，一切好談……」

她說着「一切好談」，已展開了手中的一張五萬大洋票子抖了幾下。

世上有幾個見錢不開眼的人，郭奇自不例外。但有部下在側，不便放水，他端着鎗冷冷地說：「阿秋，一切同去見了老爺子再說！」

阿秋說：「是啊！」大大方方地走到郭奇的身邊，低聲說：「票面五萬，上海『先施公司』的鐵票……」

「先施公司」夠唬人，但它的票子却未必是鐵票，只是郭奇對這個並不內行。

三個部下在後面，阿秋低聲說：「郭大哥，這是一點小意思，我知道弟兄們都很苦，積攢點錢同家置點地產也好，吃碗太平飯……」

這工夫她把那票子的面額在郭奇面前亮了一下，票面數字果然是五萬。這數字能買入一頃多田。能不動心。

但也就在心神分散時，阿秋一肘撞在郭奇的肋骨上，用力極大，郭奇尖叫一聲，右手中的一支「八音子」已到了阿秋手中。

阿秋的身手本就不凡，加上性命交關，動作快得如閃電，立刻疾退三步，用鎗瞄着郭奇及其部下，說：「郭大哥，很抱歉！老爺子要殺我，我不能束手待斃，同去嘛！可以編一套詞兒，就說我阿秋沒有到這兒來，再說我來也另有原因……」

阿秋急退着命令郭奇的部下丟下武器。事實上三個部下只有一個手中有一支「十三響」，另外二人的鎗都插在腰上。

阿秋很快地消失在小巷中。郭奇心中直罵自己是笨蛋，早知這女人滑不留手，爲什麼不能小心提防？

返同萬宅，萬、苗二人加上侯威正在小酌，但三人都低着頭。好像不知道他們同來了，郭奇要是聰明人，就該有所警覺才對，他却哈着腰說：「萬爺，阿秋她沒有……」

苗玉堂頭也沒抬却冷冷地說：「侯威剛剛自那邊同來，看到了一切……」

郭奇臉一紅，心頭猛跳，要不是總管及時提醒，他這個人可丟大也，什至會受到嚴厲的處罰。他是苗玉堂介紹來的，總不能讓他難堪。

郭奇吶吶說：「阿秋沒有抓到，她很狡滑，溜了……」

詳情侯威剛剛同來說過，只是侯威距離較遠，只看到他們走得很近，未看清亮票子的小動作。這時萬里才開了腔：「郭老弟，辦事要小心，也要用點腦筋，不然的話，派兩個弟兄去就成了！又何必派你去？」

「是……」郭奇退出屋外，不由咬牙切齒。他恨的當然是阿秋，魚沒吃到却惹點弄了一身腥。

這工夫門房在門外說：「老爺子，孫老總和一位程先生來訪……」別人不知道程先生是誰！萬、苗二人自然知道，立刻離席迎出。

客人入室孫大德立刻介紹，原來這個三十五六歲，除了身子碩健之外，不論外型及衣著都平淡無奇的人正是新來的偵緝隊長程光遠。

萬里吩咐重行換菜換酒，招待貴客。

程光遠抱拳說：「萬爺：您千萬別張羅，我只是來拜訪一下，以後地面上有什麼事也好請萬爺援手。」

「不敢，不敢！」萬里說：「萬某在地面上熟，這也是事實，如果隊長瞧得起我，有什麼事就知會我一聲，應該不難擺手。」

程光遠說：「只要有萬爺這句話，偵緝隊的業務就容易推展了。以後還請萬爺多指敎、提掖！」

「這……這怎麼敢當？程隊長太謙虛了！不過程隊長放心，只要我們常來常往，保持密切連繫，在揚州地面上推展偵緝隊的業務，必然是無往而不利的。」

程光遠道：「謝謝萬爺，也謝謝老爺子的厚賜……」

送走了程光遠，孫大德又同來了。萬里又吩咐加了兩道菜，親自爲孫大德篩了一杯酒，說：「孫兄，我敬你一杯！」

「這……俺怎麼敢當！」忙不迭地舉杯灌下。萬里說：「程隊長臨去會說，謝謝老爺子的厚賜，這話……」

孫大德用羹匙掏了一匙燴魚翅，脖子一伸就呑了下去，說：「萬爺，是俺以萬爺的名義送了他一個見面禮。」

「這……」萬里撫掌說：「多少？」

「只……只有兩百，俺不信有不要錢的官兒，萬爺對俺不錯，俺總要報答老爺子，別看他到任三天不到就禁烟（鴉片）禁賭窮忙豁，那也不過是他奶奶地先來個下馬威，以後弄錢就……」

「好好！孫兄，你眞是俺的知己！」萬里仿了他的山左口音，兩人相視大笑。

萬里又說：「當時他沒有拒絕？」

「客氣，客氣，當然免不了！最後還不是照收不誤？不過他撂下一句話，聽起來很順耳的，他說：『在節箍眼上，只要老爺子一句話，火裏、水裏他不會皺皺眉頭……』」

「啪」地一聲，萬里在孫大德肩上拍了一下，激賞地說：「別看你外表粗枝大藥地，還眞有點內秀！」

三人舉杯大笑。稍後開了一張一千大洋的票子給孫大復，作爲酬勞。在孫大德來說，這等於無「本」生意，「淨」賺！

× × ×

兩「小」來到劉家，猥瑣地東張張西望望，這工夫劉志超自他的院中走出來，這小子流里流氣地，說：「你們兩個鬼鬼祟祟地在幹什麼？」

小范說：「請問令尊在不在家？」

劉志超說：「有什麼事？」

小葛笑笑：「有件很要緊的事，只能對令尊說。」

劉志超說：「對我說也是一樣。」

「不一樣，不一樣。」兩「小」直搖頭，這工夫劉永泰走來：「有什麼事？」

兩「小」一交眼色，小范上前在劉永泰耳邊說了幾句話，劉永泰立刻色變。吶吶地：「眞有這同事？」

小葛說：「劉爺，要快點！如果不確，您可以把濃痰吐在我們臉上！不過，如果確有其事……」

劉永泰哼了一聲，說：「拆那！不會讓你們白跑腿的。跟我來……」

在劉永泰的書房中問清了一切，立刻叫來總管唐傳宗和護院領班蔡光，跟着他和兩「小」匆匆出了門。

此刻已是深夜十一點光景，天氣很冷，一直來到碼頭上。小范一指江心的一艘遊艇，說：「就在那上面。」

僱了一隻舢舨，由劉永泰帶頭，帶着總管唐傳宗和護院領班蔡光上了舢舨，且叫兩「小」先同劉府上等他們。他不使兩「小」和對方對「盤」，是爲了以後還可以役使利用他們。

這遊艇上自然也有保鏢的，但因艇在江心，以爲萬無一失，所以只有保鏢潘堯一人。立被蔡光制服。總管唐傳宗的身手比蔡光還要靈光，所以只帶兩個人來。

這也是因爲這種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艙內春 無邊。床上的牛經武正和劉永泰的三姨太唐蓉在交頸而眠、剛折騰過，都很疲累，所以艙面上的保鏢兼駛船的被制服，二人居然未察。

劉永泰站在床邊，很想摑牛經武一打大耳光，可是他沒有這麼作，要是這麼作了，豈不顯示他很在乎這個女人？

他現在要盡可能表示，唐蓉只是他的「工具」什至是「玩具」。以漠視的態度面對之，就是一種最直接的報復。

他推推牛經武，牛翻了個身：「儂那能？可以了伐？阿拉吃弗消！拆那……」

劉永泰咬咬牙，聽口氣這娘們似乎熱情似火。惱火之下，預定的計劃和態度就忘了，一下子把棉被撩起丟在床下。

艙內的氣溫大概也在零下，剛才被窩中約二十七八度的溫度一下子變爲零度，兩人立刻醒來。

這怎麼會？人在艇上，艇在江上，劉永泰怎麼會找到，會不會是個噩夢？兩人立刻蜷成一團。

「牛兄，你可眞會玩！在艇上像搖籃一樣……」他的目光根本未在唐蓉身上瞄一眼，唐蓉是上海大世界一個魔術師的助手，由於年輕漂亮，劉永泰等于花了一萬塊大洋把她買了同來，劉永泰火就火在這件事上。

唐蓉才二十三，年輕人還支持得住，牛經武將近五十了，已凍得渾身發抖，牙齒打戰「格格」作响，說：「永泰……你這是要我的老命……」

劉永泰把棉被提起來，却不給他蓋上，牛經武說：「永泰……你上次開給我的十萬塊……我這就還給你……」

劉永泰終于把棉被蓋在牛經武的身上，道：「老牛，其實偶爾換換口味也不錯，吃膩了淮揚菜，換換川菜或廣東菜也不錯，吃膩了西餐再嚐嚐東洋料理的『殺細密』什麼的……」

牛經武把棉被撩到唐蓉身上，總還有點露水情。這工夫已自衣袋內掏出劉永泰上次開給他的十萬大洋的票子：「永泰，還給你，這麼一來，也就兩不欠了！」

劉永泰接過，忽生奇想，在牛經武耳邊說了幾句話，牛經武一愣，也許是英雄所見略同，二人相視一笑。立刻把那貼身保鏢找來，附耳交待了幾句。

保鏢的驚愕表情，也就十足顯示了這主子交待他的事是多麼荒唐了。本還以爲是開玩笑，再看看二人擠眉弄眼的表情，這才知道不是在威脅之下荒腔走板的行爲，而是這兩個人確是一丘之貉，「人所異於禽獸者幾稀」之說，大概就是指這種人的行爲吧？

保鏢領命而去，大約一個時辰不到，牛經武的四姨太呂錦萍穿着狐皮大氅，花枝招展地來到艇上。

她本以爲牛經武不記前嫌（和劉在病床上那一段），要和她在遊艇上共渡良宵。乍見牛和唐蓉還躺在床上，劉永泰却起身笑臉迎接，心中雪亮。

呂錦萍再風流也不願在丈夫面前和別的男人玩這種遊戲，但最後牛經武幾句話就把她說服，也可以說擊垮了她那脆弱的自尊。

所以這一夜四個人在艇上皆大歡喜。只苦了劉永泰的總管唐傳宗，以及雙方的保鏢，在西北風下差點凍殭，牛、劉二人這一手自是對頭頂上綠帽的反擊。

× × ×

在一個極爲隱秘的屋中，兩個青年在交談。

「老程，這個隊長可不大好幹！」

「專員，我來此接這隊長職位，就希望向您看齊，哪裏危險去哪裏！」

「別這麼稱呼，咱們這一代的年輕人，理應全力卯上，退同十四五年以前，空有一腔熱血，却是英雄無用武之地。這也是咱們生當其時。」

「是，請專員指示。」

「爲了工作順利進行而不橫生枝節，以後人前人後，光遠，咱們都要隨便些。」韋青說道：「老孫這個中間人扮演得如何？」

「佩服！」程光遠笑笑：「居然還獲得一千塊大洋的賞賜。」

韋青說：「的確，大德兄是個外表粗綫條却是心細如髮的人，他對我的帮助很大。」

程光遠說：「現在我要報告盜寶主犯易培基的代理人焦愼初的資料。來時獲得消息，此人詭詐而身手不俗。」

「我也聽說如此。」韋青說：「他手頭到底有多少國寶？」

程光遠搖搖頭：「詳細數字未統計清楚，還有，易的寶物出手管道是否還有多條？」

「當然，據我所知，易培基自己控制了一部份，一部份由其心腹焦愼初待價而沽，不知他是否還在揚州？」

程她遠點點頭。韋青手一伸：「光遠，他身上的東西帶來了沒有？」

程光遠掏出一頂軟緞瓜皮小帽遞給韋青，說：「他和一個紹興戲班中的名旦小喜子交厚，那個班子正好……」

程光遠離去，兩「小」出現，小范說：「韋爺找我們有事？」

「是有事要偏勞二位，却又無力酬勞二位……」

「韋爺，我們已知韋爺的身份，所以能爲韋爺效勞，也是我的榮幸，我們前半輩子沒作過有益國家民族的事，自現在起希望能有所補償。至於報酬，我們已自工作中得到，一個普通人幹一輩子乃至於兩輩子也沒有這麽多。」他們說了由於爲牛、劉二人通風報信捉姦所得到的報酬，當然，萬里也有給，但不太多。所以他們樂於無代價爲韋青賣命，至於韋雲殘了他們的耳朵和鼻子，那也是以前助紂爲虐的報應。

「這頂瓜皮帽，就是焦慎初的，拿去作爲找人的導引，剛來了個紹興戲聯昇班，班中的台柱當家花旦小喜子，據說是焦慎初的相好的……。」

小葛說：「韋爺，您給我們的資料已經够了，我們這就去辦。」

韋青說道：「章九如在牛、劉二人身邊？」

小范說：「不但他在，郝振鵬也在，本來姓郝的要溜，章九如帶着人把他截了下來。」

韋青說：「兩位左右逢源，在三方面來往，可要小心！」

小葛說：「我們會的！」牛經武在艇上被捉姦，受了風寒，要我們設法請莊大夫去一趟。不知莊大夫肯不肯去？」

韋青說道：「如無危險，當然願意去。不過在稍早以前，牛、劉兩方面和萬里尚未表面化衝突，我們就得小心，唯恐牛、劉二人借花獻佛，把老莊送給萬里作人情。」

小范說：「在目前無此可能，富有的人都怕死，也就怕病。如果莊先生要去，就由我們二人陪着去，也給我們一次建功的機會！」

× × ×

莊前柳到牛府來看病，受到隆重接待，所有的總管及重要護院都在大門內列隊相迎。牛經武病了也在臥室門外恭候，眞有京劇「天霸拜山」的威風。

「莊大國手……」牛經武的龍馬精神也不見了。一臉病容。本來嘛，那天在遊艇上剛倒弄過兩次，不久就被掀掉了棉被，在零度以下被凍了三四分鐘之久，就是年輕的小伙子也受不了。

「快上床……」莊前柳叫丫頭扶他上床躺下，立刻開始試脈：「幾天了？」

「兩天半了，全身好像散開了！」

「當然！看情況……」大約三四分鐘之後，莊前柳吶吶說：「怎麽會一下子得了這種病？」

牛經武臉色本就難看，乍聞此言就沉不住氣了，說道：「國手，我到底是什麽病？」

莊前柳肅然說：「夾陰傷寒？……」

牛經武面色灰敗，說：「這……這不是絕症！」

「絕症倒也未必。」莊前柳說道：「不過這種症來得快而猛，往往使人措手不及，有的甚至自發病到……，只有一兩天就……」

這話出自莊前柳口中，自有不可動搖的份量。牛經武忽然抓住了他的手：「國手，你要救我，你一定要救我……。」

莊前柳說：「你別這樣，人吃五穀雜糧，那有不生病的道理，但有一言奉勸，色爲刮骨鋼刀，今後在這方面千萬要節制點！」

「當然，當然……當然！一切都聽國手的。」

莊前柳處方下藥，而且還等他服下藥兩個小時後才準備離開。牛經武出了一身大汗，病就消失大半，他當然會把老莊奉若神明，這工夫老莊才告辭。

「莊兄，上次小弟說過，如允不棄，願結拜爲異姓兄弟，此後有福共享，有難同當……」

莊前柳早知他會舊話重提，皺着眉頭不說話，吊胃口是一門高深哲學，自古以來，善用謀略者，無一不是一個吊胃口的專家。

一旦吊上了你的胃口，你會被他弄得七葷八素，然後終會被他牽着鼻子走。

「我知道……」牛經武喟然說：「小弟高攀了……」

「你錯了！高攀的也許是我。」莊前柳說：「有所謂『交友須帶三分俠氣，作人要有一點素心』……」

「小弟愚昧，莊兄何不直言？」

莊前柳說道：「韋青是我的知交，莊某不是護短的人，如果韋青走的是偏鋒，而莊某却袒護他，那就是莊某的不是，反之……」

「我懂了！莊兄，衝着義兄份上，今後和韋青絕不再有任何摩擦。大丈夫一言旣出，如白染皂！」

莊前柳拍拍他的肩胛站起說：「經武，就憑這句話，這件事就可以研究，只怕有件事尚無法罷手。」

牛經武正色說：「莊兄，只要你說出來，小弟絕對有求必應，除非小弟的能力有所不及！」

莊前柳說：「下次再談吧！」

「不，莊兄，你這麽吞吞吐吐地，顯然是瞧不起我！」

「經武，綁架萬柔嫁禍韋青，兩位怎麽說？好在此事已經過去。現在韋青急於找到章九如和郝振鵬，試問他們是不是在兩位身邊？」

「這……」牛經武動嘴皮子自不是莊前柳的敵手，吶吶說：「莊兄，關於這件事，你是知道，小弟要和永泰商量一下，不論商量的結果如何，我一定會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喏！這是一點小意思……」

是一張五百大洋的票子，莊前柳扭頭就走，說：「旣要結拜，却又如此生疏，經武，我對你這人不太瞭解……」

× × ×

聯昇班是紹興戲班子中的佼佼者，却還是第一次到揚州來闖碼頭。揚州一流戲院「大光明」自是演出的理想場地。

第一天的打泡戲分爲午、晚兩場，午戲是「翠屏山」，夜戲是全本的「烏龍院」外加「活捉三郎」。

這當然都是因人設戲，聯昇班的名旦小喜子以唱風流戲名噪一時，拿手戲有「武松殺嫂」「打櫻桃」「西廂記」「翠屏

山」「玉堂春」以及「劈、紡」等碼子。

據說聯昇班在淮安、泰州及高郵一帶風靡一時，每天每一場戲前五排都是富家年輕眷屬包了，散戲後由於某種原因，座位都要洗過……。

小葛和小范在「大光明」戲院子一開門時就在門口候上了，只要有客人進門或買票，都逃不過他們的嗅覺或聽覺。

票已賣光，站票也賣出不少，院子裏已擠得滿滿地。韋青、蕭瑤、小金魚和莊前柳都來了，他們都分坐在樓上包廂中，當然，他們都經過化裝易容。

在前端的包廂內往樓下看，可以看到大部份座位上觀衆的臉。

戲開鑼不久，小葛上樓在韋青的包廂後低聲說：「韋爺，找到了！不知是不是他？」

韋青不能不佩服，老實說，對此人的面貌不熟，只是大約知道此人的身材五短，方臉，肌膚較白，其他一切平平，且無特徵，要在一千多人的觀衆中找到他太難了。

但是，這却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因爲小喜子的打泡戲焦慎初絕對要來捧場。何況焦愼初來揚州，迄今還沒有人驚動過他。

韋青說：「第幾排第幾個座位？」

小葛說：「第四排自左邊數第五個座位。」

韋青說道：「謝了！小葛，二位請回吧！」

「還有一件事，韋爺。」小葛說：「萬里，苗玉堂、牛經武、劉永泰都來了，甚至盧卿也由侯七陪着來了。萬在第七排，牛、劉在第九排。盧卿在第六排，這三撥人除了牛、劉二人都易了容，今晚該唱『羣英會』才對！」

韋青仔細一打量，不免更加佩服，果然沒錯，由於大多數都易了容，主要靠小范的狗鼻子及小葛的過人聽覺，才能認出來。

本來韋青要等散戲後出場在半路等候焦慎初的，第一，在此動手，千餘人會殃及池魚，另外此處還有三路人馬，情況也不好控制。

和諸人一商量後，都認爲散戲動手較妥。

戲在熱烈掌聲及叫嚷聲中進行到尾聲，韋青向諸人示意差不多了。於是莊前柳先離座。準備下樓。

台上出現閻惜姣的鬼魂，唱「錦漁燈」：「未能够鸚鵡重逢環玉痕，暫臨風，携將金盌出風塵。」引用京劇的。

張文遠立即道破惜姣是鬼魂，嚇得魂飛天外，造叫「打鬼」！就在身着縞衣的女鬼揮袖時，一個紙團竟飛向台下第四排自左起第五個座位上的人。

這人一手抓住，展開一看，馬上起身離座。這眞是意外中的意外，毫無疑問，台上的小喜子也許認出韋青等人或者另外幾撥人。

至少她早已認識了韋青，可見她和焦慎初更不好纏。韋青低呼一聲「不妙」！立刻和衆人下樓。但在樓下的人出門自然要近得多，除非自樓上直接躍下。

莊前柳早已一步下樓：但他守的是前門及側門。焦慎初却去了廁所，自廁所中越牆而出。

韋青也想到了這一點，進入廁所，越牆而出，遠遠看到焦慎初的背影沒於小街轉角處。還回頭看了一眼。

這當然也算是一次疏忽大意，及早下樓在各出口處監視就不會出岔子了。韋青連連頓足。

蕭瑤說：「韋青，不必難過，還有辦法可想，我們可以在小喜子身上作文章，毫無疑問，如能把紙團丟得那麽準而有力，如絕對不僅僅是一個專唱風流戲，把那些飽食終日的富家女眷迷得神魂顚倒的一名花旦。」

莊前柳說：「要在這女人身上下工夫，現在也不成，小喜子一定有了準備！」

以常情而論，小喜子是聯昇班的當家花旦，該班剛來第一天，她不可能不告而別，一走了之。

最後決定由小八子兄弟二人監視「聽簫客棧」。因爲該班下榻在揚州最大的「聽簫客棧」內。

說來也巧，一個有心人居然也咬上了焦慎初的尾巴，這人就是阿秋。

阿秋逃走之後並未離開揚州。如她從未接近過萬、劉這等富賈，老實說她手頭有一萬大洋就會心滿意足了。但她見過大世面，所以貪心不足。

況且她至少和劉永泰還可以再熱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內還可以弄些錢，然後衣錦榮歸。因此，她相信劉永泰不會錯過這次打泡戲，所以她也易容一下來了。

而她居然就坐在劉永泰後面一排，因而聽到了牛、劉二人在台上鬼魂丟紙球時的交談，牛、劉二人雖不確知是焦慎初，猜也猜到七分了。

原因是章、郝二人都在他們身邊，而章、郝對盜寶主角易培基及其得力助手焦慎初自然不會毫無所識，尤其是章胖子。

焦慎初離座，阿秋跟進了廁所，也跟着翻出牆外。由於阿秋是女人，焦慎初最初未注意。

焦慎初的住處只有三個人，另二人尚未回來，只是個半四合房，有前後院。他一回來就亮上燈，這使阿秋放了心，如她知道有人跟上，他不會亮燈，在暗中觀察會更有利些。

那知焦慎初比狐狸還詭，亮了燈他却不在亮燈的屋中，而從正屋暗間窗中溜出，自廂房後窗進入。

這樣一來，阿秋剛剛伏上正屋外間的前窗，人家已自廂房窗中探出頭來說：「旣出來了，何不進來坐坐！」

阿秋心頭猛震，因爲說話的同時已傳來「咔嚓」之聲，所以她不敢轉身。她相信這是個老油子，却說：「先生是……」

焦慎初笑笑：「姑娘是否該先報出芳名？」

阿秋心想，旣然對方不認識她，何不隨便說個名字搪塞一下，她說：「我叫高品芳！」

「高姑娘跟在下來此有什麽貴幹？」

「純粹是好奇！」阿秋說：「在戲院中，台上的閻惜姣剛出來不久，就丟給先生一個紙團，而先生一看之下即離座入廁，已啓人疑竇……」（未完・十五）

江湖詭異傳奇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鬼火魔燈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狼人秘密潛入王爺府的臥室中睡覺，誰知他一早被人釘了梢，半夜，魔燈麾下第九小組的鬼火使者白寡婦和上官世家的苗人傑來到，由苗人傑出手用一方紅絲巾向狼人脖子上勒下去，好在狼人身手矯健，幾招之下先把白寡婦擊斃，但却讓苗人傑逃掉……石少虎按照尙小雲的預言，來至一座祠堂找尋苗人傑，恰在那時，上官世家的人也在此，而苗人傑也不知被誰以「五龍爪」殺死，皇甫世家的人也來了，頓使兩大世家誤會更深，好在石少虎機智鎭定，使一場風波得以平息。皇甫長安死去，皇甫天華立刻帶領手下包圍上官世家，幾乎掀起軒然大波……

魔燈門徒　出招狠毒

冷面俠女來勢極快，丁小翠想避也避不開，一眨眼便到了面前。

「六師姐！」丁小翠不敢不開口打招呼。

「六師姐好！」石少虎跟着小翠叫，面帶笑容。

「寒女俠好！」周乃武純粹是基於江湖禮貌，拱手為禮。

只有常谷川跟她素不相識，只好站在那裏，笑臉相迎。

三個大男人跟她打招呼，冷面俠女寒如冰連正眼都沒瞧一下，旁若無人的走到小翠面前，僅僅說了一個字：「走！」

當眞是言行如一，拉着丁小翠的手就走。

丁小翠不敢反抗，跟着她往南邊走，道：「六師姐，到那兒去？」

「回武當！」

「回武當幹什麼？」

「練功！」

「小妹在外面也是天天練劍，不敢中輟。」

「少耍嘴皮子，回武當去練『七星劍陣』。」

「練『七星劍陣』必須咱們七兄妹聚齊才行。」

「現在就差妳一人。」

「可是，現在萬聖教為禍武林，鬼火魔燈——」

「練『七星劍陣』就是為了對付萬聖教！」

石少虎一聽此言，心中大喜，道：「六姐，武當派已經知道萬聖教肆虐江湖的事了？」

石氏、皇甫、上官三大世家，在武林中的地位，絕對是頂頂尖尖的，在小一輩的少年英雄中，石少虎更是超人一等，處處受到同儕的尊敬與仰慕，孰料，這位冷面俠女寒如冰却沒有把他放在眼內，冷言冷語的道：「哼，萬聖教在關外橫掃黑白兩道，幾乎通吃，早已轟動武林，黃河以南各派正磨拳擦掌，準備力拚，你以為只有你們三大世家消息靈通？最關心江湖安危，武林存亡？我們只是陪襯，只是一種點綴？」

沒來由的搶白，像是澆了一頭冷水，石少虎傻住了，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丁小翠大為不快，心中暗罵一句：「可惡的母大蟲！」表面上却不敢過份頂撞，半嬌半嗔的說道：「六姐也眞是的，人家虎哥也沒有招妳惹妳，幹嘛給人家吃排頭。」

冷面俠女寒如冰冷哼一聲，道：「死丫頭，還沒有過門呢，就帮着男人說好話，妳羞不羞，還不快跟我走！」

脚上加力，奔勢登時快起來，眼看已走出青龍鎭，丁小翠回頭望一下緊隨在後的石少虎，道：「六師姐，妳怎麼曉得小妹在青龍鎭？」

寒如冰仍然緊抓着丁小翠的手，道：「還說呢，妳去皇甫世家上壽未歸，我就知道妳又膩在石家跟石小子在一起鬼混，空跑一趟北京，走回頭路來追你們，終於在青龍鎭被我逮住了。」

丁小翠道：「回武當，走天津也可以，虎哥有事去天津，我們一塊兒去，好不好？」

「不好！」

「虎哥眞的有急事待辦，不是去遊山玩水的。」

「讓他自己去天津，咱們回武當。」

「小妹是怕人手不足。」

「石氏世家，名震江湖，妳去也是跑龍套，何必。」

「多一個人，就多一分力量，對頭十分扎手，人多才好辦事。」

「說了半天，對頭到底是誰？」

「十惡婆！」

「啊，是她，這個婆娘專門對付男人，沒咱們的事，走！」

强拉着丁小翠，奔勢又加快一些，企圖擺脫石少虎。

當然不可能將石少虎甩掉，緊走幾步，與寒如冰並肩而行，字斟句酌的道：「六姐，鬼火魔燈濫殺無辜，為禍尤烈，我們也是為此而來，同時，皇甫世伯喪葬之期在即，相信武當掌門人張百愚前輩十九會親往弔祭，待天津事了後，咱們同赴邯鄲，然後貴師徒再結伴南返，可謂公私兩便，豈不更好。」

寒如冰堅持己見：「我們走直路會更快。」

「七劍不全，如何演練『七星劍陣』呢？」

「小翠的功力最弱，她可以先行苦練的。」

「出門在外，同樣也可以隨時用功，況且江湖歷練也不可輕忽——」

冷面俠女寒如冰對男人的成見極深，根本不願意再繼續談下去，快刀斬亂蔴的道：「好了，別再多言，小翠還沒有嫁到石家，還是我們武當派的人，你現在還管不着。」

石少虎碰了一鼻子灰，正感無計可施，忽見前面山坡上出現一個人。

這人走路的樣子甚是怪異，是倒着走，到達山坡頂端後便停下來，一直望着南方，不曾回頭。

身穿道袍，背心上有一個徑尺的太極圖，手裏邊托着一個好似鐵塔般的鐵鐧，丁小翠一眼就認出是四師兄托塔天王羅大力。

「四哥，四哥！」

丁小翠如遇救星，掙脫寒如冰，飛撲而上。

寒如冰也不稍慢，接踵而上，表情全無的道：「四師兄，師父命咱們六兄妹召集散居各地的武當弟子，不知進行的怎樣了？」

師兄妹們在此不期而遇，托塔天王羅大力顯得甚是興奮，跟周乃武、石少虎打個招呼，道：「這方圓百里之內的三府六州，武當的弟子小兄差不多都連絡過了，只剩下少數兩三位尚未通知。」

寒如冰眞是冷得可以，即使是她的師兄，同樣毫無喜悅之色，冷冰冰的道：「既然事情還沒有了結，就當從速去辦，四師兄在這裏發什麼呆？」

這樣的臉色，這樣的語氣，羅大力大概習以為常，絲毫也未往心裏邊擱，不疾不徐的道：「小兄是遇上了一樁奇怪的事，一直拿不定主意，不曉得該不該追下去，一探究竟，三數里的里程，走走停停的已經走了個把時辰，還是猶豫不決。」

丁小翠急急追問道：「是怎樣的一件怪事？」

「昨天下午，見一羣陌生的武林人物，形跡甚是可疑，從他們的談話中，得知欲去青龍鎭辦一件重要的事。」

「一共幾個人？」

「十個。」

「其中一個頭頭年逾半百，生就一張紫臉？」

「是呀，小師妹怎麼知道？」

「我們還在青龍鎭隣桌吃過飯呢，他們並未停留，已連夜北上。」

「不對，前不久，愚兄目睹他們趕着一輛馬車，行色匆忙的絕塵而去。」

石少虎一怔，道：「是什麼顏色的馬車？」

羅大力不假思索的道：「黑色的。」

「車上可有棺木？」

「車門緊閉，沒看見。」

「往那邊去的？」

「直駛南方。」

「只有一輛？」

「不久之後又見到第二輛，是曲家的運棺靈車，貧道識得。」

「那曲家的靈車又駛往何方？」

「前面有條岔路，曲家的靈車往東到唐如山去了。」

「哦，這兩輛車子的形式是否完全一樣？」

「差不多完全一樣。」

「兩輛車相隔多遠？」

「約有三里之遙。」

「他們之間可有連繫或招呼？」

「似乎互不相識，各走各的。」

「第二輛車上載有幾副棺木？」

「貧道沒留意。」

駛離皇甫世家時，一共是三輛靈車，三副棺木，一輛車子載着皇甫長安的遺體，取道保定赴邯鄲，這是最便捷的路子，曲敬人家在唐山，從青龍鎭南轉東，也是

正確的路綫。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曲家夫婦明明是分載在兩輛車上，怎麼去唐山的會只有一輛？

顯而易見，另一輛車是被以紫面老者爲首的那一夥陌生人趕走了。

彼此互不相識，趕走別人的棺木遺骸做什麼？

車子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被人趕走？

藍衫劍客曲敬人的家人爲何沒追趕？

事情的確透着古怪，非比尋常。不尋常的事，一定有不尋常的原因。石少虎將事情的原委，向羅大力，寒如冰略作交代，目注南方的廣大平原，聲急語快的道：「羅道兄，南下的車子過去多久了？」

托塔天王羅大力道：「甫在貧道視綫內消失不久，約在二十里內。」

「二十里的距離不算遠，抄小路打尖前就可以追上。」朝丁小翠、周乃武、常谷川招招手，石少虎道：「咱們走！」

冷面俠女寒如冰却不答應，一把拉住了丁小翠，道：「要去你們自己去，小翠要跟我回武當。」

「阿彌陀佛。」一聲佛號，劃破長空，酒肉頭陀自在僧從下面施施然而來，人還沒有到，便拉開嗓門，不乾不淨的道：「寒如冰，妳別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挖空心思想拆散人家小兩口，過去那些傷感的事早就該拋到臭水溝裏去了，人生苦短，要及時行樂，乾脆嫁給我老人家算了，少林配武當，和尚娶道姑，堪稱門當戶對，郎才女貌——」

話還沒有說完，人尚在寒如冰丈許之外，冷面俠女早已聽不下去了，刷！的一聲，劍已在握，聲色俱厲的說：「臭和尚，死和尚，閉上你的狗嘴，姑奶奶今天非要在你身上開個窟窿不可！」

說幹就幹，並非裝腔作勢，長劍抖出斗大的一團劍花，分心就刺，動作快，出手狠，猛銳難當，自在僧知她不是好惹的角色，一點也不敢大意，虛晃一招，掉頭就跑。

寒如冰氣得火冒三丈，欲罷不能，挺着劍追下去。

總算替小丁翠解了圍，托塔天王羅大力苦笑一下，說道：「么妹，妳去吧，皇甫老宗師喪葬之期，師父他老人家可能親往弔祭，屆時再返武當還不算遲，但最好別再遇上妳六師姐，如冰一旦使起性子來，誰也拿她沒辦法，連師父都要讓她三分呢。」

丁小翠連聲稱謝，立與石少虎等人如飛而去。

× × ×

石少虎的估算沒錯，抄小路，走捷徑，奔出去五十里不到，便追上了紫面老者那一夥人。

果然趕着一輛黑色馬車，由那個刀疤大漢駕着，紫面老者就坐在他旁邊，八名威猛的漢子分在左右後方隨行。

車門閉得很緊，根本看不到裏面有無棺木。

馬兒汗下如雨，車輪聲音沉重，顯然不輕。

大家一致公認，與昨晚所見的馬車，幾乎是一個模子造出來的。但畢竟不是自己家裏的東西，僅照過兩次面，上面又沒有刻字，誰也不敢百分之百肯定。

四個人互望一眼，心意已通，很自然的攏上去，與他們並肩而行。

賽諸葛周乃武拱拱手，先打個招呼，沒話找話說的道：「各位打那兒來？」

紫面老者倒頗爽快，交代的十分清楚：「青龍鎮北邊的趙家莊。」

「昨兒晚上，我們好像會見過？」

「是嘛，咱們還在同一個地方吃過飯，因爲距離只有二十里，所以就連夜趕去了。」

「人家說，同船共渡，要五百年的修行，在同一個地方吃飯，大概也要三百年吧？」

「老兄弟眞會說笑，這可能就是所謂緣了。」

「昨兒個才去，怎麼今天一早就轉回來？」

「是因爲發生了一點意外。」

「不要緊吧？」

「死了一個人。」

「同伴？」

「朋友！」

「那更應該留下來帮忙喪葬。」

「就載在車上，準備歸葬故里。」

「啊，這位朋友不是趙家莊人？」

「是天津人。」

「眞巧，我們也是去天津。」

「那咱們正好作個伴。」

周乃武是老江湖，問話很是技巧，抽絲剝繭，輕描淡寫，自自然然的，眞像是兩個素不相識人的搭訕話。

紫面老者答得坦白直爽，有問必答，也看不出有何矯情造作的地方，有些話，周乃武反而不好意思再開口了。

假如說紫面老者說的全是實話，靈車是從趙家莊駛來，而死者是他的朋友，那麼曲家的另一輛車是飛上了天？還是入了地？

藍衫劍客夫婦已死，不論是曲敬人，或是何婉玲，要他們的屍體作甚？

丁小翠不肯採信，本想打破砂鍋問到底，石少虎使一個眼色，意思是說：「小翠，別急，放長綫，釣大魚，別打草驚蛇，在沒有弄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前，切勿輕舉妄動。」

多情公主會意，只好將到口的話嚥回去。

午膳時間已過，大家結伴走進前面鎮集的一家飯莊去。紫面老者那一夥人，却並沒有跟石少虎他們在一起用餐。

公然的，在衆人的注視下，打開車門，搬出一副棺木來，搬進一間客房去，叫小二將飯菜送進屋裏去。

不待周乃武開口，紫面老者主動提出解釋：「老兄弟，我這位朋友生平怕黑又怕熱，不忍心將他留在太陽下，我們在房裏陪他吃。」

初識乍見，周乃武能說什麼，只好悶不吭聲。

丁小翠不甘心，決意要打開這個謎，便匆忙的塞飽肚子，道：「少虎哥，我去瞧瞧去。」

常谷川雙眉一揚，道：「我也去，萬

一他們是扶桑松上國的餘孽，講起話來丁姑娘一定聽不懂。」

也許常谷川只是隨口說說，石少虎的心頭却猛然一震，一羣在江湖上的生面孔，若說是松上國的餘孽，確是順理成章，當即表示欣然同意。

周乃武道：「不管他們是否松上國餘孽，這個紫面老頭無疑是個道行很高的老狐狸，兩位只可暗探，不可明闖。」

丁小翠、常谷川唯唯應諾而去。

半頓飯工夫不到，便又匆匆而返。

石少虎小聲道：「可曾聽到什麼？」

常谷川說道：「聽到開放棺材蓋的聲音。」

「人都死了，幹嘛要開啓棺材蓋？」

「小的也想不通。」

「能否看到棺材裏的死人？」

「門是關着的，看不見。」

「可有人用扶桑語交談？」

「沒有。」

丁小翠道：「我在後窗外，本來有一條隙縫可以看進去，正好被一個天殺的背影堵住，我也聽到開啓棺材的聲音。」

爲了不使人起疑，自然不便等人家動身時再一起上路，石少虎等人先一步離開飯莊。

以雙目餘光掃視，發現對方正將棺木抬上馬車，並無任何異樣。

在鎮集外曾稍作停留，待那靈車駛來時，四人才放開大步向南去。

這眞是一場鬥智的絕妙遊戲，紫面老者毫無躲避的意思，快馬加鞭，很快便追了上來，主動的找周乃武他們搭訕閑聊。

海闊天空，亂扯一通，他們的身份來歷仍在五里雲霧中。

夜宿白石鎮，大家又住在同一家客棧中。

晚上自然方便一些，丁小翠、常谷川再度出馬，這一次收穫果然豐碩，二人親眼見到，躺在棺材裏的原來是一個活人。

這事大出石少虎意料之外，從皇甫世家駛出來三輛靈車，半路上有一輛失踪，原來就納悶不可能有人刦曲敬人夫婦的遺體，現在竟然奇峯突起，冒出一個活人來，寧非咄咄怪事？

石少虎呼地站了起來，道：「周大叔，我看用不到再跟他們捉迷藏，無論如何要把事情的眞相查清楚。」

周乃武亦有此同感，人已到了門口，一陣步履之聲傳處，紫面老者大步行來，一入門便抱拳爲禮道：「這位老哥哥可有跌打損傷的藥？」

石少虎楞了一楞，道：「是內服的？還是外敷的？」

紫面老者道：「內服的。」

「貴友之中有人受傷了？」

「是老夫那位死去的朋友復活了。」

這樣坦率的人實在少見，令石少虎摸不透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取出幾粒石家的內服丹丸來，交給他，道：「可否容在下一見尊友，也好以略盡棉薄。」

紫面老者滿臉堆笑的道：「這正是小老兒求之不得的事，快請！」

當先領路，直接將石少虎等人領至他們住宿的客房裏。

黑漆棺材是開着的，裏面坐着一個全身上下，包括臉部在內，完全被白布包紮起來的人，僅僅露出半張嘴巴，半隻眼，一個鼻孔，別說是年齡，連性別都看不出來。

有一個黑臉大漢正在餵他粥，傷者却吞不下去吐出來。

石少虎道：「尊友是怎麼受傷的？好重啊。」

紫面老者道：「實不相瞞，是被人打傷的，本來已經死了，中午打尖時，曾聽到棺中有動靜，打開時尚無異狀，晚上才還魂復活。」

「這出手的人也未免太狠了，但不知是那條綫上的人？」

「是天津一家武館的武師，的確夠狠毒，幾乎體無完膚。」

「在下可否知道結仇的經過？」

「哎！還不是爲了爭奪地盤，我這位朋友有事到趙家莊，被他們踩上了，以多爲勝。」

「在下石少虎，還沒有請教尊駕怎樣稱呼？」

石小虎三字可言響澈雲霄，紫面老者更加尊敬，如雷貫耳等奉承話說了一大堆，一本正經的道：「小老兒屈武，在天津開了一家『威武』武館，也就是因爲同行相妒，才與另一家武館結下仇，當屈某得到消息，追下去欲施援手時，我這位兄弟已遭了人家的毒手。」

藥已由那位黑臉大漢，撬開傷者的牙齒灌下去，傷者抬起半隻眼來，望着石少虎，好像想說幾句感激的話，却一句也說不出來。

屈武已將大家心中的疑團解釋清楚，曲家離奇失踪的那一輛馬車，似乎與他們沒有關係，一切皆係無心的巧合罷了。

返回居處，小翠嘛着小嘴道：「周大叔，少虎哥，我還是不信天下會有這麼巧的事。」

周乃武說道：「江湖風險，詭詐百出，咱們自然不可將屈武的話當眞，不過，假定天津眞有一個『威武』武館，他眞是館主的話，這一番話就差不離，可以採信了。」

丁小翠道：「如此，曲家的馬車跑到那裏去了？爲什麼會莫名其妙的失踪，又如何解釋？」

石少虎說道：「想要將整個的事情全部弄清楚，我看非得跑一趟唐山曲家不可了。」

周乃武道：「嗯，關鍵是在曲家，不論如何，確有一查的必要。」

× × ×

屈武的話第二天便得到證實，天津果然有個「威武」武館。

雪白的圍牆上，威武二字龍飛鳳舞，足有五尺見方，高大宏偉的走馬大門，馬車可直駛而入，三進院落，深廣壯觀，一眼望進去，樓宇重重，房舍櫛比，儼然侯門巨室，氣派不小。

館內有人出迎，馬車早已駛入，屈武站在門口，抱拳爲禮道：「請四位入館小坐，容屈某略盡地主之誼如何？」

事實擺在眼前，大家疑慮盡釋，石少虎拱拱手道：「尊友大傷未癒，不便攪擾，日後有緣再聆敎益，咱們後會有期。」

在長島谷川的引領下，一逕來到日息國使者不久前投宿的「安平」客棧。

這家客棧的位置絕佳，就在渡口附近，面對海河，是一家騾馬大店，生意鼎盛，商賈客旅，經常人滿爲患。

經鬼火魔燈肆虐，鬧出命案後，生意雖大受影響，但外地客旅不明究裏，依舊車水馬龍。

進入安平客棧，僅申牌時分，天色尙早，小二哥趨前說道：「四位是要住店，還是吃點東西再上路？」

石小虎胸有成竹的道：「住客，可否先帶我們去看看客房？」

「可以，可以。」

小二哥躬身哈腰，一臉的職業笑容，領着大夥往後面走。

石少虎是來暗訪，並非明查，爲了探查眞相，未曾表明來意，故意挑肥揀瘦的，幾處客房皆不滿意，最後在常谷川的示意下，指着東北角上的一個小跨院道：「那個跨院倒蠻清靜的，可有人住？」

小二哥聞言臉色微微一變，道：「小跨院正空着，沒有人住，不過——」吞吞吐吐的，他沒有再說下去。

丁小翠望了常谷川一眼，道：「這個小跨院，在你們安平客棧，我看是最好的上房，是不是要留待貴客，我們不夠資格住？」

小二哥惶悚的說：「不是，不是，只因這個小跨院已關閉個把月，未得掌櫃的允准，誰也不敢帶客人進去住。」

石少虎明知故問：「這是爲何？」

小二哥正不知如何作答，胖掌櫃及時來到現場，肅穆溫文的道：「純粹是爲了客人好。」

周乃武怔一下，道：「敢莫是房子有問題。」

掌櫃的笑道：「房子好好的，沒有問題。」

丁小翠緊追不捨：「那到底是爲什麼呢？」

掌櫃的閱人無數，早已看出四人的來頭不小，沉吟一下，說道：「這房子不乾淨。」

丁小翠道：「不乾淨？可是死人？」

「前不久，是死了十幾個人。」

「這麼多！幹什麼的？」

「扶桑日息國一個進貢的特使團。」

「從此以後，裏面就鬧鬼？」

「那倒沒有。」

「沒鬧鬼爲何要關閉？」

「鬧出人命來總不是好事，怕客人犯忌，打算在近期內拆掉重建。」

「我們如果不避諱，可以住嗎？」

「那當然，那當然。」

通過月門，進入小跨院，花木扶疏，香風撲鼻，數十盆精緻的盆景，排列的甚饒趣味，有的以枝葉取勝，有的以花色著稱，或則含苞，或則綻放，將一個小小的院子點綴的生意盎然。

房子並不多，正面三間上房，一明兩暗，兩旁各有二間廂房，進磚爲地，白石爲階，鬧中取靜，倒也幽雅安逸。

走進堂屋，小二哥早已泡好了一壺上好的香茗，石少虎輕啜着，緩緩說道：「這件血案是如何發生的，掌櫃的，你可知道嗎？」

常谷川遇襲之時，當他從睡夢中驚醒，衝進特使大人的房內後，便遭了別人的暗算，所知極爲有限，石少虎必須廣爲探索，以期有所突破。

小二哥有聲有色的搶先說道：「好可怕啊，一想起這件事來我就頭皮發炸，有的上吊，有的橫七豎八的倒在屋裏，有的還在被窩裏，沒有穿褲子。」

一邊說，一邊指指點點，縮頭縮腦的一副餘悸猶存的樣子。

常谷川舊地重遊，同樣觸景傷情，他强忍住滿腹的悲痛，說道：「這是事發後的情形，事發前，小哥可有聽到什麼聲音沒有？」

小二哥想一想，道：「聽到一陣清脆的風鈴聲。」

「事後有無見到風鈴？」

「沒有。」

「有無看清兇手的面貌？」

「聽到風鈴聲，起身察看，見一羣蒙面人越屋而去。」

「有多少？」

「最少在十人以上。」

「爲何不追下去看清楚？」

「哎！說出來不怕客爺您笑話，當時小的連褲襠都濕了，雙腿發軟，那還敢去追呀。」

掌櫃的道：「這也不能怪小二，一個平常百姓，任何人遇上這種事都會不知所措，好在衙門裏正在追查，不會沒有結果的。」

臉色一整，繼又說道：「四位要是覺得不妥，可以再換一個地方。」

石少虎道：「這裏很好，不必了，晚飯也請小哥開到這裏來好了。」

掌櫃與小二去後，常谷川將當時自己所住的房間，衝入特使房間的路徑，敵對雙方所在的相關位置，他受襲栽倒的地方等等，詳詳細細的作了一個說明，最後道：「依我當時瞬間的感覺，再證諸小二哥的言詞，魔燈黨徒進出的時間可能極短，不僅人數衆多，且身手俱極不凡。」

丁小翠道：「照常兄適才所言，你衝進咱們右邊這間房裏時，曾見到貴特使正在被人懸吊，遭人偷襲倒地前的那一刹那，也看見了暗算你的人？」

常谷川道：「事實確是如此，那人用力極猛，令人承受不起，可惱面蒙黑巾，耳目難辨。」

石少虎道：「『霹靂拳』乃武林絕技，當然承受不起，惱人的是皇甫世家的獨門功夫，怎會被魔燈門徒學得。」

夜幕已降，小二哥將晚飯開上來，餐後大家略作商議，決定早點休息，翌日一早便跑一趟唐山曲家。

那知，深更半夜，睡夢之中，不知何時，在堂屋的屋簷下，被人吊上了一具風鈴鬼火。

「叮叮噹噹，叮叮噹噹！」

鈴兒迎風而響，一樣的清脆！

鬼火碧光閃閃，一樣的可怖！

有四條人影，像幽靈，似鬼魅，幾乎在同一個時間，也就是鈴聲初起的那一瞬間，出現在對面牆頭。

身手敏捷，行動一致，裝扮也一模一

樣，黑色夜行衣，黑巾蒙面，八隻精光閃閃的眼珠子一陣掃瞄，一齊瀉落在地，奔向四個不同的方向。

宛若捉耗子的老貓，撲羊的餓狼，四個蒙面人各有目標，分別向石少虎，丁小翠，周乃武，常谷川的客房摸過去。

「少主，有刺客！」

周乃武第一個破窗而出，不管三七二十一，直往石少虎所居正房衝。他情急護主，犯了兵家大忌，雖將那個蒙面人及時截下，却被另外三人圍住了。

「幹掉他！」

一人發令，三人立卽同時出手，其勢如濤，其快如電，一刀兩劍眼看就要刺上身來。

「住手！」

習武之人，皆有超人的警覺性，實則石少虎、丁小翠、常谷川俱已聞警應變，不同的是三人從後窗潛出，翻上了房，準備逮活的。

如今周乃武涉險，事急如火燒屁股，暴喝聲中，三人縱離屋面，猛打「千斤墜」，同時各出奇招，貫頂而下。

事情的變化如電光石火，目不暇給，周乃武身如陀螺般旋飛而起，欲脫出重圍，想不到來人頗不易與，架空了賽諸葛的兩招殺着，一刀兩劍，已經刺上身來。

周乃武旋飛挺升之勢未竭，刀劍早已深入，當場被開了膛，破了肚，血肉屎尿漫天飛。

不旋踵間，兩聲慘叫兩條命，兩名黑衣蒙面人得了現世報，一人死在石少虎的「大力金剛掌」下，一人作了丁小翠武當「七星劍」的劍下亡魂。

另一人則在常谷川掌下險險逃得了一命。

眨眼工夫，便四去其二，剩下來的兩個蒙面人早已嚇破了胆，當下二話不說，拔腿就逃。

「你跑不了！」

「把命留下來！」

石家的「大力金剛掌」的確名不虛傳，那人好似撞上了山，或是被洶湧的巨浪推擠，蹬！蹬！蹬！的前衝了幾步，哇！的一聲，噴出一大口血後便伏下不動了。

丁小翠也不含糊，乍然式行「一鶴冲天」，再變「金鐘翻身」，落脚處堪堪堵住最後一個蒙面人的去路，三尺青鋒不偏不倚的抵住他的心口。

周乃武可以說是爲他而死的，石少虎痛不欲生，挺身跨步而上，一把扯下了蒙面人的蒙面黑巾，不問青紅皂白，先給了他三個耳光子，定目細看時，才發現原來是威武武館駕車的那個刀疤大漢。

這一驚非同小可，捉了兩天的迷藏，結果還是上了惡當，被屈武給耍了，不禁怒從心頭起，惡向胆邊生，伸手緊緊的抓住他的肩胛，猛烈搖撼着，厲色喝問道：「不用說，你們這一羣人都是魔燈燈主的人？」

刀疤大漢骨頭好硬，緊咬着牙，閉口不言。

石少虎怒極，叫常谷川搜他的身，在刀疤大漢的身上，馬上搜出一條粉紅色的絲巾；及一套風鈴鬼火。

丁小翠劍尖一挺，透衣而過，已刺入肉中，殺氣騰騰的道：「告訴你，最好問什麼，答什麼，實話實說，否則，保證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叫你一分一分慢慢的受盡煎熬而死！」

石少虎抖一下手中的風鈴鬼火，道：「你是鬼火使者？」

丁小翠的劍尖抵在他心口上，這時已冒出血來，石少虎的手又隨時可能將他的肩膀抓碎，鐵打的金剛也撐不住，刀疤大漢終於吐出來兩個字：「不是。」

石少虎喝道：「不是？那你是什麼身份？」

「只是魔燈敎的一名敎徒。」

「魔燈敎？你們這一個恐怖組合原來叫魔燈敎？」

「不錯。」

「紫面老頭屈武就是你們的敎主？」

「他只是一名鬼火使者。」

「魔燈敎有多少鬼火使者？」

「最少保持有十二名。」

「每一名使者下面又有多少嘍囉？」

「不一定，多則十餘名，少的也有三四人。」

常谷川已將另外三人的蒙面黑巾扯下來，清一色全部是屈武的手下，上前喝問道：「前不久，也是這個小跨院，死了十幾個人，無疑也是你們這一羣傢伙所幹的了？」

刀疤大漢搖頭否認道：「那是本敎的一個特別小組的傑作。」

「什麼特別小組？」

「層次太高，在下沒有資格知道。」

「高到什麼程度？」

「可能是由敎主親自策劃的。」

「執行的人是誰？」

「最低使者以上。」

「你們敎主又是那一個？」

「敎主並非頂重要的事，那個躺在棺材裏的人，才是本敎的最高機密。」

石少虎沒料到他會自己洩底，不由神色一緊，道：「是什麼人？」

刀痕大漢好精明，先吊足了胃口，再拿蹺：「想知道本敎的最高機密不難，但石公子必須答應在下一個小小的條件。」

丁小翠眼一瞪，怒聲道：「你的命抓在我們手裏，要你死，絕對活不了，還談條件？」

刀疤大漢毫不畏縮，冷傲的聲音道：「砍頭也不過碗大的一個疤，丁姑娘可以隨時動手，不必空言恫嚇。」

石少虎略一尋思，道：「說吧，什麼條件？」

「留在下一條活命。」

「那就要看閣下提供的消息是否有價值。」

「包君滿意！」

「包括魔燈敎的最高機密，以及你們敎主的姓名來歷等？」

「當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好吧，原則上石某不反對，但醜話說在前面，你要是胆敢玩什麼花樣，小心死無葬身之地。」

「石公子乃頂尖人物，又是以三對一，就算脅生雙翅，能逃得出三位的手掌心嗎？」

這倒是句實話，以三對一，插翅難飛

，刀疤大漢已如籠中之鳥，甕中之鼈，石少虎與丁小翠眉來眼去，心意已通，當即撤劍鬆手，退出三尺之地。

不待石少虎開口，刀疤大漢便自搶先說道：「有一件事願先提醒三位一下，石公子的這一條命，魔燈教志在必得，屈使者他們隨時都有來此接應的可能，最好派一個人上房去，以防不測。」

由於他這一句話，石少虎想到另外一件事，道：「既是志在必得，派你們四個人來，不覺得太單薄？」

刀疤大漢頷首道：「是太單薄，主要是因爲這件事我們只是臨時客串，必須留更多的人看守那個神秘人物，抽不出人手來，對付石公子本教另有專責小組。」

丁小翠的劍尖仍然遙對着他，道：「抽不出人手來，就不可能有人來接應，你不覺得自己的話太矛盾？」

刀疤大漢道：「屈武見我們久去未歸，就另當別論。」

常谷川道：「姓屈的來接應，你求之不得，担什麼心？」

刀疤大漢言之成理：「我是怕遭了池魚之殃。」

此言不差，假如屈武前來接應，第一個遭殃的必然是刀疤大漢，石少虎亦有此同感，回頭察看一下屋頂牆頭，對常谷川道：「常兄，勞你的駕——」

話說一半，刀疤大漢突如其來，抽冷子拔身而起，丁小翠機警得很，人劍合一，挺劍咬上去，雙方相距不足丈三。

石少虎、常谷川霍然急轉身，兩面包抄。

「看打！」

刀疤大漢人在牆頭，打出一蓬「梅花針」，一把「迷魂砂」。

「梅花針」以量取勝，令人防不勝防，而「迷魂砂」更絕，出手之後，砂粒爆裂，立即化作一團迷霧，叫人伸手不辨五指。

三個人掌劈劍掃，險險逃過一刦，登上牆頭時，刀疤大漢已越屋而去，僅僅還剩下一個黑影。

丁小翠氣得牙癢癢的，一面猛追急趕，一面恨聲說道：「眞窩囊，居然被魔燈教一個小小的嘍囉給耍了。」

石少虎感慨系之的道：「由此也足以證明，魔燈教的人個個都詭詐百出，扎手得很。」

丁小翠道：「怪事，張三通、苗人傑，還有那個邋遢青年，皆喪失記憶，好似白痴低能兒，以屈武爲首的這一羣傢伙怎麼都精的像猴子？」

這是個謎，石少虎自然解不開。

常谷川若有所悟的道：「聽說中原的『迷魂砂』，僅作暗器使用，從無可以爆裂，化作雨霧者，不知是也不是？」

石少虎道：「是呀，這砂子怎會爆裂，江湖上從未聞有這樣的東西。」

常谷川道：「在扶桑有一種天蠶，專以山野毒物，或水中蝦蟹爲食，所排糞便『天蠶砂』中空、堅硬、且含巨毒，爲黑道人物所用，功力深厚者，出手之後可以一爆再爆了全部化作烟，化作霧，可作退走的掩護，亦可作攻擊的利器，由於爆裂之時，會綻出火花，扶桑武林道稱作『霧裏看花鬼見愁』，鬼見了都會皺眉頭，可見有多厲害。這個刀疤大漢功力尚淺，換了別人，我們可能已經吃大虧。」

石少虎聞言大感吃驚，扶桑的人頭燈，來到中原變成了魔燈，還成立了一個魔燈教，現在，又冒出一件兇器「天蠶砂」來，驚駭之餘，聲急語快的道：「常兄認爲，這『天蠶砂』是松上國的餘孽携來中原？」

常谷川毫不考慮的道：「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丁小翠道：「這樣說，屈武他們這一夥人可能就是松上國的餘孽，魔燈教正是他們的大本營？」

常谷川道：「事實可能正是如此，由於敝國特使携來了他們的秘密計劃書，以及大明合夥人的名單，所以魔燈教才成立了特別小組對付我們。」

口中說話，脚下可沒停，眼觀四路，耳聽八方，遇屋越屋，遇牆跳牆，刀疤大漢在大街上亂轉一通，最後回到了威武武館。

三人相距不遠，霎時便到，爲防萬一，未敢從大門直入，相繼翻上了牆。

怪哉！院子裏一片沉寂，燈籠高挑，明如白晝，橫七豎八的躺着六個人。

下去逐一審視，其中的四人是屈武的手下，另外一男一女則是開門迎接他們的人。

六人之中，三人死於奪命梭，三人死於柳絮掌。

刀疤大漢却飛鴻冥冥，沒再見到他的踪影。

亦沒有看到屈武，以及一口神秘的棺材。

丁小翠疑雲滿面的道：「上官世家的人來過？」

石少虎邊看邊說：「很難說，江湖上的事眞眞假假，我都被他們攪糊塗了，皇甫長安明明是死於奪命梭、柳絮掌，但是否出於上官白雲的授意，目前尚在未定之天，誰敢保證這不是第二個陷阱？」

是的，江湖上的事的確千奇百怪，即使是親眼目睹的事，也往往會看走眼，變了樣。

三人沒再言語，大步闖入第二進。

第二進院子裏，沒有死人，沒有活人，只有那一口黑漆棺材，好端端的擺在院子裏。

揭開棺蓋，裏面是空的。

搜遍了兩旁的廂房，也沒見到有半個人。

藏在棺材裏的那個人究竟是誰？

莫非眞的是魔燈教的最高機密？

這件事與唐山曲家有沒有牽連？

與皇甫天華、王師古有無關係？

上官世家扮演的又是什麼角色？

難道……

難道……

三個人頂着滿頭的霧水，踏進了第三進。

丁小翠首先發出一聲驚叫，掩面而退，滿臉通紅。

石少虎也看到了，就在前面不遠，一排石階下面，仰面躺着一個全身一絲不掛的男人。

一條明顯的刀疤，等於是他的註册商標，胸口上的一枚金燕子，也無疑已表明了是誰的恩賜。

連前帶後，不過才一頓飯的工夫，刀疤大漢便作了花下之鬼，膚色慘白，形容乾枯，和皇甫世家的那個車把式一樣，已被十惡婆採盡元陽，精血枯竭而亡。

隨手從地上拾起一件衣服，遮住刀疤大漢的私處，抬頭向前望去，立見大樓之內，粉壁上威武二字的下方，十惡婆正盤膝坐在一個三尺見方的蒲團上閉目行功。

行功的姿態奇妙已極，雙手經由私處，不停的向上搓揉，上半身亦隨之相對配合，搖擺不止，像是作法的巫婆，禮神的乩童。

除非是親目所見，石少虎絕對不相信天下會有這等奇事，隨着十惡婆行功的進度，發現她臉色越來越光澤，也越來越嬌艷，滿頭的秀髮更如烏雲一般，油光發亮，與適才所見相比，起碼年輕了二三歲。

石少虎的「金剛掌」力叫足了十成十，丁小翠亮出了寶劍，常谷川亦在全神戒備中，三個人虎視眈眈的踏上石階。

「站住！」

聲音不大，却震耳欲聾，顯然十惡婆係以內家眞力發出，三人俱感心神一凜，不由自主的停下來。

十惡婆已挺身而起，桃花眼好似兩把利刀，橫掃三人一眼，挑眉瞪眼的道：「你們好大的胆子，竟敢擅闖祖奶奶的行功禁地，可是活得不耐煩了？」

話是兇巴巴的，眸子裏却風情萬千，施出了她的騷相媚功，直勾勾的盯着石少虎，恨不能將他一口吞下去。

十惡婆的媚功，石少虎已經在青龍鎮領敎過了，那敢正視，忙將目光移開，傲然言道：「十惡婆，妳作惡多端，早已惡貫滿盈，今日既然被我石少虎堵上了，就不會輕易放過妳，一定要爲武林除害，但在未動手之前，石某還有幾句話要問妳。

三人就立在石階上面平台，距大樓的門還有丈許遠近，丁小翠、常谷川趁石少虎說話之間，各向前斜跨數步，成犄角之勢，將出路封死，以防十惡婆猝然突圍而逃。

十惡婆看在眼裏，却絲毫沒在意，眼波斜睨，嘴角噙着一絲媚笑，嗲聲嗲氣的說道：「可人兒，你還有話說，可是悄悄話？」

石少虎取出鬼火，在手上晃一下，道：「這個東西妳認識吧？」

十惡婆瞄了一眼，道：「見過，它的名字叫鬼火！」

「豈止是見過，那應該是妳發明的才對。」

「小兄弟，祖奶奶發明這個撈什子幹嘛，它又不能釣小白臉。」

「妳不是魔燈敎的人？」

「祖奶奶從來不參加帮派。」

「可是，鬼火太像金燕子，許多人都說鬼火是金燕子蛻變而來。」

「祖奶奶覺得更像燕尾刺奪命梭。」

「哼！上官、皇甫二世家，乃名門正派——」

「呸！什麼名門正派，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的男盜女娼！」

「別把話題扯遠了，這鬼火到底是不是妳的東西？」

「不是！」

「也不是魔燈教主？」

「祖奶奶一向獨來獨往，沒有仗勢欺人的習慣。」

「那妳在此作甚？」

「你們都看到了，玩男人。」

「可知這是什麼地方？」

「管它是什麼地方，能興雲就是好所在。」

「哼！告訴妳，這是魔燈教的一個堂口。」

「堂口又怎樣，干祖奶奶屁事！」

「足可證明妳是魔燈教的人。」

「哈哈，既是同類，怎會相殘？」

「近水樓台，就地取材，這就是妳成立魔燈教的另一目的。」

「小兄弟，一次生，二次熟，老朋友重逢，幹嘛老談一些不相干的事，人生苦短，要及時行樂，怎麼樣，陪祖奶奶樂乎樂乎吧？」

又擺出一副狐媚妖態，惹惱了一旁的丁小翠，咬着牙齒罵：「十惡婆，妳還要不要臉，你再胡言亂語，小心我撕爛妳的嘴！」

十惡婆情有獨鍾，根本不理會丁小翠，擠眉弄眼的對石少虎道：「可人兒，你說話呀，保證叫你飄飄欲仙，也保證適可而止，不會要你的小命，從此神遊四海，雙宿雙飛。」

金燕子的媚功天下第一，死在她石榴裙下的男人，幾乎全部是心甘情願，自投羅網，石少虎是男人，自亦不例外，早已被十惡婆的勾魂眼波迷惑，無法自持，幸好他及時別轉頭去，收心歛性，始將盪漾的心湖慢慢穩定下來。

丁小翠是女的，十惡婆的媚功對她無效，惡狠狠的道：「十惡婆，妳要是自認爲是一個人物，就收起妳不要臉的騷嘴騷眼，在拳脚上見個眞章，不管妳是不是魔燈教的人，今天都是死路一條！」

激於義憤，同時十惡婆存心勾引她的心上人，也動了眞火，餘音尚未落地，已挺劍闖進去。

十惡婆是名震江湖的大魔頭，石少虎可沒敢小覷她，丁小翠出手的同時，亦與常谷川跨步而上，打算合三人之力，將淫婆擒下。

「放肆！」

三人尚未入門，十惡婆已衝到門外來，混亂中但聞啪！啪！兩聲脆響，繼聞一聲轟然巨震，四個人皆激射到半空中，金鐵交鳴，震聲再起，四條人影相繼落地時，四個人的臉色皆各不相同。

常谷川從腰裏掣出一把緬刀，初次上陣，便鎩羽而歸，被十惡婆的金燕子打斷三寸長的一段，臉色鐵青。

丁小翠更慘，被十惡婆打了兩個耳括子，腮帮子腫起老高，痛得她呲牙裂嘴，滿面通紅。

石少虎的「大力金剛掌」已有相當火候，石氏世家的「一陽神功」更是名聞遐邇，然而，石少虎全力施爲，硬拚三招，依然未能在十惡婆的掌下討得便宜，面有驚色。

（未完・七）

鐵胆傲骨

臨終傳絕招　叮囑報大仇

藍田玉・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葉道人」中了「天行一尋」的「遊魂掌」，倒在地上，石中堅見狀大怒，出手與「天行一尋」相鬥，最後「天行一尋」落敗，石中堅本可一掌擊斃他的，却忽心生慈悲而讓「天行一尋」離去，不久，石中堅才想起受傷在地的「一葉道人」，這才後悔沒有向「天行一尋」要解藥，只得扶直「一葉道人」，以自己的眞力向他體內逼去，不久，「一葉道人」醒過來，石中堅又揹起他急奔括蒼山……石中堅把九天老叟擊敗，九天老叟正要作最後一擊時，「恨天姥姥」來到，九天老叟和乾坤矮叟急忙逃去，「恨天姥姥」因上官娥死去而傷心……

石中堅不由滾滾兩行熱淚：「她是怎麼死的？」

「恨天姥姥」狠聲答道：「是『關外二叟』傷害了她！」

石中堅一驚，他這才明白過來，為何適才關外二叟如此害怕的樣子，但他們兩人與上官娥無怨無仇，為何要殺害她呢？

石中堅對於這個疑問，就想不出是何原因，他不由問道：「老前輩，妳知不知道關外二叟為何要傷害她……」

「恨天姥姥」嘆息一聲，道：「都是為了你！」

石中堅一聽是為了他，心頭一震，叫道：「此話怎講！」

「恨天姥姥」道：「娃兒，你先不要激動，讓我慢慢告訴你吧。」

她說話至此，乾咳了一聲，接道：「自我們師徒兩人與你分手後，我那徒兒，就像着了魔一樣，整日宿食均不安定，心沒有一刻在安過！娃兒！你想人總歸是人，娥兒就因此日漸憔悴下來，我看了這種情形那有不痛心的……」

她說至此，又默默地流下了幾滴眼淚，又道：「但，我一再追問，她也不說是為了什麼，有一天夜裏，她突然留下了一張條子離開了，我當時大怒，就開始到處尋找娥兒，想要懲治她一下，沒想就在五天之後，在一個荒山中，我找到了她，當我看到她倒臥在血泊中時，我原先的一腔怒火，刹時間，就似被一盆冷水，沖得無影無踪……」

石中堅在旁聽得哽咽不已，未等「恨天姥姥」再說下去，就急道：「那老前輩為何不趕忙替她救治呢！」

「恨天姥姥」凄惋地一笑，道：「我就是再老，也不會如此糊塗，娥兒是中了『九天老叟』的『寒天七煞功』，體內多處血液已開始凝結硬化，而且身上又有無數傷口，像如此重的傷，就是華陀再世也無能為力的，何況是老婆子我呢……」

她長長嘆了一口氣，又道：「當時娥兒用着她僅有的餘力，斷斷續續的說出了她出走的原因……」

石中堅不耐煩的急道：「老前輩，快說呀！她是為了什麼？」

「恨天姥姥」雙目凝視着天空，隔了半晌，才道：「娥兒說她所以突然離去，是為找你，因為她已愛上了你，而且是深深的愛上了你！」她說至此，突然停了下來，喝聲問道：「石中堅，你說你愛不愛我那徒兒？」

石中堅此刻雖然是心情異常紊亂，但他仍然毫不猶豫的答道：「我也愛她！」的確，當他看到她第一眼之後，心中已留下了上官娥的倩影！

「恨天姥姥」嘆息道：「那就好了，娥兒這才沒有白白送掉性命！」

她突然眼睛一翻，一股駭人的兇焰，暴射而出，她似自言自語道：「只要你說不愛她，我立刻殺了你……」

石中堅聞言，心神一懍，但他此刻需要知道內情，又催促道：「老前輩，快接着說呀！」

「恨天姥姥」平復了臉色，道：「她到處尋找你，以期向你傾訴心中的情意，但就在第四天的時候，她在那荒山裏，遇到了『關外二叟』，他們兩人是認識娥兒的，就騙說，你已被他們兩人殺了，娥兒正是如痴之時，豈有罷休，立刻出手襲擊，本來『關外二叟』要一對一並不一定能勝得了娥兒，但是這兩個邪惡的傢伙，不顧江湖道義，竟連手夾擊，經過一日夜的慘鬥，娥兒終於不支被擊倒地……」

她悲動的再也說不下去，兩行老淚不停的滾落面腮，石中堅也是一樣，他眞沒有想到「上官娥」會為他而死！片刻之後，「恨天姥姥」似想起了什麼，問道：「娃兒，你適才站在這裏，瞧見『關外二叟

』過去了沒有！」

石中堅用手一指道：「他們兩人從這方向去了！」

「恨天姥姥」一聲長嘯，震得蒼穹廻音不絕，她就在這聲長嘯一落之時，雙肩微晃，已消失了形跡。

這等輕功，眞的是千古罕見，快的如電光一樣，看得石中堅不由楞住。

石中堅木然地望着「恨天姥姥」離去的身影，腦海裏空蕩蕩的，他不知他此時是在想什麼……

唉！

可憐上官娥這個不幸的少女，綺麗的青春生命，便這樣無聲無息的結束了！

的確，她多日來，再無法承受心靈上的痛苦，她已用全部的生命去私戀上一個人，可是，她多彩多姿的生命，就白白的為他而毀。

她此種舉動是傻嗎？

是的，她實在傻，並且傻得可憐！

然而，世界上又有幾個少女眞正在心靈與精神的雙重打擊之下，又能面對現實，忘懷一切，冷靜清醒她的心神……

此刻，石中堅沙啞的喃喃道：「上官姑娘……妳為什麼做出這種事來？……我害了妳……」

眼淚，終於滴在石中堅的胸襟上，這眼淚包含了無限的熱情與懺悔，可是上官娥再也享受不到……

秋陽西斜了。

金黃色的晚霞，染紅這片陰森、荒涼的曠野，同時，也映射在石中堅失神的臉上。

這短促的黃昏，不也象徵着人生的末境嗎？

這空蕩蕩的曠野，除了石中堅微微的哭聲之外，其餘，再也聽不出一點任何聲音了。

石中堅的眼淚與痛苦，能向已死的上官娥做萬分之一的贖罪嗎？

不，這件事如同衆人所說的一樣，他要引為終身憾事。

正在這當兒，倏然——一陣冷風，掠過樹梢，石中堅只覺一陣痙攣，全身鷄皮疙瘩紛紛跳起，他也由沉痛中略微清醒了些！

他抬頭仰望天色，已是星光閃耀之時，不知不覺，他已在此地木然的站立了數個時辰。

他暗暗忖道：「明天即是與『草廬』那老人約好之日，此時趕一夜的路差不多正好！」

他心念一決，舉步向「草廬」方向奔去！

一宿無話，就在第二天晨曦微顯之際，石中堅遠遠看到了那間草房。

約莫又過了一刻時間，他來到了門口，他舉手朝門上輕扣了兩下，然後推門進去，倏然，眼前人影一閃，自己的右手已被來人握住！

石中堅當時吃了一驚，手腕一用力，掙開了被握的右手，大聲喝問道：「什麼人？」

他喝問剛一出口，只聽一個熟悉的聲音道：「是我！」

石中堅心頭一震，他認出了這聲音是誰，那正是被老人喚着青兒的。

他眞想不到三日之隔，這小娃兒功力竟會如此之高！他不由一手牽着那娃兒，低聲問道：「小兄弟，你爺爺和那位姊姊呢？」

那娃兒小手指了指裏面，道：「那位姊姊正在替我爺爺療傷！」

他一面說着，一面朝裏奔去，速度快得驚人，但，石中堅比他更快，只見他一個縱步，已擋在小娃兒面前，道：「你爺爺受了甚麼傷？」

那娃兒對於石中堅擋住他，似乎感到十分疑惑，他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我爺爺受了什麼傷，對了，你擋住我幹什麼？」

石中堅微微一笑，答道：「小兄弟，若眞如你說，那位姊姊是在替你爺爺療傷，那你此刻無故擅入，事情就會糟了，他們在事先沒有與你說嗎？」

那娃兒果然年歲尚小，對於一些事並不十分明瞭，他懷疑的問道：「你說什麼事要糟？」

石中堅很耐心地答道：「那會走火入魔的！」

× × ×

驀在此時，室內傳出一聲輕微之響，只聽蒼老的聲音道：「青兒，什麼人在和你說話！」

石中堅未待那娃兒答話，已一個箭步，推門進去。

只見「銀笛妃子」盤膝趺坐地上，正在運氣行功，粉面上呈現着久經疲困的倦態，額上仍然留着數滴汗珠。

石中堅見狀，吃了一驚，朝她身前緩緩踱去。

那老人突然伸手一攔，喝聲道：「慢着！」

石中堅轉身問道：「她怎麼了？」

那長髮老人似也體力消耗太多，一雙失神的眼睛凝望了石中堅一眼，倏地嘆了一口氣，低聲說道：「娃兒，你先跟我過來……」

話猶未了，他已步出房來，石中堅滿腹的疑惑，只好跟着他的身後走出房外。

那老者步至一張椅子邊，霍然止步緩緩坐了下去，他指着另一張椅子道：「你就坐在那裏吧！」

石中堅依言坐下，正待開口，那老人已喊到：「青兒，你在屋外守護着不准任何人進入，聽到了沒有！」

那娃兒高聲答道：「爺爺，你放心，我一定不讓任何人進屋來！」

那老者吩咐完了那娃兒後，微微喘了一下，對石中堅說道：「娃兒，我已在這三日之內把我那孫兒造就成了武林高手，普通一般人要想傷害，他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他說到這裏，突然仰首一陣呵呵大笑，笑聲中充滿着得意，欣喜之色。

笑聲倏然一斂，凄惋的說道：「老夫要在臨死之前，有幾件事麻煩你去做！」

石中堅聞言一怔，但仍恭聲道：「晚輩石中堅，這條命是老前輩救的，只要前輩吩咐的事，就是赴湯蹈火，亦萬死不辭，縱是粉身碎骨，也耍竭盡所能，略盡棉薄之力。」

石中堅一生從來不願受人點滴之恩，長髮老者救了他一命，此種浩瀚恩實使他深深的感動。

那老者聽了石中堅眞情流露的一番話後，雙目中含蘊着一串淚光，身軀一陣顫抖，顯然他此刻心中的情緒，是非常的激動。

倏地，他臉色變得冰寒，似是受到什麼刺激，冷冷道：「娃兒，我請你去做的是立刻去東海『潛鯨島』把我那三個師侄殺掉……」

石中堅聞言，心裏一震，暗自忖道：「東海潛鯨島勢力何等之巨大，自己要一個人去辦事，實是一件難乎其難的事，而且要殺的又是最厲害的三人……」

他雖然如此想，但他心裏仍無絲毫怯意，他大聲答道：「老前輩，這事請你放心，我一定辦得到！」

那長髮老人豈有不會察言觀色的，他緩緩說道：「娃兒，你也不須相瞞老夫，你現在雖然功力很高，但要除掉我那三個師侄，恐怕不可能，所以我要敎你三招殺手……」

話說至此，他望了望石中堅的面孔，續道：「這三招殺手，裏面都含有很多變化，精奧難懂，老夫只能講授一次，能夠學成否，看你的造化了！」

石中堅暗忖道：「這老人也怪，怎敎人武技，只敎一次……」

那老者似是看懂了石中堅的心意，冷冷說道：「不是老夫不願你學會，而是這種武技，都很難授，可能，我目下的殘廢軀體，無法施出這種秘技，便精疲力盡死去，也不一定。」

石中堅倏地臉色泛紅，暗道一聲：「慚愧！」

那老者又說道：「這三招殺手，是本門之寶，懂得的人很少，就連此時『潛鯨島』島主飛鯨郎君也不知道，所以只要你遇到我那三個師侄時，就施出這三招，他們必定落敗，不過你不能施用這三招來對付別人，不然老夫就不再傳授了！」

石中堅恭聲地說道：「只要是老前輩吩咐的事，晚輩一定唯命是從，決不敢造次！」

那老者暗暗點了點頭，突地幽幽一嘆，道：「老夫想在臨死之前，把藏於心中十載的一段事吐出！」

石中堅見他說的嚴重，雙目注視着他不敢出言打擾！

那老者此刻臉部的神情，在此一瞬刻之間，變幻幾千百種，終於他緩緩地說道：「那門口守護的青兒，並不是我眞正的孫兒……」

石中堅驚異道：「什麼？」

那老者雙目中含着淚光，道：「娃兒，你無須太過驚異；他是我在十餘年以前，途經『太行山』時救起的一個嬰兒，他的父親是江湖上稱之爲『飛燕子』張昌的，不知爲了什麼，那天滿門竟遭到殺刦，只留下了這孤兒，我看他可憐，就收養了他……」

石中堅眼睛中暴射兇煞的焰光，未待那老者言畢，急切問道：「老前輩，你知道他父親是被誰殺的嗎？」

那老者乾咳了一聲道：「後經我一再打聽，好像是『鐵面魔君』殺的，但這一消息是否正確，老夫也毫無把握！」

石中堅沒有再開口，他靜靜的坐在那裏，不發一言！

那老者長長嘆息一聲，道：「娃兒，我是不行了，我把青兒交付你，你去替他報仇吧。」

石中堅道：「老前輩，這個你請放心，我一定要找到那殺人兇手，以完却你的心願！」

那老者面頰上滾落數滴眼淚，謝聲說道：「老夫就此謝過！」他說着話，雙手抱拳，朝石中堅拱了拱手。

石中堅連忙拱手還禮，道：「老前輩何必如此！」

驀在此時——那老者突感一陣難受，他忙探手入懷取出三粒藥丸，道：「老夫一生，已剩下不多的時光了，現下我就要把那三招殺手敎授於你……」話說至此，他把手中的三粒藥丸遞與石中堅道：「此丹藥，是老夫根據一本奇書所載煉丹製法，摻合各種絕世珍奇靈藥製成，是種培氣養精的絕世妙藥，你現在吃下，能夠帮助你學成這三招殺手。」

石中堅輕聲道：「老前輩，你自己……晚輩自信可以完成所托之事，儘管放心就是。」

石中堅本想說，老前輩你現在氣血孱弱，三顆藥丸，自己吃下就好了，以免三招殺手還未授完，就一命嗚呼，那可就糟了。

老者冷削道：「還不快吃下去，推辭什麼，老夫自信還能夠授完三招，才會安心瞑目的死去。」

石中堅接過藥丸，依言服下，但覺滿口清香，藥丸化液，流入喉頭，立刻神清氣爽，周身舒服異常，靈智敏銳，端的是一種奇世靈藥。

石中堅那裏知道，這三顆藥丸，又補助了他數年功力。

老者隔了半晌之後，倏然喝道：「現在即敎你第一招『電閃雷擊』，趕忙斂收心神，意志集中。」語音甫歇，身形驟閃，那老者已由椅子上，飄身外出，凝立地上。

驀地裏，那老者的身軀，輕若一片羽毛般，輕輕飄蕩着，極像似只要一絲輕風拂來，便可飄起他的身體似的。

他腳下移步，眞有鬼神莫測之妙，魚龍變幻，精奧深博。

他就在身軀旋轉中，倏地，反手一圈向外一揚，遙遙向半空中虛發一掌，其勢有若一團綿絮，隨着徐徐地慢慢飄開。

他這出手一招，快如閃電，在不停旋轉的身形中，驟然吐出，使人難以招架。

石中堅耳中突然聽到了那老者微微喘氣之聲，顯然他這一招，耗損體力甚大，石中堅不禁心情激動，趕忙聚精會神揣摩着。

那老者喘息之聲，愈來愈急，汗水如雨滴下，突然，他凄嘆了一聲，身形頓時停止，一屁股跌坐地上。

石中堅驚叫一聲，身形疾速撲了過去，扶住老者的身軀，叫道：「老前輩！老前輩，你……怎麼了……」

那老者立刻臉色蒼白，胸部急促起伏

着，他發出顫抖的語音，說道：「你……你懂了這招『電閃雷擊』的奧妙嗎？此招是應在一句名言上，即『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石中堅星目熱淚，潸然而下，急聲道：「老前輩，晚輩已然領悟了這招的奧妙了……」

那老者臉上肌肉一陣陣痛苦抽搐，但却浮出一絲滿意的笑，顫聲道：「娃兒，你眞是舉世聰明之才……老夫此刻精氣耗損太多，你讓我休息一會，再敎你其他兩招！」

石中堅滿面悲切，凄聲地說道：「老前輩，你如身體不舒服，那兩招就不要敎了！……」

那老者對於石中堅的話，似聞也未聞，眼皮微微闔起，嘴角不停的掀動。

如此寂靜了大約有一盞熱茶工夫——那老者雙目一掙，兩道電光射出，他凄涼的嘆了一聲，道：「老夫此刻已將近油盡燈熄，時候已不早了，老夫要以殘餘的眞氣，演練其他兩招絕學，可能老夫不能演練到第三招，便會心脈寸斷，一命嗚呼，你要以最大的理解力，來揣摩研究它才好。」

那老者又道：「此兩招一爲『鬼使神差』，專襲敵人的上部，一爲『清風徐來』，專襲敵人的中部與下部。」

石中堅聽得似解非解，不由暗中嗟嘆不已。

那老者又繼續接道：「此三招，若你能夠完全悟解它，得心應手的妙用出來，不但我那三個孽侄無能爲力，當今武林裏，亦無人能夠躲過此三招的奇襲。」

石中堅聞言，不禁暗忖道：「此三招果眞有如此厲害嗎？」

那老者雙目中射出的神光，漸呈渙散，身軀也微顫抖着，眼皮已緩緩的要闔閉起來，石中堅見狀，厲叫一聲，道：「老前輩！」

那老者猛地驚醒起來，雙目中射出一股寒光，孱弱的語音道：「娃兒，你趕快扶老夫站起來，要快！」

石中堅知那老者精元之氣，已將耗損殆盡，乃迅快地雙手輕扶着他的身軀，凝立地上。

那老者身軀被石中堅扶着凝立地上後，喝聲：「注意！」

意字尾音方歇，他的雙手快若鬼魅般，在月黑風高的夜晚不停的揮動起來。

石中堅心中一駭，知道那老者已施展出那招絕學，趕忙聚精會神，窮目視着那老者的手式。

驀地——

石中堅只覺眼神一閃，緊接着，一聲悶哼，那老者身軀一陣顫抖，向後倒去。

石中堅見狀，驚叫一聲，就待飛身縱去，以期扶着正要倒地的老者。

就在此千鈞一髮的刹那——室內响起一陣衣袂飄風之聲，石中堅只覺眼前人影一閃，那正要倒地的老者，已被來人用雙手輕輕的扶住。

石中堅定神望去，只見扶住那老者的人正是「銀笛妃子」，他這才放下一顆不安的心。

此時——

「銀笛妃子」用着疑惑的眼光望了一眼石中堅，問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石中堅急於老者的安危，來不及回答「銀笛妃子」的問話，已一個縱步，躍至那老者身前，低聲叫道：「老前輩，老前輩！」

那老者微微睜開失神的一雙眸子，望了一眼石中堅，道：「娃兒，我不行了……我……」

話猶未了，他「嗯」的一聲，吐了一口濃痰，又續道：「唉……眞是可惜，那第三招……『清風徐來』已不能再傳授於你啦！」

石中堅悲切的說道：「老前輩，你到此時還說這些做什麼？」

那老者一陣急喘，未待石中堅說畢，已凄哀的說：「請你快把青兒喚來，讓我看他最後一眼！」

石中堅忙把老者的身子接過，對銀笛妃子道：「姑娘，麻煩你一下，去叫那娃兒進來。」

「銀笛妃子」依言向房外奔去。

不一會，「銀笛妃子」已把那娃兒帶了進來，那娃兒一見他爺爺倒臥在石中堅身上，身軀不停的抽搐。

他就覺得情形不對，他大叫一聲：「爺爺！」

身子如一陣風般撲向前去，一把抱起那老者，痛哭起來。

那老者伸出顫抖的手，輕輕的摸着那娃兒的頭，溫柔的道：「青兒，不要哭了，我現在把你交給這位哥哥！」話落，他眼皮一闔，身軀一陣抖動，已僵硬原處了，一動也不動，顯然他已溘然長逝，永離塵世了。

那娃兒見狀，厲叫一聲，道：「爺爺，爺爺！」人也暈了過去。

石中堅兩行淚珠，無聲無息的滾落面頰，他喃喃自語道：「老前輩，你安眠吧！你最後的心願，晚輩一定達成！」

「銀笛妃子」趨前一步，靠着石中堅身子，也悲哀的哭泣起來。

唉！

一代武林蓋世的奇才，就在他把「鬼使神差」那招施完的時候，便把一絲剩餘眞氣，耗損殆盡，抱恨而終。

此刻，浩瀚的蒼穹，月隱星殘，已是三更時分。

一顆流星突然劃過夜空，在昏黯的浩空閃了幾閃，消失不見，就像此位爲人甚少知曉的武林奇才，在這醜惡的人間，消逝一般。

外面酷寒的秋風，肆勁的銳嘯着，蒼天也像似爲這奇才，默誌哀悼。

石中堅知道那老者已悄悄升返西天了，他星目滾動着晶瑩澄清的淚水，倔强的他，並沒有哭。

但——

他心中所隱含的痛苦，却非號啕大哭所能夠比擬的，那是無聲的悲傷。

世上萬般愁苦事，無如死別與生離。

石中堅默默暗自神傷一般，他强制壓住內心無比的悲動，他輕輕推開靠在身上的「銀笛妃子」道：「姑娘，人死不能復生，妳無須太過悲傷，現在最要緊的事，是如何把他老人家去選一個好地方安葬起

來。」

「銀笛妃子」望了一眼暈倒地上的娃兒，道：「要不要把他喚醒！」

石中堅沉思了片刻，道：「我看不要了，免得他太過悲傷，而哭壞了身體。」

銀笛妃子聞言，甚覺有理，乃說道：「對，還是暫時不要喚醒他來的好！」

石中堅道：「姑娘，妳在這裏守候這娃兒一下，我去把他老人家安葬！」

語聲未畢，他一把抱起那老者殭直的遺體，舉步朝外走去。

× × ×

就在他步出屋外之際，倏地——

他只覺身側一陣衣袂飄風聲響掠過，緊跟着臂下一麻，雙手不知不覺間，放鬆下來，而石中堅所抱的老者也就在此刻被來人帶走！

石中堅這一下大爲驚駭，他實未料到來人的身法竟如此快捷，能夠在一照面之下，從自己手中奪過東西，他不由厲叫一聲，喝道：「站住！」

身隨聲起，閃電朝來人身後追去，但來人身法實在快得無與倫比，就在此眨眼間，來人數個晃身，已遠去了十丈之外。

石中堅見對方不停的向前奔跑，更未把自己的喝話放在眼裏，不由大爲震怒，他厲聲喝道：「你若是再不停步，在下就要破口大罵了！」

來人似乎沒有聽見他的話，幾個閃身，已消失在朦朧的夜色裏。

石中堅仰首輕輕嘆息了一聲，自言自語道：「此人會是誰呢，身法竟如此的快速？」

他要那老者的屍體幹什麼？莫非這人與老者有着不共戴天之仇，而要在他死後再加以更殘酷的懲治？或則……

驀然裏——一聲驚叫由身後傳來，他聽得出那是那娃兒的喊叫！

石中堅心裏一震，迅捷地一轉身，朝「草廬」奔去，他此時飛奔的身法異常快速，不消一會兒，他已來到了房門口！

只覺一陣陣濃烟由房內湧出，他大吃一驚，叫道：「姑娘！姑娘！」

他叫了一會，沒有一點反應，心裏一急，飛身朝屋內衝去——

但，房裏烟氣太濃，而且還混雜着嘔心的臭味，石中堅一進屋，趕忙閉住一口氣，慢步探索前進。

屋子並不大，片刻工夫，石中堅已完全尋過了，就是未看到「銀笛妃子」與那娃兒的影子。

這一下，他那能不心焦，他開口又叫道：「姑娘……青兒……」

但，就在他一張口之際，一股濃烟從口裏而入，他只覺喉頭一陣難受，他實在忍不住，而咳了起來。

他連忙又閉住了口，迅速的退出了屋外！

石中堅舉目環顧了四周，一條人影都沒有，他疑惑的暗忖道：「咦！奇怪呀！怎麼就在短暫的片刻，他們兩人就不見了呢！」

倏地，一陣喊罵聲，隨着微風，遙遙傳入了石中堅的耳裏。

石中堅毫不猶豫，縱身朝發聲之處撲去。

他情急之下，奮力施展身子，就有若一點流星，在夜空中一掠而過，閃電般的撲到了發聲之處。

他舉目望去，只見「銀笛妃子」和一個身着奇裝怪服的中年人鬥在一起，而那娃兒也正和另一個和那人同樣裝飾的中年人打在一起。

他暴喝一聲，撲向那娃兒鬥在一起的人，手腕一翻，推出一股疾勁狂飈的掌力，朝那人打去！

那人身手也自不凡，但石中堅這一掌，來勢快如閃電迅雷，他也不敢硬接，立時向旁閃去。

石中堅那肯放鬆，斷喝道：「往那裏走！」

尾音甫歇，身子如影隨形，反手食中二指一併，一招「笑指天南」，若一條青龍，點向那人的「命門穴」。

那人剛站穩身子，而石中堅的一招，已然點到，他不由大爲驚駭，想要再閃入已是不及，只聽他一聲悶哼，「命門穴」已被點中，當場斃命。

那娃兒見石中堅，搏殺那人的身手，眞是驚駭已極！

石中堅殺了那人後，回首一望，只見「銀笛妃子」對付那中年人，尚有餘力，也不便再出手，他高聲說道：「姑娘！這娃兒就暫且交付給你，在月圓之日，我們『死谷』相見，我因現有要事，就此告辭了！」

話落，「嗤」的一聲，修長的軀體，已似一陣旋風，猝然飛身而去。

他心裏爲了那老者的屍體被人搶奪而去，感到急切不安，他要立刻去把那人尋到，要回那老者的遺體，然後，再好好地安葬一番。

他循着那人離去的方向，如閃電般追去。

那老者雖然只不過和他相處了一兩日，但，他那副滿面慈祥、和藹的音容，又給石中堅心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且那老者還是他的救命恩人，雖然他是有求於石中堅，但，這份恩情，已是石中堅難以回報的了！

此刻——石中堅漸感不安起來，他只是知道那人離去的方向，但，那人的身法又是此等的快捷，又加以這一陣的延誤，再要追上那人却是一件不易的事！

可是，石中堅並沒有因此而停頓了他飛行追趕的身子，倔强的他，決定要找到那人，不論天涯海角……

約莫有半盞茶的工夫，突然——一陣陰風吹過，森森鬼魅般的怪笑，由黑夜中傳來！

石中堅霍地吃了一驚，他趕忙收住勢子，運足眼力朝發聲之處凝望過去。

就在他停下身子向前凝望之際，倏然眼前人影一閃，三條如鬼魅般的人影，身軀驟閃間，已逼近石中堅約一丈距離。

石中堅眼見這三人的輕快身法，俊臉上不由微微變色，他潛意識地知道，這三人必是武林中頂尖的一流高手。

星光的微輝下，祇見這三人身上各穿一襲黑綢長袍，身軀枯瘦修長，披頭散髮，但却一時之間還看不清楚他們的面貌。

石中堅暗自忖道：「這三個似幽靈般

的異影，身上的衣着，怎麼如此的陰氣森森，而相貌又是隱在黑暗中看不清楚，實使人難以分出他們到底是誰？」

站在左邊的一位怪人，大口一張，一聲嘿嘿厲聲長笑，喉嚨裏發出一絲陰冷的語音，道：「小子，你是誰？趕快報出狗名來送死！」

那站在右邊的一位怪人，突尖聲尖氣地說道：「小子，你是石中堅吧！老夫與你之間的一段過節，我看今夜是最好的日子，我們何不於此了結？」

話聲方止，只見他一個縱身，就待飛撲過來！

但，就在他要躍起之際，只見站在中間的那人，冷冷一哼，喝道：「慢着！」

石中堅一聽語音，甚覺熟悉，但一時想不起來，因他此時胸中氣悶異常，不由冷哼一聲，冷冷道：「你們這三個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怪物，是何方的妖孽，語氣竟如此的跋扈，在下正是無名小卒石中堅，你們又待怎樣？」

那站在中間而毫無生機般的怪物，口中發出一陣嘻嘻的魅笑聲，聲音直似冰窟地獄中吹出的一陣寒風！他怪笑了一陣，冷澀的語音，道：「小子，說話倒乾淨得很……」

倏然，他暴喝一聲，厲聲叱喝：「小子，注意聽着，老夫要問你一些問題。」

石中堅愈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愈是顯得堅强，毫無半點恐懼之色，他也斷聲大喝道：「你們三個陰森森的怪物，也留意聽着，在下向來不答覆沒有頭臉的人，你們要是須要在下答覆，就請現出面貌來，何必做那見不得人的樣子！」

這一番話，說得聲色俱厲，把這三個人說得內心各自一震，他們未想到石中堅是如此的一種人。

沉寂了半晌，倏地那三個人影各自發出一聲呵呵的狂笑，只聽中間那人陰森森地一叫，冷冷說道：「小子，這話說得有理，我們就給你看個眞切吧！」

話落，這三條黑影霍然收住笑聲，同時緩步向前趨進了五步，又停身站住。

那左邊的怪人，喝道：「小子，你看清楚了。」

石中堅看清楚了三人，他不由大吃一驚，注視着站在中間的那人，暗自忖道：「這不就是東海『潛鯨島』島主飛鯨郎君嗎？」

他沒有想到他們會在此時來到這裏，難道他們已發現他們的師叔住在這裏，而來尋仇嗎？

這樣看來，那老者的屍體可能也就是他們奪去了！

但是，奪去那老者屍體的那人，身法實在是千古罕見，似乎不是他們三人所能比擬，而且看那人背影，是一副嬌小的身軀……

這三人，石中堅只認得「飛鯨郎君」及「勾魂手」，而另外一個闊嘴的怪人，却從未見過。

他轉念一想，那闊嘴的怪人，一定也是「飛鯨郎君」的師弟！他記起那老者臨終時的遺言，不由一股怒火倏然熾燃起來，他星目中暴射出一道酷寒的眸煞，冷冷道：「現在好了，有話就請問罷！」

「飛鯨郎君」冷冷一笑，喝道：「石中堅，你身上的『雙客秘笈』趕快交出，免得大家傷了和氣，老實說，老夫尚憐惜你的武學，你就不要太失像了！」

石中堅聞言，哈哈一陣長笑，笑聲直衝雲霄，遙遙傳出，使人聽了震耳心驚！

那闊嘴的怪人，性情最爲暴躁，他大吼一聲，叱道：「小子，你笑什麼？」

石中堅笑聲一歇，不屑的瞧了他一眼，冷冷笑道：「你這怪物，在下笑難道你還看不順眼嗎？」

那人圓目一睜，一縷寒光一閃而出，凝視了石中堅一眼，陰冷地道：「老夫蝕骨居士就是看不順眼你小子那副狂態！」

石中堅重重哼了一聲，道：「看不順眼，你不會閉住你那雙鬼眼嗎？」

「蝕骨居士」大怒，暴喝道：「小子，住嘴！」

這時，「飛鯨郎君」倏然左手一擺，低喝道：「三弟，你忘了來之前吩咐你的話嗎？」

「蝕骨居士」對於「飛鯨郎君」似是極爲恐懼，此刻被「飛鯨郎君」一陣叱責，也不敢出言相抗，只用陰煞的目光，瞪着石中堅。

「飛鯨郎君」微微一聲怪笑，冷冷問道：「石中堅，你對老夫的話，聽到了沒有？」

石中堅仰首又是一陣狂笑，道：「我的島主，上次我不是已然說過了嗎？『雙客秘笈』並不在我的身上！」

「勾魂手」突地喝道：「小子，年紀輕輕，竟如此無禮……」

石中堅連看都不看他一眼，又對「飛鯨郎君」言道：「島主，你對在下的話不信，我也沒有辦法了！」

「飛鯨郎君」冷冷一哼，道：「石中堅，你的話老夫實不大相信……」

石中堅心中大怒，喝道：「不信就算了……」

一語甫出，舉步踱了開去，「蝕骨居士」暴喝一聲，道：「小子，敬酒不吃吃罸酒，現在立刻叫你識一點厲害！」

語音甫歇，他閃電撲出，雙脚一錯，如旋風般，欺身向前，一伸鬼爪，五指箕張，挾着一聲尖利的勁風，猛向石中堅「腎門穴」抓下。

石中堅冷笑一聲，身軀稍挫，已施出那精奧曼妙的「雙客迷蹤步」身法，奇妙絕倫地閃過襲擊。

「蝕骨居士」眼見石中堅這種絕妙的閃避身法，大駭之下，又是一聲暴喝，心中却暗道：「小子手底下眞還有幾下！」

話聲中，那雙鬼爪一盤一轉，一陣狂飈緊隨雙掌湧出，銳嘯的勁風疾響聲中，石中堅的全身，已全被森寒的勁氣充滿。

石中堅見「蝕骨居士」這種凌厲神異的掌勁，不禁一楞，暗道：「這傢伙果然有一手，且接他一掌試試！」

心念一決，手臂一揮，立刻打出一股勁力，提聚六成功力，勁厲銳風陡盛，嘯聲如雷，恍若山崩浪湧，洪水決堤，剛猛無儔的迎向「蝕骨居士」劈來的掌力。

「轟」然一聲巨響，兩股强勁的掌力已撞在一起。

「蝕骨居士」只覺自己擊出的掌力，

吃對方掌勁一撞，反彈了回來，他不禁大駭，身軀輕閃，連退好幾步。

石中堅不屑地冷冷一笑，道：「閣下武功也不過爾爾，還逞什麼强！」

這一句話，把「蝕骨居士」損到了極點！

「蝕骨居士」不由惱羞成怒，喝道：「小子，少賣狂，再接老夫一掌試試！」

話聲一落，他雙掌平胸一推，湧起一股勁氣，如江河倒瀉一般，直朝石中堅當胸撞去！

石中堅一見「蝕骨居士」就討厭，因此他決定要給他一點苦頭嘗嘗，此刻，見「蝕骨居士」第二掌已然攻到，他忖道：「再接他一掌！」

念頭動間，猛提一口眞氣，手臂緩緩抬起，倏然一推而出，只聽「呼呼」風聲，夾雜着絲絲的勁氣，迎向擊來的力道撞去。

這一掌，石中堅是有意懲治「蝕骨居士」一番，故他這一出手，就用上了八成功力，其勢直可開山裂石。

眨眼之間，頓聞一聲大响，兩股掌力已然接實，「蝕骨居士」只感到被一股極重的力量壓住，身子站立不穩，向後飛出了一丈之遠。

石中堅也覺對方的掌力奇猛，雙肩不由得連連晃動，也暗自心驚，忖道：「他的功力倒眞是雄厚！」

思忖間，飛身向「蝕骨居士」撲去，他決定要把他斃於掌下！

驀在此時——

只聞「飛鯨郎君」大吼一聲，喝道：

「停手！」

其聲有如平地焦雷，凝震夜空，帶着無比的威力，使人難以抗拒……

石中堅也爲這聲大吼，震得心弦一緊，他眉頭微蹙，霍然停下步來。

這三人之中，自然「飛鯨郎君」武功最高，見識最廣，他眼見「蝕骨居士」擊出了第一掌，就被對方輕而易舉地反彈了回去，而且被震得連連倒退！

這一點，他已知道「蝕骨居士」的功力要比石中堅差得甚遠，但他豈又知道，石中堅在這數日之內，功力又增加了許多，已非原先可比了！

「飛鯨郎君」低沉的一陣陰森森的魅笑，冷澀的語音，說道：「姓石的，你今天如能好好地交出『雙客秘笈』，我們師兄弟感激不盡，以後絕對不會和你爲難，甚至你須要人帮助的時候，只要一句話，老夫也毫不遲疑地會派遣門人，聽你使喚的！」

他此時說話，已和緩多了……這一向跋扈暴躁、殘酷毒辣的「飛鯨郎君」，能夠對石中堅如此客氣的說話，倒是一件奇蹟。

而聰明的石中堅，他也知道他們三人是因震懾於自己的功力，才如此的稍歛兇焰。

他突然憶起，此刻不正是完成那已逝老者遺言的好時間嗎？他不由不屑的一聲冷笑，冷冷說道：「你們三人只要有本領，就儘管來拿吧！不過，我要先問你們一個問題。」

「飛鯨郎君」疑惑地問道：「是什麼事？」

石中堅一聲怒喝，問道：「你們可曾記得被你們三人謀害，而廢去全身功力的一個師叔嗎？」

他這話一經出口，「飛鯨郎君」三人面色巨變，只聽勾魂手厲聲喝道：「小子快說，那老鬼在什麼地方？」

這一聲「老鬼」，聽得石中堅大爲震怒，他再也忍不住內心的激動，暴喝一聲，叱道：「你們三人，竟對自己的師叔做出此等殘酷的行爲，你們的良心何在？石某不會寬恕你們，拿命來吧！」

× × ×

語音甫歇，石中堅口中發出一聲凝震夜空的長嘯。

脚下施出「雙客迷蹤步」身法，似鬼魅般，迅捷已極，欺身飄進，手臂一陣亂掄，便施出那老者剛傳授他不久的一招「鬼使神差」。

「飛鯨郎君」三人，見石中堅飄進的身軀，奇速絕倫，心中一懍，各自暴喝一聲，揮出一掌，立時就有六股畢生所聚的眞氣，已化着無數的絲絲勁氣，直似天羅地網，四面八方，疾速湧向石中堅周身百骸。

他們三人也見機得快，石中堅要施出辣手突襲，所以，各自打出一股狂飈的勁氣，擋住石中堅飄進的身軀。

祇見銳風勁厲，排氣成渦，剛猛無儔，凶惡之勢，懾人心魂！

石中堅俊臉驟變，他不知道自己所施的「鬼使神差」這一掌，是否眞如那老者所言，此刻，「飛鯨郎君」他們三人已合手突襲。

他心懍之下，手腕一偏，硬把擊出的掌力引向另一邊，而在同時，身軀也疾速迅快，曼妙至極的閃退數尺之外。

頓聞「砰」的一聲巨響，石中堅擊出的掌力，正好打在一塊巨石上，那塊巨石頓時被强猛的勁力擊得粉碎……

而「飛鯨郎君」三人所擊出的掌力，由於見石中堅閃退，又各自一吸小腹，收回發出的勁氣。

只聽「飛鯨郎君」一聲冷哼，冷冷道：「石中堅，你要是懼怕，現在還來得及，趕快交出那本秘笈吧！」

石中堅見自己那招「鬼使神差」力道竟是如此强勁，不由多了幾份信心與胆氣，此刻，聞到「飛鯨郎君」一陣譏諷，心中大怒，喝道：「堂堂一島之主，竟用此等手法對敵，以後傳揚出去，還有什麼顏面！」

他雖然對老者敎授他的兩招，已略具信心，但面前三人均是武功高過江湖一等高手之上，他爲了謹愼起見，故用話來激「飛鯨郎君」。

「飛鯨郎君」是何等的人，他豈有聽不出石中堅在用話激他，他也覺得臉上微熱，沉吟了一陣，正待答問——

倏然——只聽「勾魂手」呵呵一聲尖笑，冷澀的語音，道：「小子，少繞圈子說話，老夫並不糊塗，來來來！老夫陪你走上幾招，也好了却過去的一段嫌怨！」

石中堅聞言，正中下懷，心中暗喜，忖道：「就拿他來試招吧！」

忖思既畢，冷冷言道：「勾魂手，你

眞是快人快語，在下一向敬佩此種人，就沖着這點，先讓你三招如何？」

「勾魂手」氣得臉色一陣青一陣白，他暴喝一聲，叱道：「小子，鹿死誰手，尙難決定，你少賣狂！」語聲一落，他輕身一縱，雙肩微晃間，已然停身在石中堅五尺遠之距離！

他這身法，亦是快捷無比，看得石中堅也微微感到懍然！

「勾魂手」一停下身子，倏然喝道：「小子，看掌吧！」

「吧」字尾音方收，只見他身軀一閃，緊跟着右手向外一探，一招「金絲鎖龍」，猛向石中堅「右肩井」穴抓去，其勢快如閃電，只聞微微勁風一過，「勾魂手」的這一招，已要抓到離石中堅雙肩僅三寸之處。

石中堅哈哈一聲狂笑，高聲叫道：「勾魂手，在下說話向來算話，從不打謊言，這是第一招！」

言畢，脚踏「雙客迷蹤步」，身形曼妙已極的一旋，已閃至「勾魂手」右側，堪堪避過一招擊來的「金絲鎖龍」。

「勾魂手」這陡然出襲的一招，滿以爲石中堅會出手橫截，却萬未料到他會眞來這一手，向旁閃了開去！

本來，「勾魂手」這一招「金絲鎖龍」是可虛可實的，只要石中堅一出手橫截，他立刻可換爲「橫掃千軍」，推向石中堅腰際的腎門要穴。

這一下，「勾魂手」更爲暴怒，他厲聲喝道：「小子，少玩花槍！」

石中堅笑道：「我豈可食言！」

「勾魂手」氣得暴跳如雷，怒道：「這可是你自己找死，不能怨我！」

石中堅冷冷一哼，叱道：「勾魂手，你儘量施爲吧！還有兩招呢！」

「勾魂手」喝聲道：「好，接招！」

身隨聲起，一招「地獄來風」，捲起一團陰冷寒風，直襲向石中堅上身各處穴道。

他這一掌雖然事先招呼過，但一股冷森森地寒風，由四風八面襲向身來，也不由使石中堅微微驚駭！

但，石中堅豈會把這招「地獄來風」看在眼裏，他由鼻孔裏重重哼了一聲，仍然脚踏「雙客迷蹤步」，身軀已迅快地又閃了開去！

石五堅閃身之際，只覺絲絲寒氣由身側掠過，他暗自驚異道：「這掌力好陰冷呀！」

「勾魂手」一連兩招，均被石中堅輕描淡寫的閃避過去，委實吃驚，他猜不透石中堅是用着什麼閃身之法！

站立一旁觀看的「飛鯨郎君」與「蝕骨居士」兩人，也被石中堅這種詭異奇絕的身法楞住。

這是「飛鯨郎君」見識較廣，他屢次見石中堅閃身之法，他意識到這可能就是「雙客秘笈」內所載的一種絕高步法，他不由一提丹田之氣，用着傳音入密的功力，對「蝕骨居士」言道：「三弟，你趕忙準備，以便在危急時搶救你二哥！」

「蝕骨居士」像奉到命令一般，用同樣方式對「飛鯨郎君」道：「好！」

語音一收，他緩步向前趨去！

這時，「飛鯨郎君」又高聲對「勾魂手」道：「二弟，這小子是施用着一種極爲奧妙的身法，你要多加小心！」

「勾魂手」沒有答語，他凝立在場中，暗運潛力，把一股畢生的功力，貫注在右手掌上，以期在石中堅不留意時，驟然突襲！

石中堅滿面凝重地瞧着「勾魂手」，不屑地冷冷一笑，倏然，他眼神一瞥之際，望見「蝕骨居士」緩步朝場中趨來。

石中堅何等聰慧，豈有猜不透他的用意，但他仍然不動聲色，靜靜地挺眞在那裏！

時間在沉寂中緩緩踱了過去！

氣氛緊張的使人透不過氣來，只要一方一揚手，此血戰即將開始！

約莫有半盞茶工夫，「勾魂手」手掌上凝聚的功力，已達飽和之點，倏然，他念頭一轉，大吼一聲，身軀猛地向上一縱，飛身而起。

石中堅見狀，實在大出自己意料之外，不知他要弄什麼名堂，他格外小心，一雙眸子，隨着「勾魂手」縱起的身子，已望將上去！

就在「勾魂手」躍至一丈之後，只見他身軀在半空中猛地一翻，變的頭上脚下，向石中堅頭頂飛撲而下！

眨眼之間，頃刻即過，「勾魂手」驀地大喝一聲，叱道：「小子，你看這第三掌。」

話聲一落，只見他雙手一合一分，推出一團無形的勁氣，朝石中堅當頭罩下。

頓時，絲絲勁氣，如萬點雨花，一罩而下，周圍一丈之地，全在這團無形勁氣的範圍之內。

石中堅這一下吃驚不小，他仰首發出一聲震耳心驚的清嘯，修長的身子，如一團棉絮疾速地飄起，雙肩不停的晃動，不消片刻，他已脫出了這團勁氣的襲擊。

饒是如此，他也覺得體內氣血一陣輕微的翻湧，他趕忙運氣調息，壓住翻動的氣血！

「勾魂手」在這一招出手後，也輕快地飄身落在地上，他見石中堅似是受到些微的創傷，大爲高興，此時突然見到石中堅似是在運氣調息，不由大喝一聲，叫道：「小子，拿命來吧！」

一語甫出，飛身撲向石中堅！

隨着叫聲，石中堅一睜雙目，射出兩道懍人的煞光，厲聲喝道：「三招已過，你也接我一掌試試！」語音甫落，石中堅一聲暴喝，欺身飄進，手臂一陣亂揮掄動，已施展那招「鬼使神差」的絕學。

頓時，只聞掌風呼呼聲響，狂飈四掃，一股晶瑩潔白的勁氣，倏然射向「勾魂手」胸前的經脈絕穴。

站立一旁的「飛鯨郎君」見石中堅陡然施出這一奇招，驚異之下，大叫道：「二弟，快退！」

但爲時已是不及，只聽一聲悽厲刺耳的慘嗥，響徹雲霄。

「勾魂手」龐大的身軀，飛出二丈開外：「噗通」一聲，跌落地上。

「勾魂手」胸口的下面，被開了一個奇小的洞穴，鮮血噴射，疾如泉湧，其狀甚爲恐怖。

（未完・廿二）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龍遊鳳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二敎主帶江玉南來到她的「行宮寢室」，亮出自己箱底金劍和四美人，說是魔敎的武庫，希望江玉南爲魔敎所用，江玉南在她的一連串行動誘惑，意蕩情不動，而二敎主亦是做到情動意不淫，再用四魔女的誘惑，亦達不到收買的效果，只好用金劍比武，亦難以尅制江玉南，最後只好說出自己的意圖，原來她是中原人氏，生長西域，叫白玲，希望和江玉南合作，對付魔敎，而魔敎的動機進犯中原武林，其中可能會有一個很大的隱密，自己等待了幾年，但結果很失望，懷疑大敎主動機不是征服中原武林這麼簡單，故希望合作將大敎主征服……

迷離入幻境　定力可除魔

這是大出意外的一句話，場中人全都聽得一怔，問道：「合作，合作什麼？」

江玉南用極低微的聲音道：「對付他們的大敎主。」

伍明珠道：「有這等事？」

江玉南道：「當時，我也覺得很奇怪，很難相信，但事實證明了，她並非徒托空言。」

伍明珠道：「你答應她了。」

江玉南道：「還沒有，我們正在商討這件事，還沒有一個結果。」

田榮點點頭，道：「所以，她撤走了魔女，不致於鬧到不可開交的境地。」

高泰說道：「哦！那你究竟要作何打算呢？」

江玉南道：「這就是在下要和諸位商量的問題。」

田榮道：「此事機密，不可外洩，走！咱們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談吧。」

轉身當先而去。

行到了一座空曠的野地中，田榮停了下來，道：「就在這裏談吧。」

伍明珠訝問道：「爲什麼不同堡中談呢？」

田榮道：「堡中人多，而且，咱們會忍不住要借重妳井二叔和金塘主的經驗，多一人知道，就會多一個洩密的機會。」

伍明珠點點頭。

田榮道：「好，江兄！現在你仔細說一遍聽聽，她給你什麼好處了。」

江玉南道：「如若我江某人是一個貪得好處的人，也不會和各位商量了。」

伍明珠道：「我想先知道，那位大敎主是男的，還是女的。」

江玉南道：「聽她口氣，好像是一個女的。」

伍明珠道：「昔日有美人計，那是用女人計誘男人火併，總不會她要用個美男計吧！」

江玉南一楞道：「伍姑娘，妳胡說什麼？」

伍明珠道：「那位二敎主，說過她們

大敎主的武功麼？」

江玉南道：「說過，她的武功卓絕，已入化境，就是他們沒有辦法對付，所以，才找我們合作。」

田榮道：「她有沒有說明，如何一個合作之法？」

江玉南道：「還沒有談到這一點，諸位已經找到了此地。」

田榮道：「江兄，她是要和你一個人合作呢？還是要和我們合作？」

江玉南道：「詳細的情形，我們還沒有談到。」

伍明珠道：「江兄。她是不是想利用我們？」

江玉南道：「這就是我要和諸位商量的事了。」

伍明珠道：「江兄，我想，她絕對不是眞的要和我們合作。」

江玉南道：「我也有些懷疑，爲什麼一定要找我們合作呢？」

伍明珠道：「這原因，說起來也不太難懂。」

江玉南道：「請敎。」

伍明珠道：「因爲，你的武功很高，所以，她才找到了你。」

高泰突然說道：「田兄，江兄，在下心中有一件事，不知道該不該說。」

江玉南道：「請說吧！」

高泰道：「我想，我們這本毒經，也該讓伍姑娘看一看了。」

江玉南道：「讓她看看？」

高泰道：「對！」

江玉南道：「這個，只怕還得和金塘主談談才行。」

高泰道：「小叫化的意思，就是不能和他說明白。」

田榮道：「高兄的意思，我明白，如和金塘主商量，金塘主一定反對。」

高泰道：「只要江兄同意，我們四個人，有三個同意了，金長久不同意也不用管他了。」

田榮道：「江兄，金長久這個人，不但滑頭的厲害，而且，也陰險得很，他一向是隨風倒，老實說，如是指望他辦什麼事，絕對靠不住。」

高泰道：「所以，我們不能指望他辦什麼大事。」

江玉南道：「兩位都這樣相信伍姑娘，在下自表同意。」

高泰微微一笑，道：「伍姑娘，妳算算看，看完這本書，要多少時間？」

伍明珠道：「這種經典工作，不能夠大而化之的一看了事，必須要細細閱讀，慢慢的體會，才能得其所用。」

高泰道：「對，就是這麼一個讀法，那要好長的時間？」

伍明珠道：「大概要三四天吧。」

高泰道：「就是三四天，妳看完之後，把它默記心中？」

伍明珠道：「幹什麼。」

高泰道：「妳能把這件事默記於心中之後，就把這本書給燒了？」

伍明珠道：「燒了？」

高泰道：「對！這本毒經，留在世上，實在叫人提心吊胆，所以，不如把它毁去算了。」

伍明珠道：「毁去它，那還得了，金塘主豈不要殺了我？」

高泰道：「小叫化子要你燒了，自然是由我負責，金塘主如是要問起來，由在下應付！」

伍明珠道：「這樣一個用毒寶典，如是燒了，豈不可惜得很。」

高泰笑一笑，道：「燒了是可惜，但如留下它，給予江湖上的害處更大。」

伍明珠道：「高兄，我看了再燒它，豈不是還一樣留下了禍害？」

高泰道：「姑娘，我們信任你，相信妳不會洩出個中隱密。」

伍明珠道：「現在我不會，但有一天，我老了，還是不忍心使得絕學失傳，那就很難說了。」

高泰道：「咱們只顧眼前，三五十年之後的事，管不了啦。」

伍明珠道「還有一個原因，我不願意學那上面的用毒之法。」

高泰道：「還有原因？什麼原因？」

伍明珠道：「一個女孩子，學了一身毒技，實在不是一件好事，第一個壞處，就是嫁不出去。」

田榮道：「這倒未必吧。」

伍明珠道：「試想，一個女孩子，學了一身毒技，那一個男子敢娶她？」

田榮道：「這個！這個……」

目光轉到江玉南的身上，道：「江兄，你有什麼高見？」

江玉南道：「此時此地，咱們寸陰如金，不用討論這件事，浪費時間。」

伍明珠道：「不討論也行，我只要你江兄說一句話。」

江玉南道：「要我說什麼。」

伍明珠道：「我該不該學？」

江玉南道：「這個！我……」

高泰接着說道：「江兄，這件事成不成全在你一句話了，我希於你能以大局爲重。」

田榮道：「事實上，你必須同意這件事，那才表示了我們三個人共同負責。」

江玉南道：「好！妳看！希望妳能盡快有成，也許在對抗魔敎的過程中，還要妳帮忙。」

田榮道：「這不太可能吧，用毒雖然不是練武功，但也要配製成毒才行。」

伍明珠道：「田兄有所不知，這毒經之上的大部份配製之毒，都是極爲普通的藥物，配製起來不難，用法，也都記述的十分詳細，所以，不用多久，都可以應用了。」

田榮道：「用毒這樣容易麼？」

伍明珠道：「先賢設計之法，你只要照方抓藥就是，但如想更上一層樓，學到高深的用毒之法，那就不是三年五年所能奏效了。」

高泰道：「伍姑娘，如若那毒經上的記述，是千古文章，配藥，下毒手法，難易之別，怎能有如此差距？」

伍明珠道：「高兄問的好，就小妹所知，這中間的區別，在製毒、用毒之間，和配毒人的抗毒之能了。」

高泰問道：「個中，還有如許的週折麼？」

伍明珠道：「是啊，一個終日玩毒之

人，自是難免手沾奇毒，而高等的用毒手法，大都是把奇毒藏於衣袖之中，如是自己沒有抗毒之能，豈不是未曾害人，先行害己了。」

高泰道：「原來如此。」

田榮道：「姑娘，你一個女流之輩，但論事析理，無不入木三分，也許毒王留下這本毒經，要妳承繼了。」

伍明珠抬頭看了江玉南一眼，黯然垂下頭去。

江玉南只覺一種很強大的壓力，逼了過來，伍明珠這不顧一切的表達出情意，簡直是咄咄逼人。

他感到招架不住，立刻轉過話題，道：「田兄、高兄、明珠姑娘，你們看，咱們如何答覆那位二教主？」

田榮道：「咱們先要確定一件事，答應不答應，對咱們的好處如何？」

江玉南道：「二教主的武功，在下或可勉強一戰，但她很多奇怪的武功，就非在下所能對付了。」

田榮問道：「江兄，他們是不是會魔術？」

江玉南道：「他們有很多不可思議的地方，那究竟是不是魔術，我就無法知曉了。」

田榮輕輕吁一口氣，道：「如若她們眞有魔術，那就很難對付了。」

江玉南道：「就拿剛才和你動手的魔女說吧！她們在未和人動手之前，睡在一處幽暗的房中，不知內情的人，決無法看出來，她還是活人。」

田榮道：「哦！」

伍明珠道：「不知道毒藥對她們是否有用？」

江玉南道：「不知道。」

高泰道：「小叫化子聽人說過，天竺國有一種移魂大法，可以使一個人在一瞬間忘去了自我。」

田榮道：「這一個傳說，我也聽人說過，不過，那移魂大法，只能使一個人失去理性，暫時忘我，但江兄說的意思，好像是，她們未和人動手之前，就在一種睡眠的狀態之下。」

江玉南道：「明白點說，她們給人的感覺，不是失眠，而是一種僵臥，像是已經死了的人。」

高泰道：「哦！」

江玉南道：「田兄和她們動手，在她武功上，是否有一種不同的感覺？」

田榮道：「兄弟在江湖上走動，遇上過不少的高人，但却從沒有感受到和兩個魔女動手時，那麽強大的壓力。」

江玉南道：「怎麽樣了？」

田榮道：「我覺得，她們的攻勢，凌厲中有一股亡命的味道。」

江玉南道：「那是說，有一種很強大的壓力？」

田榮道：「不完全是一種壓力，而是一種毀滅性的迫害。」

江玉南道：「她們可能已經變了形體，不完全是人了。」

伍明珠問道：「不是人，會不會是鬼呢？」

江玉南道：「也不完全是鬼，我所指的形體轉變，可能是她們的精神。」

田榮道：「對！我也覺着她們的攻勢，和一般人不同。」

江玉南道：「田兄，這就是魔教，其他的好像他們還有一種幻術，那就更不可思議了。」

高泰道：「江兄，快說，小叫化子要廣集所聞。」

江玉南道：「明明是一把茶壺，可是轉眼之間，竟然會變成一隻飛撲的鷄，或是一隻作勢撲人老虎。」

高泰奇道：「眞有這種事？」

江玉南說道：「是我親眼看到的，不過，到此刻，我還是不太相信，那會是眞的？」

高泰道：「你既然是看見了，自然不是假的了。」

江玉南道：「不過很難叫人信服。」

田榮道：「江兄，有些事，也不能不信，一度在江湖上縱橫的白蓮教，也會邪術。」

江玉南道：「我始終都感覺到這是一種幻術，一種障眼法，可能那是一隻眞的老虎，只不過，他給咱們一種錯覺，看成了一棵樹，一叢花。」

伍明珠道：「個中道理如何？不去研究它了，問題在於，我們應該如何對付他們？」

田榮道：「江兄，如是咱們無法對付魔教中人，只有和他們合作了？」

伍明珠道：「江兄，他們是給你一個人合作呢？還是我們大家合作？」

江玉南道：「這個麽？我們還沒有說得清楚。」

伍明珠道：「江兄，她和咱們合作的目的，只不過是要咱們帮他除了大教主，如是她心願得償之後呢？」

江玉南道：「這個，就很難說了。」

伍明珠道：「所以，江兄，咱們心理上，還要有個準備才好。」

江玉南道：「對！」

伍明珠道：「不知道江兄有個什麽樣子的打算？」

江玉南道：「這個，我看要請教伍姑娘了。」

伍明珠道：「請教我，我倒是有幾個良策，但不知你是否肯聽。」

江玉南笑一笑道：「妳說吧？」

伍明珠道：「和他們合作的準備，就是要找一個對付他們的法子，那位二教主要對付她的大教主，撇開了她們之間的利害關係不說，那也說明了，她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

江玉南點點頭。

伍明珠說道：「在咱們聯合的過程中，她一定會很聽你的說話，所以，你要想法子，找出她的弱點，以後，咱們好對付她。」

江玉南點點頭。

伍明珠道：「她給我們一些時間之後，我相信，我已練成了毒技。」

高泰說道：「妳練成了毒技，又能如何？」

伍明珠道：「魔教中人，難道就不怕毒傷麽？」

江玉南道：「如若像四大魔女一樣的人物，毒物對她們是不是有用？那就很難

說了。」

伍明珠道：「怎麽？她們已經練到了奇毒不侵的境界了？」

江玉南四顧了一眼，道：「這個，我不清楚，但她們是一種很特殊的人，所以，不能以常情測度了。」

田榮道：「江兄，現在，咱們能不能見見那個二教主？」

江玉南道：「在下試試看吧！」

提高了聲音道：「白姑娘，在下和敝友已經商量出了一個辦法。」

只聽一聲輕笑，劃空而來，一條白色人影，出現幾人之前。

是白玲。

她已經取下蒙面黑紗，露出來一張絕世無倫的美麗面孔。

只見她笑一笑，露出來一排整齊的牙齒說道：「江少俠找我？」

江玉南道：「是！我們幾個朋友，已經商量過了，決心和妳合作。」

白玲道：「哦！」

江玉南道：「這件事，在下不能決定，所以，和幾個朋友商量了一下。」

白玲目光轉動，打量了高泰和田榮一眼，道：「他們都同意了？」

江玉南道：「不錯，都同意了。」

伍明珠道：「還有我，……」

白玲接道：「怎麽？妳反對？」

伍明珠道：「不是反對，只是有條件的接受合作。」

白玲道：「妳說吧！」

伍明珠道：「第一、魔教中人要立刻撤走。」

白玲點了點頭，說道：「可以，還有什麽？」

伍明珠道：「在我們合作期中，魔教中人，不許向我們伍家堡侵犯。」

白玲說道：「我的人自然是不會侵犯，但魔教中不止我一個人，別的人我不負責。」

伍明珠說道：「至少，妳應該帮帮我們。」

白玲道：「可以，我會先通知你們，還有別的條件麽？」

伍明珠道：「沒有了。」

白玲道：「行，咱們該走了……」

目光一掃江玉南，接道：「不過，這要江玉南多多合作才行。」

伍明珠道：「你要如何合作，你們商量吧！要我們帮忙的，先說明白。」

白玲微微一笑，道：「姑娘，你們是誰，我們又是誰啊？」

伍明珠道：「我們是我、田榮、高泰，你們是妳，和江玉南。」

白玲笑一笑，道：「姑娘，你們不是一伙的麽？」

伍明珠道：「是啊！」

白玲道：「既是一伙的，爲什麽還要分你們我們？」

伍明珠道：「人會變，而且一個人是一個人，無法把兩個人的思想看法，完全合併於一處，是麽？」

白玲道：「姑娘，妳說的不錯，我不是替江玉南解說，我只告訴妳這個事實的經過。」

伍明珠道：「好！咱們洗耳恭聽。」

白玲道：「我有很多次殺死江玉南的機會，但我都沒有殺他。」

伍明珠道：「捨不得？」

白玲道：「不錯，因爲，他很適合我們合作的條件。」

伍明珠道：「咱們都是女人，說話也用不着吞吞吐吐了，乾脆一點說吧！妳要江兄和妳如何一個合作法？」

白玲道：「這個，姑娘似乎是用不着追問的太清楚，我也不太方便說出來。」

伍明珠道：「是不是要他作餌？」

白玲道：「不管他作什麽？但對你們有百利而無一害，對整個的中原武林同道也是一件大大有益的事。」

伍明珠道：「哦！」

白玲道：「老實說，如若我們魔教不分裂，你們中原武林，勢必要淪入魔教的統治之下，很不幸的是，我們魔教中人却有了很嚴重的分裂。」

伍明珠道：「爭權奪利，或是爭風吃醋？」

她言詞犀利，語氣刻薄，聽得白玲直皺眉頭。

但白玲並沒有發作，笑一笑，道：「伍姑娘，妳言詞實在刻薄，很像我們的大主教。」

伍明珠想一想，自己也實在是語氣冷厲，不自覺臉上一熱。

白玲接道：「我們三個女子，統率魔教，進入中原，不僅是希望在中原佔一席之地，而是想法把中原武林制於魔教的統制之下。」

田榮道：「姑娘，妳如不取下面紗，我們實在想不到，堂堂魔教的教主，竟是這樣人物？」

白玲道：「是不是有些不像？」

田榮道：「只是想不到而已，魔教之中，竟有如此美麗的人物。」

白玲道：「事實上，我們三個人，長得都不太難看，大教主很妖媚，三妹很冷艷，至於我麽？諸位都看到了。」

田榮道：「姑娘在三位之中，應該是很美麗了。」

白玲道：「我比較柔和一些，所以，伍姑娘雖然對我極盡羞辱，我也不放在心上。」

田榮道：「江兄在我們之中，是武功最高的一個，他既然不是二教主的敵手，我們也非所敵了。」

白玲笑了一笑，說道：「是的！我能殺死江玉南，大教主更容易殺他，你們想想，如若江玉南死了，你們有什麽能力迎敵？」

田榮道：「二教主說的是，現在，我們應該如何自處？」

白玲道：「要我爲諸位借箸代籌，最好的辦法是，暫時歸附魔教。」

田榮道：「暫時歸服？」

白玲道：「這有兩個好處，一是，可以暫時避免了魔教中人的攻擊，二則，也好使我對大教主有一個交代。」

田榮道：「這個，這個……江兄的意下如何？」

江玉南笑道：「明珠姑娘，處事果決，這件事，要明珠姑娘決定了。」

伍明珠冷笑一聲，道：「江兄，你是

諷刺我，還是刁難我？」

江玉南道：「都不是，是眞正的提請裁決。」

伍明珠沉吟了一陣，道：「暫時歸服的意思，少是暫時變成了妳魔敎中一處分舵？」

白玲道：「是！」

伍明珠道：「我們內部的人事，可有什麽變動？」

白玲道：「沒有什麽變動，你們還是原樣子，只是要聽從本敎中使者之命。」

伍明珠道：「如是魔敎使者下令，要我們攻打另一個武林門派，我們要不要聽命呢？」

白玲道：「可以不聽，妳要特別明白，那就是你們是暫時歸服，你們可以選擇最有利的時機，脫離魔敎。」

伍明珠道：「就算妳二敎主很帮忙，我們仍然有很大的損害。」

白玲道：「哦！什麽損害？」

伍明珠道：「聲譽。」

白玲道：「姑娘，世上的事，完美的本來不多，何況，你們損失的聲譽，隨時可以恢復。」

伍明珠道：「人在矮簷下，不能不低頭，無糧無草，我們除了屈服之外，只有死路一條了。」

白玲微微一笑，說道：「伍姑娘答應了？」

伍明珠道：「不答應，行麽？」

白玲說道：「好！你們回去，和伍堡主商量一下，我這就下命令撤走魔敎中人，不過，貴堡的大門上，要加上魔敎的標幟。」

伍明珠點點頭。

白玲道：「江玉南要留下來，我還有事和他商量。」

伍明珠道：「你們是否還要回到伍家堡去？」

白玲道：「去！我還要在貴堡住下來，等候我們大敎主。」

伍明珠道：「兩位好好的談吧！我們告退了。」

轉身向前行去。

田榮、高泰，望了江玉南一眼，緊隨伍明珠而去。

目睹幾人去遠，江玉南道：「白姑娘，有什麽事，請吩咐。」

白玲嫣然一笑，道：「那位伍姑娘對你情很深。」

江玉南苦笑一下，道：「在下一點也不知道。」

白玲道：「是過去，還是現在。」

江玉南道：「過去。」

白玲道：「現在，你是明白了。」

江玉南點點頭。

白玲道：「你對她太冷淡，其實，你應該對她好一點。」

江玉南道：「哦！」

白玲道：「伍明珠很聰明，更重要的是，她也很明理，你只要稍爲用一點心機，她就會很溫柔的聽命於你。」

江玉南道：「多謝指點，咱們該談正題了。」

白玲道：「我談的就和正題有關。」

江玉南道：「白姑娘的意思是……」

白玲接道：「你要學着去迎合一個女人，大敎主一向不喜歡忤逆她的人。」

江玉南道：「白姑娘，看來，我只怕是不太適合了，我一向是有些固執。」

白玲道：「我已經選了很久，你是最適合的人，我曾經很用心的研究過我們的大敎主，公事上，她不允許有人違背他的意思，私情上，她却又不太喜歡過於溫順的男人，問題在，什麽時間，應該表現出一點性格來，選擇很重要……」

江玉南心中一凉，忖道：「看來，還眞是被明珠料定了，她要用我作餌。」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姑娘，這件事，在下很難勝任。」

白玲笑一笑，道：「江玉南，我們已經談妥了，你可知道，現在，你已經無法退縮了。」

江玉南道：「這個，在下……」

白玲接道：「你聽着，我要殺你，因爲，你知道了我不少的隱密，伍家堡中人也不能留……」

江玉南接道：「白玲，這是你我之間的事，用不着扯上別人。」

白玲道：「談好的條件，你就可以不算，我還要守的什麽信用。」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好！我免爲其難，不過，妳要多多指點，我才能對付她。」

白玲道：「這個，你放心，我們是生死同命，你如是存心想出賣我，可別怪我翻臉無情。」

江玉南道：「我出賣妳，如何一個賣法？」

白玲道：「自然是在大敎主面前揭出我的陰謀。」

江玉南笑一笑，道：「白玲，妳是不是很怕她？」

白玲道：「是！她生性殘忍，處置起叛離她的人時，叫人瞧的觸目驚心，而且，沒有一點人情味。」

江玉南道：「對你，堂堂的二敎主，也會如此麽？」

白玲道：「會，我看到，她對待自己的親妹妹，也是一樣殘忍無情。」

江玉南道：「殺了她的妹妹。」

白玲道：「如若只是殺人，那也就算了，但她却讓她受盡了折磨，三日夜的折磨，慘號後死去。」

江玉南說道：「那個眞是她親生的妹妹？」

白玲道：「是！她們一個父親，也同一個母親，而且，她上無兄姊，下無弟弟，只有這一個妹子。」

江玉南道：「他是維吾爾族人。」

白玲道：「不知道，反正我們都是你們中原人氏口中的西夷人，不過，拿我來說吧！我是西夷人，但我自己覺着，倒是和漢人接近一些。」

江玉南說道：「其實，妳的樣子很像漢人。」

白玲道：「大敎主也像，但她作事的兇殘，却完全不像人，像一條蛇，一頭惡獸。」

她突然撩起了長裙，玉指過處，劃破了長褲，露了雪白的大腿。

但美中不足的，却是那大腿上一道長

過兩寸的黑色疤痕。

江玉南道：「刀傷？」

白玲道：「刀傷只會留下一條疤，但却不會留下黑色的疤？」

江玉南道：「那是……」

白玲道：「火鐵燙的。」

江玉南道：「以二敎主的武功，怎會讓妳在大腿上燙了這一條疤痕。」

白玲道：「有能耐的人，是不多，但不是沒有人，大敎主就有。」

江玉南道：「是大敎主，爲什麽？」

白玲放下了長裙，雙目中暴射出冷厲的寒芒，道：「說起來很可笑，有一天，我們在一起洗澡，她忽然覺着我的腿，比她的好看，所以，就用燙鐵，在我腿上烙下了一條很明顯的疤痕，就沒有她一雙腿美了。」

江玉南呆住了，兩個人，在一起洗澡，必然是有着很好的私情，只因爲她的腿好看了，就把這條腿破壞，這個人眞是瘋子。

白玲道：「她不准我用內功抗拒．所以．才留下如此大的疤痕。」

江玉南道：「眞是不可思議的事．大敎主簡直不是人。」

白玲道：「對！一個殘忍、嗜殺的兇手？」

白玲續道：「我的意思是說，只要你能够想法子，使大敎主喜歡你，就算別的人心中有些懷疑，也是不敢說出口來。」

江玉南道：「要我如何接近她？」

白玲道：「我會替你安排，不過，我們那位大敎主極精內媚之術，你如實力不够，不但無法對付她，反而和她合作，做她裙下之臣。」

江玉南道：「我心中早有戒備，也許不會被她迷惑了。」

白玲搖頭道：「不行，這個太過冒險了。」

江玉南道：「姑娘的意思呢？」

白玲道：「我的意思是說，我先要傳你一些抗內媚之術的方法。」

江玉南又問道：「內媚之術，是那一種？……」

白玲接道：「在你們所謂武林正派俠士眼中看來，那實在是十分邪惡的事，不過，在我們魔敎中，却是一種很正當的內功。」

江玉南不由呆了一呆，說道：「妳是說？……」

白玲接道：「江兄，有些事，只要心地光明，用心正大，至於手段如何，也無法計較了。」

江玉南道：「姑娘，對抗內媚術，也是貴敎中一種內家功夫了？」

江玉南繼又問道：「妳們一共有幾位敎主？」

白玲道：「三個，除了大敎主和我之外，還有一位三敎主。」

江玉南道：「妳要對付大敎主，三敎主是否知道？」

白玲道：「我相信她知道，而且，心中默許，只不過，此事關係重大，我不會和她商量，她也不敢向我表示，只能心照不宣。」

江玉南道：「好！現在咱們談談大敎主的身側，有些什麽樣子的高手。」

白玲道：「她身側有八個劍女，都是第一流的劍手，還有大婆、二婆兩個姥姥，那也是我們魔敎的祭司，二婆還好對付，但那位大婆婆，已經到了道法通玄的境界，不可不防；不過，大敎主大權獨專，而且她極工心計，兩個大祭司也被她整的服服貼貼。」

江玉南道：「姑娘的意見是說，那兩位祭司，也會帮助姑娘了？」

白玲道：「她們不會帮助我，不過，她們決不敢忤逆大敎主。」

江玉南道：「白姑娘，咱們還是不明白姑娘的意思。」

白玲道：「在你們的眼中，那不是什麽正宗武功，但在魔敎中，却是一種很高明的心法。」

江玉南道：「難道內媚之術，也是一種武功麽？」

白玲道：「江兄．魔敎手法，本不正宗，內媚之術，也就是一種採補手法，把別人的內功，吸收過來，作爲己用，這是一種很簡便的方法，所以魔敎中人交往的對象，不一定都是很英俊的男人，而是以武功的高低，作爲取捨的對象。」

江玉南道：「白姑娘，妳也練過採補術了？」

白玲說道：「練過，不過，我很少用它。」

江玉南道：「白姑娘，如若採補術眞的能使一個人的武功大爲精進，還有什麽人花時間去練內功？我想，其中定然有很大的缺點。」

白玲笑一笑，道：「是的，有很大的缺點；第一，這個強大的內力，都是吸收別人所有，所以得來容易，但却無法和本身內腑中的肝臟配合，也無法運用的得心應手。」

江玉南道：「世上的事，有一分勞力，才有一分收穫，如若不勞而穫，能使人成爲高手，只怕武林之中，不會再有人肯花工夫習藝了。」

白玲道：「魔敎就是有這種不同，也許這等採補之術，還有重大的缺點，但至少我還沒有發現。」

江玉南道：「姑娘，對抗內媚術的心法，是不是很難學？」

白玲道：「魔敎的武功心法，大體而言，都是走的捷徑，奇幻、詭異、速成，所以，它很誘惑人。」

江玉南道：「藝不壓身，學學也好，但不知要多少時間，才能有成？」

白玲道：「快則三日，遲則七天。」

江玉南眞的楞住了，緩緩說道：「這麽快？」

白玲道：「是！相當的快，你內功巳有了很好的基礎，只要學其竅訣罷了。」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那就請姑娘指點，指點。」

白玲羞怯一笑，道：「這裏不行，要到房間中去。」

江玉南怔了一怔，面上一熱，道：「妳是說？……」

白玲接道：「是！你如把我看成魔女，就必須親身啖魔……」

笑一笑接道：「不過，我長的並不太

難看，難道你一點就不動心麽？」

江玉南接道：「非禮勿行，這種事，在下很難接受……」

白玲道：「你必須接受，只要你內心之中有一種很高潔的想法，你在作對抗魔敎的準備。」

江玉南道：「哦！」

白玲接道：「別把這件事看得太汚穢，只要你心靈上覺得很純潔，盡可輕鬆爲之。」

江玉南道：「姑娘，這種事．在下覺着很難適應。」

白玲道：「江兄．你要我怎麽辦？」

江玉南道：「我，我……」

白玲接說道：「走吧！我們到房裏再說。」

江玉南只好跟在白玲身後行去。

那是一個佈置得很優美的房間。

白玲笑一笑．道：「江兄，我們的時間不多，你要想想看，這件事對你太重要了。」

她一面說，一面脫去了身上外面的衣衫。

白玲本來就是個很美的女孩子，脫去了長衫、長裙，露出了一身褻衣，看上去更爲動人。

後面有一張床。

一張很大的床，鋪着淡紅的被單，白玲躺了上去。

雪白的肌膚，襯着花容月貌，錦帳、繡被，看上去十分動人。

白玲輕輕嗯了一聲，道：「江兄，這是一件很偉大的事，你練功的目的，是爲了除魔。

不知何時，白玲巳脫去了身上的最後一點衣服。

一個絕世無倫的美麗胴體，呈現於眼前。

江玉南望着那胴體出神。

他的心，開始劇烈的跳動，血液流動加速。

但他極力在克制着自己。

用力的握着雙拳，緊咬着牙關，緩緩地，說道：「白姑娘，這個，這個不太好吧！」

白玲道：「男女之禮，人性之本，只要你的心沒有邪惡，這不是一件壞事；何況，江兄，這是爲了除魔衞道啊！」

江玉南道：「就算是除魔衞道吧！我也覺着不太適合。」

白玲道：「有什麽不合適呢？」

江玉南道：「我總覺着不大對勁。」

理理秀髮，白玲緩緩說道：「來吧！江兄，別再躭誤事情了。」

江玉南凝目望去，只見她眼兒含媚，春情蕩漾，有如一團烈火。

烈火燒融了江玉南的鐵骨，俠胆，不自覺的緩緩行了過去。

愈接近，就愈感到那火勢強烈。

白玲伸出了一隻纖巧的手。

嫩葱似的手指兒，抓住了江玉南的右腕。

江玉南沒有反抗。

事實上，那強烈的情火，巳溶化了江玉南鋼鐵一般的意志。

肌膚相接頓然使江玉南有着一種強烈的顫慄。

不用白玲再示意，一種人性的本能，促使江玉南很快的脫去了身上的衣服。

白玲輕輕吁一口氣，道：「江兄，鎭靜一些，練武功，第一要心若止水。」

事實上，江玉南眞的巳經無法鎭靜下來。

像一陣狂風，巨浪般捲襲過去。

白玲揚揚秀眉兒，想阻止他，但話到口邊，又忍了下去。

一陣風暴、一陣雨，江玉南終於靜了下來。

望着他帶些羞愧的臉色，白玲有些憐惜的說道：「江兄，幸好是我，如是大敎主，你就會折損了十年的功力。」

江玉南呆了一呆道：「哦！」

白玲微然一笑，道：「你太猴急了，閉上眼休息一會，我去洗個澡，開始傳你內功。」

在白玲的指點之下，江玉南進步的很快。

同時，他也體會到魔敎中人，練功和別人的不同。

在這間靜室中，一住五天。

白玲在江玉南睏乏、熟睡之時出去，安排了不少的事。

江玉南這四五天，却是沒有離開過這座靜室。

他發覺抗拒內媚功夫的定力，習練過程中，雖然並不難，但却不易有成。

面對着嬌聲情態，很難能控制得宜。

失敗了三四次，才奠定下了初步的基礎。

苦練十日，江玉南終於算有了成就。

但白玲却被折騰的臉色蒼白，眉目間滿是倦意。

白玲輕輕吁一口氣，說道：「江兄，回去，再練習六天後，我要四大魔女測驗呢？」

江玉南呆了一呆，道：「還要用四大魔女測驗，過了妳這一關，難道還不算數麽？」

白玲說道：「不算，江玉南，這些日子中巳證明了一件事，神府內功，未必能夠抗拒得住魔宮動眞情，所以，在對你這一次傳授中，我有了很大的傷損，所以，我也需要幾天調息，老實說，我如存心害你，這幾天，你早巳筋疲力盡，不成人形了。」

江玉南道：「在下慚愧。」

白玲道：「不必慚愧，天下能夠逃過情慾之關的人，我還沒有見過呢。」

江玉南道：「經姑娘指點，在下巳覺着有了很大的進境。」

白玲道：「還是不行，就算我有着一點基礎，但是和大敎主對抗，你必須能夠達到完全隨心的境界才行。」

江玉南道：「白姑娘，免了四個魔女的測驗吧！」

白玲沉吟了一陣，搖搖頭，道：「不行，你用點心思吧！」

轉身大步而去。

四大魔女果然如期而來。

江玉南雖然對她們有着畏懼和死亡的印象，但對四女那光緻、粉嫩的肌膚，仍有着火焰一般的燃燒魔力。

通過了四大魔女的考驗，江玉南也巳筋疲力盡。

白玲適時出現，笑道：「很好，想不到你有這麽大的進步，看來，你確是一個天資很豐厚的人。」

江玉南說道：「我幾時可以見到大敎主。」

白玲道：「後天，後天午時，到達伍家堡，明晚上我們回去．時間不多了，江兄記得，這是個死結，衝不過去，你就要在慾海中沉没。」

江玉南點點頭。

白玲接道：「大敎主很精明，但我會安排你們在很自然的境界中見面，不致讓她動疑。」

緩緩由懷中取出一個玉瓶，用掌力揑碎，玉瓶中，只有一粒蓮子大小的白色丹丸。接道：「江兄，吃下去。」

江玉南道：「這是什麽？」

白玲道：「千年雪蓮子。」

江玉南道：「很名貴。」

白玲道：「可以帮助你抗拒大敎主的內媚奇術，吃下去吧！」

江玉南道：「姑娘如此吩咐，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張口吞下雪蓮子。

白玲笑一笑，道：「由現在開始，鎖住你心猿意馬，好好的休息一下，今夜咱們回到伍家堡。」

江玉南道：「白玲，我很担心自己没有一份好耐性。」

白玲道：「非要有不可，你記着，這不但是我的生死關頭，也關係着你和你們中原武林同道的存亡絕續，別心存兒戲，把它當一件很莊嚴的事看。」

江玉南點點頭道：「唉！我全力以赴就是。」

坐息一陣，江玉南奔向了伍家堡。

白玲沒有同行，以避開可能遇上的不快樂。

魔敎中人，有很多仍留在伍家堡，不過，他們和伍家堡中的人，分開居住，雙方仍然是壁壘分明。

高泰、田榮、金長久，都巳等待很焦急，所以，江玉南一回到堡內，立刻被擁入大廳中。

井望天、伍明珠，却在廳中等候。

這是井望天等的議事所在．也是伍家堡的中心，魔敎中人，一直沒到過！

十餘日不見，伍明珠似乎是有了很大的改變。

她原是一個聰明中帶點天眞的少女，現在，却有深沉、冷漠。

金長久先開口，說道：「江少俠，你有沒有一個打算？」

江玉南道：「有！」

金長久說道：「好好！咱們等你如大旱之望雲霓，希望你能給我們帶來一點生意。」

江玉南道：「明天午時，魔敎的大敎主到，他們告訴咱們很多事。」

伍明珠道：「會不會辦個喜事？」

高泰道：「辦什麽喜事……」

話出口，才想到了伍明珠在有意諷刺江玉南，立刻住口。

江玉南裝作未聽懂，接道：「不論白玲安的什麽心，但除了大敎主，總是一件好事，只要咱們稍加運用，就可以使魔敎中人先行對立。」

伍明珠說道：「你有把握除了大敎主麽？」

江玉南道：「在下只能說盡力而爲，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諸位配合。」

金長久道：「行！你說，怎麽一個配合法？」

江玉南說出了自己的計劃。

田榮回顧了伍明珠一眼，道：「姑娘有何高見？」

伍明珠道：「好像只有照他的辦法試試看了。」

高泰道：「盡管咱們表面温順，但內心中還有作反抗的準備才行。」

江玉南道：「不管我們內心想什麽？至少，在表面上，要使她相信，我們是眞的心悅誠服了。」

金長久道：「這還得表現三分傲氣，才能使他心中相信。」

伍明珠說道：「江兄，在這方面，我們會表現，現在，我倒要請教你幾個問題了。」

江玉南道：「什麽問題？」

伍明珠道：「那位二敎主，白玲姑娘對你怎麽樣？靠得住麽？」

江玉南道：「到目前爲止，還沒有看到她有什麽詭計，不過，在下還是很小心的。」

伍明珠道：「她傳你魔敎武功，是不是眞的？」

江玉南道：「眞的。」

伍明珠道：「那些武功能不能解說給我們聽聽？」

江玉南心中暗道：好厲害的丫頭，眞是詞鋒如刀，咄咄逼人。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她傳我的武功，大都是限於對付魔敎中人的武功，而且都是屬於暗襲之類。」

伍明珠笑了一笑，說道：「江兄，她傳你武功之外，只怕還傳了你一點表演之術。」

一時之間，江玉南眞是轉不過這個彎子，道：「什麽表演之術？」

伍明珠道：「如若她不傳一套表演手法，你如何對付那位大敎主？」

江玉南道：「哦！她巳經告訴了我不少對付那位大敎主的辦法。」

話到此處，江玉南心中明白再難談下去，立時轉變了話題，商量了一些連絡辦法，辭了出來。

大敎主如約而至。

白玲帶着江玉南，迎接於堡外三里之處。

魔敎大敎主派頭並不大，一輛篷車，載來了大敎主和兩個貼身的丫頭。

連同那個趕車的，一共只有四個人。

白玲除了帶着江玉南之外，也未帶任何人。

完全出人意外，所謂的大敎主，只是個布衣村女的打扮。

說不出她有多大的年紀，說她二十三四不算多，說她十八九歲也不算少，只是那一股神韻，給人一種莫測高深的感覺。

但如不仔細看她，或是事前不知道，

誰也想不到，她會是魔敎中的大敎主。

白玲很恭謹，欠身行禮，道：「白玲恭迎敎主。」

江玉南就站在白玲身後，神情一片肅然。

大敎主、藍衣村女，抬頭望望江玉南，怡然一笑，道：「二妹呀！這一位是什麼人？」

第一印象不壞，白玲心中已經有了兩分把握。

江玉南一抱拳，道：「在下江玉南，來自伍家堡……」

大敎主接道：「我知道，聽說；你在領頭兒反對我們？」

江玉南道：「在下在伍家堡中，被他們推擧爲首腦。」

大敎主道：「那很好，你這麼一點年紀，就如此受人擁戴，足見高明了。」

江玉南回顧了白玲一眼，說道：「高明的只是貴敎二敎主白玲，他把在下收服了。」

大敎主道：「二妹姿色艷麗，武功高明，一向是無往不利。」

白玲說道：「小妹，怎麼敢和大姐比美。」

大敎主道：「二妹，不用客氣了，妳這一次，立的功勞很大。」

白玲道：「這是托大姐之福。」

大敎主道：「不敢當，這都是二妹的功勞。」

白玲恭謹的道：「大敎主，小妹特來請示。」

大敎主道：「請示什麼？」

白玲道：「我們應該如何處置這個江玉南。」

大敎主立卽道：「妳是說，殺了江玉南？」

白玲道：「小妹的意思，是恭請大敎主裁決。」

大敎主道：「哦！現在，伍家堡怎麼樣？」

白玲道：「伍家堡中人，現在都集中在一處，聽候發落。」

大敎主道：「哦！二妹，妳實在太能幹了。」

白玲道：「大敎主誇獎。」

大敎主回顧江玉南一眼，道：「江兄，你覺着應該如何？」

江玉南道：「二敎主講的話不對。」

大敎主道：「怎麼說？」

江玉南道：「她答應我們，放下兵刃，就受到大敎主的優待。」

白玲道：「你要明白，江玉南，我不能作主的。」

江玉南冷笑一聲，說道：「妳騙了我們。」

大敎主笑一笑，道：「江兄，她不是騙你，她眞的不能作主。」

江玉南心中暗道：看上去，這麼一個樸實的少女，竟是如此的囂張人物。

如若不是事先有了一個底子，決看不出這個女人的性格。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道：「大敎主，如何發落伍家堡的人，是我們能否處得下去的關鍵，在下等候大敎主一句話。」

大敎主理一理鬢邊散髮，笑一笑道：「二妹，妳同伍家堡去吧！我隨後就到，不用大張旗鼓的歡迎我了，妳知道我是個很隨便的人。」

她很隨便，但白玲却表現無比的崇敬，一欠身，道：「小妹遵命。」

轉身疾奔而去。

不知她是有意呢？還是眞的走的太急，不要說招呼了，連望也沒有望江玉南一眼。

眼看着白玲的背影消失，大敎主才笑一笑，道：「江少俠，請上車吧！」

江玉南皺皺眉頭，登上了篷車。

這輛篷車，外表看去，一點也不起眼，但裏面却佈置得十分豪華。

裏面的設計，是兩個人的座位。

大敎主坐下去，然後，笑一笑，道：「坐，江兄。」

淡淡秀眉，柔柔清音，她是那種越看越動人的女子。

江玉南坐下去，盡量保持那種端莊的姿勢。

大敎主嗤的一笑，道：「江兄，是不是覺着我很可怕？」

江玉南道：「沒有啊！」

大敎主道：「我想先知道，那位二敎主白玲，都對你說了些什麼？」

江玉南道：「她好像很怕妳，……」

大敎主接道：「這個我知道，長幼有序，她怕我，自是難免，我想知道別的事情。」

江玉南道：「什麼事？」

大敎主道：「比方說，她告訴你多少關於我們魔敎中的事？」

江玉南道：「一件也沒有。」

大敎主道：「眞的麼？」

江玉南道：「她說好的，保證伍家堡所有人的安全，但她見了大敎主之後，却又變了卦。」

大敎主道：「現在，你們一樣安全，我兩個小妹，心中很敬畏我，我也很尊重她們對人的承諾。」

江玉南低聲道：「哼！至少，她騙了我。」

大敎主道：「江兄，作大事的人，不拘小節，別放在心上。」

江玉南心中忖道：看她對人的溫柔，實在是想不到她會是一個兇殘無比的大魔頭，但是白玲對她的那份敬畏，實在又不能不相信白玲的話。

這位大敎主，實在陰險得很。

只聽大敎主柔美的笑聲傳了過來，道：「江兄，你一直叫我大敎主，聽起來生分的很。」

江玉南道：「不叫妳大敎主，叫妳什麼呢？」

大敎主的目光盯注在江玉南臉上瞧看了一陣，道：「我叫文雪心。」

江玉南道：「文姑娘。」

大敎主道：「別叫我文姑娘，叫我雪心就是。」

江玉南道：「這個……」

文雪心笑一笑道：「你可是覺着不方便？」

江玉南道：「是！像敎主這樣身份的人，要在下只呼姓名……」

（未完・卅七）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